美國暢銷小説譯叢

瓊樓春夢

瑪莉史蒂華著　徐蘋譯

世界文物供應社印行

美國暢銷小說譯叢

世界文物供應社印行

瓊樓春夢

瑪莉史蒂華 著　徐蘋 譯

美國暢銷小說譯叢 瓊樓春夢 瑪莉史蒂華著 徐蘋譯 世界文物供應社印行

美國暢銷小說譯叢

焚愛記　偉麗著　雪筠譯

偉麗女士是美國名作家之一，她的**怒海狂濤**一書得到佳評，**焚愛記**一出版即被多種文字翻譯，又由以演技稱著的史本塞屈賽和凱瑟琳赫本分任男女主角，拍成電影。本書故事曲折緊張，描寫深刻動人，由**雪筠**女士精心翻譯，相信會使讀者激賞。

每册14元

藍天使　麥恩著　李牧華譯

本書是寫一個教授單戀歌女的故事，曾多次搬上舞臺拍成電影有法國片**小城春光**，美國片**藍天使**，國語片是由李麗華主演的**艷曲難忘**，臺語片是由丁蘭主演的**噴火女郎**這四部電影均為名片，電影固然精彩，小說卻更迷人。

每册14元

避情島　理察梅遜著　楊祖坤譯

蘇絲黃世界，**苦雨戀春風**、**避情島**、為理察梅遜的三部重要作品，前兩部小說已拍成電影，今將第三部請**楊祖坤**先生精譯出版。避情島的故事是一個躲避感情債的青年逃到了一個島上，卻被三個不同類型的女性包圍。

每册20元

瓊樓春夢

每册實價二十元

作者：瑪莉史蒂華

譯者：徐蘋

出版者：世界文物出版社
台北市郵政六五一號信箱

總經銷：世界文物供應社
台北市漢口街二段一號二樓
郵政撥匯第三五五五號
電話：二一二九一號

封面製版印刷：永大照相印刷公司
台北市中正路一六〇六號

印刷者：國泰印書館
台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三巷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三〇七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瓊樓春夢

瑪莉史蒂華著

徐蘋譯

一

四周的景色像一幅十七世紀的油畫，我被鑲在畫框中；我好孤獨！

天空是藍色，既高又深，看不見底。低低地懸掛了幾朵灰色的雲，雲的邊緣捲摺成許多圓圈，滾着滾着地向南移動；但有時驟然一看，似乎又靜止了。山麓也是藍的，只是更深，有一條蜿蜒的小路，通向隱在霧靄中的綠色收場。近處，是散落的柵欄，若隱若現地從山谷裏上來。由這些小路和柵欄，可以揣想到在山谷的什麼地方，會有一兩處房舍農園；但在此刻，平靜無風的一片藍綠色之中，一點看不出人類經營過的痕跡，除了那一座塌毀了的長石牆。

這座石牆好古老！猶如有山麓的時候，它就存在了。兩千年以前，一位羅馬的將軍征服了英格蘭的北方，在這兒修建了一處城堡，城堡早已失去踪影，留下的只是這長長的石牆，帶着歷史的驕傲屹立着。

石牆被陽光晒得熱熱的，我背靠着它坐在那兒。石牆是沿着山勢忽上忽下，我坐着的地方正是一個高脊。右邊急陡地垂下懸崖，懸崖下是一池靜水。左邊順着山勢起伏，一高一低向西方延展開去，每一處小山脊都有石牆的殘破影子，遠看像種馬頸上的鬃毛。

就在我下面的小山谷裏，有一棵白楊樹。雖然沒有風，它的葉子也颯颯作響，偶然，還會像

雨聲般地瀟瀟。有兩隻小綿羊，牠們的母親就在附近不遠吧？她們靜靜地睡着，兩隻毛茸茸的小身體擠在一起，晒着五月温暖的陽光。一開始，牠們曾經抬頭看我，閃爍的黑色眼睛，充滿了驚疑。「她是誰呀？」她們一定在這麽想，但是我僅僅靜坐着。沒有移動。「是個陌生人！」牠們的小黑眼睛眨了幾下，把頭伸入温暖的草叢中，又睡去了。

我坐在陽光下，讓思潮自由奔放，胡亂地想着許多事。但是，我究竟想些什麽？是的，我僅能回答說：「英格蘭」。這就是英國，牧場、天空，使人心暢的大草原，山脊上充滿幻影的羅馬古石牆，北國的奇麗嚴肅景色……我想英國，有許多年了，而，這就是英國！這是今世的伊甸園。

但是，我太寂寞了，我們都很寂寞，我和下面的兩隻小綿羊；還有高處的一隻山鷸鳥，牠像琥珀般地閃爍過綠色草原的上空，輕叫一聲，等我抬頭，牠又消失在看不見的深谷下面。我一定是這伊甸園中的第一位女人，坐在日光下夢想着亞當……。

「安妮貝！」

有人在我身後這樣叫着，聲音聽不太清楚。他一定是從石牆南邊的草原上靜悄悄地上來，當我轉頭看他，他離我有四碼遠，一條獵狗跟在他的身後。

依稀中，我看見小綿羊吁吁地叫着，逃了開去。

這人打斷了我的夢想，他站在那兒。他不是亞當，僅僅是一位衣着襤褸的年青人，穿着鄉下人的那種結實花呢上裝。他的身材修長，偶然一看，會使人覺得他是一位醜陋的漢子。但仔細分

析，他實在是非常的漂亮：黑色的頭髮，明亮的藍眼睛，曲線玲瓏的嘴；他的皮膚如此潔白，面龐的輪廓如雕像般的英俊。他手裏拿着一根手杖，牧羊犬緊跟在他的身後；那隻狗也是一頭漂亮的動物，舉止優雅，似乎和主人同樣有着優秀的家譜。

不是亞當，這位衝進我夢想中的伊甸園的年青男子，也許是個魔鬼。但他的眼光很友善，凝視着我。

他大聲呼吸着，或者應該說是喘息着說：

「安妮貝，那是妳了！我想我沒有錯，是妳！怪不得老頭兒說妳沒有死，妳總有一天會回來的！謝謝天，誰想得到，竟給他說對了！」

他說得很輕柔，但我簡直無法形容出他語調中的愉快。那隻小狗也在一旁聽着，如果說牠在聽，也許過甚其詞，但是我看見牠的耳朵豎起來，牠的白色眼睛中表露出驚疑，揚起頭縮皺了牠的頸毛。

我沒有移動，我只能坐在這兒，驚呆得像身後的石頭。我大約也開口說了點什麽，但是他並未理會，他繼續着他的興奮的話。

「妳爲什麽回來？告訴我，安妮貝，不要不說話！是經過這兒，稍停一下就走？如果妳眞是這樣打算，安妮貝，我請妳再考慮一下。妳知道，妳現在不必再跟老頭兒住在一塊了，現在是我，我接管了一切……安妮貝，說話呀，妳爲什麽不說話？」

我實在沒法說什麽，我們間的情感差異太强，不管我說什麽，都會傷害他。最後，我終於說

了，我半癱瘓地喃喃着：「先生，我——請你原諒。」

「我親眼看見妳在裘立福下了公共汽車——」他困難的呼吸着，高鼻樑下面的鼻孔輕輕顫動，「我不知道妳要到那兒去，我想妳也許會在白巖山莊下車，但妳又上了去新堡的車，安妮貝，我跟着妳，一直跟着妳。當妳穿過田野到這兒來的時候，我隱藏着不讓妳看見，我怕妳認出了我。因為——我想跟妳到這僻靜的地方，我們可以單獨地談談。」

在他的最後幾個字中，他以一種審愼的語調，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彷彿字句之外，還有旁的意義。我無法壓制我的驚慌，但，我目瞪口呆的表情反使他得意，似乎一抹看不見的微笑，掠過他的面龐。

一些屈辱的刺激，鼓勵了我的勇氣，幫助我從這一可怕的形勢中脫身出來。

我說，以嚴肅而莊重的口氣，「先生，請你注意，你弄錯了，我不是——」

「錯了？用不着騙我。」他看了我一眼，身體和眼光同時向我移近。「妳——也難怪，經過這麼多年，妳又住在國外，驟然回來，當然有點悵惘。安妮貝，這兒是我——」他露齒一笑，是一排整齊的白色牙齒。「難道妳忘了，妳看，下面懸崖底下的水池，我們不是常常一塊兒漫步過這兒來嗎？親愛的，如果妳知道，自從妳離開以後，我常到這兒來，一個人孤獨地思念妳……」

他一面說一面向我靠近，他的話每一句都打擊在我的心上，同時，也使我認出了他是一位危險的人。他的令人震驚的英俊面龐，配上悲劇的表情和形態，再加上舞臺對話似的聲音，使我退縮。

懸崖是陡峭的，就在我的脚下。有一刹那，我想回身逃跑，但是我身後是壁立的斜坡和石牆，左邊是他的狗，和他粗呢褲下的雙脚，那脚在輕輕挪動。

他強烈而尖銳地說着，我明白他話中的意義。「妳去了農莊沒有？我是說白巖山莊？說，告訴我！」

這眞荒唐，我不能永遠這樣恐怖地看着他，我總得給自己找一條出路。我的情緒也衝動了，我直着聲音大聲叫着：「我不知道你說些什麽？我不認識你！我告訴你弄錯了，你使我以為你是一個瘋子！我根本不明白你是什麽人，我有生之年，也從來沒有遇見過你！」

他沒有移動，彷彿我打了他一槍，癡癡地立着。這時，我從坐着的地方站起了身子，轉過頭，我和他僅剩下兩步的距離。最先，他的眼睛中有一絲失望，又游疑不定地停了一會。然後，他憤怒了，態度突然蠻橫起來。

我知道自己的危險處境，下面是懸崖，是水池，在這靜悄無人的曠野，我如何能抵抗他？我懇求地說：「現在，請你讓開，讓我單獨離去，好不好？」

他沒有移動，仍然站在懸崖邊緣上。猶疑地說：「妳是假裝着不認識我了？是不是？我是妳的康表哥呀！」

「我告訴你，我不認識你，我從未見過你，我也從來就沒有過什麽康表哥！」我看見他的眼睛發紅，我不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麽，我不得不輕輕補充說：「看起來，我很榮幸，你一定有過一個快樂的家庭，和美麗的表妹。但請你原諒我，我不能再停留了，再見！」

「請妳再等一分鐘——不，請妳別走。如果我眞是認錯了人，那——當然有點可怕，但是事實上——」他仍然方方正正地阻擋住我下去的小路口。我側身看下面的水池，水池一絲漣漪也沒有，反映出天空的朵朵白雲。然後，突然戲劇性的一個轉變，他的腔調變成歉意。

「那麼，我應該向妳倒歉，如果我眞是認錯了人，妳也許以爲我是瘋子。妳告訴我，妳不是安妮貝，那麼妳是誰？妳究竟是誰呢？」

我冷冷地回答說：「留給你去猜測吧。」

「不，請妳別生氣，自然，妳是有權利生氣的。但事實上，我的意思是說，妳非常可能是她。甚至我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或者有一點不同，不過，我可以發誓，你絕對像她！」

他突然停止，依舊呼吸急促，這表示他的情緒也依舊在興奮着。他凝視着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先生，如果妳覺得必要，我也可以發誓。」我堅定地說，我一定要如此堅定，才能除去他的疑惑。「我實在不認識你，我的名字是瑪莉格蕾，而且我從未到過這兒。」

「妳是美國人，是嗎？由妳的聲音聽出來……」

「加拿大。」

他又墜入幻想，慢慢地說：「她去了美國……」

我憤怒地挺直了身子：「現在，讓我走！」

「不，請妳，當然，我不是不准妳走——」他笑了出來，這是他第一次的笑容，在他雕刻般

的英俊面龐上，我以爲不會有笑容出現的。「好了，我相信妳，妳看，我眞地這樣相信了。雖然，我每一次注視妳，都給我更多的遐思，甚至妳們說話時的重音，妳可能是她的孿生姐妹。」似乎爲了要去除他的迷惑，他伸手去揉摸小狗的耳朵。「請妳原諒我！」他的注視除了歉意，彷彿再無其他了。「我一定嚇了妳一跳，從剛才妳露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來。」

「我生平中——」我報復地說：「從未遇見過這樣的事，這就是你們對到英國來的客人之一種歡迎儀式嗎？你使我猜想，你似乎想謀殺安妮貝？你說過的，她叫安妮貝，是不是？」

「安妮貝？」他驟然抬頭，帶一點驚慌，「不，也許該怪我，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眞的，我怎麽會呢？」他的眼光離開我，專心看着下面的池水，猶如池水中有一對天鵝。「妳爲什麽有這樣的感覺？」

「你的話很對，是一種「感覺」，我所能解釋地，是這懸崖太高，出去的路太遠，你阻在那兒……」

「現在呢？」他笑着，半側過英俊的面龐，眼睛是藍的，依舊是藍色，但顏色變淺了。他轉頭時，正和我的目光相遇。

我對自己感到一種憤怒；這位戲劇性的年青人，在五分鐘以前，幾乎要扮演謀殺者，此刻，他笑了，凝視着我。而我，情緒却不能像他那樣容易平靜，無論他說什麽，或怎樣柔和的笑，都會使我發怒。他把香煙盒遞過來，揚一下眉毛，姿態似乎十分優雅。

「妳原諒我了？不再想逃跑了，是不是？」

我應該馬上掉頭離去，然而，我的情況還沒有穩定，我依舊處在危境。並且，我的反抗也過去了，緊張也過去了，今天，我已經變成愚人，做了蠢事。如果，我此刻再轉身逃走，可能更使自己顯得愚蠢。而有些事情，我也想知道一點；不是每一天都能認識一個新人，更何況是消逝了若干年的「孿生姐妹」。

所以，我依舊停留着，囘答他的歉意以一個微笑，同時接受了他的香煙。

我重新坐囘原來的位置上。他坐在一碼以外的石牆殘椿，牧羊犬臥在他的脚邊。他的臉半對着我，以雙手抱着併攏的膝蓋，香煙掛在嘴角，煙霧迷漫中，他的眼睛瞇成一條直線，中間被鼻樑隔斷。

「妳是住在附近嗎？不，我想不會的，要是妳住在這兒，一定會有人談起妳，妳的臉龐這兒的人全熟習。妳是今天才到的吧？來這兒渡假？」

「一部份對，其實，我是在新堡工作，在一家咖啡餐館，今天是我的假期。」

「在新堡？」他的腔調露出驚訝。「妳？——」

「是的，爲什麼不可以？新堡不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嗎？」

「當然，我只是以爲——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妳出現在這兒眞是很奇妙的，妳是怎麼想起到此處來的？」

我沒有立刻囘答，他也沒有期待我的囘答。靜了一下他祇是透過煙霧氤氳，對我凝視。我試探地把眼光抬高，和他的目光正面接觸。然後，他慢慢鬆開抱着膝蓋的手，從嘴角上拿下了香煙

，彈一下煙灰，看那一小撮煙灰在空氣中下落消失。

「你似乎還是不太相信我？」我說。

「不，我相信妳，我不相信的是我自己。請妳別太生我的氣，妳想，那是一種多古怪的經驗，突然看見了一位和你的親人完全相同的一個人！」

「別再提這些了，我對你的想法幾乎有點怨恨。」

「怨恨？爲什麼？」

「因爲我原想這世界上只有一個「我」，如果還有一個和我一樣的，那對我的個性是一種瀆褻。不管你稱他遺傳也好，原始的統一也好，要是一位魔術師，突然把你變成了兩個，你怎麼辦？」

「是的，我明白了，我也不喜歡世界上有兩個「我」。」

「你們英國的詩人雪萊，有一天在早餐以前看到了他死去的愛人道波干姬——」

「他怎麼樣？」

「他說，這是一個凶兆，可能是死亡。」

「他眞地死了嗎？」

「是的，沒有多久。」

他咧嘴而笑地說：「那麼我也會遺受的。」

「上帝！不是這個意思，不是你死，誰看見了鬼魂，誰才會死。」

「好了，那就是我。我不是看見了妳嗎？」

「胡說，我不是鬼魂！我告訴過你，我只是我自己，不是旁人，更不是鬼魂。」

「好了，很明白了，妳是妳自己，安妮貝是鬼魂，總之，她是死了。」

這一句無意間的結論，從他的嘴中洩出來，似乎缺乏一種應該有的表情。和他剛才的衝動相比較，談及安妮貝的死，反極輕鬆。

我不滿意地說：「你知道，我們這樣談下去，也許對你是不愉快的。不要再談安妮貝了，反正，她是你的親屬，你的表妹，是不是？」

「我原要和她結婚的。」

我正在吸一口香煙，他的話幾乎使我哽塞，我趕快張開嘴，使殘餘的煙吐出來。然後軟弱地說：「眞的？」

他的嘴唇微彎，眼光集聚在遠方的某一點上，外貌顯出神奇的清秀，他的聲音一字一字淸晰地傾出，帶一點感傷：「妳可能想，我失去了她的愛情，也許妳是對的，也許妳不對。但她在我們結婚的前夜跑了！消失了八年，沒有一點信息。僅僅從美國給她的祖父帶回了一句話，說她很平安。此後，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我承認我們之間有過一點小小的爭執，我也可能對她——」稍停了一下，聳聳肩膀，他竟莫明其妙地笑了。「自從她離開以後，沒有給過我一個字，妳說，一個男人怎麽會原諒這件事？」

你——當然不會，我心裏想。隨即，陰暗籠罩上他的面龐，這項挫折對於他，無疑地永不會消失，即使在我這位陌生人面前，他也不想掩飾。

我說：「八年是個很長的時間，你到今天還有怨恨？總之，你當然另外結了婚，很久了吧？」

「我沒有結婚。」

「沒有？」我的聲音裏必然充滿了驚訝。他總有三十歲了吧？以他那樣的外形，他沒有理由不結婚；最保守地說，他也有許多機會。

他因我的語氣而笑了，自信回到了他的面龐，他對自己的儀容似有堅定的信心。他說：「我姐姐在白巖山莊管家，我的一位同母異父的姐姐。她是一位奇妙的厨子，很關心我，我想，我不再需要一位妻子了。」

「白巖山莊？那是你的農園嗎？」在我身邊的岩石罅隙之中，有一綹海石竹花，我以手指拉過它有彈性的綠色花托，在手鬆開時，看它的小小玫瑰花形的小環跳回原來的位置上。「那麽，白巖山莊是是你自己的？你和你的姐姐？」

「是的。」聲音有點勉强，幾乎是擠壓出來。他大概也有這樣的感覺，所以緊接着他細加解釋地說：

「那是比農園還要大的，屬於溫家的產業，不過，我們在這兒也很久了。當地有一位紳士建築了一座大公園，整個白巖山莊被公園包圍起來，他們想對付我們。豈不知，白巖山莊這一片土地比他公園中最古老的樹還要歷史悠久——大約是妳所坐着的石牆的四分之一的年歲。有人說，白巖山莊的名字，是起於路邊的一處採石場，這採石場究竟在多久以前建立？沒有人知道。今天

，採石場廢棄了，甚至石牆也傾圯了，但我們仍在這兒——妳沒有聽吧？」

「我在聽着，你說石牆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他却突然轉了話題，嚴肅地凝視着，當年，他是否也這樣凝視他的表妹？「妳，在農莊裏住過嗎？」

「算是有吧，是在加拿大。但那兒不是我的家，住在裏面，我有點——怕。」

「爲什麼？」

「我不知道，其實那也不能算是「農莊」，只能叫做鄉村生活。有一間房子、花圃、烹飪，過去幾年，我和一位朋友合住，她自幼患染小兒痲痺症，是個殘廢。我們一塊在她的房子裏住着，還算快樂；但六個月以前她死了，於是我才想起到英國來。你看，我沒有什麼特長，我是說所謂謀生的技術，我一直停留在家裏，這——眞是件無可奈何的事。」

「妳應該結婚。」

他的話來得突然，以致使我沒有防備，我只有抬頭笑笑，淡淡地說：「也許吧。」

「馬，妳會騎馬嗎？」

「馬？不！我——可以說有些怕牠。」我相信我的眼睛中一定顯露出疑惑不解了。「爲什麼？」

「哦，僅只因爲看妳很像安妮貝，才偶然想起的。騎馬是安妮貝的特長，她是一位奇才，可以說是一位女巫。在馬身上，她會和牠們耳語。」

「她怎樣？」

「耳語，像吉甫賽人一樣，安妮貝向馬耳語，然後，馬就會爲她做任何事。如果，她有我這樣的黑髮，代替她的金髮，她就是十足的吉甫賽偸馬賊……」

「好了，」我說：「我知道你會由馬又跳到你的表妹，無疑地，你是位多情的人，而且，你的表演也十分精彩，顯露出你的才能。但是，我希望——」

「好了，我很抱歉，但是我——我總不能離開這些。妳和安妮貝的相像太離奇了！我知道妳不是她，如果她眞地囘來，也未免太荒唐。如果她還活着，她早該囘來，她停留在外面所失太多。如她死了——對不起，當然更不會囘來了。但是，看見妳坐在這兒，在相同的地方，連一塊石頭都沒有變，彷彿看一頁又翻囘去的書，每一句都似若相識，又像一張八年前的舊照片。」

「你應該知道，八年是很長的時間。」

「是的，當她離去時，是十九歲。」

停了一下，很明顯地他期待着我的反應。我微笑一下說：「好了，你並沒有問，但你的樣子，已經露出了你的好奇。事實上，我今年是二十七歲，快二十八歲了。」

我聽見他驚呼一聲，叫着：「妳看，這眞是巧合之極！妳看，這多離奇！」

「說不定我們說話的語言也很相像。」我玩笑地說。

「是的，是有一點。妳看，我絕不是在「表演」，事實上太使人納悶。好了，讓這些思想消失吧，我明白，它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們跳過這一點。告訴我一些關於妳的事，忘了安妮貝，我們談談妳。妳說過，妳的名字是瑪莉格蕾，從加拿大來，在新堡有一個工作。我還想知道，怎麼會使妳到這兒來，又怎麼會使妳來到這長石牆上。」他把煙蒂扔下懸崖，一本正經地做出準備聽話的姿態。「我有權利問妳，妳必須當成神聖的事來回答我，這件事不能僅以巧合做爲解釋——」他浮現出一個動人的笑容。「說不定，我們能找出一點頭緒。」

「你是這麼想嗎？」我稍停一下，調整我的思想。「你可能是對的，這些相像並非純然由於機會。不過，我的祖母曾經告訴過我，我們的祖先來自此處附近……」

「她是說白巖山莊？」

我搖搖頭，「我從未聽說過這名字，我記憶中僅僅知道，我很小的時候，祖母就死了，大約是曾祖母告訴她的，而她又告訴了我；至於我的母親，對這些彷彿沒有興趣。在一個孩子的耳中聽起來，那似乎是太古時代的故事了，她說，我們的家庭來自英格蘭北方叫做諾斯堡的一處地方，她沒有說過你們的白巖山莊，她的名字是阿姆斯壯。」

「阿姆斯壯在外國是個很普通的名字。」

「她談論這些，並非以一種歷史的趣味，僅是家庭的軼事，輾轉相傳，其中可信的成份……」

「妳知道妳的祖先是什麼時候離開英國，到美洲去的？」他專心一志地問，好像眞想爲這事

找出什麼線索。

「我想是在曾祖母時代，可能在上一世紀的中葉，關於這點，誰也搞不清楚。你知道，一個家庭總會經過好幾次轉移變遷，不像你們英國——」

「那麼，爲什麼妳這次到英國來？」他的問話，就像一位考試官，很粗魯地把問題適時提出。當然，他一定是想給自己的假定，研究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說，聲音中不免帶些煩惱。「這不簡單，我的家人都死了，家裏沒有給我留下什麼，而我又一直想來看看英國。祖母談英國的次數太多了，她一生沒有到過英國，可是她知道英國的許多事。一種思鄉病，思鄉病也可能有潛意識，甚至遺傳。我聽說過「天高氣爽的諾斯堡」，也知道了新堡是個多迷人的城市——自幼，我就期望躺在海邊上看船，馬在街上奔馳。她製造出那麼多栩栩如生的形象，安息日去禮拜堂，把馬栓在繫馬樁上，星期二的市集，從泰尼到考爾橋的大路，「是羅馬人以石板鋪成的！」當然，還有這兒的長石牆，「那牆好長呀！從一個山谷到另一個山谷！」……所有這些可愛的名字，全部鏤刻於我腦海中，因爲這個，我甚至喜歡了歷史課本。我曾經對自己許願，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可能去拜訪，也可能永久停留。」

「妳要停留？」

我笑了，「那是我告訴自己的話，但究竟怎樣發展，我自己也不知道。現在，我得到了一個工作，這使我脫離了最壞的境地。也許，你會想我的故事跟普通的，剛好相反。通常，一位孤獨者都去新世界中打天下，而我，却由新世界回來。請別笑我，我想，我說不定能够在這兒混出點

名堂出來，也未可預料。」

「因爲妳的根是在這兒。」他以微笑凝視着我。「所以，我知道我不會錯，一定是白巖山莊温斯樓家的某一個人，在上一個世紀去了加拿大，可能去的還不止一個。妳知道在那一個時代，每個人有十三個孩子是常事，土地不够分配，而且除了長子，其他的弟兄幾乎沒有什麽機會。據我所知，温家就有好幾個人居留國外。妳看，事情十分明白，有一位温家的人去了加拿大，他們的女兒之一——妳的曾祖母，和一位阿姆斯壯先生結了婚，然後，自然地，她們懷念着這兒，這兒才是她們眞正的老家。對不對？」

「也許吧。」

「好了。」他說，揚一下眉毛，帶幾分挖苦地，至少我是這麽覺得。「我們是表親關係，對不對？」

「眞是嗎？那——我應該感到榮幸。」

「這是一目了然的，妳是温家的人，我拒絕相信純然的巧合，妳是温家的類型。絕對不會錯，妳明亮的金髮，妳的眼睛界乎灰綠之間，和這些可愛的深色眼睫毛……」

「當心受騙，眼睫的顏色可以隨時改變的。」

「對了，妳提醒了我，安妮貝的睫毛隨時在變，不但會隨光線，而且會隨天氣轉變顏色。我記得第一次到白巖山莊來時，她僅只十五歲，我十九歲，對於男女之間的事我還不太清楚；可是我覺得她是最漂亮的女孩，是我曾經見過的女孩中最美麗動人的！」

我感到我的臉有點發燒，這是他談話的技巧，抑或另有所指，我不清楚，但我的臉一定紅了。我急忙說話，去掩飾自己。「你說，我像一位白巖山莊温家的人，那麽你呢？聽你的口氣，好像你不是——」

「哦，我是一個他們嘲弄的對象，純粹的愛爾蘭人，像我的母親。」

「那麽你是愛爾蘭人了？」

「是的，我的膚色和頭髮顏色來自母親。但眞正的漂亮——」他的眼睛略微一瞪，側揚起頭，彷彿爲了證明給我看他的容貌。「是來自温斯樓，温家的人全是漂亮的。」

「好了，好了，」我苦澀地說：「那眞是一件憾事，如我不能正式歸宗在温家譜系裏面，損失的確不小呢！」我丟出我的煙蒂在身旁石上，看它滚下懸崖。思索一下說：「還有一件事，這是由於我們的談話才想起來的，我不知道是什麽意義，也是祖母說的。」

「是什麽？」

「好像是——祖母說有一座森林在貝林翰附近，也許在你們温家附近——」

「森林！」他徒然站了起來，眼睛睜大了。「妳是說姓林的吧？這兒有！妳記得我告訴過妳白巖山莊是被一個大公園包圍起來的農莊嗎？他們就是林家。林家是地方上的一位聞人，他那片廣大的土地被河流圍成一個半島，只有在河流最彎曲的地方，也就是半島尖端，有一個白巖山莊。我們當然變成了他的眼中釘，隨時想侵犯我們。或許，妳來的時候看見過一座大樓。那就曾經是林家大厦。」

「你說「曾經」是——那麼現在呢？是發生了什麼事嗎？如此聽來，我祖母的揣度，還眞可能是這兒附近呢。」

「當然是，我知道絕非巧合，妳們如此相像，這是很明顯的。」

「林家是怎樣的人，祖母又怎麽會知道他們呢？」

「她當然會——」這似乎是他得意的題目，興味極濃。「如果她在此地居位過，一定知道林家。嚴格地說，林家是個暴發戶，十七世紀時，他們在東印度公司從事商業的冒險，發了點橫財，在這兒蓋了大樓，成爲地方紳士。十九世紀中葉，他們從鐵路股票上又撈了一把，延展了土地。他們不是利用土地種五穀，而是稱做「花園」，在園中佈置了點風景，建築了幾處奢侈的馬棚畜養種馬。——」他停下來取出煙盒。「妳還要一支煙嗎？」

「不，謝謝你。」

他談了好幾分鐘關於林家和白巖山莊間的糾葛，兩家之間，爲了那一片地乃成了世仇。林家全盛時期，遠從黑水河到蒼山，全是他們的土地，但在他們自己的大門口，白巖山莊阻在那兒，屹立不動……

「接着，到二十世紀中葉告一結束，林家大厦在一個悲劇中垮合了！」他得意地笑着。「雖然那所大樓沒有燒光，他們也不輕鬆。林亞當——我告訴過妳了沒有？他是林家唯一的後代——，說他的父親林老頭在這次災難中遺失了一包最重要的財物文件……」

「那麽是燒了？怎麽會發生的？你說「悲劇」，是不是還有人被燒死呢？」

「謝謝天，幸虧沒有，但在那個安靜的晚上，妳從貝林翰就能看見火焰。」

「我想你也在場吧？一定很可怕！」

「簡直沒人能幫什麽忙，消防隊離這兒很遠。」他談起這次的火災，形容得十分生動。他說：「大火從林太太的臥室裏發出，先是她的鬆毛狗下樓來狂吠，林亞當趕上樓去，床已經燒着了，他捲起了床單把太太抱下樓來。其實——」他向旁邊注視了一下，思索地說：「之前，沒有人知道他們原來還投保了一筆很大的火險，人家在調查的時候，發現了白蘭地酒瓶安眠藥等等。自然，這是僅止於非議流言，關於林家，有關他們的閒話太多了；譬如他的太太林克麗——」

「又怎麽樣呢？」

「相信我，林克麗是一個絕透了的怪女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够和她相處。他們說，林亞當所以願意和她結婚，完全是爲了錢。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林亞當把他所有的每一辨士都化費在種馬上，養馬種花，至於他那位折磨死人的太太究竟帶給他多少錢，也是一個疑問。大火之後，林老頭也去世了，他們夫妻兩個以保險金的款子，到國外去揮霍了一番。先在意大利的佛勞倫斯購置了一所小別墅，不知道林克麗害了一種什麽怪病，不得不去維也納診治。克麗死前兩年，他們一個又一個地換醫生，取捨醫生的標準，也不過是還更有名而診費更貴的。這樣，他們很輕易地就花光了手邊的錢，還負了一身的債。林亞當最近從維也納回來，完成了這兒地產的出賣手續，什麽都沒有留下！」

「他回來了？」

「不，他現在不在這兒，他回來僅爲了變賣產業。林務局接收了他的大花園，準備分解利用；當然，我們白巖山莊在這上面也有部份的權利——」他笑出聲來，聲音低沉，似乎從另一個人發出的。「大厦傾了，花園荒廢了。林亞當這次回來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趾高氣揚。他們以前有個工人叫做羅德斯，在林家馬厩附近，那兒他們自己稱爲「西客房」，我們叫它「西莊」；整理出了一片土地，種點瓜菓蔬菜賣賣。林亞當這次回來，就和那老工人羅德斯一塊住着，看了他的慘狀，實在使人又氣憤又同情。」

談到這兒，他的視線離開了我，住在這樣安靜的鄉村，林家的故事對他是太刺激而終生難忘的。他側身看着遠方，猶如又再享受一次舊夢的甜蜜，嘴角掛着滿意的微笑。他的側影也同他其餘部份一樣的美，我可以從他睫毛的閃爍上，看出他似乎也注意到了我在看他。他輕抬下巴，噴出一股香煙，然後出其不意地，轉身對我，似乎有意使我受窘。

但我並沒有被他窘住，我閑散地問：「那個林亞當，此後要長住意大利了？」

「我想，是吧。此處他放棄了，由林務局還有白巖山莊處理。好了，妳看，妳的故鄉所發生的事，不是蠻有戲劇性嗎？格蕾小姐，這個是不是可以稱爲「林氏家族興亡史」？在妳們加拿大——」因爲我的沉默，他沒有接下去，帶幾份譴責地問：「妳是否在聽？」

「哦，當然，眞的。你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我自然沒有申明我心中的感覺。就他而言，他說的是一個凄凉悲哀的不幸遭遇——關於一位他非常熟習的人——竟然一點同情都沒有，猶如報告新聞一般，甚至還有一點幸災樂禍的得意形

色；唯一對他還有點好奇的，是林務局對未來產業的處理上面。

我想，我應該脫身了。他的故事細節確實吸引了我，他是否感覺了此點，是一個疑問，但我不想求取解答了，回身找我的手提包。

他很快地問：「妳要幹什麽？」

「我要走了，聽你的故事，幾乎使我忘了時間，我的公共汽車是——」

「但是妳不能就這麽走，我們的故事還沒有說完，如果妳的曾祖母知道了她的鄰居林家所發生的事……」

「是的，我想她可能有許多感觸，但我仍然得走，我工作的咖啡餐室在星期天晚上就要工作。」我拿起皮包站起身來。「很對不起，康——」

「我叫康諾爾。」

「哦，對不起，康諾爾先生，很高興遇見你，也謝謝你的故事……」

「不！你不能這樣離去！」他也站了起來，衝到我的面前，我以爲他要强迫留我，但他並未做出更進一步的行動。一種自覺的英俊，甚至是誘惑，掠過他的面龐，他以充滿了要求的表情，生動地說：「妳知道，我是很認直的，請妳不要走。我有車子，我可以送妳回去。」

「我不想打擾你，眞地，那有點……」

「不要再說了，妳這樣見外，我會生氣了。」

「爲什麽？」

「我不是說過嗎，這件事不是巧合，我可以斷定，這事俱有非常的意義！」

「意義？什麼意義？」

「命運！歸宿！最高主宰的願望！」

「別說得這麼離奇荒唐。」

「這不是離奇，更不荒唐，這是人生的奇妙際遇，或者應該說我們有緣，我們不能就此分道揚鑣。難道——難道我們就此分開了？絕無可能！」

「為什麼不呢？」我抬頭看他，心中感到一些安慰，現在是我主動了。

「為什麼不？妳說得多輕鬆！」他幾乎要爆炸了。「因為——我的天，我沒辦法說明白，我沒有時間去想，但妳無論如何應該留一個地址給我吧？」他說着，搜索他的口袋，終於找出了一個用過的信封和一支筆，但當我一直沒有回答，他驚疑地抬頭看我，「好了，妳說吧。」

我慢慢回答：「原諒我，我不能再多說了，我覺得我們不能——」

「妳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們應該如你所說「分道揚鑣」，忘了這事，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

「我簡直不懂，妳和安妮貝的相像不是偶然，妳的祖先來自這兒附近，我們不是開玩笑吧？我們都已經承認我們有表親的關係，妳是我的表妹。」

「我們也許是吧，但你能抓住這一點，就把我算做你們白巖山莊溫斯樓家的人嗎？他們對你是一家人，有其傳統的意義，但對於我——能有什麼？我有我自己的路，我也喜歡這條路……」

「咖啡室的工作？做什麼？在餐桌旁邊侍候人，擦桌子，洗碗碟，你！眞是一個傻瓜！」

「但你把所謂表親關係也看得太嚴重了，是不是？」

「對的，當然我也很抱歉自己的唐突無禮。但是我的意思僅是妳不能這樣離去；你告訴過我，妳的近況不好，而我們是表親——」

「你——」我思索着我的話，「你對你的家庭責任感一定很認眞，康諾爾先生，我想，你是不是有意給我安排一個工作？」

他慢慢地說：「是啊，我可能——我當然會。」他突然笑了，愉快地加了一句：「血濃於水，瑪莉格蕾小姐。」

「好了，你眞是很仁慈的，但我也實在很難接受你的好意。如果是你，你會由於一百年前，僅僅是「可能的」，在家族上的連繫，便厚顏地接受人家的優惠嗎？不，謝謝你，康諾爾先生——」我微笑一下，「你想過沒有，要是我眞地接受了你的好意，隨你回到白巖山莊，我心裏會有怎樣的感覺？旁人又怎麼想？這些——我想你一定沒有考慮到，所以，你的一切好意讓我心領吧。」

「夠了——」他以一種很陌生的聲音說：「妳說得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們的眼光相遇了一剎那，我有一種神奇的感覺，在這幾秒鐘裏，大家都似乎知道對方心中想些什麼。

我突然說：「我必須走了，請允許我離開，我不願意煩擾你，當然，你說的故事的確很有趣

，對我也是一個新奇的經驗；一切謝謝你了。」

我伸出了手，我們的會面似屬荒唐，他究竟怎樣想，對我依舊是一個謎。但無論如何，我伸手給他，我希望以這一姿態，做這次會面的尾聲，也是我可以轉身離去的一項暗示。

對於我給予的安慰，他略微猶豫了一下，沒有再加抗議。他無言地伸出了手，承認了失敗。

「再見，瑪莉格蕾，再見——」

當我轉身離開，我可以感覺到他站在原處，注視着我。那眼光是深沉的，藍色的，或者也是憂鬱的。

二

我臥室外面有敲門聲，無需考慮和詢問，我已經猜到那是誰。

過去三個晚上，她一直呆坐在凱斯咖啡餐室的角落上，以她那棕色的缺乏表情的眼睛盯着我，那眼光冷僻淡漠，不像是對一個有生命的人；而是對一棵樹，或者生物學家觀察一個細菌。有一位女孩子和我開玩笑說：「她是一個星探，正在發掘一位性感新星。」但願如此，然而她不是。有許多次，她想鼓起勇氣和我說話，結果，她的表情更嚴肅，幾乎爲了有這樣的一個思想，而生她自己的氣。

我從羅馬石牆回來之後的第四天光景，她開始在此出現。外表上，她的出現並未驚動任何人，她年紀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間，穿得很講究，自然是鄉村的選擇和式樣；這類人的衣着，大抵愈是新衣服，穿上身就愈顯鄉氣。她坐在角落上，從棕色女帽下面的一對太妃糖般的棕色眼睛，凝視着我。

第二天，她又來了，第三天仍然來了，坐在相同的座位，揚起淡漠的眼光。直到最後，在一時衝動之下，我走到她的桌前，找她說話。

她看見我來，沒有移動，僅略微抬起頭，以這樣近距離的審視，無需再說什麼，我突然意會

到她是誰了。他們太相像；我是說鼻子、眼睛、眉毛、和嘴如果可以單獨觀看的話。彷彿畫家在用心繪畫了一幅傑作以後，又以畫中的題材，繪出另一幅漫畫，以諷刺畫中人，並開自己一個玩笑。康諾爾的話在我耳邊響起：「我的異父姐姐在白巖山莊管家，她是一位奇妙的厨師，我不再需要一位妻子了。」無疑地，面前這人一定是他的那位姐姐。無怪他自己曾說：「我的好看是來自温斯樓——」

她告訴了我她要吃的東西，我們交換一下眼光，她似乎很明白，我爲什麼這樣近地走過來端詳她。而她，也勇敢地抬頭，讓我看清楚，她「天賦」地美好的眼睛、眉毛、嘴、和位置安配的不適當，而形成這個莫明其妙的怪輪廓。

現在，黃昏使室內光線暗淡，她來到我的門外敲門。她怎樣發現我的，又爲何跟踪至此，我僅能猜測而已。我沒有聽見她上樓；到我房間，有兩截沒有舖地毯的樓梯，回聲很强，她必定是輕輕上來的。

我猶豫着，她知道了我的房間，我想不出她何以要靜悄悄的理由。敲門聲是輕柔地，我環視一下室內，小房間中一片雜亂。

床邊的煙灰碟滿了，床呢，凌亂未疊，這是我化費太多時間吸煙和凝視天花板的證明。如果，她晚一天來，我可能搬走，我知道她繼三天偵探之後，會有怎樣的下一步，而這正是我要避免的。

好，整理一切都太遲了，讓衣箱敞在那兒吧，讓抽屜拉出，讓一切凌亂吧。我故意背着門，

把雙手伸入抽屜中的衣物堆中，然後回答說：「誰？請進——」

門推開了，我知道她走了進來，我嘴裏叫着：「噢，史密斯太太，我正在——」我轉過身來，接着作勢一驚，眉毛向上一抬，彷彿才發現進來的不是我的房東太太，而是這位陌生人。最少，我想我表演的很像。

她方方正正地站在門邊，平靜地說：「格蕾小姐？」

「是的，我怕——」我停止住，以一種困惑之狀辨認着她。

「我們在凱斯咖啡餐室已經見過好幾次，妳也知道我會來的，格蕾小姐，妳似乎不該做出這樣的驚奇之態。」

「是嗎？」我覺得自己的表演一下被她看透，心中簡直不是滋味。我問：「那麽妳是——」

「我的名字是狄摩特麗莎，妳可以叫我麗莎。」她宣稱這名字時以十分自滿。然後附帶着：「我從白巖山莊來。」

我困惑地說：「幸會，幸會。——」然後，靈機一動，我想到一個報復她的方式。「那麽我應該稱呼妳女士呢？還是小姐？」

她看我一眼沒有回答，在身後關上門。開始脫她的手套，我站着未動，手中拿滿了衣服，明顯地暗示着，我正在忙，沒有邀請她坐下來。

她自己坐了，率直地說：「我弟弟在星期天見過了妳，他對妳有很深的印象。」

「妳是說在羅馬石牆附近——我想想看——是的，好像有一位男士，他叫——」

「康諾爾。」

我把手中的東西放進抽屜，從衣櫥中取出香煙。我說：「妳吸煙嗎？」

「不，謝謝妳。」

「那麼我自己吸一支好嗎？」

「這是妳的房間。」

「哦——」我索性慢條斯理地取煙。

她挺直腰身坐着，在我侷促小室中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把手袋放在旁邊的桌角，離開我的眼光說：「我沒有結婚，康諾爾是我的弟弟。」

「是的。」

「他告訴了我一切關於妳的事。」她說：「我有點不相信他，事隔八年，這當然令人震驚。但是，他不會錯，我相信他的眼光。」

我小心措辭地說：「他好像說，有一位表妹八年前離開家，而我很像她，是嗎？」

「完全如此。」

「那麼——妳是否覺得眞有點像呢？」

「自然。不過，我不太清楚，我到白巖山莊時，安妮貝已經離開。但老頭兒保留着好些照片，我每天替他拂拭灰塵，因此我知道她的每一個特徵，我相信每一位見過妳的人，都會發生和康諾爾一樣的錯誤。」

「看來，我只好相信妳。」我深深地吸一口煙。「妳談及「老頭」，是康諾爾先生的父親嗎？」

「不，温麥斯老先生是康諾爾的舅公，安妮貝的祖父。」

我站在桌邊，這時在桌角上坐下來，沒有看她，把眼光停在香煙頭上，說：「那麼，麗莎小姐，妳來看我有什麼事嗎？」

「我請妳原諒。」

「不必，在大西洋彼岸，我們表示意見的方式，和妳們這兒相比，粗魯多了。據我猜想，我很像妳們的表妹，承蒙厚愛，實在愧不敢當。但不知妳們——」

「格蕾小姐——」她也在斟酌用字。「我們，我和康諾爾先生，對妳都有很大的興趣，我們——」

我的聲音幾乎有點苦澀：「妳所說的興趣，我不知道指些什麼，是這興趣使妳跟踪了我三天？」

「我並沒有跟踪妳。」

「不必爲這個爭論了，我想妳是做了。請坦白地告訴我，是否妳的兄弟猶在堅持，我就是安妮貝本人？」

「不。」

「那麼，就是妳所說的純然的「興趣」了，現在，妳已經看過和安妮貝一樣的人了，多有趣

的事，是嗎？」我說到這兒，竟無法抑制憤怒，把煙灰用力地向廢紙簍中一彈說：「那麽再見吧，如果沒有旁的事——」

「我想妳如此的充滿敵意，也是自然的。」有一絲笑意的影子掠過她的面龐，但並非笑，僅是「笑意」，帶一點諷刺。「不過，妳並沒有給我說明的機會。」

似乎，我顯出特別的激動，為了平靜自己，我從桌上站起來，走向窗前。窗帘未拉下，外面街上喧鬧的人羣和燈光，像所有沿海城市一般，來往的行人特別匆忙。街道盡頭可以看見船隻在海面上通過。我說：

「麗莎小姐，不管我是不是像安妮貝，但我不喜歡被人家像對馬戲團的動物一樣，以某種「興趣」觀看。而且，妳看，我此刻很忙，妳一再出現在凱斯，向人家打聽我的住址，對我凝視，諸如此類的事，我全不喜歡，今天妳又跟踪到我家裏，對嗎？」

「多少有一點。」

「我說得很坦白，我不喜歡這樣。」

「是的，我明白。但是，妳為什麽不稍微忍耐一下，等我說明白了，我相信妳或許會有興趣。」

我靜下來，但她却並不馬上開口。她環視了一下我偪促的小房間，鐵床架的油漆剝落了，壁爐旁邊的煤氣管開關封閉着，上面一層灰塵，住這房間的客人們，彷彿在冬天，也捨不得燒點煤氣。她的眼光又探索到我的衣服，然後到了桌上的手提包，手提包打開着，中間有香煙、梳子、

一隻小的金製打火機，打火機上刻着瑪莉格蕾名字的簡寫字母……

最後，她的眼光才回到了我的臉，我想說：「妳滿意嗎？」但，代替的是：「妳——眞地不吸煙嗎？」我已經準備點上第二支香煙了。

「我想，我也許可以——」她伸手拿了一支，笨拙而不習慣地點着了，急速地噴煙，奇怪地看着香煙，彷彿不明白，它究竟是什麽東西。其實，所有這一切，只是掩飾她的難以出口的話，在腦海中研究着怎樣表達出來。吸了兩口，已經下定了決心，她把香煙在煙灰碟中仔細弄熄，兩手平放腿上，輕微地把身體向後靠去。她說：

「我們想要妳——想要安妮貝回到白巖山莊，那是非常重要的，我無法告訴妳有多重要，安妮貝必需趕快回去！」

這話本身雖然極俱情感，但她的聲音却平淡無味，我以一種殘酷的衝動，有意傷害她地說：

「但是，安妮貝不是死了嗎？」

「是的，她一定死了，她無法再回來。格蕾小姐，我們的意思就是麻煩妳——」

「難道，妳的意思是要我去白巖山莊代替安妮貝？」

她身子驟然一靠，藤椅發出嘎吱一聲，長長地噓一口氣，輕鬆地說：

「是的，就是這樣，我們要妳去代替安妮貝！」

我笑了，無法控制自己的笑，可能是神經緊張之後的一種解放。她這一古怪的提議，倒是大大出於我的意外。現在，我明白她為什麽要和他弟弟同樣地衡量我，聽我的聲音，看我的表情；

過去三天，一定不止一次地，她和她的弟弟研究我，並和他們記憶中的安妮貝相比較，然後討論研究，終於下了決心。

「非常抱歉，妳的提議聽來太古怪了。我雖然不明白妳所說的，安妮貝爲什麼一定要回去的理由，但我知道這一提議，只有在戲曲故事中才會出現，如果妳的提議是認眞提出的，那甚至有點瘋狂。」

「我們已經這樣決定。」

「你們決定什麼？就是在舞臺上搬演這故事，觀衆也不會相信兩個角色完全一樣，除非眞有一對孿生姐妹。安妮貝是不是有一位孿生姐妹呢？」

「沒有，但有了妳，她等於有了。」

「妳再想一想，今天這時代，和古時候又不同了。現在有指紋學，有律師、筆跡、照片，還有警察，不管妳的出發點是什麼，這是一項犯罪，妳懂嗎？」

「不，我們已經小心計劃，仔細研究，只要妳答應，我們會使妳成功。」

她的態度堅定，和她爭論一件事，猶如打一個羽毛枕頭，不管你用多大的力量，而枕頭依舊如常。「妳不必把這事看得這麼嚴重，就是一件謀殺案——」

「謀殺？——」

「是的，就是一件謀死案，只要經過仔細安排，也不會被人識破。」

「我——想是的吧，如果由妳設計的話，看起來妳的沉着和自信是足以勝任的。」

「我們不必爲這些事爭論。我告訴妳一個要點，妳以安妮貝的姿態回去，所有的人全都歡迎妳。僅有的一位受損失的，也許是朱莉，但朱莉自小崇拜安妮貝，她喜歡安妮貝。妳的出現只有使她高興，絕不會想到金錢的這一題目上去。」

「朱莉？」

「安妮貝的堂妹，她此刻不在白巖山莊，但今年夏天她會來。妳完全不必爲她煩惱，安妮貝離家時，她只有十歲或十一歲，她絕對不會有足够的記憶懷疑妳。而且，她爲什麼要懷疑妳？所以，我告許妳，這不是一件冒險；而是必然之事，跟我們去吧，如果不是穩紮穩打，我和康諾爾也不敢冒險，我們必會幫助妳成功。」

「我想——妳們的計劃是有關於金錢的？」

「可以——這樣說吧。」

「我不明白，朱莉既不在這兒，妳們要欺瞞的對象，又是誰呢？」

「老頭兒，他永不相信安妮貝已死，他每一天都在盼望着安妮貝回去。」

我凝視她，香煙掛在嘴上。「老頭兒是誰？」

「溫麥斯老先生，安妮貝的祖父。」

「他——不是死了嗎？」

她驚奇地看着我，「妳怎會有這樣的印象？他沒有死，看樣子還要活很長一段時間。這就是此一情況的全部原因，妳怎麼會想他死了？」

「我沒有研究過，但我有這樣的印象。妳以前談及老頭兒時，用「曾經」兩字，妳說，他曾經是安妮貝的祖父。」

「是嗎？可能，我用過去式的語句，是對安妮貝而說的，因爲她已經去世了。」

「哦——我想，還有星期天妳弟弟談起某些事時，他說，好像是——他保有農園，白巖山莊是他的產業，由他和姐姐兩人管理。」

她笑了，是眞正的笑容，她看起來也有幽默、寬大、和熱情，像一位母親原諒她淘氣而可愛的孩子，說了一句吹噓性的謊言。「是的，可憐的康！他可能這樣說過，我知道。但是，白巖山莊不屬於他，他是溫老頭兒的管家，甚至，他也不是溫家的繼承人。」

「現在，我明白了。」

我走至窗前，向外張望。我什麽也沒看見，看見的僅是我的思想，事情竟是如此發展，誰會想得到呢？

「妳明白了什麽？」她在我身後問。

我看着外面，慢慢地說：「康諾爾先生想得到白巖山莊，他想的大約很厲害。他希望我以安妮貝身份回去，從朱莉手裏把白巖山莊搶下來，再交給他。我的天，太荒謬了，我不了解我自己怎麽會忍耐下來聽妳的話，妳們想過沒有，要是眞地安妮貝回來了，我怎麽辦？」

「不會的，溫老頭兒和他的家庭是個傳奇的組合，妳應明白，我和康諾爾的計劃……」

我讓她說下去，而我把頭靠在窗玻璃上，支持我的身體，她的夢囈一般的聲音令人疲倦，我

是太疲倦了！有多少次，我想大聲制止她；但沒有，我克制自己的慾望，我應該忍耐。……

她很勇敢地告訴了我家庭的近事。溫麥斯老頭兒——她這樣開頭說，有兩個兒子，長子留下一位女兒安妮貝，他們原來都住在白巖山莊。當安妮貝十四歲時，她的父親在一次拖拉機失事中喪生，不到一年，母親也以肺炎逝世，留下了安妮貝由祖父照管。老頭兒的次子，二次世界大戰時，在倫敦的轟炸中死了，留下一位寡婦，和一個月大的朱莉。老頭兒當然邀請寡婦帶女兒到白巖山莊同住，但是她——朱莉的母親寧願留在倫敦，事隔不久，帶着女兒再嫁。他們住在非洲肯尼亞，朱莉七歲時，才送回英國讀書，每年寒暑假期，朱莉回到白巖山莊和祖父同住，她把這兒當成她在英國的家。

老麥斯的兩個兒子死後不久，他才想到了康諾爾，康是他唯一倖存的男性親屬。老頭兒有一個外甥，到了愛爾蘭，在一處馴馬場工作。他在愛爾蘭認識了一位寡婦地摩特夫人，有一位五歲的女兒——就是麗莎。他們合生了一個兒子康諾爾，康變成了父母的寶貝，而這位麗莎姐姐，更摒除了妒忌和怨恨，全家人都以這位漂亮兒子自豪。但不幸的事接踵而來，康諾爾十三歲時，他的父親從一匹野馬身上掉下來，摔斷了脖子。僅僅隔了十個月，不耐寂寞的寡婦，又愉快地三度梅開——另外結婚了。

年青的康諾爾，發現自己的地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再是被寵愛的家庭中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金錢給他，繼父的環境平平，他也不願化費金錢去培植這兩個「油瓶」子女，嚴格地說，他幾乎沒有受過什麽教育。十九歲時，在他已經忘記還有這麽一位舅公時，竟收到了老麥

斯的邀請信件，這無異是天賜的恩物，使他興奮萬分。

白巖山莊對於康眞是個大產業，大財產，簡直是天堂。老頭兒有意把他訓練成農莊的經理，而聰明的康，也很快地就發現了，老頭兒唯一的合法繼承人是安妮貝，一個女孩子，不太懂事的。這一理念，激發了他秘密的野心，大約從一踏進白巖山莊的大門開始，他就決定不管以任何手段，任何方法，他一定要得到它。

康諾爾就這樣開始了工作，他學習的很快，有時像工人一般地賣力工作。一開始，當地的農民以爲這位漂亮的小伙子是個好欺負的人，但很快地他們就發現，他有着和老麥斯同樣的嚴峻，同樣的精明，在工作上也要求同樣的認眞。

老麥斯自己也喜歡康諾爾，而康更用盡了方法討好老頭兒，但是依舊未能聰明到可以把白巖山莊從安妮貝手中騙出。安妮貝失踪之後，問題應該簡單，與其把家產給了外人——朱莉，爲什麼不給康諾爾？但是沒有，老麥斯僅僅答應了康的請求，把麗莎接來。「至於安妮貝——當然還是老頭兒的合法繼承人，老頭兒堅持說安妮貝沒有死，她會囘來；如果老頭兒說白，沒有人能使他說黑。」麗莎加重語氣地說：「他的遺囑內容，許多年來一直弄不清楚，他永遠不肯說，我們也永遠不知道。

她停了一會，我已由窗前轉身囘來。她期待着我的反應，而我對她的故事，則不置一詞。隔一會兒，她又接着說——

「康的做法和想法，完全無可非議，他如能得到安妮貝的愛情，不是一切都解決了嗎？康愛

安妮貝，是眞正的愛，請妳相信我。老頭兒也知道，但是——」

麗莎猶豫着，選擇下面的字句。「結果出於人們意料之外，我現在無法詳細說明，因爲當時我也不在這兒，而康也沒有盡詳地告訴過我。康和安妮貝有一天爭吵得很厲害，康究竟怎樣傷害了她，沒有人知道。安妮貝聲稱，她無法再在白巖山莊住下去，然後，她跑去見祖父，她和祖父不知道發生了什麽爭執，老頭兒狂怒，安妮貝大哭。就在當天深夜，安妮貝失蹤了。沒給任何人留下一句話，老頭兒當然試着去尋找，想盡了辦法，幾乎要報警追究了；這時，收到安妮貝一張簡單的字條，蓋着紐約的郵戳，說她一切平安，已經找到工作，她，「永遠」也不囘來了。……

「事隔三年，康才找到了一張剪報給老頭兒看，報上說美國落杉磯附近發生了一次車禍，快車撞了巴士，在那次鄉村平交道車禍中有許多人喪生，其中之一是安妮溫斯樓小姐。沒有地址，據說是住在一處供膳的公寓中，猜測可能是英國人。我們曾去信查詢，但沒有得到囘音。老頭兒呢，他不相信這些，他堅持說安妮貝沒有死！」她停了一下，「我把全部都說出來了。」

我轉囘頭，「妳呢？妳又怎麽來的？」

「我已經說過，安妮貝走了以後，康記起了我。」

她敍述整個故事簡單明瞭，沒有自憐或不滿，聲音平淡。我向下看她，她痲木遲鈍地坐在古舊的藤椅中。我緩慢地問：「他得到温老先生的允許，接妳來嗎？」

「是的——」她點點頭，「我們來到這大宅中，支撐這個大家，做了一切事，不過，沒有什麽用；我們兩個全是外人，不屬於温家。」

我有了一點憐憫，彷彿看到這一對姐弟，需要一個家。康諾爾勤勉地工作，麗莎擦洗着窗子，煎蘋果餅……他們爲了什麼？

「妳看，」她說：「這公平嗎？」

「我懂妳的意思，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我仍然不懂，我能做什麼，妳要我去白巖山莊，難道就能替康諾爾先生爭下這產業？」

她揚頭看我，眼睛中閃過一線希望。「現在，妳有興趣了？是不是，我說妳會的，當妳多聽了一些以後。」

「我沒有，妳看錯我了。或者我有興趣於妳的故事，甚至可以說同情你們姐弟兩人的遭遇和不幸。但我對於你們的計劃却不能欣賞，你們這是由十九世紀的羅曼斯所演變成的瘋狂主意，什麼繼承人失踪啦，遺囑啦，可以當故事聽，但誰願意挿身進去？」

「妳會願意的。」她冷冰冰地說。

「我說過我願意嗎？我告訴妳，如果我有興趣，也只止於好奇。但妳的提議，實在使我愕然，我不想再談這些，甚至不相信妳的提議是認眞的。」

「很認眞。」

「妳是眞正這樣計劃？」

「一點不錯，我們這樣計劃。」

「我簡直不明白！」我發現自己，無意間又取了一支香煙，我把它送回煙盒。今天，我吸

得太多，我的眼睛和喉嚨發燒而痛疼，腦海也變遲鈍了。我說：「這是一項陰謀，形同欺詐犯罪，妳覺得很容易，但對我來說，我要在地球上消失自己，去幫助妳和妳的兄弟——爲什麼，對我來說，我爲什麼要這樣地拖累自己？」

「爲錢，除了錢，一個人還能爲什麼？」

她的話使我一驚，其實，早該想到。但以這種坦白的態度說出來，不勉使人有點尷尬。

她再度地打量了一下我的房間，這次是做給我看的。「如果，妳原諒我的冒昧，我可以說，妳看起來也需要它，在事實上，我和我的兄弟，大家都需要它。如果，妳答應我們，妳會有許多收入的，請原諒我的坦白，當然，我們相識時間，如此之短，我應該——」

「好吧，我做。」我半帶諷刺地說。

「我知道——妳是一個聰明人，這樣的生活，妳在咖啡室的工作，如果妳眞地拒絕，那才傻呢。妳從加拿大回來有多久了？」

「僅僅幾天。」

「這就是妳所找到的僅有的工作。」

「找工作並不難，我已經辭職了，麗莎小姐，我還可以告訴妳，我並非爲了生活才工作，我可以——」

她微微一笑，阻止了我。「反正都一樣，現在是我們請妳去工作，一個舒適的工作。工作內容是去白巖山莊扮演安妮貝，妳會等於是有了一個家，地位，和一切。最後，工作完畢，妳還會

有一筆小小的保證金，維持妳的生活。妳稱它是「欺作」，也未嘗不可，但這是一項善意的欺作，妳的囘來，會使老頭兒十分快樂。」

「她的照片呢？」

「什麽照片？」

「妳說過，溫老先生保留安妮貝的許多照片，這些照片難道不會使他懷疑我的眞實性？」

「妳很機敏！」她嘗識地看我一眼，像贊賞一匹良馬，跑了一個快速的轉彎。「不必爲此煩惱，我們已經研究過。」

「那麽，我——」

「妳必須在朱莉這年夏天囘家之前，囘到白巖山莊。而且，老頭兒看樣子也不久於人世了。」

「他病了？」

「三個月以前，他有過一點病，應該叫做中風或者類似的名詞。但他自己以爲是銅壁鐵骨，毫不在乎醫生的勸告。如有人提議他應儘量減少活動，那麽他會以爲那人存着什麽不軌的陰謀。但醫生確實說過，如果他再一次發病——那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他的境況就十分危險了。」

「他——到底是什麽病？」

「老人病，醫生只能夠醫病，不能夠醫老。」

「如此說來，我——所需要扮演的日子，不會太久了？」

「自然，妳是天賜的恩物，一件最可愛的禮品。」

「那麽什麽時候開始？」

「我們所說過的，是原則問題，至於其中的枝節，我會詳盡地告訴妳。妳的工作僅是去白巖山莊，扮演安妮貝，承繼了財產。等老頭兒死了以後，我已經說過，時間不會太久，妳也不會被任何人懷疑。等間竭一段時日，一切事情都進入常態，妳把所繼承的權利轉移給康諾爾，妳就可以安全脫身，用不着任何煩惱。安妮貝的母親留給安妮貝一些錢，那筆錢規定在安妮貝二十一歲時，就可以自由運用。它是一項很不少的獨立收入，跟其他一切事情都沒有牽連，所以，在任何情況之下，這一筆款子妳算是拿定了。關於白巖山莊將來的轉手問題，看來也很正常，妳可以說，因要居留國外，無暇也無興趣於這一片山村的地產；而且，如果「安妮貝」決定到國外去，把山莊留給她的表哥，這不也是自然的事嗎，誰會懷疑？」

「朱莉呢？」

「我告訴妳不必考慮她，她的繼父很有錢，他們又沒有其餘的孩子。不管安妮貝囘來與否，她必會得到溫家的一份財產，至於山莊，她根本沒有興趣。除了假日，她不記得有白巖山莊這囘事。自從去年離開學校以後，她在英國廣播公司戲劇部門工作，她習慣於都市生活，對於鄉村可以說全無興趣。」

「我看——如果溫老先生知道自己的病況，而他等待的安妮貝又沒有囘來，他難道不會把山莊留給康諾爾先生嗎？」

「似乎沒有可能。」

「那麼他也會留給朱莉，朱莉再委託康諾爾管理，不也一樣？」

她露出一個勉强的笑容，「不一樣，好了。所以妳是上帝送的一件禮品，康相信他永沒有機會控制白巖山莊。等一下，我會詳細向妳解釋理由，等妳把所有細節都弄明白了，妳自然就會相信，妳回到白巖山莊，絕沒有傷害任何人，同時却爲妳自己……」

我無論怎樣想拒絕去拿它，我還是又點上了一支香煙。我怨恨自己這樣地無法自制，喉嚨乾燥，眼睛發痛；看着自己噴出的青色香煙，嫋嫋上升。在煙霧中，天花板上的汚斑，猶如一塊地圖；蘇格蘭地圖，在北方臨海的山崖旁邊的，是白巖山莊，那個有山毛櫸樹林的鄉野。自然，還有以憂鬱的凝視射着人們面龐的康，他是康表哥，康諾爾，有俊秀的面龐，但他有怎樣的心？

這是一樁冒險，而且看來極不可能的冒險。我心中的盤算，一定在臉上顯露出來，我爲何如此做？爲什麼？

不，我想，不，去做正當的事，用正當的手段，不也能達到目的，何必陷進這個旋渦？

「好嗎？妳答應了是嗎？」麗莎問。

我去窗前，拉下了窗帘。突然轉身對她，這動作無論如何是有象徵性的；它把我們關在一起，故事中的陰謀者，不是都躲在邋遢的小樓上，空氣中充滿了煙味，低頭商議犯罪的計謀嗎？

「好！」我面對她的眼睛，聲音尖銳地說：「我去，現在，請妳把內容和工作細節，詳細地告訴我，我此刻是非常認眞地聽了。」

三

我和麗莎決定了我們的陰謀，預定三個星期之後開始。在這之前，他們在白巖山莊，裝着沒事一樣；我在新堡，盡量做準備工作。

我的筆跡他們認爲可以合格，簽名問題原是麗莎的苦惱之一，但她帶給我一些舊信件，甚至安妮貝在學校時的作業簿。麗莎讓我把一張透明紙蒙在上面，摹出的字跡，她認爲幾乎可以通過，並勸我多多練習。

在第二週的星期四，麗莎不期出現，我已搬移到另一處供膳公寓居住，並以安妮貝温斯樓的姓名登記。這是爲了防止以後轉移財產時，或可能出現的麻煩。麗莎覺得，瑪莉格蕾這一名字，知道的人愈少愈好，認識的人當然也是愈少愈好。

我打開門帶她進來，在她往常麻木平靜的面龐上，有一層陰影，很明顯地表示出有了煩惱的事情了。但她依舊照老習慣脫下手套，愼重地在壁爐前坐下。

「沒想到妳來。」我說：「有什麼事發生了？」

她幾乎發怒地說：「朱莉回來了，就在下星期！」

我坐在桌邊，拿了一支香煙，「哦——」

她乖戾地說：「妳倒蠻輕鬆。」

「是的，這本來沒什麼可驚奇的，妳不是說過她這個夏天要回來嗎？」

「但是她的假期比我們預計的提前了許多，而且極可能是老頭兒叫她回來，她特別請了假。那麼，妳想想看，爲什麼她不在原訂的八月間回來，而提前這麼多呢？」

「也許有什麼其他原因吧？」

「這原因就是，老頭兒有意把白巖山莊給朱莉，把每一分錢給朱莉。」

停了一會，我沒有回答，我在想着康諾爾，想着她們姐弟兩人，全心全意地每一時刻爲這一問題，嘁嘁私議的情景。

「妳覺得事態會如何發展呢？」

「康說，老頭兒一定也明白自己的健康堪慮，寫了幾封快信，催朱莉提早回來。這是爲什麼？分明是有關財產的了。朱莉說她下星期回來，正確時日會再打電話通知。妳想想看，多可怕……」

「注意。」我委婉地說：「妳不必如此疑神疑鬼的，温老先生讓朱莉早點回來，也許僅是想看看她。人們辦事情多半是率直的，一個人只有在自己內心中，有了欺騙的動機，才會想到旁人的行爲也有欺騙的背景。」

麗莎發出一個緊閉嘴唇的微笑，這乃是對我的一種縱容，帶一點不屑一顧的神氣；大概，她覺得我太天眞，甚至有一點幼稚。

「好了——」麗莎說：「我們不能冒險，還是馬上開始我們的計劃吧。妳在這個星期天打電話回家，告訴家裏說，妳由國外回來，時間最好在下午三點鐘，那時候老頭正在休息，我接電話。那麼，妳就決定星期一回去。康說，我們不能再等，妳必需在朱莉之前，抵達白巖山莊。」

「但是——」

「不必但是了，時間太迫促，不容我們再浪費。」

「麗莎，妳聽我說，我的意思是康諾爾先生是否找錯了目標？朱莉看起來，對康諾爾沒有任何危險，不管她是否提早回來。」

「這個，我們比妳清楚，她和安妮貝是一個豆莢裏的兩粒豌豆。老頭兒選擇她們原來就很困難；但在安妮貝總沒有消息的情況下，老頭兒只好選擇朱莉了，朱莉到底是他的血親。」

「那麼假如温老先生最後放棄了安妮貝，把山莊給了朱莉不也很好嗎？不也是康諾爾的希望嗎？妳說過，朱莉是「倫敦人」，她不會住在鄉野，事實上，白巖山莊猶如康自己的產業一樣，隨意經營。」

「那裏會有這樣的如意，誰能規範朱莉的行爲？去年，她在這兒時，就跟河對面范家的一個男孩子范華爾相處很好；范華爾每天到白巖山莊來，老頭兒也很喜歡那個男孩子。」

「但是麗莎，朱莉只有十——」

「去年十八歲。」

「是呀，十八歲的女孩子，當然會和男孩子一塊玩玩的，不要想得太遠。」

「極可能地，她們最後結婚了。多可怕，妳想想看，要是朱莉和范家的孩子結了婚，白巖山莊還會有我們的份嗎？我的天！」

「妳怎麽這麽想？他們一塊玩玩並不代表就要結婚，更不能因此猜測那個范家的孩子，也垂涎於溫家的財產。」

「妳？——」她抬頭審視我，搖搖頭說：「這也許是妳們新大陸的作風吧？我們不必再談這些了，康是在剃刀邊緣上，老頭兒這人，什麽事都做得出來。唯一能够倚賴的，就是妳。有妳在這兒，事情就安全多了，無論如何，我們相信老頭兒不會越過安妮貝，把財產交給朱莉；他就是再喜歡范畢爾，也不會這麽做。」

我看着煙蒂，試探地說：「妳弟弟——難道沒想起來和范畢爾競爭一番？他只要和朱莉結婚——」

麗莎顫動了一下，闔上眼睛，但很快地，又恢復平靜，控制了自己。我了解到，那是一種妒忌，很明顯地妒忌，對於安妮貝，失去了許多年了，麗莎尚可容忍，而且也慶幸安妮貝的死亡。但，現在又有了朱莉，縱然康和朱莉結婚，人財兩得；但對麗莎說，也許適巧是相反的意義——人財兩失。

「我告訴妳——」麗莎說：「誰都不會把朱莉當成大人，她才離開學校不久，而康也從沒有注意過她，康不會喜歡她的。就是老頭兒自己，當他知道范家的孩子和朱莉像大人一樣地交往時，也頗感意外。」

「現在，」我心中隱忍着笑容，再刺她一下，看她臉上的反應。「現在朱莉在倫敦又住了一年，那是個繁華的地方，她可能出落得十分動人了。康這次再看見她，說不定會對她傾心——」

「不會的！——當然，我是說，希望如此吧。妳，還是星期一來，有妳在這兒，我們會覺得安全。」

化裝舞會就要開始，有些人不相信命運，而我是相信的。去吧，去看看她們口中的老頭兒，我應該叫祖父的，去看看康，去看看朱莉，當然還去看看——如果我能够。但，一切都是未可預料的。

「好嗎，妳——在想什麽？」麗莎催促着。

我向她笑笑，把煙蒂丟進壁爐。「是星期一嗎？好，我準時到達。」

到白巖山莊是一條狹窄的沙石小路，兩旁有山楂樹籬。小路的盡頭，立着一座傾圮的路標，以前曾經寫着：「去林宅私用道路」。左邊的一條叉路，修着牛奶攪拌筒般的粗大新門，漂亮的油漆着：「白巖山莊」四字。山楂樹長得很高，由外面向內看去，猶如一條狹窄的小巷。

我來得早了一個小時，沒有人到巴士站接我，我提着兩隻皮箱，把它們放在小巷口處。那兒，在山楂樹後，向山下看是一處採石場，現在業已廢棄，長滿了野草。我把小皮箱放在叢生的野薔薇底下，沒有人會發現。這樣，我可以自由地走走，看看附近的景色。

麗莎詳細地給我畫了地圖，並且告訴我每一地區，她們習慣用的稱呼。

河流從貝林翰蜿蜒流過來（麗莎回答說，這河沒有名字，我們就叫它「河」。）在白巖山莊附近悠閑地形成一個大彎曲，這彎曲之中，就是林家花園和白巖山莊。我站立的地方，地勢很高，採石場在左下方，右邊，透過山楂樹叢，能够看見森林、河水、牧場、和煙囱，房屋建築都已隱沒在一片葱綠之中。

這條巷子般的沙石路面，原只是直通林家的。林家的大門頗有氣派，是石柱修成；一進門還有一個堂皇的門房，自然也已荒廢瓦解，剩下的只是斷壁殘窗，猶有半塊玻璃映着陽光閃爍。潮濕陰鬱，地面的雜草有些長得非常高大，蔓延滋生，從門牆裂隙鑽出。

由林家的門房到去白巖山莊叉路中間，就是那棵大橡樹，大橡樹長了許多年了吧？誰也不知道它究竟經過了多少世紀。它原來是長在一堵石牆內面，但當它逐漸粗大，壓迫進入石砌牆壁，牆壁被擠破了，地面上散落着一堆兩呎見方的石塊，躺在那兒，也未見有人收拾，長了青苔。然而，大樹依舊在長，更高更粗，原來冲裂的石塊，有一些被推出去，有一些嵌入樹身。又是從何時起，叢生的長春藤沿着石塊樹身，蔓延蠕行上去，樹雖然巨大堅强，但却被長春藤整個地吞沒了。抬頭上望，一大團漆黑的樹葉，連一絲天空也看不見。然而，却盡是長春藤的尖齒硬葉，至於橡樹本身，它是仍在活着？抑或是死了；它的根還在吸收營養，送至它繁衍的高枝？抑或，它此刻只是那糾纏在它身體每一部份的長春藤的一個工具；却無法猜測。

我走至樹下，踩踏滑而濕的石塊，我想撫摩一下它粗糙的樹身。然而，我從何處下手？我沒有辦法撥開圍繞着它的藤子，我甚至沒有辦法走近樹身。在樹身下部的斜坡，錯綜交纏的老根上

，我看見了一個樹洞。洞好深啊，眞正地是好深啊！留下一些木屑枯枝，腐爛在看不見的深底。這樹洞裏有多少故事？多少辛酸？……我急忙抽身，猶如逃避一個看不見的妖魔。

揉揉眼睛，我勇敢地踏上去白巖山莊的叉路。兩旁依舊是樹影婆娑。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斑鳩的鳴聲，和一隻不知名的林鳥，長長的顫音的婉轉啼叫。我抬頭去找牠們，上面是樹梢、藍天和白雲，因這兩聲鳥叫，我竟發現這兒是這麼靜，靜得使我嘴唇乾燥，喉嚨間的肌肉一陣陣地抽搐着，我緊張得如像要停止呼吸了。

我站立一會，慢慢鎮靜自己。我是安妮貝，我現在回家了，經過漫長的八年，八年飄流的苦痛日子。我是安妮貝，瑪莉格蕾已經死了，除了對康和麗莎以外，我不再是瑪莉格蕾。安妮貝回家了，回家看看祖父——我爲什麼沒法抑止自己的心跳？……

我已經到了白巖山莊的大門之前，我試探地去用手推門——

那門柔滑地開了，連我原以爲會有的一聲嘎吱也未出現，是常常上油保養的吧？身後，我用手輕輕關它；反而「嗎呢」一聲，聲音細細地，嚇得我忙回身去看，它分明是叫着「嗎呢」——錢。是的，這也就是我回來的理由，難道不是？

前面就是白巖山莊了。

午後的陽光，照着安靜的農園，看起來像水洗過一般的清淨無塵。麗莎畫給我的地圖十分詳盡，注解清楚；並且這起伏的小丘，玩具般的農田，也都在我腦海中想像了無數次了。

遠遠地，房屋矗立在那兒，（麗莎說，房屋應叫「老屋」，那麼，那兒是新屋？我帶笑地問

，她的棕色眼睛眨了一眨，沒有新屋，她說。）老屋是既長又低的兩層建築，古老的牆壁上開了新式的大窗戶。年代太久了，砌築牆壁的沙石都成為深綠色，屋頂上盡是苔蘚。

老屋的右側不遠就是一排丁香樹的籬笆，我可以看見濃密的矮樹，但看不見矮樹後的牧場和河流。（麗莎說，既然妳不會騎馬，應該遠離那兒，但我想看看河，我喜歡河怎麽辦？我問。河上有橋，我們叫「步橋」，是用木板搭成的，妳可以繞過那兒。）

老屋近邊，也有一個花園，叫做「院子」，點綴了幾棵花草。而主要的還是牛房、馬厩、車庫、和以紅色為屋頂的荷蘭式穀倉，穀倉前面，有兩處高高的麥草堆，保留着去年的麥草，和一棵蘇格蘭松樹。

我沉醉在面前的圖畫之中，未曾注意到那男人向我走來。一直到了三十碼外，他的釘靴踢在牛欄的柵柱上，才驚動了我。

他是個魁梧的中年人，穿着粗糙的農裝。當他向我走近，毫不掩飾他的興趣，盯着眼睛看我。他靜靜地過來，釘靴踏地有聲，沒什麽特別表情，我們間的距離很快地縮短了，我沒有時間再考慮什麽。

我曾奇怪過自己的勇氣，獨身跨入魔窟，這是不是自取滅亡。現在無法回頭了，我看見他紅潤的面龐上露出笑容，裂開了嘴，用明朗的鄉音叫着：「嘿！安妮貝小姐！」我的心隨着他的聲音放了下來。

他有壯健紅潤的面龐，藍色眼睛，濃而粗的眉毛，眉毛旁邊有一道瘢痕。（麗莎說，千萬別問他，公牛撞上他時，妳正在旁邊。妳怎麽知道？我問。是白地親口說的，白地是這一地區最好的牧牛人。）

那麽，現在表演就要開始了，此刻是第一幕。我對自己說，應該露出愉快的表情。「你還認識我！」我說。

我伸出雙手，他緊緊地把兩隻都握在手裏，他的緊握使我有一種安定的感覺。地下，小牧羊犬在他身邊圍繞着我們，在我腿下嗅着，使我有點狼狽，也有點溫暖。

「認識你？」他的聲音充滿了高興。「我當然會，就是麗莎小姐沒有告訴我們妳要回來，就是在一哩以外，我也會認識妳！我們全都喜歡妳回來，妳到底回來了！」

「回到家——眞是一種奇跡，你好嗎？你看起來氣色挺不錯，我不相信你會變老，不僅八年，就是——」

「我也老了，怎麽會不老，太太也老了；妳應該知道，我和貝茜結婚了，他們告訴妳了沒有？她也常常唸叨着妳，今天上午，化費了一早上整理房間，和麗莎小姐一塊兒。等一下喝茶的時候，貝茜特別給妳準備了小騾子——」

「小騾子？」

「難道妳忘了？我算計着妳絕對不會忘。當妳是小孩的時候，貝茜每天給妳做小騾子鬆餅，騙着妳多吃長胖。」

「沒有，我不會忘記的，只有聽見這些兒童時代的老稱呼，才會使人有一種眞正回家的感覺

。貝茜——我現在該叫白太太了，她好嗎？回憶起她來，多甜蜜，我眞想早點看見她。祖父呢？祖父怎麽樣，白地先生。」

「祖父很好，在他那種年紀也算是健康的了。乾燥的好日子，他想着妳，談論妳；陰濕多風的霉雨天，他想着他的背痛，談着關節炎什麽的。最近，又聽說有了旁的病，我算計着他們一定告訴過妳了。」

「是的，我只是在電話中和麗莎談了一下，還不太清楚祖父的病況。」

「等一下妳見到他時，我算計着妳也許能看出一點改變，到底是上了年紀了。」

「我——一直怕會見不到他，我實在在外面停留得太久了。」

「安妮貝小姐，妳離開我們，離開祖父，也實在有點讓人心痛。」

「我知道——別責備我太厲害。」

「我沒有責備妳，安妮貝小姐，我算計着這是妳與祖父間的事，我知道他疼妳。我跟了他三十年，還會不知道他的皮氣？妳呢，妳太像妳父親，喜歡靜靜坐着，默不出聲。我算計着，等妳長大一點，妳就會懂得妳的祖父，妳會清楚，他嘴裏儘管每天駡人咒人，可是心地很好。可惜，還沒等妳了解這個，妳就爆發了。我算計着，妳自己大概還有點旁的困難，關於那件事。」

「困難？」我怕自己又被難住，「我自己的？」

他看起來有點難以出口，把手中的棍子向地下戳了幾下。「也許，我不該談這個，總之，妳和康先生之間的事，我們全不太清楚，妳現在回來了眞好。大家全在猜測是康先生和麗莎小姐—

—我算計着，安妮貝小姐，妳回來了眞好。……」

「過去的事，不必談了。當時，或許是我不對，我太年青，太愚蠢。這幾年在國外，有時候捫心自問，實在還是家裏的好。」

「妳沒有結婚？」

「沒有，太忙於爲生活而奔簸。」我苦笑一下，「好了，我現在回來了，我希望能够忘記過去。」

「妳應該如此。安妮貝小姐，我算計着妳想急着去看祖父了，我已經躭誤了妳許多時間。快去吧，妳這次回來以後，不會再離開了吧？」

「我——不知道。」

「爲什麽？」他倉促地看我一眼，然後回身對狗吹一聲口哨，戳着棍子，向大路走去，沒有回頭。

我轉身向白巖山莊而去。

穀倉的盡端，有一個傾斜的陰影投向庭院的門上，等我走近，看清楚了那是一個人，沒有移動，抱着兩臂，斜靠在門框上，更近一點；才看清楚那是康諾爾，此刻，我應該稱他「康」了。

我猶如攻向城堡的武士，白地是第一道木柵，現在已到了護城河旁邊。站在那兒的人，八年之前，一個女孩子爲他離家出走，此刻，她又回來。應該如何表達他們再見時的情感？

他呢，懶洋洋地瞥我一眼，輕鬆地一笑，看來他的心情不像麗莎那樣凝重。他直直地伸出手來說：

「安妮貝！」然後，把門推開，做出一種歡迎貴夫人的姿態：「歡迎妳回家來！」

「哈囉！」我只能如此軟弱地回答他。（麗莎說：妳應該擁抱他，妳們是表親關係。要是沒有人在旁邊呢？我說，就不必了吧。不成！她說，誰知道，在某一個窗子後面，會有一對眼睛在張望，無論如何，要使人知道妳們是第一次見面，經過八年之後。但是，我說，妳能斷定，安妮貝八年之後回來，眞地還想擁抱他？）我向庭院四周張望，似乎沒有人停在附近，這可以做爲我不擁抱他的藉口了。我踏進了院門。

「妳到得比我預期早了一點，我打算去車站接妳的，妳的行李呢？」

「留在採石場旁邊了，叫誰去替我搬來吧。」

「我會自己去，安妮貝，妳眞該答應我，去新堡接妳。」

「不，不必了，我要單獨來，多謝你——」我發現自己的迷亂，結結巴巴像個女學生。大概，我想表演自然一點，讓人們在我們第一次會晤中，看不出什麽破綻。

我仍然沒敢看他的眼睛，他已在我身後關上了門，我癡然木立，僅能就行李上引伸一點談話。「當然，你知道，我的主要行李在利物浦，我會讓他們送到——」

「我知道——」他的聲音帶着笑意，等我抬頭，他已經面對面地站在我前面，不由分說地，把我的雙手緊握住了。是我的窘態使他高興了嗎？他大聲哈哈笑着，但聲音極溫柔，「安妮貝，

多奇怪！經過那麽久的時間之後，我們又會面了！」

「你不是告訴麗莎，說你要擁抱我嗎？」我的聲音當然極低極微，「這兒附近，有沒有人看見我們？」

他沒等我說完，我只注意他臉上的微笑，他已經拉我至他懷中，吻着我了。他必然感覺到我的驚愕，和本能的緊張，因爲他放鬆了他的擁吻時，在喘息中低聲告訴我：「有窗戶對着我們，格蕾，我想，在這種情形下，我應該吻妳，名符其實的表兄妹表演，對不對？」

他仍然握着我的手，而我也並沒有掙脫的意思，我正對他的目光，留意着他的反應說：「你有沒有想過，我親愛的康表哥，安妮貝也許會重重地打一個耳光在你臉上，那也是名符其實的表兄妹表演，對不？」

我看出他顫慄了一下，眼光游疑着。然後，他又哈哈大笑說：「我寧願選擇吻。」

「爲什麽？」

「噓——別這麽大聲。格蕾，妳——難道不知道，妳是眞正地像燃燒一樣地迷惑了我嗎？」

「這是對我在致歡迎辭吧？」

「一點也不，妳看，我同妳一樣的興奮而狂亂。」

「但是——」我說：「我這次來，在我們原定劇本中，並沒有規定這項表演啊？」

他笑了出來，「不，那自然是一種太過份的要求了，我也知道。」

「那麽，應該重訂我們的合同，表演費用也得增加一點才成呀。」

「格蕾，妳眞會說笑話，不過，妳爲什麼一定要把它當成表演？難道就不可能出自眞心？」

「眞心？」我問。

他依舊笑着，依舊懶洋洋地，依舊自鳴得意地，他曾自許口才伶俐，風度優雅。我倚着門，冷冷地說：

「不要過於信口開河喲，你可曾考慮過，你若以這一種方式表演下去，等不了多久，你就要在教堂的聖壇之前，等我了。」

「妳是說？」他愕然了。

「其實，也眞奇怪，你和麗莎竟未想到這事，祖父很可能提議，我想最少他不會反對吧，讓我們——安妮貝和你一塊走進教堂，你不是說過，你們原要結婚的嗎？好了，如果，我代表安妮貝，或者我自己，接受了婚約，你——怎麼辦呢？」

再度安靜，他啞然了一會，這一打擊確實是出他預料之外了。

「爲什麼——妳這小機靈鬼要嚇唬我？——」靈機一動，他的話又滔滔而出了。「難道，一個女孩子的愛，一位漂亮女孩的愛情會嚇住我嗎？那是我們這次表演的最佳收尾；當然，這確實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一種奇跡，我所以沒有想，是因爲我不敢妄想，如妳眞肯嫁給我，那是我的榮幸。格蕾，那麼我們就向這一條路上努力吧……」

「別對我耍小聰明，與其讓你過後追悔，不如先警告你。祖父縱然同意你和安妮貝結婚，白巖山莊的產權，依舊會在安妮貝手裏，你願意祖父把你丟開，代替我嗎？」

「好啊！」他幾乎要跳起來，「我們相互恐嚇好了！」

「我一點沒有恐嚇你，我們現在是一個魔鬼的合約，一切都應該遵照合同行事，你——應該想到，我既然能答應你們——你和麗莎的合約，參加這一個魔鬼的三重奏，我自然不會太簡單。」

「妳！當然不簡單，妳比安妮貝老練多了！」

「既然如此，以後，你就應該保持冷靜；不能有一點越軌的動作。」

「好吧——」他頹然地放下了手。「我以後不再侵犯妳就是了。」

「這才是我們扮演的唯一方法。」

「自然，妳也可以安排，我們是合夥，妳有發言權，現在，我相信我有了一位非常精明的合夥人了。」

「這是，你過譽了。其實，如果完全由我導演這齣戲，我會照漢尼拔的傳記行事。」

「什麼？」

「迦太基名將漢尼拔，那位英雄問：「夫人，在我們中間的，是一個吻，還是一個耳光？」。」

「那位夫人怎麼回答？」

「一千個耳光！夫人說。」

「妳——似乎很欣賞這一方式，比一個吻還要給妳更多的享受，是嗎？」

「記住，這無關個人喜好，我們是在編訂劇本，參照事實情況，和感情的發展。好了，我們談得够多了，我什麽時候去見祖父？」

「他正在午睡，等他休息起來，在樓上和妳見面。麗莎已經把一切安排好了，現在，我帶妳看看環境。」

「不，我不想先看環境，人比環境重要，人第一，地方第二。你最好帶我去見見麗莎，你得表演一個介紹。」

「好吧。」

「我已經見過白地先生了。」

「白地？妳沒有出錯吧？」

「當然沒有，我順利地表演了第一幕。」

「噢，我幾乎忘記，我看見他出去的，我沒有想到妳來得這麽早。我原可以使妳免去這一關的，妳做得很好，妳叫出他的名字了嗎？」

「沒有，一直到他提起他的太太，再配合上眉旁的瘢痕，我才有了把握。」

「妳在什麽地方遇見他？」

「高臺子的交叉口上。」

我看見他的眼睛瞇起來，驚疑地看着我，不說話。

「我親愛的康表哥，你怎麽這樣容易緊張，難道麗莎不可以告訴我「高臺子」這一名詞，你

們的麥田都種在那兒，對不對？」

他深深地吸一口氣，「我眞配服妳，但妳說得那麽自然，隨口而出。算了，妳反正是個——」

「天才。」

「其實，我該去那兒接妳，妳天才再高，總是有點冒險的，萬一妳走錯了路，豈不笑話。現在，我們去厨房，麗莎和白地太太會在那兒。妳應該叫白太太做貝茜……」

沒等他說完，我插嘴說：「康，貝茜比以前更胖了嗎？你想，她會不會給我準備些小騾子？」

我假裝不在意地說着，但從眼角處，可以看見他臉上驟然震動，對着我停下了脚步，彷彿從來沒有見過我。

他的嘴唇張開，訝然對我凝視，「妳——妳怎麽知道的？妳能够說出——」

「我說了什麽？」

「小騾子，你怎麽會知道小騾子？」

我向他揚一下眉毛，「我親愛的康表哥，我的表演一定十分精彩，連你也相信我是眞的安妮貝了，是不？」

他面部的緊張驟然放鬆，如同有一條看不見的牽線放了手。「不，這聲音如此自然，她幼時說過的話，而妳站在這兒，一切恍若昨天的事。」他呼吸了一下，似若好幾分鐘以來的第一次。

然後，搖搖他的頭，像一條狗從水中鑽出來。「我很抱歉，我想我實在有點愚蠢，如妳所說，我還該多學習。但這些小事，我自己都忘了，麗莎更絕不會知道，記得這事的只有白太太，她也未必還會記得。」

「但是，白先生知道，白地告訴我，貝茜會在我喝茶的時候，替我做一點小騾子。」

「原來如此。」

「他差一點用這個考住了我。小騾子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一種環形的小鬆餅。」他笑着，聲音又恢復了得意。「妳僅在十分鐘以前學到，但妳表演得猶如與生俱來一般。妳眞了不起，妳以前從事過戲劇事業吧？」

「我現在正在從事戲劇事業。」

「我應該說，這是十分，十分有天才的。」

「新大陸上有好萊塢，你難道忘了？」

「魔鬼的合夥人，格蕾，這是我最後一次這樣叫妳了。謝謝天，讓我遇見了妳，要是我當時沒有想起來，跟妳訂立合約，那我眞是笨得要死了。妳等於是我的鑰匙，我有了妳，就可以啓開錢櫃，奪回山莊……」

「好，我很喜歡聽你這樣說，我們在外面停留得太久了，怎麼樣，繼續表演吧？」

「是的，我們該進去了。」

「下面是第二幕——地點：廚房。出場人物：麗莎，白地太太，安妮貝，康諾爾。」

四

康帶我穿過走廊，進入廚房時，麗莎剛好從烘爐裏，烤出一爐新鮮的蘋果餅，空氣中充滿了一股香噴噴的甜味。

廚房很大，高高的天花板，土爾其式的大火爐，都新近上過油漆，房間中充滿了舒適的感覺。長窗檻上，放着罐裝的天竺葵，懸着花布帘子，那彩色的花布被六月的和風吹縐，偶然飄向搖椅上一隻黑白花的老貓；花布角拂着老貓的耳朵，她只是微睜開眼睛，看一下窗帘，又看看窗外的風，便又睡去。火爐前面是一個老式的光亮的鐵製火爐架，裏面放一隻籃子，法蘭絨布下面，不時地有幾顆小腦袋聳動，那是一窩新孵出的小鷄。

我在門內，停了一會。

我站在那兒，時間不久，但我想得太多。有幾分辛酸的懊悔，又有幾分無可奈何的感傷。這是一個家，一個人生活呼吸，世世代代撫育他們的子女，平平靜靜過日子的地方。但，爲什麼要有陰謀、詭計、遺產的爭奪，大家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呢？人類縱然有劣根性，有慾望，但那些該發生在像新堡的供膳公寓之中，絕不應在白巖山莊。這兒，事情應該簡單，簡單而善良，日光晒過織花的窗帘，發香味的新鮮麵餅，小鷄愉快地在火爐邊吱吱跳叫，黑白花的老貓懶懶地午眠

；難道這兒，也會有騙局；那雙柔軟的搓揉麵團的手，竟會是貪婪的嗎？

他們大約也注意到了我的猶豫，但無人注意及此。厨房右壁有一扇半開的門，那是叫做「洗滌室」的小房間，從那兒傳出了流水和瓷器碰撞聲。一定是白地太太，我想。她退進去，讓我首先見見白巖山莊今天的當家主婦。

麗莎表演得很好，甚至是我們三人間最鎮靜的一個。她原是黃色的面龐閃耀出兩片紅暈，這可能僅是火爐熱力的緣故。她迎上前來，帶一點猶豫，彷彿一時不知道怎樣和我招呼。（麗莎說，我們見面時當然不能表現出見過面的樣子，因爲我到白巖山莊，安妮貝已經走了。此刻，她表演得倒十分像。）

康說話了，他輕扶着我的手臂對麗莎說：「這就是安妮貝了，麗莎，她來得早了點，我在門口遇見了她。我已經說出我們歡迎的熱忱，不過，這熱忱得由妳眞正的表達出來。」說着，康對我現出迷人的微笑，並且像兄妹般地輕拍了我一下。「安妮貝，這是我姐姐，麗莎。她在這兒替我們管家很久了，妳大概知道了吧？」

「我們在電話裏談過了，」我說：「妳好嗎，麗莎，我眞高興遇見妳，回到家裏來——眞可愛，妳把厨房收拾得好乾淨呀！比以前——」

她握着我的手，她也笑着，但我看得出麗莎眼睛中的焦急，手也有點微顫。她眼角注意着那扇半開的門，那兒是白地太太，水流的聲音分明減小了，碗盤聲也靜下來，這表示着她在傾耳靜聽。

無論如何，麗莎的腔調很自然。「温斯樓小姐，我敢說這對於妳是非常奇妙的，在妳自己家裏，接受我的歡迎和款待。」

「眞多謝妳，其實我覺得，妳比我更像，我是說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温斯樓小姐，我昨天告訴大家妳要囘來的消息時，所有的人都高興的不得了！」

「眞的？其實，最高興的應該是我。妳——長得好漂亮呀！康，你說是不是？」

康笑着，沒有講話。

「温斯樓小姐，妳眞會說笑話。怪不得祖父要每天唸叨着妳呢。」

「麗莎，妳爲什麼不叫我安妮貝？我們是表親，或者是半表親。妳的「温斯樓小姐」的稱呼，豈不顯得生份了些嗎？」

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否自然，不得而知。但我懷疑，如果，我眞是第一次被介紹給她，談話也許不會這樣順利了。而且，如果安妮貝囘來，以她的感受，心情，又會有怎樣的談話呢？是的，我是在演戲，演得是另一個角色，一切不必深究了。

我向室內環視着，心中對自己說，現在表演一套精彩的演技給她們看。「麗莎，妳把厨房佈置的好漂亮！新窗帘，新油漆。我記憶中的，還沒有現在一半的好看。這兒是什麼？老茶葉罐子，我眞高興妳沒有把它給扔了！」

當然，由茶葉罐子的顏色上看來，也能猜出它一定是八年——或者八十年前的東西。但麗莎依舊不放心我隨意說話，她由鎮定而慌亂，但又無法勸止我。

我向她笑笑，移近火爐旁邊。「我的天，還是那把老搖椅嗎？它是不是仍舊嘰嘰嘎嘎的怪叫？」我用手搖了它一下，睡着的貓打開她細長裂縫的綠眼睛，敵意地看看我，又再度闔上了。

康對於我，似已充滿信心。但麗莎，每當我談到她手訂的劇本範圍之外時，都捏一把冷汗。

「來，妳一定累了，坐下來休息一下。」她採取了主動，狠狠地在花貓身上敲了一下，那貓十分肥胖，似乎有了小貓。「湯美，出去！——」她回身對我笑着，「天知道，我常常提着耳朵扔牠出去，不知怎樣一來，她又溜回來了。今天，我沒有時間管牠了。」

「牠的個性大概比妳還强，麗莎——」康從沿牆的木櫈上站起了身子，走到擱板旁邊放着果醬罐子的小桌那兒，露出一臉高興神色說：「哦！好！今天我們沾着安妮貝的光，有好吃的了，麗莎，這似乎是白太太做的吧？」他隨手拿了一隻，向嘴裏送去。

「噢，用了一點奶油。康，你應等着在喝茶的時候再吃吧，難道你還沒有長大？」

麗莎禁止康的表情，看起來充滿溺愛，這種帶着温暖的微笑，僅只對康才有。

「白地太太在這兒嗎？」我問。

麗莎投送給我一瞥，康也停止了咀嚼，我們三顆分離的心，此刻爲同一的問題而疑慮。

「是的，」麗莎說：「她在洗滌室忙着，妳是要——」

麗莎的話沒有說完，門已推開了，顯然地，裏面的人等待很久了。白地太太圓圓的矮胖身材，和玩具店陳列的諾亞太太一般，她站在門檻上，雙手叉腰，以看來顯得兇猛的小眼睛，打量着我。

麗莎慌忙地說：「白太太，這兒是安妮貝小姐。」

「我自己可以看，我不瞎，也不聾！」白地太太的薄嘴唇緊閉了一會，然後張開口來：「妳這些日子都到那兒去了？我可以問嗎？而且妳做了什麼糊口？安妮貝，妳看起來好可怕，瘦得像個風雞。如果妳自己不當心，妳的好模樣馬上就要消失。說話呀，爲什麼留下我們？再過幾年，妳就三十歲了！妳看看，妳睜開眼睛看清楚，自己的家，那一點比不上阿美利加？爲什麼要走？……」

當她說話時，點着頭，微有點傾斜地規則移動，像新式玩具一般；但每一點頭，都是一句譴責。我看見康憂慮地觀察我的反應，麗莎是否在後悔，她的介紹可能還不够詳盡呢？（麗莎說，這位白太太從小溺愛安妮貝，自從安妮貝離開家以後，她每天咒她下地獄一千次；可是却不准旁人說安妮貝半句壞話。她粗魯可怕猶如暴君，麗莎怨恨她，甚至有點怕她。但麗莎猶未敢把她如何，白地是最好的牧牛人，白太太的工作更是令人驚異，最主要的還是老頭兒，老頭兒信賴她。）

「好啊！——」白地太太的烏溜溜的小眼睛，盯着我，「妳倒是眞正嚇了我們一跳，這麼多年，家裏都發生了什麼，妳是一概不管了，一走了之，連一句話都不留，就那麼三更半夜的逃走了！」

我向她笑笑，「不是三更半夜，妳知道的。」我走近她，扶着她的肩膀，很快地擁抱了一下，並親了一下她圓圓的面龐，然後温和地說：「貝茜讓我高興一點，別一回家就譴責我。天知道，用不着妳告訴我，我也受够了。如果，那使妳悲傷，我也很抱歉，但是我——好了，我也有苦

衷，當一個人旣年青又不快樂的時候，她們是很少能冷靜地思考的，對不對？」

我很快地又親了另一邊面龐，直起了身子。那小而黑的眼睛依舊瞪着我，嘴唇半張，似乎在等着我的聲音一停止，她就要打開話匣子。我又笑了一下，安慰她說：「好了，貝茜，妳必須承認，我也沒有忘記妳，那個針挿，妳扔了沒有？」（麗莎說，白地太太有一個針挿，說是安妮貝留給她的，她很寶貴地收着，談着，罵着，咀咒着。）

「針挿？虧妳還記得針挿！但妳什麼時候做過一件體面的家事？妳每天圍着馬轉，要不然就是拖拉機，高高地坐在那兒，像個男工，再不拿一把鏟子在花園裏挖掘。妳要是眞正有興趣於針挿，就好了！我說的可完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

「貝茜，」我委婉地說，「說眞的，我把那針挿擱在那兒了？」不顧麗莎阻止的目光，我問白地太太說，「我記不大清楚了。」

「妳當然記不清楚，因爲針挿是幹什麼用的，妳根本不明白。我說的完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我告訴妳吧，是在火爐架上。那天早晨，我一下來就發現了它，我站在那兒發呆了半天。安妮貝怎麼會把個針挿留在厨房，她就是留下一隻馬腦袋，也不會使我更驚奇。我知道，妳和祖父在前一天晚上吵了架，而妳生着氣回到自己房間。我跟着妳，我站在門外面，聽妳在裏面——」

「貝茜，我們不談這些了，好嗎？」

但我看見康無意地動了一下，大約覺得我的阻攔是多餘的，他也想從白地太太的話中，多知道一些秘密。康無須煩惱，白地太太的話不一口氣說完，她不會干休的。

「爲什麼不談？我說的完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我在外面聽了一會，妳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哭，我想妳大概上床去了。我想，第二天早上祖父和妳又會和好如初；你們常常爭吵，安妮貝不是因爲騎了林家那匹大紅馬，就是因爲在外面玩得太久，回來太遲。我想，第二天全好了，每次都一樣。所以，我就大聲咳嗽一聲，讓妳知道我站在門外面，然後我輕敲房門說：「我去睡了，安妮貝。」妳停了一會，從裏面探身出來，妳說：「晚安，貝茜，謝謝妳。」妳親了我，妳看起來好可怕，臉上蒼白。我說：「別這麼認眞，什麼事情最後總會水落石出的。」妳還勉强笑了一下說：「謝謝妳，貝茜。」我想不走了，多陪陪妳，可是妳推着我，嘴裏叫着，「明天見，明天見。」可是，誰知道，這一去就是八年！我說的完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安妮貝，妳把祖父的心都急出來了！朱莉這個禮拜也要來，看她怎麼罵妳吧！妳自己想想看！」

我再度握住了她的手，「貝茜，別再折磨妳自己了，妳看，我已經回來了，這不是嗎？我也不再走了，過去的事，就是我有錯，妳也該原諒我。」

「原諒？這也能原諒？……」

麗莎出來救援，她靜靜地到我身邊，「妳的祖父快醒了，妳應該去見他了，等我洗洗手，帶妳上去。」

白地太太拿起了圍裙角，又放下去。「麗莎，用不着打叉，我會停止的，我自己會克制自己！」

麗莎站在那兒，猶疑不決，對於白地太太，她感到萬分棘手。

白地太太又點頭了，「我知道，我完全明白，我自己走開，省得礙眼。」但她並未離開半步。

康伸手又拿了一個饅子。「安妮貝不是外人，白太太，咱們以後有的是時間談天。去吧，安妮貝，祖父一定很高興看到妳，他也不會再提那些令人痛苦的舊事了。」

麗莎精神恢復過來，重新保持住平衡。「我忘了，安妮貝，今天妳得單獨上去，這不是每天都有的事。現在妳就去吧，一個半小時以後下來喝茶。白太太，我請妳準備一點喝茶的小點心，在這上面，妳比我行多了。」

「用不着請，我是在北方長大的，我還從沒有見過一位外國人，會做我們英國式的茶餅的。」（麗莎說，白地太太一直把我當「外國人」，因爲我是愛爾蘭人的緣故。）

「貝茜，小騾子，妳還會給我做小騾子嗎？」

她的小黑眼睛一下子亮了，「給妳？妳配？——」她的手有些顫抖，推着我至門邊，「去吧，去見祖父去。有小騾子，不給妳給誰？但是——」她送我至門外，雙手抖得更厲害，「別再反對他了，順從着點兒，記住了嗎？他——太老了——」她聲音發啞，我看到她的手，再度去拿圍裙……

我像逃跑一般地，從白地太太身旁離去。我使自己不要忘記，我是在表演，我不能把自己陷進任何的情感氛圍之中，以免失去了冷靜。立刻，還有一部重頭戲在後面，我還要勇敢地去接受考驗。

（那是一幢很簡單的房子，麗莎說，形狀像個「L」，短的一翼就是廚房和洗滌室，有一個沉重的自動門通到老屋中去。所謂「老屋」，也不能算老，建築在一百五十年以前，不是農舍的形式，可以稱爲一個小小的封建采色。原來，在老屋的現址，有一幢眞正的農舍，現在，在新堡附近出售的畫片上，還可以看到。但那幢房子拆了，重新蓋了這一幢，平凡而堅固，當然也很典雅。大廳是方形的，幾乎是一間額外的房子，沒有安排用處。一個寬敞的樓梯，正對着大門。客廳在樓下右邊，飯廳和書房在後面，書房普通都用爲辦公室。妳祖父的臥室在樓上，是個很大的房間……）

通廚房的沉重自動門，在我身後關閉。我倚着門側的牆壁，使自己心情平靜。從在高臺子遇見白地的那一刻鐘開始，我感到已經耗盡了精力，來支撐自己，控制自己，壓制自己。我要單獨一會兒，調整呼吸。

大廳內的光線不强，但我能够看清楚所有的東西。地板是橡木拼成，中間舖着幾塊外國地毯，顏色特別鮮麗，和其餘的色調不很配合。牆壁是象牙色，油漆上一朵一朵的金箋花。有一張阿剌伯銅板畫的複製品，和一張北泰尼郡的地圖掛在牆上。地圖中用紅筆勾出林家花園那一狹長區域，又用藍筆點上那麼一點，表示那是白巖山莊。

地圖下面，橡木橱櫃上擱着一個藍色的帶柄罐子，和一個古老的銅製牛奶鍋，兩件古董都擦

得很亮；現在，裏面滿滿地揷着藍紫兩色的紫蘿蘭，和野生的黃色紫蘿蘭，花朵密集成一大叢，看起來非常燦爛。

白巖山莊在麗莎的經營下，並沒有荒廢，關於家事，她做得井井有條。麗莎對白地太太可能有點過敏，白地太太不是不喜歡她；但她生來如此，對任何人都是武裝其外，熱情其內，像她剛纔投給我的一樣。做一個當家人，像麗莎這樣管理家務，必定會受到白地太太的譴責，但同時，也必會獲得她的忠誠。

我慢慢踏上寬濶的橡木樓梯，地毯是苔綠色，而且很厚，我的脚步沒有聲音。樓上，沿着樓梯上的平臺，形成一個長廊向大廳上面兩端伸展。尾部的窗戶，可以腑覽整個花園。

樓上平臺充滿了陽光，低低的護壁板雕刻着山楂樹葉，要是英格蘭北方少了山楂樹，不知要減色多少。迎着陽光，一隻蜜蜂陷進窗內，牠嗡嗡地鳴着，衝撞着窗玻璃。聲音是催眠般地似夢而糢糊；彷彿，逝去的一千個夏季午後，她總在那兒嗡嗡，嗡嗡着，在陽光中，在睡意中，在懶懶的夏日炎午……

時間慢慢流逝，了無痕跡，我靜靜站立，回憶着過去。想着逝去的一千個夏季，想着嗡嗡聲的夏日炎午……

一切都過去了，我轉身悄悄移動，推開身邊那一面窗戶，小蜜蜂怔了一下，接着，像投出一枚小卵石，向窗外飛出去。我很快關上窗戶，下定決心，邁步到祖父臥室門邊，轉身敲門。

祖父沒有睡，他很清醒地看着門。

他躺着，不是在床上，而在挨近窗戶的一座老式沙發上面。床是在裏面，很大，舖着蜂巢花紋的床單。室內的傢俱，全是很沉重的桃花心木做成，發出古雅的光澤。大概都已世世代代，傳用了很久。房子中央舖着一塊印第安地毯，窗子長長的，花格的窗櫺中間，透進了陽光；同時，也傳來遠方河水的湍湍聲。一朵早開的阿爾伯丁爬牆玫瑰，恰好掛在窗扉外面，蜜蜂在那兒忙碌着。

床邊的小桌子上，有三幅照相，一幅是康，頭髮梳得很整齊，像舞臺人物那般英俊地微笑，攝影時光線的運用使他略平的臉龐，有了較深的輪廓。另一幅，我猜想是朱莉，年青熱情的臉，明亮的眼睛和雜亂的頭髮。第三幅，因爲我站立的位置關係，無法看見。

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刹那橫掃的印象，老人斜倚在沙發的墊子上，用一床毛毯圍着膝蓋。

溫麥斯是一位高大瘦削，有點乾癟的老人，滿頭的白髮濃密得猶如馬鬃，它曾經是金色的。他的眼睛皺縮在突出的眉毛下面，是灰綠色的，眼球的奕奕虹彩雖已褪去，但依舊明亮奪人。他的嘴顯露出他的個性，遠處看去，只是一條直線，在平行的鼻孔和下顎之間；年青時，一定是嵯峨嚴峻，清秀動人。但整個面龐是有點可憎的，沒有一絲幽默感；一個人很難在第一眼，看清他的性格，甚至面龐也一樣。不過，縱然，看不透他，不了解他，在他那堅靭倔強猶如一個乾肉餅的眼面之前，却沒有人敢愚弄欺騙這個古稀的老人。

應答了他粗率的召喚以後，我進入房間，很快地在身後關了門。有好一會兒的停頓，完全沉靜了。這時，蜜蜂在粉紅色玫瑰花朵上的嗡嗡聲，聽起來像飛機那樣地吵鬧喧囂。

我嘴唇顫動了好久，以一種幾乎痛苦的躊躇表情，終於叫出了一聲：「爺爺——」

當他說話時，聲音粗糙硬澀，語句中毫不讓步地充滿了頑固。但，我看見他濕了一下嘴唇，試了兩次，然後說：「好，安妮貝，是妳？——」

這景象很熟習，我的思想混淆了，好像以前曾經有過此事，逃家的浪子回頭了。是的，我淸楚地記起了它：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麽？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爲你的兒子，把我當做一個雇工罷。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

——新約•路加福音——

此刻，溫麥斯沒法跑，他等着我。

我還猶豫什麽？我很快地通過房間，在他的沙發邊跪下來，把手放上他的膝蓋，讓他那充滿了凸出藍色脉管的手緊緊地蓋着我，那雙手，驚人的有力，又多溫暖！

「爺爺，我囘來了，你願意我囘來嗎？」

他的手移動着，更緊地握住了我。「好，妳囘來了好，我們都想妳也許死了。」

「我——很對不起你！」

他的另一隻手抬起了我的下巴，把臉轉向陽光，研究我的面龐。我閉着嘴等待，不敢和他的視線相遇。恍若過了許久，他才放下了手，苦澀地說：「這些日子，妳在外面過得不很如意吧？是不是？」

我點點頭，然後把前額放在他膝蓋的毛毯上，這樣他便無法再看到我的臉。他說：「我們也一樣！」在靜默中，輕拍着我的手。

從眼角處，我能看見康的照相，漂亮的嘴露出微笑，充滿了挑逗，和比惡作劇更甚一層的陰險表情。他佈置這一個陷阱讓我跳進來，究竟是何居心，永遠無法猜透。他讓我「扮演」安妮貝，爲他奪產，將來，是否眞正能照我們的合約，付我代價——安妮貝母親留下的一份錢——恐怕還是一個問題。現在，好了，現在是時候了，我已經深入問題的核心。

康的眼睛盯着我，還在微笑，十分得意地。我抬起頭，我隨時可以這麽做，這麽說：「你所寵愛的康，背叛了妳，他付我錢，叫我來扮演你的孫女，因爲他想你立刻要死了，他要你的財產，和你的田莊——」我幾乎已經衝出了口，「他一切都計劃好了，祖父，我是被僱來的，我不是你那位親愛的孫女，想念着你的孫女，專誠囘家來看你，向你贖罪！」

我的頭依舊伏在膝蓋上，沒抬起來，也沒有說話。

老人也沉默着。蜜蜂走了，來了一隻小鳥，在玫瑰花的窗扉外面，賣俏地鼓着翅翼，從牠棲息的椏枝上，輕啄着嫩葉，讓雙翼颼颼作響。

很久，我抬起了頭，向他微笑。他移動手指，輕擦着面龐，如果，他有過什麽感情的激動，

那麽現在也已過去了。

「搬一張椅子，」他突然說：「坐在我的旁邊，這樣我可以看着妳。」

我服從了他，選了一把直立的椅子，姿態正確良好地坐下來，膝蓋和脚都併隴在一起，背部挺直，雙手平放膝上；像一個小女孩，當衆背誦教理問答。

有一個賞識的閃爍，出現在他眼睛中。「好——」他說，毫無移動地，他舒適地躺在沙發上。「孩子，妳好像有一大堆話要告訴我，現在開始吧。」

五

「好了嗎？」麗莎小聲地問。

她等在樓梯口，一抹陽光經過大廳的窗戶，照耀在裝着紫羅蘭的古董銅鍋上。她以背部對着光線，無法看清楚她的表情，但即使在這昏黯之中，我也能感覺出她的焦慮。她急切地問：「怎麽過去的？」

我發現了她等在那兒，故意停了一會，勉強地慢慢下了樓梯。

「很好，比我預期的爲佳。」

她的緊縮的嘴唇露出了微笑，一顆懸着的心，算是落下來了。此刻，她顯露出對我眞正的關切，甚至愛戴。跟在我的身後，輕輕耳語。我們三個人，是一個奇怪的結合，康和麗莎並不純然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他們，但我們之間是牢不可破的親密；陰謀者在瀰佈灰塵的小屋內信誓旦旦，到底還是有他們的價値和效用。

「我告訴過妳，沒有什麽可怕的。」她說。

「我知道，但我怕——良心的利劍，會刺破僞裝的勇敢。」

「什麽！」

「沒什麼，一句莎士比亞的引語。」

登時，她臉上浮現出一層怨恨，或許我這段引證使她苦惱，她不願意我還保留着那我一度有過的良心；或許，是我沒有爽快地對她洩露出我已經知道，而她尚未知道的秘密。無論如何，她使勁關上了門，依舊無可奈何地過來，找我說話。

「我知道妳是很有天才的，康也說過，可是今天，妳還是要當心。」

我笑了笑，「是的，我知道，我已經化費了許多時間，解釋我所以有點外國化的理由。」

「那麼，他沒有猜疑妳吧？」

「沒有。」我微帶不悅，「完全像妳和康事先所說的一樣，他沒有理由懷疑，我敢說懷疑一詞，根本就沒有進入他的腦海。」

麗莎滿意地一笑，「好，談了些什麼？」

我的思想回到樓上，我能說嗎？不，他們不能用金錢購買每一件事。

我慢吞吞地說：「如果妳想知道，我只能告訴妳一個大概。我說了我離開以後去過那兒，怎樣生活，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完全照我們預先安排好的，把我自己眞實情況編了一點進去。」

「他說過關於——那件困難，關於妳出走的理由嗎？」

「沒什麼了，我當然沒有說，祖父倒是提到康來着，可惜我沒有聽清楚，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大概總是說希望我和康和好吧。」

「妳怎麼回答？」

「我——還不是照着我們原來所訂地回答，我說，我和康之間沒有什麼，不會好也不會壞，反正可以叫做武裝中立吧。」

「好，好——」麗莎不斷地點着頭。「妳說得很好，很巧妙。他——沒有談到未來嗎？」

「完全沒有。」

她考慮了一下。「現在暫時不說了，他馬上要下來，今天晚上有空，妳再把全部告訴我。」

「讓我報告？不。」

我的語調雖然很溫和，但她的嘴驚愕地張開來：「妳是什麼意思？妳這話不是當眞想——」

「麗莎——」我說：「妳可能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讓我們這樣來說，我現在有一個困難的角色要表演，唯一能够表演成功的方法，就是和劇中人同樣的生活、呼吸，做同樣的夢，說同樣的話。我不能僅披着一張安妮貝的皮，而在內心中永想着我是另一個人。我怎麼能够在如此狹小的一堂佈景之中，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在私底下，把扮演安妮貝的過程向妳和康詳盡報告？麗莎，相信我，如果我需要任何幫助，我會毫不踟躕去找你們。但，你們所能給我的，最大幫助是忘了我們過去幾天來的計謀，忘了瑪莉格蕾那一名字；就當我是眞的安妮貝，我如今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是你們隨時要拉回我的過去，讓我感覺到自己是一位招搖撞騙者，那麼，有一天我可能會把兩部份混淆起來，發生嚴重的錯誤，到時候恐怕——」

我停了一會，才補充地說：「好了，就這樣了，忘了瑪莉格蕾，就當世界上根本沒有過這個人。我是對的，這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的話對於麗莎，好似晴天霹靂，她瞪着兩隻大眼睛，呆在那兒。

我笑笑，不得不安慰她說：「麗莎，別那樣看我，像是法蘭克斯典一樣；那位小說中的醫生，雖然爲自己解剖的怪物所害；但今天已經沒有妖怪了。我說的是最普通的道理，妳需記着，康和我是一項雙邊協定，我雖然有義務，爲他達成目的，但並沒有到了每天必須向他供認各種行爲小節的程度。我們可以稱做「遠距離操縱」，大家心照不宣。不過，我們都深俱信心，甚至，眞正的安妮貝如果回家來了，康也會把她趕出去。妳說，他會不會？」

「我不知道，他——也許會吧。」

「他一定會！這是合同。」

「我——」麗莎的樣子變可憐了。「是的，請原諒我，我並不懷疑妳。親愛的，但今天下午太——事情進行得太快，不免使人倉皇失措。簡單地說，我，親愛的，妳在這方面很拿手，我有點神經過敏了。」

「我向妳保證，在內心中，我也是戰戰兢兢的，但我無論如何不會出賣你們。麗莎，妳知道，雖然我敢於如此做，而且也很容易如此做。」

「妳？妳不會的！」

我沒有回答她，等了一會，她的眼皮垂下來。「好吧，就這麼決定了，我會盡量照妳的話做，忘了以前的一切；除非妳有什麼事情需要我的幫助。但是看起來，妳似乎已經不太需要什麼幫助了，我親愛的，自從妳去過那兒以後——」她的頭往樓上一揚，結束了她的話。

「是啊，我們應該從新建立我們的關係。麗莎，妳剛才不是說過有關喝茶的什麼事嗎？」

「我正要去準備。」

「要我幫忙嗎？」

「不必了，謝謝妳，妳今天——第一次回家。」

「那麼，我想上樓去了，我得休息一下。我還是在我原來的房間嗎？」

她笑了，我明白她是在笑我的語氣。「是的，關於浴室，妳願意和朱莉共同使用一間嗎？」

「當然不要，我要用我原來的那間。對了，朱莉曉不曉得我回來了？」

「曉得了，昨夜她打電話來，說要在星期三來，康告訴了她關於妳回家的事，這是全部我所知道的。」

「星期三——」我在樓梯口稍停一下，「好，那可以多給我幾天時間。哦，麗莎，我忘了我的箱子——」

「康已經給妳帶上樓去了。」

「噢，他弄的眞快，喝茶的時候再見吧。還有，妳們現在喝茶在什麼地方？」

「往常是在厨房，今天——也許在客廳吧，「妳祖父」也要下來嗎？他說過沒有？」

「是的——他要在喝茶以後，帶我出去走走，看看周圍的環境。」

「當然，當然了——」麗莎勉强克制自己，放棄了想說的話，看起來這項努力十分不容易。

「他帶妳去，當然最好了，最好了！」

我轉身上樓，可以察知她用怎樣地眼光，驚訝地看着我。我轉向左方通道，經過長廊，向我房間移去。

（麗莎說，妳的房間是左手第二個門……）

這是一間愉快的房子，光線明亮。有和祖父同樣的長格窗戶，和同樣的玫瑰花在窗扉外點頭。窗座很寬大，垂着厚布窗帘，上面是花和鳥的圖案。傢俱十分明爽，漆着白色油漆。這原來叫做育嬰室的，安妮貝由小至大，一直住在那兒，如今加上新油漆，猶如一間小型的病房；但有一種舒適的感覺。光亮的地板上舖着兩塊小地毯，一塊在床前，一塊在沙發前，牆壁和天花板都是象牙色。

康把我的衣箱放在床脚邊的地板上，他也想到把我的手提包帶上來，我一定是留在厨房了，現在，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不想馬上開始整理東西，拿過手提包，我要先吸支煙鎮靜一下，我在窗座上坐下來，打開提包取出了我的香煙。一抬頭，瞥見門把手下面的鎖孔中，挿着一個鑰匙。眞好，此後我會需要一把鑰匙了，以期能够處理一點私事，從演戲生涯中，恢復一下自我。

我把香煙含入唇間，向提包中的鏡袋裏取火柴，我帶了一包紙板火柴，從新堡來的公共汽車上還曾吸過煙，但此刻不在了。等我舉起提包察看，才發現那個鮮紅色印着凱斯咖啡餐室的小本火柴，被摺放在袋底；而且，袋中的東西有點零亂，一支唇膏鬆了，幾張不經意放進去的廢紙，

都似一張張地被展開過。

我慢慢點着了香煙，低下頭想。是康？還是麗莎？我對自己笑着，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反間諜嗎？幸虧……

我趕快採取措施，索性把手提包中的東西，全部倒在桌上，一件一件地檢視一番。一張巴士時間表，小紙片上記着白巖山莊的電話號碼；八年中號碼變了，這沒有什麼不對，一張在海瑪附近的住宿收據，也是在來時那天早晨收到的，寫着「温•安妮貝小姐」，這一切都沒有問題。

這些不像是祖父看過的，他沒有時間，但另外什麼人就很難說了。燒了吧，下樓之前要把這些統統燒了。

我又拿出另一些紙片，幾張購物發票，一組用過的巴士票，和一張摺疊起來的淺綠色紙——這張紙實在使我奇怪它怎會留在這兒的，是一張加拿大的汽車駕駛執照核發證明單，上面寫着：「玆有瑪莉格蕾女士，通過測驗准予發給……」這東西實在是個禍根，上面雖然沒有照片，也幸虧沒有照片，但如落在什麼人手中，實在難以想像。

康或麗莎是否發現了這個，這是我所做的一個明顯的疏忽；我納悶，除非是開玩笑，他們為什麼不警告我，讓我依舊保有這東西在手提袋裏。我看看衣箱，我早已想到會有此一着，他們是無法搜索我的箱子的，鑰匙以鍊子掛在我的脖子上，謝謝上帝。

外面，傳來麗莎叫聲和康的回答，我聽他們穿過院子向老屋行來，他們低聲會談了一下，接着，康離開老屋出去。

我站起來，點一根火柴丟進壁爐的紙堆裏，接着小心地把那張綠色單子放進火焰之中，以撥火捧攪動它，一直看它化爲灰燼，不留任何痕跡爲止。

然後，我坐在窗前，拿起吸了一半的香煙，對着窗外的新鮮空氣，讓自己舒適平靜地坐一會兒。

窗子外面是個小型的花園，成正方形，以低矮的石牆分出界限。整個地形向河岸傾斜下去，出了老屋大廳的後門，就是一條沙石小徑，雜草叢生久未整理，一直下去可以到達一個小角門，角門外面就是河岸和凌架河上的步橋了。小徑兩邊豎立着柵欄，爬滿了薰衣草的枝葉，下面蔓延着一些野生的紫羅蘭和金盞花。小徑兩旁，以前都是花床，此刻野草叢生，零亂不堪。

的確是零亂的，羽扇豆竟變成野生的了，艷麗的顏色褪了，變成原始的藍色。芍藥愁眉不展地蹲伏在濃密的吊金鐘花下面，還有一種開花的野葡萄。每一處都是長春藤，伸進雜草的空隙裏，伸進玫瑰枝叢間，伸進柳樹的椏枝中，與高采烈地完成着它們要命的任務。……

第一瞥，因爲色彩繽紛，很可能欺騙了眼睛，以爲它猶是一座美麗的花園，但接着細看，可以知道那黃色，不過是蒲公英繁茂在玫瑰叢裏；棕色，在白丁香樹下的，是一處枯草堆……

遠牆之外，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羊齒草，横在河上的步橋，投一清晰的影子在流水中。這橋，是白巖山莊通往城鎮的近路，過了橋穿過一片樹林，可以轉上大路。

我的眼睛收回來，忽然間，兩隻畫眉鳥飛上丁香樹枝，狂怒地爭吵着，乳白色的兩顆小腦袋，在日光中搖晃。而我，由於牠們的鳴聲，竟覺得我彷彿聞見了丁香花的芬芳，淡雅的，略帶一

絲苦味。

（麗莎說，安妮貝的花園，是她自己經營的，她回來必然關心。記住，妳一定要問康，當然在有旁人停留一塊的時候，問他花園的情況，他知道的，因爲他在替安妮貝照料着。）

但是，如此看來，他實在是不知道，亦未照料。

我把煙蒂在窗外石座上弄熄。

我該下樓了，這是第幾幕？今天表演得太多，確實有點疲倦。英國人的下午茶是一件大事、比晚餐還重要；我在加拿大下午也偶爾喝茶，吃點糕餅，但永沒有英國式的氣氛。我——突然希望，不要在喝茶時和康會面。

他果然沒在，安靜輕鬆多了，沒等多久，祖父也下樓來，他和麗莎很認眞地討論了一些家事……

茶後，祖父帶我出去，領我參觀農舍的建築。他走得還算迅速，無需太大的努力，便可保持身體的端正。太陽從西方照過來，使他瘦薄而多骨的面龎輪廓格外顯明，灰髮變成金色，像曾經有過的一般。這位充滿活力，意見固執，容易發怒的老人，在他漫長生涯中，爲經營白巖山莊，做過許多貢獻，才成爲現在的興隆繁榮。我可以看出，爲什麼康在精神上很受老人的寵愛，也爲什麼康做一切事都是小心翼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祖父在庭院的門前停下來。「改變很多嗎？」

「你是指——農園？這很難說。」

突出的白眉毛下面的眼睛，敏捷地瞥了我一眼，「妳這一回答是什麼意思？」

我慢慢說：「喔，當然有一點改變，譬如新油漆和粉刷——對面那堵牆是新修的，對不？還有這些混凝土的排水溝；但我的意思是——我離開家很長一段日子，八年之中，我無時不在想家，替自己編織白巖山莊的圖畫影像。慢慢地，白巖山莊自己反倒退縮消失了，留在我腦海中的，是我自己想像的家，山莊，小橋，和流水。」

「難怪他們說，妳雖然走了，妳會想着回來的，誰不想家？」

「是的，爺爺，一個人在這世界上，除了家，他還能有什麼？奇怪的是，我竟然大部份遺忘了，這只有請心理學家才能解釋出理由。童年，應該是光輝燦爛的日子，但對我是混沌模糊，一切不復記憶了。我僅僅記得的，是我離開家那一天淩晨，一夜的風和雨，天空好灰，是深灰色：：其餘的，我全忘了。」

「孩子，妳——很聰明。我懂妳這一番話的意思，妳無非是告訴我四個字，「免談往事」。」

「爺爺，我沒有。」

「我也不會惹妳談，妳既已回來，那就够了。」

「你看，你甚至於問我，前面那間農舍是用什麼石頭建造的，我都沒法回答。但是，我現在回來，我要注意每一件小事，微小的東西，對我的生命都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以前，我從未認眞地觀察過這些四周的房舍農田。」

祖父的脚步慢慢移動，但我知道他在聽，甚至我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在他心上掂出了輕重份

量。這時，他那清澄的灰綠色雙眸對着我，突然說：「康這小伙子很不錯！」

我的聲音，當然帶有幾分警惕：「是的，自然囉。」

「妳？——」他又嚴厲地瞥我一眼，「不用煩惱，我不會再像八年以前那樣地處理事情，妳不是已經告訴了我理由嗎，我相信妳所說的話是眞的。」

我未回答，接着，他似是自言自語地，無端發怒起來，「好了，好了，我們已經談過要談的話了，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妳總不能否認康是個好小子，過去八年之中，他對我像個親生兒子一樣。」

「是的。」

「我的意思是說，過去幾年，他幾乎把每一滴心血都貢獻給了山莊。」

「是的，我知道。」

「是的？妳知道？妳知道什麼？」

「爺爺，你讓我怎麼說？事實是這樣啊，我離開了家，而康留下來，我是逃家的浪子，他是護家的英雄。如果，你對以後的事，想做什麼打算，我只有靜聽的份兒。」

有一會子的安靜，然後他短短地笑了一聲，彷彿咆哮一般。「妳沒有改變，所以妳回來和我爭吵，是不是？」

「爺爺，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是想告訴我康如何如何了不起嗎？這我同意了，他自己的工作和能力也不得不使我同意。至於其他——」

「妳還有話要說，那麽說出來吧。」

「關於這件事，我沒有什麽可說的了。我並不恨康，如果我恨他，當他仍在此處的時候，我不會回來。好了，爺爺，我現在已經看到了你，這就够了。」

他撲嗤一笑。「這就够了嗎？難道妳忘了當我死了以後，白巖山莊應是妳的，應該給妳父親，現在自然又應該給妳。」

「這個，我知道。」

「是了，這才是妳——可是，妳離開家八年，這期間我很可以另做安排，妳懂嗎？」

「是的，自然囉。」

「可是現在妳回來了。」

「爺爺，別把這當回事，還是照着你的意思辦好了。」

老眼窺視着我，幾乎帶一些惡意，不知怎樣，我想到了康，他們有同樣的眼光，温斯樓家的傳統。

「照我的意思辦，妳以爲我的意思還和八年前一樣？妳知不知道，我們全以爲妳已經死了；好了，妳如今又回來了。」他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穩健地說：「爺爺，如果我回答你，因爲我知道自己會得到——我才回來，你不會罵我嗎？」

他爆發出一陣劇烈而刻薄的笑聲。「孩子，別傻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要是妳沒有想到這個

，妳才眞是一個傻瓜呢，也就不能算是我們温家的子孫了。那麽，在目前情況下，妳怎樣爲自己求取立足之地？」

「所以我——回來了。」

他點點頭，對我的回答十分欣賞，「好，妳回答得很爽快，我也會爽快地對妳。回頭看看過去的八年，妳走了，康留下來，他起五更熬半夜，風風雨雨地在田裏工作，而那愚蠢的麗莎，更是一片忠誠，簡直把這兒當成自己的產業，自己的家。從他們的鼻子下面，全部奪取出來，這事簡單嗎？要是我，我遇上了這種事，我會拿條繩子把他們吊起來！」他的頭，突然向前一傾。「妳笑什麽？」

「沒什麽，你的意思是說，你已經把一切產業都留給康和麗莎了，對嗎？」

「我沒有這麽說，妳也不能讓他們這樣想。我還沒有死，這兒的一切還依舊是我的。而且，我有一項理由，使我還沒有做決定，妳知道爲什麽？」

「我不知道。」

他靜了一下，態度恍若十分傲慢，但也許正是要掩飾自己的狼狽。我明白他喜歡享受權力，而予取予奪是這位滄桑老人，垂暮之年所仍保有的最大享受。

他考慮地說：「我希望知道，妳剛才的笑聲，到底是搞的什麽鬼？」

「爺爺，眞的沒什麽，我只是想到了康，「搬塊石頭砸了脚」。」

「妳說的是什麽話？」

「沒什麼，這是一句外國的俗話。爺爺，對不起，我一直在很認眞的聽着，這麼——重要的事，我當然不會放過每一個字的。」

「嗯，我知道妳會專心聽的。至於妳說的那句引證，自然，妳在外國住了很久，一定學會了幾句時髦的廢話，想賣弄賣弄。好了，妳怎麼樣想康？」

「沒什麼，你不是告訴我，你已經立下了一個康所喜歡的遺囑了嗎？」

「我沒有這麼說，我尤其禁止妳透露這個意思給他們。或許，這些事該在妳回家更久以後再談，但是，最近正在——妳知道朱莉要來嗎？」

「是的，麗莎告訴過我。」

「我寫信讓她儘快回來，她說可以請假離開。等她來了，我要使事情決定，伊沙加——妳還記得伊沙加嗎？」

「我——不太清楚了。」

「伊沙加妳都忘了？那個律師，精明的傢伙，妳見過他的，我知道妳見過。」

「對的，我想起來了，那個律師，他來幹什麼？」

「他星期五來，我是說下個星期，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那不是你的生日嗎？」

「嗯，妳的記性很不錯。」他看起來變高興了。

「是麗莎告訴我的，她說要準備一個宴會，大家全在這兒了，朱莉也來。」

「嗯，可以說是一個家庭的大團圓。」

「爺爺——」

「怎麼樣？」

「你是打算在這個大團圓的生日宴會上，宣佈你的——我是說，我們的命運嗎？」

「爲什麼要那樣呢？幾個貪心漢圍着我這一把老骨頭，就是妳們罵我，我也寧願在死了以後，反正兩耳清淨了。至於感謝我，絕不會有，每一個人都以爲自己應該更多一點。」

「爺爺，是你教給我，應該做一位現實主義者，現在你又取笑我了。我的意思只是說，如果你打算以康做爲你的繼承人，你就應該預先告訴他。」

「妳眞正的意思是說預先告訴妳吧？」

「不，眞的。你告訴了他，會使我輕鬆。」

「使妳輕鬆？什麼意思？」

「因爲，你也明白，他對我當然有些怨恨，他同樣也是個現實主義者，對不對？你必然明白，他私下裏，期望着什麼？」

「如果他眞是那麼期望——」祖父苦澀地說：「那他也過於樂觀了。我處理自己的財產是我自己的事，安妮貝，不管我是選擇他們，或捨棄他們，那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行爲後果，我說得很清楚了吧？」

「很清楚。」

「好，那麼妳可以猜測出自己的命運了。」

「當然囉，你有完整的權力，可以隨意處置。」

停了一下，他似在選擇字句，但當他說出來時，却依舊那麼粗率：「妳知道，我一直希望妳和康結婚。」

「是的，我知道，但非常抱歉，爺爺——」

「這永遠是妳給我的回答。」

「你的想法是爲了白巖山莊，我明白；但不是爲了我，也不是爲了康。爺爺，老老實實地說，結婚不是一個正當的辦法，白巖山莊成了雙方的媒人，這叫做什麼型式的婚姻？康的思想和八年前，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祖父的眼睛尖銳而狡猾地問：「要是白巖山莊給了妳，妳們會結婚嗎？」

「當然不！」我回答得過於倉促。

他仍然盯着我。「假如給了康呢？」

「這是一項對我的恐嚇？還是對他的賄賂？」

「全不是，妳表現出對這事毫不關心的樣子，這關係到妳的未來，假如產業屬了康家，妳還會留在這兒嗎？」

「我怎麼能留？」

「是了，這就是對着我心口的一枝手槍，妳的最後的武器。」

「好上帝！爺爺，我看你用不着爲此煩惱，我應該還有一點母親的錢。」

「和白巖山莊。」

大家都默不做聲。

「妳沒有想過這些事嗎？」祖父說。

「我——我不知道，你已經指出了，在八年之後，我不會平白無事地走回家來。」

「好，這才是忠實的回答，我喜歡妳能面對事實。妳應該知道，我——是不久於人世了。」

「但至少我能在這兒，停留得和你一樣久。」

他不屑地嗤之以鼻，「奉承話，孩子，這對妳一無幫助，別這樣看着我，以這種眼光，以兩句好聽的話，就能期望我在這件大事上改變初衷嗎？我們温斯樓家的人，不會這樣軟弱。」

我幾乎難以忍耐了，停下了腳步，我說：

「爺爺，你常常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你怎麼會以爲我知道你心裏想些什麼，就是再聰明，我還是不知道。又有一句俗話——好了，用不着說了，那是從聖經的詩篇上引來的。」

祖父的面容沒有變化，但眼睛中却閃爍過一個忍住的笑。「孩子，別詛咒我。或者我應該說，我像妳這麼大時，嘴裏塞滿了甜言蜜語，準備去欺誑人。」

「我當然比不上你的智慧。」

祖父這次眞正的哈哈大笑了。「又是一句！好了，總而言之，妳回來眞好，來，我帶妳去河邊上的牧場上看看，那兒有個一歲大的馬駒子，妳一定會喜歡的。」

我們走下斜坡，路旁的山楂樹濃密的花朵已經逐漸乾枯，下面鑽出初生的果實。

小徑盡端的角門附近，開滿了金盞花和杜鵑，花叢中徜徉着一匹灰色的牝馬，對着我們搖動尾巴，牠的肚子已經澎脹起來。離牠不遠，一隻歲齡的馬駒，眨着眼睛觀察着，眼光膽怯得猶如一隻小鹿。

「牠很漂亮！」我說。

「是呀——」老人的聲音顯出他的自滿自得。「牠是最好的一條馬駒子，父親是林家的老山，妳爲了想騎老山，時常跟我爭吵。」

「那匹大——我是說老山，老山的確可以算是一匹好馬，很大很高。」

「很大很高？」老人驚愕地瞥我一眼。「那匹馬不能算大，只是有點野性罷了。妳看，牠的好身材是來自這匹牝馬布龍達，三年以前，林家出賣馬匹的時候，我買下來的。布龍達！轉過身——」這是對馬說的，那馬聽了老人的呼喚，跑過來，以口鼻推開柵門。「過來，這兒的草不是很茂盛嗎？傻東西！」

布龍達到了祖父身邊，他嘻嘻地笑着，撫摩着牝馬的脖子。「妳看，布龍達沉重的脚步，肚裏的幼駒下個月就要出世了。」

「也是要賣的？」

「是范家的。布龍達是個了不起的種馬，林家前年拉大山來配了種，生下了這匹馬駒子，林家給牠取名「羅温」，最近，林家就要帶回去了。范家又趕快拉他們的亞歷山大來配種。」

牝馬開始把目標轉向我，我已無心聽祖父的話了，我的眼光一刻不離地盯着那兩匹馬。

「我怕妳這次回來，家裏恐怕連一隻可供妳騎乘的馬都沒有了。其實，妳可以去騎老山，我相信他們必然歡迎妳……」

牝馬揚頭推我，那馬駒看着有趣，也來參加，在後面跟着我，我能聽見身後的得得馬蹄聲。等我到達門邊，牠再度伸頭過來，鼻息吹着我的衣服，猶如陣風。

「妳去問問他們，老山的近況怎麼樣？」

我屏住呼吸地說：「問誰？」

「林家，當然是林家。安妮貝，鬼迷了妳的心竅嗎？」

「沒什麼，我只是——」我的脚步向後退縮。

祖父詫異地注視我，「妳的臉白得像一張紙，安妮貝，妳看起來好像怕這匹牝馬？」

我現出一點點笑容，「怕牠？多奇怪，來，布龍達——」

我伸出手，那馬眞地來了，我希望老人沒有看出我的激動。牝馬啃着我腰帶上的鈕扣，小駒倚在母親肩下，站着對我凝視……

我想引開老人的思想，和對我迷惑的觀察，很快地說：「林亞當先生是在意大利嗎？」

「不，這個星期就要回來。」

「他要回來？」

「嗯，羅德斯說的，我已經知道他在意大利變賣他那個小別墅的事，但沒想到他回來的這麼

快。」

「他還囘來幹什麼？大廈不在了，產業光了，他何必囘來？」

我衝動地下定決心，推了牝馬的頭部一下，彷彿推一頭大象一般。

「他準備在西莊安頓下來，羅德斯會照料他，他們費盡心血留下了一片花園。不過，現在當然比不上往日了，主僕兩個幾乎完全掉了一個地位。」

「是的，我聽說過了——」

遠處樹叢中，傳來康的聲音：「安妮貝——安妮貝——」

祖父與緻很好地大聲囘答說：「這兒，我們在這兒！」

這時，牝馬的頭又伸過來，啃着我的上衣，我愈後退，牠愈進逼，我倚着門，門上的橫木頂着我的背部。祖父皺皺眉頭說，「安妮貝，什麼鬼——」

「我想的差不多吧！」康說，跑到我們身邊，「我想您一定把安妮貝帶到這兒來了。」

康一眼就瞥見了我的處境，祖父詫異地看着我的古怪態度，我自己背靠着門，屏住呼吸，試着以顫慄的手，去推開牝馬的頭，那長長的大腦袋，搖晃在我胸前衣服上。

我看見康有幾分得意，大概，他覺得我今天的表演，有點出他意料之外的成功；所以，他此刻寧願冒一點兒險，出出我的洋相。告訴我，也有我無法表演的事，我並非一個全能演員。

康走上來，手脚很乾淨俐落地推開門，張着喉嚨叫了一聲：「走開——」牝馬猶豫了一下，從我胸前移開了頭，帶幾分裝模做樣地小跑兩步，跳出門去。幼駒看母親走了，也轉身子，尾巴

有意地在我身上一掃，跟着出去了。

祖父看幼駒慢跑進樹影，喃喃地說：「跑得很好，是不是？」

「好！這駒子將來不得了！」康同意着。

「你看，身材是不是小了點？」祖父問。

「還小？——」我猶帶幾分氣喘地，「牠看起來龐大非常……」

康急忙遞給我一個眼色，告訴我，我說的是一個謬論；以一個自小生活於馬羣中的人來說，怎麼會如此地形容一隻馬駒呢？隨即，他也露了一手，表示他不但也是一位熟練的演員，並且還富於機智。他說：「是的，牠的確很大，以一隻歲齡的馬駒來說，的確很大了。」眼角瞥我一眼，他期望着我感謝的笑容，但，我並沒有給他。

「我告訴安妮貝了，讓她去林家看看，去看看她想騎那一匹，我看大山挺不錯的。」

「林家——」康問：「林先生囘來了？」

「羅德斯說這個星期，林亞當要囘來，大家都沒想到他會在秋天以前囘英國。」

康微笑地看着我：「安妮貝，妳運氣眞好，妳不是一直有興趣於那匹野性難馴的大山嗎？這一下，妳可以騎個够了，要是妳眞喜歡牠，我們索性把牠買囘來。」

「他們會嗎，我是說賣給我們？」

「當然會，不過，妳自己還願不願意騎，倒是一個問題，在外國住了這麼多年，妳大概已經忘了騎馬了吧？」

「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祖父不知道爲什麽，又不高興了，轉回身準備離去。

「是啊，騎馬不但不會忘記，而且時間愈久，愈想念馬上的滋味。坐在馬身上，享受馬的奔馳……」我斜着眼角，一面說一面看康的反應。「聽馬蹄的得得之聲……」

「是的，我懂，」祖父彷彿開始了解我，「安妮貝，我們去林家看看，現在就去吧。」

「好啊！」我輕快地回答。

「何必今天？」康又緊張了，「安妮貝，妳看起來，有點疲倦。」

「我很好，爺爺都不疲倦，我怎麽會。」

「走吧，康，你也去。」老人開始移動脚步。

「不，我有許多事，我只是來看看你們。高臺子上那十七畝向陽的麥田正在收割，祖父，我看他們收割得實在太粗糙，現在的工人們——」

「已經開始收割了？怎麽不早告訴我？」老人停下脚步，用手遮着陽光，向遠處張望，其實，除了樹，他什麽也看不見，但收割一事，對他充滿了更大的誘惑。「好，去林家馬厩的事，改日再說吧，或者妳自己去，地方不會也忘了吧？」

「爺爺，那怎麽會？」

康很輕易地把祖父的興趣引了開去，收割當然不會有任何問題，而且他能離開麥田，回來看我，更表示出根本無事。他怕，或者他已料到，老人會帶我來牧場，會用馬匹來試探我的眞僞；其實，老人是否有這一想頭，頗値得懷疑，但康則無疑地深信自己這一假定了。

此刻，康當然又恢復了得意，隨時希冀我露出對他援救的感謝。但祖父也一直在注意我，以迷惑的眼光。我很迅速地在腦海中檢討目前的處境，康左一聲疲倦，右一聲休息，充分表示了他對我的關切，而這關切又是「眞實的」，他恨不能馬上送我回房間去休息，才能安心。這些，如果完全觀察在祖父眼裏，會給老人一種怎樣的錯覺？我推開康攙扶我的手臂，對祖父說：

「爺爺，你仍然玩卡雷奇嗎？」

老人的臉展開笑容：「當然，妳大約又忘了怎麽玩吧？」

「一輩子也忘不了。」我說。（麗莎的演員提示：安妮貝常常和老頭兒玩一種老式的牌戲，什麽？妳們加拿大也有這種玩法？）我又加添了一句：「爺爺，我記得你還欠我一大筆賭債沒有還呢。」

「胡說，我經常是贏的。」

「眞的？好——」我愉快地說：「我要證明給你看，八年之後我會贏了你的房子和田地，你可得當心啊。」

「今天不成了，或者你們今天晚上再玩吧。」康說。

「不，不，這孩子今天晚上得早點睡。十七畝那邊怎麽樣？」

康回答老人，中間隔着我，我們一塊走回院子，那兒停着汽車。康和老人談話的態度彬彬有禮，稱老人爲「祖父」，這是他剛來的時候，隨着安妮貝的口氣稱呼的，但和安妮貝不同的是，安妮貝稱爺爺。康把「你」字，稱爲「您」，輕鬆和靄，他們間的關係，介乎老板和長輩之間。

老人說：「你該早告訴我，我可以助你們一臂之力。」

康熱情地微笑着：「您還用得着做這些事？只要您站在那兒，這就威嚇住我們了，我可以保險誰也不敢偷懶，而且工作做得份外仔細。」

「你簡直把我看得太嬌嫩了，我告訴你，我並不衰老，做起事來，不比你們差。」

「那還用說，可是我們總得有一位够威嚴的人鎮壓着，讓大家怕着些兒。」

「幹麽？讓我像個女娃兒一樣，看人家工作。」

「祖父，您這話可說錯了，最少寃枉了我這位表妹，您忘了她以前常常駕駛拖拉機嗎？安妮貝，現在還有沒有興趣了？」

「當然有，說不定比對馬的興趣還大呢？」我想起了綠色的執照單，對康說，並察看他的反應：「剛才我在手提包裏發現了一張我在加拿大的汽車駕駛執照，我把它燒了。在英國，我是說現在，請一張駕駛執照不難吧？」

「也不太容易，要考試的。」康說這句話時，恰好走到老福特的旁邊，他伸手去開車門，我沒有看清楚他的表情。

康攙扶老人坐上汽車，替他關上車門，老人回頭看我一下說：「回去休息一下吧。」

「爺爺，再見。」

康擦過我的身邊，輕聲說：「來看我——」。然後，繞個圈子坐進駕駛座，大聲地說：「安妮貝，替我們關關大門好嗎？」

六

晚餐，很平安的過去。

康不在，時間還早，他依舊在田中工作，天要變了。麗莎吃飯時，眼瞼垂下來看着餐盤，但我知道她的心同耳朶一般地緊張着。每當祖父談到，「妳還記得嗎？」麗莎的眼睛便垂得更下，甚至雙手也微有些顫抖；如果，我巧妙地應付過去了，她便再度開始咀嚼。

餐後祖父進入書房寫信，我幫助麗莎整理杯盤。白太太每天五點鐘離去，有一個在厨房幫忙的女孩子，每天下午擠了牛奶也就回家了。

麗莎和我安靜地工作，我很疲倦且心事重重，而她也知道我不願說話，她不敢再做和我密談的嘗試。草草收拾完畢，我便上樓回到自己的房間。

我坐在開着的窗前，攀在窗扉外面的玫瑰，送過一陣陣幽香，而我的腦海中也一團一團地湧現出日間的遭遇，僅僅一天，但這一天却豐富得使我容納不下。

外面光線迅速黯淡，落日映照的晚霞，當人們剛剛開始留意，就已消失，但以前住在都市中，連這可貴的一剎那，也竟未能留意。晚霞褪去，有凉意襲來，天空變爲淸澄，接着又轉成青白的蛋殼色，薄了，像吹得太久的玻璃；淺藍、淺綠、淺灰，眼睛一眨，再也無法捕捉它，它已幽

黯下來。

很靜，上面屋簷下傳來小脚步地沙沙響聲，又有喞喞的輕語，是鴿子要臥下來睡了，牠們臨睡也要道一聲晚安嗎？有人說，某些花在夜晚才放出香味，不管這話對不對，但靜夜，似若空氣的流動也停止了，花香彷彿容易保存，一點點微風，便把濃郁的花香飄送過來。那在草叢中尖聲啼叫的，是什麽蟲兒？

外面，我聽出房門的開關聲，一個男人的脚步退出經過庭院。對了，是康回來吃晚飯，此刻又出去了。我按熄手中的煙蒂，把桌上香煙揣入衣袋，披了一件外套，匆匆下樓出去。

果然，麗莎在厨房淸理康晚飯後的餐具。我說：「我出去散散步，看看附近環境。」

她想說什麽，但立刻克制住自己，點點頭又重新工作，「她大概灰心了。」我想。

康在小徑伸向河邊牧場附近，被我追上。他帶着一個馬燈，和一袋工具。聽見了我的脚步，回過身來等我。他臉上的歡迎笑容，當我們接近時消失了；自然，他一定看淸楚了我的表情。

我氣喘喘地說：「康，我來看你，要跟你談談。」

「什麽事？妳好像很緊張的樣子。」

「是有點事要告訴你，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要離開這兒，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原對於我的急急趕來，便有幾份提防；這時聽了我的話面部驟然硬化，似乎全身上每一個細胞都武裝了起來。如果在戰場上，有一位這樣的合作者共事，是很不錯的，他機警，反應迅速。但此刻，他已把我當做叛離者了。

「好吧。」他冷冷地說。

我已經準備好一大堆理由，準備向他解說，甚至爭論。但他簡單地回答，使我的決心碎成片片；正如在黑暗中準備邁上一層樓梯，全身的肌肉都做了準備，但一脚踏下去，竟是塊平地。幾乎使我啞然很久，才說：

「康，你懂我的意思嗎？我今晚要離開白巖山莊。」

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盡量不表示任何情感，「我懂，是要我送妳走吧？」

「我不能再繼續了，我們必須停止。」

「我並沒有勸止妳呀，妳一切可以自由。」

「你不願意聽聽我的理由嗎？」

「如果老頭兒發現了妳，發現了妳的眞實身份；但據我的了解，似不可能；那麽，妳也許有要走的理由。其餘的，妳不必說，我也不想聽。」

「康，我們有點瘋狂，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想到這事的不可能。……」

「好了，好了，不必恐嚇我，我也不會被妳恐嚇住。人們說，和女人永遠別談合作，她們不懂什麽叫契約。」

「康，你誤解我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麽，妳是威脅？罷工要求加薪？妳明白妳今天做得很妙，他們全上了道兒，對不對？我告訴妳，沒有什麽了不起，隨意請一位女演員來，她們可以做得跟你一樣好！」

說實在的，我的心情原很沉重，但他這幾句話，使我笑出聲來。現在，月亮已經升起來了，在濃密的樹影後面，依稀看見牧場下面河水的閃爍，牝馬在三十碼外低頭嚙草，抬頭看看我們，豎起耳朵聽我的笑聲。

「我明白妳今天很得意，我親愛的小表妹，妳——期待我給妳喝采，但妳總知道這得等沒人的時候才成吧？我不能當老頭兒在跟前的時候，讚美妳說：「嘿！表演得眞像！」對不對？」

「康，你實在並沒有懂得我的意思。你打算這樣下去，要多久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我怎麼知道？但最少我們開始商談這件計劃的時候，妳應該知道不會僅是一天吧。」

我從口袋中取出香煙，「要一支嗎？」

「謝謝，我不要，妳——似乎吸煙很多？」

「也許吧。」

他劃燃火柴替我點上香煙，在火柴照亮的一刹那中，我們不約而同的，相互想借這明亮的光芒，察看對方的表情，四隻探索的眼睛急驟相遇。但我想，我較吃虧，因爲亮光挨近我的臉，他觀察得比我親切。

「妳有點神經質。」他吹熄了火柴說。

「不是神經質，是一種感覺。」

「什麼感覺呢？今天下午的馬？我說過，一個人不能過於自信，女人們往往不懂這個道理。今天下午我去的時候，妳看起來快要嚇死了，妳很可以藉故走開，譬如再向前走走，是妳自己要

把自己陷入絕境的。」

「眞的嗎？」

「林家馬廄妳也不一定要去，明天，後天，永遠沒有人强迫妳。」

「這個我懂。今天謝謝你來援救我，不過，我認爲馬不是問題。」

「那麼，什麼才是問題？」

「是我們的計劃，因爲我覺得我們的背景不同了，跟我們原來以爲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妳是說因爲馬的問題，使老頭兒——」

「跟馬沒有關係。康，我想，祖父要把白巖山莊留給你，是早經決定了的。」

「什麼？」他的呼吸急促了，叫出這麼一句。

我深深地吸一口煙，慢慢地吐出來。康的眼睛在昏黯月光中閃閃發光。

「是祖父說的。」我說。

「他這樣說？說白巖山莊給我？」

「差不多，我可以發誓，他是這個意思，白巖山莊給你和麗莎。」

「啊！我——我一點也沒有想到，說，快告訴我！」他的腔調昏迷，聲言糢糊，像是喝了太多的酒。

「祖父的律師伊沙加先生你知道吧？」

「知道，當然知道，他怎麼樣？快說！」

「伊沙加先生星期五到這兒來。」

「我的天！這事我一點風聲也沒有！」

「朱莉也要來，祖父倒是沒有明顯地說過什麼，但我有一個感覺，他要在他生日那天把全家人集合在一起，他說：「我要把事情弄個定規。」這不是指遺囑的事，還能是什麼？」

「但是，這僅僅是妳的猜測呀，關於白巖山莊的安排，他到底說了什麼？」康的右手緊緊抓住柵門，使那用木條做成的門扉，發出破裂之聲。

「祖父沒說什麼，但我有把握，那是他的意思，我可以看出來，意思十分明顯。」

「妳憑什麼看出來的？妳不會說話嗎？妳不會按照秩序一句一句地說嗎？」

「康表哥，是你一直沒有給我機會說呀，我還沒有開口，就被你的問話打斷了。」

「好，妳說，妳說。」

「首先，祖父提醒我白巖山莊按規矩應該給安妮貝，「它原應是妳父親的，現在當然應該給妳。」祖父說。」

「按規矩？什麼規矩？」康氣吼吼地。

「接着他開始稱贊你，說你等於他的兒子，他不能離開你，你對白巖山莊有很大的貢獻，諸如此類的話。他說，我在離家八年之後，優游自在地回來了，回來要求財產，就是有權利吧，可是「這公平嗎？」祖父說：「要是我遇上了這樣的事，我會殺人犯法！」……」

「我的上帝！他說得眞對！」他喘息地喊着：「他說得太對了！他還說什麼？朱莉呢？他怎

麼說朱莉？」

「你看，你的地位不是很明顯了嗎？自然，他沒有一淸二楚地說明白，大概他打算在二十二號再告訴我們。我試着逼他直截了當地說出來，是不是因爲你對白巖山莊的功勞，把你當做了繼承人，他沒有回答我，我也不能強迫他，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他似乎喜歡故作神秘，使人猜測，是不是？」

「當然，這老混帳！」

他說得很突然而邪惡，不免使我一驚。當天下午，他還以畢恭畢敬的態度跟老人談話，而此刻的態度，對於我，一位他心目中的陌生女性，毫無保留地，顯露出他雙重人格的極端。

我溫和地說：「康，你知道他老了，他有過輝煌的一生，他是一個精明的統治型人物。今天，他的財產和金錢是他抬高身價唯一的武器，如果他把這最後的一點權力也宣佈放棄，那麼他何以自遣？然而，無論如何他依舊決定要退出舞臺了，伊沙加先生之被請來，就是一個例證。」

「不要出聲，讓我想想看——」他低頭整理他的思緒，木柵門又發出破裂之聲。「現在，我們看，他請伊沙加來是發生在妳回來之後，最少是知道妳要回來以後。麗莎告訴了他妳要回來時，老頭兒馬上出去打電話，那麼——」他突然抬起頭，右手用力推門，門扉「啪」地一聲關上。

「我的上帝！妳完全搞錯了！妳想想，他爲什麼叫伊沙加現在來？還不是要修改遺囑，把原來可能給我的，改成給妳！啊，我的上帝！」他用雙手亂搓着頭髮，不知是悔，還是恨。

我面前這位合夥人，他似乎忘了我們的合約，他原計劃是要我從祖父手中接下白巖山莊，再

轉給他的。但這時竟爲祖父可能有的決定，或可能有的變遷，又煩心起來。

「康，你再想想，他爲什麼要一再地提醒我，我離開了八年，而你留在這兒。他斷然地質問我，康費盡了心血在白巖山莊之中，而我就這樣簡單地想奪回來？」

「他眞這樣問嗎？我的上帝！」他急迫地問我，幾乎被自己的話所窒息。「妳怎麼回答他？」

「我想，我說不，可能使事情簡單一點，所以我回答說，我並沒有要求白巖山莊的意思。祖父似乎很驚奇。」

「當然他驚奇，安妮貝從來就不願意給我一分錢，她比老頭兒更不可能！」

「也許——」我說：「安妮貝在八年之中，換了觀點，她現在說不定願意了呢？」

「絕不可能，她爲了爭這一權力才走的，八年之後回來了，反而放棄了這一權力？」

「這也很難說，人隨時都在變。不過，你的機會很大，我可以確定這麼說。」

「妳還知道什麼事？」現在，他平靜得多了，不像剛才那樣衝動。「我看，妳比安妮貝更精明！」

「爲什麼？是不是因爲我鼓勵了祖父，把那位可憐的女孩的財產交給你！」

「不，因爲我現在相信妳是老老實實地希望我得到這份產業，不僅是一位旁觀者了。」

「你大概還沒有明白，我是像魔鬼一般地唯利是圖的。」

他咯咯一笑，「如妳所說，我們原就是魔鬼的合作，我比妳的魔性要大無數倍，所以，我的

小美人兒，我不怕妳。」

「那麼，康，你明白了，要不是我想改變我們的計劃，我也不會告訴你這些。」

「妳？妳依舊要走！」他的身體又站直了。

「是的，如果你仔細想想，你也會覺出這其間的諷刺，我們費了這麼多的心思籌劃，甚至冒險，到頭來發現人家原來就決定把產業給你，我們又何苦來哉？緊張了這麼一陣子。」

「可是——還是不對呵！」

「爲什麼？」

「如果妳的話是對的，他原就要把產業留給我，那麼這麼多年都沒有動靜，爲什麼在安妮貝要回來的當兒，反要找律師來呢？妳怎麼解釋這一點？」

「我想——這些年之中，他保持過許多夢，夢想之一，是安妮貝沒有死，因爲只有安妮貝沒有死，他才能給自己找出一個理由，拒絕移交出他的財產。但是內心中呢，他當然非常清楚，只有你才眞正是他的繼承人，我是說眞正有資格，且又爲他所信任的繼承人。但是，無論如何，安妮貝是一個藉口，很聰明的藉口，可以恐嚇你，督促你認眞工作，阻止你的輕狂。現在呢，安妮貝回來了，他的夢變成了眞實；他原以爲這個夢永遠不會成眞，他才這樣去夢，敢於這樣夢。人們常常有這種矛盾，讓自己的心情，求取平衡。但是，安妮貝回來了，她是白巖山莊的叛徒，而且叛離了整整八年，叛徒回來了，難道眞地就把一切交給她？老人也明白，他的身體逐漸壞了，既然不能把產業交給不負責任的安妮貝，那麼就應該早點確定，交給克苦聰明，幹練忠實的康諾

爾。」

「妳的話——也許不合邏輯，但聽起來高興。」

「還有一件事，更堅定了我的看法。」

「什麼。」

「祖父邀朱莉來。」

「是他邀她來的？爲什麼？」

「當然是因爲安妮貝同來了，安妮貝和朱莉在這次的家庭聚會之中，要決定她們的地位。她們兩位是候補的繼承人，祖父也會像對我解釋一樣，對朱莉解釋他所以這樣做的苦衷。當然，對朱莉解釋起來，比對我要容易得多了。」

「我希望妳的觀點是對的。」

「不會錯。」

「可是——」他明顯地露出他在思慮，也明顯地露出他思緒的錯亂和游疑。「妳看，妳同來才十二個小時，但是他告訴你的，比十二個月裏告訴我的還要多！」

「康，別嚇唬你自己了，他不必告許你什麼，只要給你就行了。」

他噗哧一聲笑了，「好，親愛的小表妹，我們等着瞧吧，但願妳的話完全靈驗。小美人兒，妳眞是我的幸運之星！」

「也不見得，難道你還沒有看出來，就是我沒有出現，你的幸運仍然存在。你用自己的努力

，已經得到了你希冀的東西。」

「不，無論如何，我要說是妳給我帶來了幸運。」

「不管你怎麼說，我想今天晚上離開。」

「妳？——到底搞什麼鬼？妳是不是以爲我自己得到了遺產，就不再履行我們的合約了？我的小蜜糖，妳怕什麼？妳已經表演了原來分配給妳的角色，而且表演得很成功，那麼，我就一定會履行我的允諾。妳以爲我是言而無信的人嗎？我可以向妳保證——」

「康，我不是爲這個煩惱，我絕未懷疑過你的允諾。」

「那麼爲什麼？」

「停止演戲，讓我離開。」

「妳一定是瘋了。」

「我不是說過，你已經不需要我了。你用不着我幫忙，也能得到一切。而且說實在的，我的出現反可動搖他的決心，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怎樣決定。你想，既然已經不需要我，我又何必留在這兒？不要生氣，也別讓我解釋。你可以笑我，說我是一位神經質的女孩子，全都可以。」

「我絕對不會讓妳走的！」他的態度帶着强烈的敵意，「妳憑什麼要走？在簽訂了合同之後才想到妳的良心嗎？而且，照妳所說，妳到這兒來，也並沒有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就是對安妮貝來說，妳也並沒有把她應得的一份搶來給我。妳再想想，我們的合作多麼順利，一切比預計得還要好，老頭兒自己，妳難道沒有發現？老頭兒看見妳同來，猶如一條狗突然長了兩條尾巴那麼高

興！」

「這個我知道。」

「好了，妳現在要走了，老頭兒怎麽想？他對於妳的突然再度離去怎麽想？」

「總有辦法對他解釋的，就說我回來僅是想看看他，他既然很健康，我自然可以走。」

「他會相信？」

「爲什麽要不相信，我一走，可以使他的決心更堅定，把一切留給你。」

他在我說話時一直在思慮着，想着這事的得失關係，這時突然邁前一步，抓住我的手搖着，似要把我驚醒。他氣憤地說：「今天什麽鬼迷上了妳？妳如果眞走了，其後果妳想過嗎？」

「後果是——你可以更有把握地得到白巖山莊。」

「屁喲！老頭兒不是傻瓜，他會想，八年之前你逼走了安妮貝，如今她回來了，不過才廿四個小時，你又把她逼走，好啊！好小子，你也太過份了吧！」

「但是，你沒有逼我呵！」

「我可以對他解釋。」

「怎麽向他證明？八年以前，他已經原諒過我一次，這次是絕對不會原諒的了。」

「妳解釋什麽？有許多事，妳在祖父面前是沒有辦法說出口的。老頭兒一定想，我必定有什麽要不得的缺點，又冒犯了妳，激起妳對往事的煩惱。他還會原諒我嗎？」

「那麽，你到底有些什麽缺點？」

「廢話！」他回過身吐一口唾液。「還有，老頭兒今天既然告訴了妳關於白巖山莊可能給我的事，而妳却要走了。妳似乎有意告訴他，安妮貝不滿意他的決定，安妮貝無法忍耐把財產交給我們康家。妳想想，結局又會怎樣？我親愛的小表妹，妳是多聰明的人，別再這麽神經質了。老實告訴妳，妳停下來對我依然有利。就是白巖山莊給了我，另外還有錢，我知道老頭兒還有一大筆公債和存款。妳在這兒，不管是和朱莉對分，還是和我與朱莉三人平分，我們都可以多得一份。現在，我最親愛的小傻瓜，妳懂了嗎？妳要是完全棄權，那麽安妮貝的那一份，也許會給朱莉。所以，妳還得繼續表演下去，一直把所有安妮貝的那一份權利，完全抓到爲止。」

「還有這種必要嗎？貪心的康表哥，你得到了整個的山莊已經很够了。」

「說實話，妳在這非常成功的一天之後，突然要走，究竟什麽原因，實在值得研究。告訴我，是爲什麽？」

我低頭無語，我爲什麽要走的理由能告訴他，可以告訴他嗎？也許對我自己亦是茫然的。是怕？是愛做夢的女孩，從惡夢中驚醒以後，怕又墜入另一個惡夢。還是恨？是恨自己的感情付出太多，而意會到對方簡直無動於衷。算了，往事已是不堪回首，怎能又步前塵？

「康，答應我，讓我走吧！」

我的語音使自己哀傷，一刹那我感到自己負擔太多太重，我好疲倦啊！我會自命聰明，自命理智，自命是個成功的好演員。但爲什麽，我被自己的情感壓迫，恍若背着一個沉重的包袱，這包袱又好重啊！突然地，月亮出來了，從樹尖上爬起來，天空被映照成一片牛奶色。一隻蒼鷺展

開翅翼，登登地穿出林蔭，遠遠地站立河岸邊，身影模糊伸着長長的脖子，然後鑽入水下。

康，他的眼睛隨時在觀察，腦海在思想。他研究着我這個奇怪的女孩，我無法猜測出他對我怎麽想。似乎有意安慰我，他把手蓋在我的手上，我那時正扶着木柵門，支持自己要倒下去的身體。他溫和地說：

「妳的意思是眞地要停止這項扮演了？」

「是的。」

「好吧，親愛的，照妳的意思。」

「眞地？你會幫助我離開？是嗎？」

「有什麽辦法，妳非堅持這樣不可，是嗎？我們現在一塊去找老頭兒，我們告訴他妳不是安妮貝，妳是加拿大的瑪莉格蕾，一位大膽的旅行家，妳有意到英國來混一點名堂，找點收入。我們三個人——我和妳還有麗莎，合力陰謀設計了這件事，我們欺騙他反叛他，在後面偸偸笑他。我們讓老頭兒快樂地渡了這半天的假期，然後說，安妮貝死了，不可能回來，他的感情，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所表演出來的，不過是讓加拿大來的女孩子心中竊笑而已。」

「這樣不妥！」

「我的小蜜糖，很妥當。」

「那會殺了老人，這打擊會要了他的命。」

「可能吧，妳一走，我是說眞的安妮貝回來了半天，就要離去；那麽我的希望也就完全幻滅

，與其看它逐漸消失，忍受老頭的怨恨，不如大家一團糟。老頭兒聽了會怎樣？他會暴跳如雷，自尊心被欺騙了，他信任的康和麗莎叛離了，安妮貝死定了，我敢打賭，他聽了會兩脚一伸，一命嗚乎……」

「康！停止！」

「如果老頭兒因此一命歸天，那麽是誰的責任？」

「我讓你停止！」

他笑了：「別緊張，我善良的小表妹，這並未在我們的計劃之中。」

「這是你還給我的打擊，是不是？」

「那裏會，我們是合作者，我不會打擊妳，只會幫助妳，我的小甜心——」他的另一隻手伸過來，抬起我的下巴，把我的臉對着月光，他仍笑着，而且十分溫柔地。

我移開我的頭，拒絕地說：「不要——」

「妳——以爲自己做了壞事，受了所謂良心的折磨，其實，人生就是舞臺，誰不是在演戲？我選了一位精明又善良的女孩子合作，非常幸運。我美麗的小表妹，妳可能太疲倦了，好好睡一覺，第二天醒了，又是光明燦爛的一天了，妳就會振奮精神，繼續表演。」

「跟你合作——」我抽出了手，「我永遠站在吃虧的一面，你肆無忌憚，而我則顧慮太多。」

「女人的天性，妳够聰明，也很機敏，但不免有點婆婆媽媽的所謂慈悲心腸。妳應該學學歷

史中妳們女人的一些老前輩，她們裏面多的是心狠手辣，敢做敢當的女英雄。」

「好吧，我但願很快學會了，好來對付你。」

「可不是嗎。就從現在開始吧；我們吻一下。」

「康！——」

「這不是敲作，只是給妳一種鍛鍊。」

「我這一天已經够累了，讓我囘去，我不想再在你的懷中掙扎，來滿足你。」

他沒有離開，反更迫近了我，以一種自以爲會使每一正常女人的骨頭化成細漿的迷人腔調說：「我的小美人兒，我們爲什麽要把時間浪費在爭吵上？難道妳不知道，我爲妳瘋狂嗎？」

「我想——」我苦澀地囘答說：「你現在要自己表演一套了，是不是？」

他的手被我的奚落放鬆了一會，但他微笑一下，彷彿我說了句親蜜的玩笑，然後更緊地拉着我，他的聲音降低，猶如喃喃，在我的耳邊說：「妳的頭髮好美，它彷彿在月光中融化了……」

救援來了，不知從何時起，那隻叫做羅温的小馬駒，慢慢向我們走近。這時，牠抬起美麗的頭；頸上一排鬃毛修飾得非常整齊，牠把頭擲在我和康兩人中間，鼻子吹着氣，仍然嚙着，下顎不斷地移動，草汚滴在康的白襯衫上。

我藉機挪開身子，笑着說：「康，你看你表演得好像，連牝馬都招來了！」

「牠是雄馬，這是小羅温，妳不認識嗎？牠妒忌我，牠把我當成情敵了。」

「再見吧，康——」

我由小徑囘來，彎過一叢樹蔭，停步囘身探望，看見康喝走了羅温，提起地下的馬燈和工具袋，悻悻地離開了，沒有囘答我的再見。

夜已深沉！

我從樹蔭中出來，彷彿由戲劇又囘到人生，一種空虛的孤獨感籠罩住我。今夜，在下午和祖父的牧場會談以後，我想是無法平靜地安睡了。心湖被吹皺，被激起漣漪，我無法克制自己，朝通向林家大厦的小徑上走去。

那條小徑彷彿有一百年，無人通行了。

我猶如被催眠，神志半昏迷地，出了牧場，沿着河邊的小徑慢行。脚下，處處是深綠色的苔蘚，右邊是河，河水反映出月光，粼粼閃爍。左邊是大樹，月光投它們的影子，一棵一棵給小徑劃了階梯。去年的山毛櫸，有些枯枝橫臥在脚下，那些乾枯的，當我踩過時發出裂斷之聲。小徑一直通到林家的高牆前面，牆上爬滿了藤蔓。

我輕輕推門，鉸鏈早已銹腐，無需用力，門扉倒在地下；是半倒着，因爲灌木叢枝和糾纏的的藤蔓牽扯着它，使門無法墜落，懸着，搖着。

裏面是一片樹林，月光透過樹葉，在地面編織了一朵朵的彩斑。有月光的地方，像霜；照不到的角落，像墨。空氣很靜，巨樹超然矗立，沒有感情，甚至沒有感覺，只是站着而已，它們站立許多年了吧？那潺潺有聲的，似想訴說些什麽的，是河。

如果不熟習這兒的情景，必會迷失了那個涼亭，林蔭太密，而它又躲在樹後。我抬頭尋找，終於看見月光灑在它屋頂的瓦片上，模糊中顯出輪廓。

我屏息靜立，瞻仰一會。然後，用手撥開石南花尖銳的葉子，踏上階梯；我得進去看看，我豈能不看看這聖地？這引人遐思的夏季涼亭。

十八世紀時，林家的某代子孫，爲了一種羅蔓諦克的趣味，修建了這座方形的大亭閣。前面是愛立克式的白色柱子，地板鑲着大理石，沿着三面牆壁砌着寬濶的石座，中央是個樸實而沉重的大石桌。據說，這是從東方帶來的建築式樣，表示出林家的子孫們，曾經輝煌地服務於東印度公司。當年，以灌木叢爲背景，河上的流水爲前瞻，長櫈上舖着軟墊，夏季的炎午休息於此處，確是很迷人的享受。但現在塵埃和鳥糞滿桌，蛛網和雀巢集結在每一角落裏。難道，果眞沒有人再來過？

我下了階梯又回到小徑，我該回去了。但樹林這麼安靜而清新，即使並不舒適，但它供給孤獨。四週是浩瀚而冷漠的樹，它們不會窺視我，偵探我，可以令我自由地嘆息有可嘆息的自由，這就够了。

我再接着向前走，月光很强，小徑轉離河岸，我在林木中依舊可以辨識路途。等林樹稀疏，是一大片石南花，地形略斜上去至一個小丘陵的頂上，那兒矗立一棵大杉木樹，叢葉一層又一層，包圍着挺直的樹幹，伸向夜的天空，其中半面浴着金色的月光。我上去，站在杉木之下，再向前望，有一大片空曠，展開於明亮的光影中，空曠的盡端，襯着遠牆和樹叢，

就是林家大厦。

下面的雜草堆，曾經是百花圃。一條長堤，圍繞着庭園，長堤上栽着杜鵑和非洲松相互交錯。這裏那裏，細心地踏去，猶可看到往日名貴植物的遺跡。花圃編成放射形的圖案，圖案中央是一座石製的日晷。

我在日晷旁邊停了一下，環繞在四周的玫瑰和忍冬花，發散出過於濃郁的香味。花瓣是濕的，露水已經洒在草地上，初夏的蟲聲唧唧，由四週傳來。

大厦依舊立着，後面襯着巨樹，屋頂的煙囱也仍然寂寞地伸上去，只是不再偉岸了。它並未傾倒，不過是每一處窗門都露出個黑洞而已。走近一步，再近一步月光勾畫出破裂的窗櫺，那是什麼？是一棵什麼樹，竟把它的枝椏從窗格間伸入屋外，浴在從屋頂上方射下的月光中，搖曳自傲！

我穿過潮濕有彈性的草地，踏上通向陽臺的樓梯，有一隻什麼鳥，被我驚醒，展開巨大的翅翼，唬唬地叫着，飛進林中消失。

我隔着長窗內望，空屋中當然一無所有，月光直接從破裂的屋頂照在室內。客廳中有一段燒成黑炭的鑲板，和雕花門扉的殘骸，壁爐中塞滿了枯葉，圖書室中的書架猶存，長餐廳中央，一棵新生的槐樹幼苗，從破裂的地板縫隙中探身出來，鳳尾草垂掛在四周牆壁上，護壁板邊緣雕刻着風輪草的圖案，此時和眞的風輪草相混，月光中分不出來那一片葉子是眞，那一片葉子是假。

我還看什麼？沒有鬼魂，也沒有幽靈，如康所說「林家大厦滅亡史」，這只是一處傾圮的廢

墟，康嘲笑的對象。我記起一度讀過，但久已忘記了的那段感人的對話：

……世俗的一切，都被時間的循環所操縱，有高潮也有結尾，縱然再偉大的姓氏，也會沒落敗亡。笛福爾不是衰亡了？包亭在那裏？蒙波麗在那裏？蒙太梅又在那裏？世俗的尊貴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他們離不開必死的命運，荒塚土堆是他們最後的歸宿……

壯麗的語句恰能描繪出這兒衰敗的情景，這兒不是高貴府第的廢墟，不是蒙波麗，也不是蒙太梅，僅僅是一度成功的冒險商人之家，想給子孫們安排一個永不墜亡的產業。然而，一切像握在手指間的一掬流水，不會太久，那流水會散失下去；時間永不停留，永不稍息，使黑髮變白，使財富消失，使權貴傾倒，使感情枯萎……

我步下陽臺，慢慢移動，慢慢回憶，脚下落葉沙沙作響，花徑被野草迷失。

我不知自己在想些什麼，又應該想些什麼，我有點顫慄。離去吧！重新經過日晷，我已享受了足够的孤獨，應該離去了。

我用手撥開叢生的石南花，經過門房的廢墟，繞過長春樹，到了白巖山莊的大門。我不願再由河邊小徑回去，我要選一條平坦的路。

七

朱莉在一個催眠的下午茶前，到達白巖山莊。

空氣中到處是乾草氣味，沿着溝渠滋生的繡線菊也被日光蒸發出芳香，只是有些刺鼻。遠處，拖拉機在田中工作的聲音，和玫瑰叢邊的蜜蜂嗡嗡聲，合組成炎熱下午的催眠曲，人們賴洋洋的。

汽車到達的聲音未引起注意，直到麗莎從桌上抬頭去看，並告訴我說：「有一輛車停下來，一定是朱莉回來了。」那時，我們正在把烤餅切片塗上奶油，送給田裏的工人們喝茶時食用。她的嘴角一撇，「我納悶誰帶她來，我想她一定是下火車以後，遇見了范畢爾，送她回來的。」

我小心地放下刀子，她打量我一番以後說：「沒有關係，妳用不着緊張，朱莉容易對付。」

「我根本沒有緊張呵。」

她又看我一下，點點頭閉嘴一笑。我在白巖山莊的兩天逗留之中，麗莎已經把她的神經加上神奇的裝備，極力順從我的勸告。不管她內心中怎麼想，但表面上她把我當做眞正的安妮貝，不再提起合約，或格蕾。

「我要出去接她，」麗莎說：「妳去嗎？」

「我想還是妳先出去和她會面，我再來。」

麗莎和我一塊走過石板鋪成的通道，至側門口，我等在陰涼的走廊下，看她步入大太陽中去接朱莉。

朱莉乘坐一部敞蓬車，全車漆成炫耀的黃色，但車子本身實在是個古董，幾乎可以陳列出來，以供展覽。剎車有點失靈，以至使車子比應該停車的地方，多滑出了四碼。然後，朱莉等不及熄了引擎，從車門內衝出來。

「麗莎——」朱莉脚一踏地，便滔滔不絕地話不停嘴：「什麼鬼天氣！我要熱昏過去了，好不容易到了這兒！我聞見烤餅香了，祖父怎樣？她來了嗎？我親愛的，妳不介意唐納德吧？這是他的車子，他不願意讓我自己開來，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壞的駕駛，但他也許說對了，妳看，我簡直沒辦法把車停在該停的地方。我希望妳不介意，唐納德可以住在老保育室，我自己會招呼他的。麗莎，她來了嗎？」

朱莉穿着白色的寬大短衫和藍色裙子，腰帶緊裹着苗條的腰身，那是一種新式的栗色馬皮製成；衣着雖然簡單，僅只這條皮帶，可看出奢侈的事實。頭髮是金色的，陽光映照下，猶如絲棉般呈銀白色。眼睛灰綠，很清澄，像秋池的水。手臂和裸露出的腿部，呈淺琥珀色，一隻沉重的金手鐲搖恍在細長的手腕上。

她握着麗莎的手，笑着，她們沒有吻。麗莎的性格不會表示出熱情，但朱莉則不同了，她如一團火，活力充沛，情感像止不住的噴泉；兩人在一起，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朱莉匆忙地放下麗莎的手，轉身，把大裙子打一個漩，朝向車子。這我才看見，那人已經關好了車後座的門，在回答朱莉的叫聲：「唐納德，過來見見麗莎！」之前，他靜靜地鑽進汽車，那部耀眼的黃色老爺車正在陽光下震動。他上車熄了引擎，小心地把車鑰匙收入口袋，然後踱步過來，跨步很大，但是速度一點也未因朱莉的催促便加快起來。

以後我發現唐納德僅僅二十七歲，但看起來非常成熟，甚至莊重。早年在學校，一定是經常領取獎學金的好學生。他有個長臉高顴骨，細而淡的眉毛下面，是一對淺黃色的眼睛，那是一種可因心情不同而改變色調的眸子。滿頭濃密的頭髮，像一蓬鼠褐色的茅草。衣着很隨意，甚至有點寒酸，但任何人都會發覺他的冷靜和機智。朱莉怎麼會想起來帶這樣一位人物來參加白巖山莊的宴會？

朱莉的話從下車開始，事實上一直沒有停止。「麗莎，這是唐納德，唐納德我給你介紹，麗莎，她是一位和善的表姐，而且是一位夢想不到的烹飪專家。麗莎，他可以停下來吧？還有「她」來了沒有？妳把「她」放在那兒去了？」

「當然——」麗莎對唐納德表示了一下形式上的歡迎：「唐先生，你好。你們——是從倫敦開車來嗎？一定非常疲倦了，下午茶的時刻到了，我希望唐納德先生——我沒有叫錯名字吧？眞對不起，能够賞光——」

「祖父沒有告訴妳嗎？」朱莉有不等人家話說完，便接下去的習慣。「眞的，他常常對我的事情疏忽大意，我在電話裏明明告訴他，我要和唐納德一塊來，就是爲了這個，我才能答應他在

八月份以前到這兒。唐納德要在西伍德堡工作，他幾乎是個大人物啦，他要考據羅馬遺跡，那兒有一座羅馬堡壘——」

「是城堡。」唐納德改正朱莉的話。

「城堡，反正都差不多，不管怎樣，我想我現在來，就可以和他在一塊兒，同時又可以參加祖父的生日宴會。反正，什麼時候都不理想，六月太熱，鬱鬱想睡，八月又常常下雨。麗莎，「她」到底來了沒有？」

一度，麗莎看見朱莉準時到來，又帶了這樣一位保鑣，不免如臨大敵。及至，朱莉漫不經心地說出她提早回來的眞正理由，她的心情輕鬆了。一個早該回答的問題，此刻才以一種微笑語調說出來：

「朱莉，當然我們可以安置妳的朋友，並不麻煩，常常有空房間，沒什麼，請相信我，唐納德先生。」

「眞多謝妳，但我實在不想帶給你們麻煩——」唐納德平靜地說：「我早已向朱莉解釋過了，我得在工作現場宿營，尤其是學生們來了以後，我們一共有許多人。」

「噢——」麗莎說：「總之，唐先生不必見外，朱莉的朋友們時常來玩的。那麼，無論如何唐先生該賞光喝杯茶吧？」

「眞多謝妳，那我只好叨擾了。」

「眞怪——」朱莉叫着：「唐納德，我告訴你留在這兒，你不要因爲什麼不好意思而拒絕。

這事該怪祖父，當然，也許是我自己忘記說了。當然，主要還是安妮貝的事激動了我，三分鐘的時間簡直不够我說半句話的，祖父的耳朵又老是聽不清楚！唐納德，你不能住在西伍德堡，那個鬼帳棚，連牛都不願意住。我們會安置你的，這麼大個房子，還住不下你？她呢？她在那兒？」

我想，我該出去了。從陰涼的通道走出來，最先看見我的，是唐納德。他從朱莉肩上看見了我的出現，很明顯地，他露出一種驚愕的樣子，此一表情，所有見過安妮貝的人都表露過；但他從未見過安妮貝，爲什麼也有這樣的震驚？是——我長得太像朱莉嗎？比朱莉黑一點，瘦一點，抑或另有其他緣故？

朱莉轉身也看見我了，她的眼睛瞪着，一陣驚疑滑過她的雙眸。

我向前邁一步，至陽光之下。

「安妮貝！」

朱莉叫一聲，她並沒有馬上過來，癡癡地站在那兒，是在研究我像不像安妮貝？還是——麗莎錯了，朱莉也意會到我果然回來了，也就是說果然回來搶奪權益。她或者私下有點恨我，她有權利恨那消失了八年，又突然回來的安妮貝。

「安妮貝！——」朱莉又叫一聲，突然間衝到我的身邊吻我，像一陣浪花，一波一波地湧至。她笑着，緊緊抱住我，又放開說話，又抱起來，又笑着——

「安妮貝，妳這魔鬼！妳怎麼能？這些日子到什麼地獄去了？我們多想妳！妳害得我們大家不快樂了好幾天，我可以爲這個原因殺了妳。妳沒有死，謝謝上帝，我沒有哭，這一定是歡樂的

眼淚。小說裏常常說高興也會使人流淚，我從不相信這些，今天我相信了，這是眞實的。妳說句話呵，妳說一句話，就不會再讓我覺得妳是一個鬼魂了，安妮貝的鬼魂……」

我注意到唐納德機敏地走開，到荷蘭穀倉旁邊，似在研究那紋鐵製成的牆壁；就是對一位考古學家，那間穀倉也沒有引起他如此大興趣的魅力。麗莎跟在朱莉身後，看我們表演，恬然自適，已經不大爲我擔憂了。

我面對朱莉，突然感到無助，我能說些什麽？在她如此熱情的表演之後。

我淸淸喉嚨，勉强笑一下，僅能說出第一句進入我腦海中的話：「妳——長大了。」

「我想是吧。」

接着，我們同時笑了，這笑或者有一點誇張。我抬頭看麗莎，果然她已經又開始擔憂了，她看出我在這一幕中的表演有點驚慌蹣跚，甚至愚笨，和對祖父的圓熟相較，實在相差太多。但是，這一幕的角色實在遠較麗莎所想的更難於飾演，她期望我怎樣做？是以完美的社交姿態？還是響應朱莉的涕淚滂沱？

接着，非常神奇地，朱莉在思想上竟跟我起了共鳴。她說：「安妮貝，妳想，這不是很傻嗎？我從未注意過，和一位很久沒晤面的人，每天每天想着和她見面，可是那一天來了，反不知該說些什麽，甚至還會悲傷流淚，人們都好傻呀！妳看妳，妳這些日子在那兒，怎麽生活，不都是說不完的話題嗎？」

「當然，我也是這麽想，妳明白，我簡直找不出頭緒開始。」我笑笑，又對唐納德笑笑，他

已經走回來，嚴肅地等在圈外，希望我們的相會表演告一段落。「好了，我雖然離開了八年，仍然是英國人，也仍重視下午茶。我們去吧，唐納德先生，你好？」

「上帝，我抱歉——」朱莉說，趕快介紹着：「安妮貝，就叫他唐納德吧，這人用不着跟他客氣。妳只要看他說了半句話，這就充分表示他喜歡那個人了，要不然，他連半個字也不會說。」

我和唐納德握手笑笑，「聽起來，這倒是一種聰明的保持安靜的好辦法。」

「是如此。」唐納德說。

「嗯——」朱莉插進來叫着：「唐納德這人特別有一種才能，和貓一樣地生活，絕不給自己增添半分煩惱。」

唐納德對朱莉的話不做任何反應，彷彿她談的是另一人。

朱莉推着我走進陰涼，「祖父呢？這種天氣他不會下來的了，眞太熱了。」

「他在樓上躺着，每天下午都是這樣。」

「他呢？我意思是『他』到田裏去了，是不是？」

麗莎招呼唐納德上來，以慣例的主婦式殷勤，謙虛地說，如果知道有客人來，她會多準備一些豐富的茶點，而現在……

我們一塊朝老屋走去。

「祖父好嗎？」朱莉問。

「還好，他做任何事依舊是精神飽滿。我這次回來，怕他過於激動，不過，他表現得很好，雖然心情方面有點激動，我想，僅是快樂，沒有旁的。」

「康呢？」

「他也很好——」朱莉突然的詢問，使我十分狼狽。安妮貝離家時，朱莉是十一歲，十一歲的孩子對其中問題的了解多少，很難遽下斷語。所以我猜不出她詢問的，是康對我回來的反應，還是她關切於康的近況。我避重就輕地回答說：「妳等一會可以看見他，我想他也許和田裏的工人一塊喝茶的。」

「妳是不是接受了現實？安妮貝——」朱莉的聲音變小了，某種情況下，她也懂得控制自己。「妳要怎麼樣，我們全會幫助妳，我和唐納德，妳知道，唐納德什麼全懂，以後妳會明白。我們不能讓人家隨便掠奪我們，妳是一氣而去的，這次回來難道就壓制住憤激不再提了？這些年，妳怎麼過的？妳看起來好瘦，妳的容貌——眞是天曉得，那時候，我一直把妳當個天使一樣看待，既漂亮，又溫柔，現在，簡直別提了！」

「朱莉，我走了以後妳沒有做什麼傻事吧。不過，現在看起來，妳倒是變成熟了，很懂事了。」

「懂事？」朱莉笑起來。

「是呀，幾乎是個大人了。」

「是唐納德教給我的。」

「爲什麼？」

「他從來不說話，但是每一句話都是智慧的結晶。我呢？我每天有說不盡的話，唐納德說，百分之九十九，也許他說的是百分之兩百，全是廢話。所以，我現在已經學着盡量不說話，除非必要，我讓思想代替語言。當然，有時候我的話還是太多，安妮貝，妳知道這全是受妳的感染。如果應該受譴責，那麼也是妳。」

「爲什麼是我？」

「妳還想推脫？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說廢話和無聊話能勝過妳。妳說過的許多故事，至今我還記得，有些滑稽的，我常常搬出來說給人家聽。妳臨走的那一晚上，還有一個故事沒有說完——」

「好了，朱莉，現在妳不會還要求我說故事吧？」

我們進入老屋，她很快地瞥我一眼，緊握着我的手指說：「安妮貝，看了妳的樣子，眞使我難受。」

「爲什麼？」

「妳好像很不快樂，這麼半天我就沒見妳眞正地笑過一次，妳給人家的印象，幾乎不像妳本人了；我的意思是說不像以前的妳了。」

「眞的嗎？不過，妳也不像從前了，朱莉，以前妳沒有這麼高，沒這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妳的容貌和態度。沒關係，安妮貝，我們會幫助妳，唐納德是個

天才，他什麼事都懂，什麼事都瞞不過他，妳可以放心依賴他。」

「好吧，朱莉，妳對我這麼關心，我實在該感謝妳，妳知道，一個人離家太久——」

「是啊，我敢說，妳一定有什麼煩惱——」她的灰綠色眼睛坦率得像個小孩。「安妮貝，以前我愛妳，崇拜妳，現在依舊如此，如果妳有什麼委屈的事，儘管叫出來，我們做妳的後盾。」

我們接近厨房，麗莎已經引唐納德去客廳了。白地太太，雙手叉腰站在厨房門口，就等着距離一够，好開始她一連串地譴責。

果然，白地太太開腔了：「那位是朱莉吧？是我的老眼昏花了？還是妳的樣子變了？裙子爲什麼要這麼短？這是所謂倫敦式嗎？我簡直可以說，妳應該感到羞愧，妳在廣播電臺做事，是唸報紙？還是唸洗衣粉的廣告？難道就爲了洗衣粉，留下妳年老的祖父，可憐兮兮地沒人照管？妳們究竟是何居心？我可以這樣問一句嗎？……」

白地太太跟着我們，一再地聲稱，她說的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然後，我們一塊進入客廳。

沒有多久，康也由田裏囘來，假裝急不及待地歡迎朱莉，但實在是，他要囘來看看朱莉的護航員。

看他和唐納德會面是極有趣的事，康已經洗了手，但還穿着工作服——老式馬褲和敞着領口的白襯衫，隨身帶着一股乾草味，當然也有馬臭和汗臭，但他看起來身材宏偉，容光滿面。

如果，他會把朱莉的保鑣當做潛在的敵人，那麼當他看見唐納德謙虛地坐在花布罩椅上時，

他的煩惱也立刻消除了。尤其，當唐納德站起身子和他握手，他們中間的高度相差最少三吋；康完全像一隻孔雀，驕傲於自己天生的幾根美麗羽毛。而麗莎看了兩人的對比，登時眼睛都明亮起來，她像一隻母鷄，看守着一隻天鵝，把天鵝當做自己孵化出的小雛去撫育。室中僅有的一人，未注意到兩人外型的差異的，反是唐納德自己；他從容起立和康握手招呼，便又坐下恢復和我的談話。

不久，祖父也下樓進來，白地太太隨即推進一個手車，上面放着茶具和點心。老人用了一根手杖，皮膚較前一日蒼白。

「爺爺——」朱莉跳着過去，在祖父煩旁吻一下，但她沒有想到攙扶老人一下，只是睜着大眼睛，觀看老人的氣色。「你怎麼樣？病好了沒有？」

「嘿嘿——」老人乾笑兩聲，「妳能控制住對我的掛念，非常難得。自從妳上次來過以後，又多久了，我看有一年了吧？」

「沒有，僅僅十個月。」朱莉說：「爺爺，這是我的朋友唐納德，他從倫敦送我來，他要在這兒工作一個夏天，是在西伍德堡。」

「幸會，幸會，謝謝你那麼遠帶孩子來，歡迎你喝茶，在西伍德堡工作嗎？什麼性質的工作？」

唐納德囘答時，康假裝同朱莉談話，但小心細聽。白地太太守在麗莎身邊，眼光也集中在唐納德身上。麗莎忙碌着，替每人的杯子倒茶。忽然囘身看見了白地太太，便遞着眼色說：

「白太太，謝謝妳，現在每一件事都安排好了——」

但是白地太太並不想走，這兒摸摸，那兒動動，彷彿很忙碌的樣子。

「倫敦這地方——」是祖父的聲音，語調特別加强，顯示着他對倫敦也很熟習，但却並不欣賞。「住在那個烏烟瘴氣的人窩裏面，也實在不太好受。如此說來，你是到北方渡假的？是嗎？」

「可以這麼說。」唐納德回答。

「你對北方的看法怎樣？」這好像是一項挑戰，「我設想你們倫敦人大概以為我們這兒尙沒有電燈吧？」

「你們沒有？」唐納德原準備穩重回答問題的，這時驚愕中急忙抬頭看天花板，惹來朱莉的笑聲。

我趕快解圍地說：「白地太太把所有的倫敦人都當成南蠻子；而倫敦人呢，又把北方看成北極圈以北的冰天雪地的可怕地區。」

「北方是太冷了，」朱莉說：「冰天雪地也不能算說得不對呀，我就怕冷！」

「甚至這兒妳也怕？」祖父的聲音帶着苦澀。

我看見康和麗莎之間，交換了一個眼色。

「北方有它迷人的地方——」唐納德斟字酌句地說：「朱莉時常談起她對這兒林木山巒的懷念，這一點只有在我到達了北方以後，才能理解她的心情。我想，任何一位在這壯麗田園中長大

的孩子，都不會捨得離開它的。」

「是啊——」祖父慈愛地看了一下朱莉，「如果今天這個紛擾的世界上，還有伊甸園的話，那一定是我們英國北方了。」

「一定是白巖山莊。」我忍住笑容說。

「安妮貝，妳這算是一句幽默嗎？」祖父嚴厲地問。「妳當然可以這樣說，因為妳根本不能算是白巖山莊的人了。」

康和麗莎同時抬頭；希望老人的話裏面，沒有過深的含義，否則，麗莎那種隱忍的譴責目光，更令人難以消受了。康嘻嘻地一笑，引開了祖父的注意，康說：

「談到倫敦人對我們的觀感，我倒有一個笑話，那好像是說，全部倫敦人大概僅有一半，知道麵包是由麵粉做的，又一半的一半，知道麵粉是麥子磨成的，至於究竟有多少倫敦人能說出大麥與小麥的分別，恐怕是個極為微小的數字了。所以，住在倫敦的人，他們或許想着來北方渡假，欣賞一下我們的鄉村風味；可是，如果讓他們成年居住在這兒，那就眞是件苦事了。」

「不過，普通是這種情形——」唐納德一面說，一面不經心地拿一片蟹肉三明治，表示他的注意力是在茶點，不在談話。「一個人必須有一個適當的職業，如果他的職業是在倫敦，那麼他縱然充滿了對鄉村的熱愛，也得强迫自己壓制下來。其實，我幾乎可以說，能够生活於寧靜的北方鄉村，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那麼，我可以問一句話吧？」白地太太把自己搬上了舞臺。「你們倫敦人是不是以為我們

每天祇是在享受呢？我們享受着，麥子自己會長起來，我們享受着，田裏的野草消失了……」

祖父贊許地看了白地太太一眼，隨即阻止地說：「貝茜，妳的話雖然有聲有色，可是不合邏輯。唐納德先生，還是談談你在西伍德堡的工作吧。」

白地太太喃喃着什麼話，掉頭走出了客廳。

祖父說：「你剛才談到那個羅馬堡壘的事——」

「正確地說，應該叫城堡。」唐納德補充了一句。

「那麼，你們在那兒是不是發現了什麼羅馬的遺物？」

「不能肯定，僅由一些銘刻，以及考古學上的假定，我們相信在此處必能獲得一些線索……」

白地太太又匆匆進來，帶來更多的點心，並且叫着說：「朱莉，妳才回家五分鐘，男朋友就打電話來了，快去接吧，他等着妳。」

朱莉臉上泛出一陣紅色：「我的男朋友？」

「是啊，」白地太太乖戾地說：「范家的畢爾，他說，他在加油站看見妳來的。」

「噢，是范畢爾呀！」康一面說，一面看唐納德的反應。

「我沒有印象，他說是要找我嗎？」

「用不着裝不認識——」白地太太雙手叉腰說：「去年妳在這兒，還常在一塊玩的。我說的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

「白太太，請妳——」朱莉又急又氣地跑出了客室。

白地太太依舊不服氣地自言自語着：「爲什麼要裝不認識？范畢爾也是個好男孩呀，這完全是——」

「白太太，妳眞地不必再說了。」麗莎說。

「我發現什麼，就說什麼。」

「貝茜，」祖父說：「遺憾地是，妳發現的總是太多。好了，現在妳可以出去了。」

「當然啦，我馬上就走。不過，我又發現了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們。我們的鄰居，林亞當先生回來了，他原決定星期五回來的，但改乘了飛機，提前到達了。」

茶會在繼續着，但我心中恍惚，隱約中感到氣氛的緊張，我無法明晰地知道自己到底懼怕些什麼，但那種感覺慢慢侵襲着我，使我不安。

朱麗回來，告訴祖父范畢爾僅問候她一聲，沒有什麼事。

「那麼，唐納德，你再接着談你的考古學吧。」祖父說。

八

那天黃昏，我和朱莉同時出去。麗莎的眼睛跟踪我們至門口，但她沒說什麽話。唐納德按照他原來的決定，茶點以後就開車去西伍德堡了。祖父覺得十分疲倦，提早上床休息。康也許會在晚餐時囘來，此刻依舊在田中工作，拖拉機的聲音從黃昏中傳來。

雖然，像朝聖一般，我應先帶她去看牝馬和羅温，但在那個牧場小徑，我已經被折磨得够多了，我不願再去；於是，我們乃走向角門，沿着河岸通西莊的小路散步。河岸上處處傳來一種山鷂鳥的啼聲，牠們每婉轉一聲，便振翼飛高一些，然後啼聲更弱，又旋高一層，不知牠們究竟要啼多久，要飛多高。

我和朱莉單獨在一起了，但我依舊納悶，我們能說些什麽。我可以看出來，她對失踪表姐依舊存着過度的崇拜，絕沒有想到安妮貝囘來，會侵奪她可能佔有的利益。

我們已經相互補滿了八年的空隙。我以在加拿大的眞實故事，她以在廣播公司戲劇部的工作情形，其中包括被誹謗，被攻擊，以及她的堅强和奮鬪；這只不過表示出她的閱歷尙淺，不明白處世之道，原就是競爭。整個人類，甚至生物界，何事不是競爭？何處沒有競爭？

「唐納德呢？你們怎麽認識的？」我問。

「妳看他這人怎麽樣？」朱莉雙手背在後面，伸脚踢走一個石塊，揚起頭問我。

「我怎麽能够囘答，妳當然比我淸楚，因爲我只見過他幾個小時而已。」

「安妮貝表姐會知道一切事。」

「眞的嗎？我想——他很精明吧？」

朱莉折下一枝山楂梗枝，一路走一路用那梗枝掃過路邊的荷蘭芹和金盞花，一點也未顧及小黃花朵，因她的漫掃而垂下了頭。

「有時候——」她突然說：「他是一個大混蛋！」

「爲什麽？」

我們已經到了白巖山莊的邊界，在柵欄的橫木上，我們併排坐下來。右方是河，柳樹的細條垂在水中，微風偶爾吹過，使水中的柳影映亂成爲漣漪。

「我常想，我和唐納德搞到最後，一定會使大家都出意外。安妮貝，我不是不愛他，我很喜歡他，妳也許看得出來，如果他要求我，我會跟他結婚的。不過——他並沒有要求，他什麽都不要求，我是說——」

「妳們還要在這兒待三星期嗎？」

「是的。」

「我來幫助妳好嗎？只要妳告訴我，妳是眞正地需要他。」

「沒有用的，安妮貝，妳不了解他……」

從朱莉的敍述中，知道唐納德實在可以算爲一個非常幸運的不幸者，他把自己的每一件不幸或缺點，都巧妙地變成了優點。唐納德出生於蘇格蘭一位鄉村鐘錶匠的家庭，父親對他期望很高，送他進最好的學校，但是在物質的供應上，他無論如何不能和他奢侈的同學們相比。這並沒有像大多數境況相同的孩子們，因此而自卑。相反地，他用功讀書，不但獲得了榮譽，也獲得了金錢——數額很大的奬學金，因此反使他顯得比旁人更潤綽。他的體態和像貌都很平凡，從他第一次和名門貴冑的子弟接近時開始，他就明白上帝對於人類的外形天賦上，原來也不公平。有意無意之間，他磨鍊自己的風度和言談，使所有接近他的人，覺得他有一種不可輕侮的威儀。談到智慧，却是唐納德終生幾乎克服不了的困難，等他進了大學，他才發覺出所謂「學問」，並不僅僅背誦一點數學公式歷史年代而已；那是需要更深的理解或創見，才能在學問的領域中，求取一小片領土；不幸地是唐納德的理解或創見都甚平平。入學的第二年，他轉入考古學系，自從十九世紀末葉世界各處考古熱潮過去以後，考古學已經變成冷門。但他使出從前背誦數學公式和歷史年代的決心和努力，大學課程修畢以前，他已經是一位使教授們驚奇的「天才」了。

毫無疑義，唐納德被校方情商挽留，「爲下一代學生貢獻出自己」，他之終必成爲名流學者只是時間問題，而且較任何人所預計地爲短。雖然如此——

「唐納德混身猶若裝滿了炸藥，期待去點燃，又如心胸中有一粒樹種，要茁長成一棵大樹——」

「我想是一種慾望。」我補充了朱莉的那句話。

「是的，是一種慾望，我不能明確地指出，他還期望些什麼，他自己是永不會說明的；但他隨時隨地像一隻餓貓，到處尋找着——」

「妳是說挖掘着。」

「不，是尋找。這兩件事不是一樣的，挖掘是他的工作，尋找是他的心情。」

「如果一個年青人，不顧一切地上進，並不是壞事。」

「妳是這麼想嗎？安妮貝，我早就想和妳見面，我知道妳一定會給我一個合適的忠告的。或者，妳對他並不了解，但妳會幫助我，是嗎？」

「也許會，雖然我自己的事情是一塌糊塗，不過一般人對旁人的事總會智慧一點。朱莉，妳知道不知道這兒有的人不願意看到妳跟唐納德一塊走進教堂，像白地太太，她寧願妳常留白巖山莊，我想祖父也如此。」

「我偏要，讓他們嚇一跳吧，讓他們氣死去。」

「也有些人願意妳能跟唐納德結婚。」

「爲什麼？他們爲什麼對我這樣好？」

朱莉兩隻純潔的大眼睛看着我，幾乎使我無地自容，衝動地想把一切都告訴她。然而，我忍住了，我問她，以一種詫異的聲調：

「朱莉，妳難道沒有想過，我這次回來會——」我的意思是說，我會要跟妳共同分享祖父的遺產嗎？」

「當然想過。」

「妳想過？」

「是的，我想妳應多分一點，一切權利是妳的，我不在乎多一點或少一點錢，我在乎能有一位親愛的安妮貝表姐。」

「妳的措辭很使我高興。朱莉，所以我說，有的人希望妳能跟唐納德結婚，那麼妳們會常住倫敦，甚至去國外，對於白巖山莊不會有一絲要求——」

「那是康，我懂。但是，安妮貝，它應該是妳的。」

「我們不談這個，我只是說妳的事，還有三個星期的時間，我會幫助妳觀察唐納德，如果是愛情，可以不考慮一切。不過，我的眞實意思是說，不管你們之間的感情如何，妳要保持沉默，不要讓旁人覺察出妳們的眞實情形，懂我的意思嗎？」

「不懂。」

「好了，我也無法再解釋了，總之，如妳眞正喜歡唐納德，我會幫助妳；如妳和他吵架了，或發生這類的事，則別讓任何人知道。」

「安妮貝，妳好神秘！妳一再地說「旁人」，這些旁人都指着誰？康還是祖父？」

「隨意妳吧，我們應該換一個題目談了。」

「安妮貝，妳看那隻馬駒——安妮貝，也許我看出來了，妳是爲我而煩惱——」她把手伸過來，擱在我的手上，安慰着我說：「不要爲這個煩惱，我所想的，只是獨立自由，我討厭一切羈

絆。好了，妳看那隻馬駒，她們又要找妳去馴馬了，是嗎？」

「目前還沒有，那是林家的。」

「馬駒是很漂亮，我常常幻想希臘古詩中所說的飛馬，牠們在極樂淨土上昂首前進，以珍珠做籠頭，以玉石做馬糟，上面乘着年青英俊的王子……」

「朱莉，妳知道玉是什麽樣的東西？」

「玉？不清楚，但想來一定是好東西，也許是大理石再加上亮光吧？妳說呢？」

「玉看起來像肥皂，任何人見了眞玉，都會失望。不過，據啓示錄上說，天堂的大門就是玉做的，所以，只有十分幸運的人，才能有一天進入那個大肥皂門。」

「安妮貝，妳依舊像以前一樣，博學而風趣。不過，我寧願還繼續保持着自己的幻想，把玉做的馬糟，當成一個綠松石那麽碧綠而明亮的形像。我想，是新大陸教會了妳，把聖經隨意引用的吧？」

不知何時起，月光已經慢慢籠罩住草原和河流，馬駒只成爲一個影子。我們彷彿同時感到了夜的來臨，大家靜默了一下。朱莉突然回眸看我。

「他丟了所有的財產，還有馬，心裏頭一定很難受。」

「誰？」

「林亞當——」朱莉臉上閃過一絲笑容。「當然是林亞當，妳——有沒有向他提起過，不，我是說白地太太說，他今天回來了。」

我有點慌亂，她這樣突然轉了話題，使我措不及防。「爲什麽？」

她猶豫了一下，笑着，然後說：「我很抱歉，我祇是告訴妳，我知道妳和林先生鬧戀愛的事。」

我叫着說「天！」

朱莉猶如精明的兒童，招供出一些料必受懲的淘氣事一般。「或者，我不應該告訴妳我知道這事，不過，正如妳幫助我一樣，我隨時都站在妳的一邊，我經常如此，所以我想，妳也許不會怪我。」

「朱莉！——」我用雙手捂住了眼睛。

「當時，我並沒有故意偵察妳，但有時候我看見你們在一塊兒，人們常常不會注意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在那個春天和夏天，我們不是有時候在大廈門房邊的長春樹下乘凉遊玩嗎？後來，妳便不常和我在一起了。現在想想，妳當時比我現在還小，我無意中發現了妳們，我想那是非常羅曼諦克的；但現在知道，妳當時境況的窘迫，一定十分可怕的吧？」

我雙手相互扭曲，聽他敍述。我對自己說，讓她講完，看她究竟知道多少，忍耐着聽她說。羅曼史，愛情，林亞當和康諾爾兩個名字，在我面前搖晃，燃燒，安妮貝的過去，安妮貝的逝去的愛情。

「我知道妳當時的心情，一個人在墜入愛情的漩渦時，都是盲目的。」朱莉以她處女的純潔心靈，提出這句陳腔濫調，做爲她敍述的開始。「這也就是一個人爲什麽常常做些傻事的原因。

安妮貝，妳當然知道一個人，我的意思是非萬不得已，不會愛上一位已婚男人的。」

對於朱莉，彷彿愛不愛一個人，是一種由志願可以控制的行爲，由此看出她對於愛情依然沒有了解。

「朱莉，我想妳還不够了解這件事。」

「是的，現在我知道我不了解，但當時十一歲，我以爲自己很了解呢。妳跟我說過許多故事，我由對故事的了解，知道妳正面臨了一個悲劇，現在也許應該用悲哀兩字才對。我獨自躺在床上，想着怎樣幫助妳，怎樣打倒壞人，讓好人出來救援。說實話，那時候我每一次想到最後，都想到了他的太太，想到怎樣把他的太太除去，殺了壞人，讓故事有一個快樂的結局。一直到我長大，才知道妳當時面臨的困難也許較我幻想的還要多。而且，現代也不像古時候，可以發生奇異而且意外的故事，英雄會在美人危急的當兒，適時出來救援；現代一切都現實了，枯燥無味了，有的只是法律，經濟，或者金錢。」

「是的，妳的這一觀點倒很精闢。」

「唐納德敎給我的，他讓我現實，丟棄幻想，回到現實來。我想妳不會因爲提起這事而怪罪我吧，如果妳不願再提起來，以後我會永不再談。」

「事情全過去了。」

「過去了？爲什麽？」

「朱莉，妳還期望些什麽？一個人的生命有限，眼淚也有限，感情像流水，也有枯竭的時候

。有時候，囘想自己過去的事，每每似夢，似幻，絕不相信有半點眞實。如果，那些逝去的夢幻，是有甜味的，也許還想再嚐，如果它是苦味的，一個人會想盡辦法躲避它；她怎麼會有再嚐苦果的勇氣？」

「安妮貝，但是我想——」

我打斷她的話接着說，莫明其妙地，我的聲音變尖了。「朱莉，妳想想看，要是我知道他仍在此處，我還會囘來嗎？」

「妳不知道他要囘來？」

「當然，我想他不會在這兒，他永不會囘到他失去的土地上。要不，我也不會囘來……」

「但是——」朱莉的聲調帶着一種小孩子的失望。「現在不同了，我的意思是妳在這兒，他也在這兒，而且，他的……」句子的尾部斷了。

「妳的意思是說林太太死了？」

我聽見她的微弱的喘息。「是的，是這個。」

我笑笑，「可憐的朱莉，妳夢想的故事大團圓結局可能出現了，是嗎？」

「安妮貝，妳現在？——」

「忘了吧，朱莉，答應我忘了它。記着有一天，我會感謝妳的，我不願意讓家中其餘的人知道這件事，我恨他們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希望妳不要告訴任何人，對於我的離開八年，康有他自己的想法。」

朱莉的語調變成熟了，而且好奇地問：「你不喜歡康，這是爲什麼呢？」

「天知道什麼原因，而且妳用「不喜歡」三個字也有錯誤，應該說是「不信任」才對。」

「是的，我也是這樣。」

「朱莉，正確地說，妳知道關於我和——林之間的事，到底有多少？」

「就是告訴過妳的那麼一點，我知道你們的會晤，我也知道你們之間定期地寫信，把信放在長春樹下的那個樹洞之中——妳笑什麼？」

「哦，妳接着說吧，我僅是想到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怎麼會發現這些事的。」

「當然會發現，也只有十一歲的孩子，才會做這樣細膩的觀察。妳把信在淸晨放進去，他會在中午偸偸地取了，另把他給妳的代替着留下來，妳又在黃昏時去取。我想，你們的愛情好美，雖然，這幾乎是一種絕望的愛。」

「絕望的愛這一名詞妳怎麼會想起的？」

「故事書吧，我想。當時，我多盼望你們的故事，能有一個快樂的結尾，我甚至恨他了。林先生和他的太太是一對不快樂的夫妻，他們兩人都痛苦的很，是不是？」

「是的吧。」

「但是，從未聽人談到，他們有離婚的打算。大家都覺得與其如此爭吵，爲什麼不索性離開。人們說，林先生捨不得太太的錢。安妮貝，這是眞的嗎？」

「可能是吧。」

」

「那麼，他捨不得離開錢，但是又捨不得離開妳，他要怎麼樣？他認眞地想把妳怎麼樣？」

「朱莉，我們都應該學習，不過於責備旁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苦衷。」

他咧嘴一笑，「一點不錯，我想妳會比我清楚的，妳在十九歲時比我今天聰明又活潑多了。」

「但願如此。」

「妳既然够精明，妳怎麼會忍受下這件事？我爲妳抱不平，直到今天依舊如此。」朱莉的聲音激動起來，「錢難道有這麼重要？難道比愛情還重要嗎？他不是天主敎徒，他可以離婚的，而他爲什麼不？爲了錢！多卑鄙無恥的想法，安妮貝，原諒我，我並不是要侮辱他，只是因爲我太愛妳了；安妮貝，到頭來，他又何嘗能够保留住他們林家的產業？」

「朱莉，妳剛才不是說過的嗎？愛情是盲目的。」

「他對妳的是愛情，可以盲目，但他和自己太太之間，那是什麼？彷彿他做了什麼可怕的事，每天被太太譴責爭吵。那也不是因爲妳的緣故，因爲那是若干年以前，就發生的了。他們究竟是爲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他從來不跟我討論這個。也許，這是他最怕人知道的事。」

「這我明白——」朱莉的口氣彷彿她懂事很多似的，「但是，正因爲如此，我幾乎就更恨他。」

「朱莉，有些男人，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甚至思想。「家」縱然再惡劣，他們會想辦法忘

記，然後把自己的全部心力化費在其他事情方面；有時候，他們把家當成一種責任，一種負擔，只有懦弱的男人，才輕於丢下擔子；否則，再沉重，再痛苦，他們要努力負擔到底！」

「妳還愛他？」朱莉揚起頭問。

「也許無關於愛——妳忘了？我比妳多閱歷了八年，而這八年又是怎樣的八年啊！」

「那麼，我就覺得妳談論這事的態度，過於輕鬆客觀，彷彿是別人的故事。」

「本來就可以這樣說，以前的安妮貝已經死了，此刻是加拿大來的安妮貝。」

「妳談話像談哲學，深奧玄秘。」

「好了，朱莉，妳已經像小孩一般打呵欠了，妳今天由那麼遠趕來，一定疲倦了，我們以後還有時間談天，今天休息吧。」

「好，我實在睏了。」

「唐納德明天會來嗎？」

「我希望他能來。」

「他來了，我會跟他談談。今晚的談話，妳會忘了，是不是？」

「如果妳這樣期望，我會的。」

「我希望不要再提起來，也別對旁人提起來，讓它隨着時間消失。」

「好——」朱莉又打了一個哈欠，「安妮貝，妳在這兒眞好，我們談得好高興！但是唐納德——」

「唐納德怎麽樣？」

「唐納德討厭任何一點點羅曼諦克氣氛，他說，那是無聊透頂的。」

「這樣的男人，也許最安全。」

「安全嗎？妳想想，他每天只是沉默着，像一隻貓頭鷹的標本，站在書架上，睜着兩隻大眼睛瞪着妳；任妳怎麽說話，發牢騷，甚至罵人，她只是看着妳，一無聲息，一無表情。氣急了，我眞想給牠一槍，就算牠是一隻牝貓頭鷹，就算他還有七隻小貓頭鷹嗷嗷待哺，我也會！」

「不會的。」

「不會？我發誓我會！」

「眞的不會的，朱莉，我是說貓頭鷹一窩只能孵三隻幼雛，不會有七隻。」

朱莉噗哧一聲笑了，「安妮貝，妳——眞的，妳怎麽會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呢？」

「好了，去睡吧。」

「妳呢？」

「我還要坐一會，這是一個可愛的夜晚，我也不累，妳快去吧。」

「再見——」朱莉跳下去，走了一步又回來，在我面頰旁邊深深一吻，淺笑着補充一句：「安妮貝，明天見。」

九

如果站在被巨樹沖裂開的石牆斷片上，可以伸一隻手到長春樹的樹洞中去。我從地下檢了一枝乾枯的梗枝，向洞內試探，裏面有的只是腐爛的落葉。

我蹲下了身子，扔了枯枝，向那黑洞中窺探。裏面有什麽？是朱莉所說，瞪着大眼睛的貓頭鷹和牠的七隻幼雛；瞪着較小的圓眼睛？還是其他，一封忘記取去的信？也許我的心情猶如去侵犯另一個人的秘密，發生在八年之前，而此刻業已死去的。

什麽都沒有看見。巨樹曾經掩蔽過一對可憐的戀人，把自己的創痕——這深黑的洞，當做她們的郵箱，使她們能够互通心聲，當時似若有情。但現在，它依舊僅是一棵樹，而且老了。樹皮龜裂了，每一條皺紋，是不是也像老人的面龐，隱藏着一個故事？想當年，玉樹臨風，搖曳生姿，一得到春的消息，它在自己柔嫩的枝條上，抽出新綠，接受黃鶯跳躍枝頭的禮讚，何其得意？然而，光陰荏苒，時間永不停息，腰身變粗了，也麻木了，不再因春風而款擺，不再因夏雨而低吟；即使嬝娜，也只是蠢態，滿頭濃密的綠葉，任其蓬鬆，而懶於梳理了。不知不覺間，身上被時間無情的刀，刻畫出傷痕；當它年青，當它春風得意，誰會想到有一天，會扭曲成這深洞，在它光滑柔嫩的皮膚上？忍受吧，誰都得忍，誰都逃不出時間加給他們的可怕歸宿……

我爲巨樹而流淚，長春藤擦着我的臉，發出陣陣刺痛。洞中是枯枝和麥草，有過什麼鳥在這兒築巢吧？那些鳥兒，住於斯，食於斯；可是，我知道當春天來臨，牠們會跳躍在另一些年青的樹枝上，歌唱禮讚；把老樹遺忘，不管它的寂寞和辛酸。

從斷石上跳下來，以手帕擦手，擦臉。

接着，我沿着門房的廢墟向裏面行去。寬濶的林蔭道已被雨水沖得坎坷不平，兩旁的樹影一團一團地，看不出樹木之後還有什麼。我想像自己是當年的安妮貝，有點兒心跳，走進了林家大廈的庭園。

上石階，階上是綠色的苔蘚，踏過無聲的青草地，我懷幾分畏怯，向前張望。

夜似很深，月色明亮，大廈的骨架對着月光悚然矗立，後面濃鬱的樹叢形成舞臺般的佈景。殘窗是一個一個的空虛的缺口，不再有任何表情了，如淚枯的眼睛，茫然向月光凝視。在杜鵑叢中輕輕蠕動的，是兩隻黑色山羊，撕扯着草，撕扯着草，無感於一切荒凉和頹敗，祗是低頭撕扯着青草，在靜謐的月夜，那聲音多不協調。

我向前移動，玫瑰和忍冬草圍繞着日晷胡亂生長着。我撥開一叢亂枝，踏上日晷的石階，石階上有一層厚厚的枯葉和藤蔓。有一枝小吊鐘花懸在佈滿青苔的日晷邊緣，我摘下它，用那毛茸茸的花輪，刺着我的面龐，聞着它甜甜的香味；恍惚間，它引到一個仲夏之夜的夢裏，那夢中有訴不盡的往事依稀。

今夜，我要扮飾怎樣的角色？我輕拂去落葉，在最低一層石階上坐下來，石階很寬大，四周

還雕着花紋。揚頭看月光下的日晷，它的柱身依舊挺直，背光一面會有一條影子吧？

我低吟着英國北方詩人貝爾納德「不安的墳墓」中的幾句名詩：

——瓊樓春夢殘，
庭園夏草綠。
尋芳蹤，往事依稀，
曾記否，常相憶？

無需山羊的驚奇轉頭，和牠們小脚步退縮去的沙沙響聲來通知我；我也能知道他來了，正像我所猜測的一樣。

我的手緊壓着石階，甚至可以感到血管的跳動，和寒石因我的體熱而變爲溫暖。

好了，讓他來吧，素性演到閉幕，無法逃避的，今天不來，也終有一天會來。

我慢慢站起身子，僵硬地轉頭——

他，站在十碼以外的樹叢邊上，也像一棵樹，木然凝立，臉色特別蒼白。

月光從後面照上我的左肩，以日晷支持着我的身體，一隻手猶緊緊扶着石枱。在此之前，那種沖激着我，使我不安的强烈情感，此刻見到了他，反十分神奇地平靜了。我未能多做準備，便出現在這兒，也許是件錯事；但是，好了，讓它自然發展吧。

隔了很久，他才開始向前移動。月光正面射在他的臉上，勾出了清晰的輪廓。他一步一步躑躅而前，彷彿一個人剛剛受到了剔骨之痛，情感活力俱已枯竭，留下的只是一具軀殼，而那軀殼

又裝滿了哀傷，而不勝負擔了。

他最後終於開口說話，半耳語的，聲音低沉而飄渺，猶如山谷中的回音。他說：

「安妮貝？——」

「是的，亞當。」我叫出了他的名字，帶一點緊張。

他在大約一碼以外停下來，靜默着，這種沉靜使人痛苦而難於忍耐。又是很久，他才接着說：「我一知道，就立刻來了。」

「你知道會在這兒發現我？」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沒法想什麼，這是眞的，還是夢？妳眞囘來了？」

「是的，我囘來了。」

「眞地是妳？安妮貝，不是夢嗎？」

「不是——」我說：「因爲，我看見了你。」

「妳——爲什麼要囘來？」他的聲音輕飄飄地說。

「祖父病了，他可能不久於人世，我要囘來看看他。」

「我知道，可是妳從未告訴我，妳會囘來。」

我們之間的談話，也許十分荒唐。愛人之間，應有他們自己的語言，而我們沒有，對林亞當的愛情業已逝去，此刻又怎能使談話協調？

我摸倣他的方式囘答說：「我不知道你仍在這兒，我僅偶然聽說，祖父告訴我，你要永留在意大利。現在，我囘來了，還不知道你——」我稍停一下，很笨拙地結束說：「我甚至不知道你們林家大厦成了這個樣子！」

「妳永遠沒有進步，說話不合邏輯的順序，妳先說不知道我仍在這兒，又說，不知道大厦的遭遇；要是沒有大厦的遭遇，我怎會不在這兒？」

「是的，我的意思只是——」

他站在六呎以外，月光從我左肩後面，斜射我們兩人。他微側身子，使我看不出他的表情，但同時，他也無法看清楚我。不過，從開始起，他的目光沒有移動地凝聚在我臉上，縱然光線模糊，也依舊使我不安。

他慢慢地說：「妳的意思是告訴我，如果妳知道我在這兒，而且自由了，妳就不會囘來了，是嗎？」

身後日晷的石枱邊緣，刺着我的手，我幾乎是喘息地說：「是的，是這樣。」

「我懂妳的意思，安妮貝。」他的眼光向下移，突然，他又抬頭，急促地問：「但是；妳今夜跑來見我，爲什麼？」

「我說過，我——昨夜聽說你由意國囘來，而你要仍居此處，我——想，我不能等着在大家面前和你見面，我得先來看看你……」

「妳很精明。」

「你的家——」我微微抬頭，朝向陰濕破裂的大厦黯影，「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亞當，我

想，你一定很傷心，那對你一定是個可怕的打擊。」

像幽靈一般，他發出了笑容，面孔扭曲着：「妳是想安慰我，是嗎？」

我混身因他的笑聲而顫慄，我怕這見面，我希望它趕快過去。從日晷處站開，我撫摩着因緊壓而發痛的手心。「我要走了——」我急促地說，低頭看手，「很晚了，我想我該回去了。」

「回去！爲什麽？——」

他的聲調第一次上揚，仍然看着我說：「妳知道，妳不能這麽走，我想我們要談很久，我正等着開始，爲什麽妳要走了？」

「你——應該知道原因，亞當，我們不能重蹈覆轍，請你原諒，我無法再——過去的都成往事，往事如烟，早已散了。事隔八年，最好是忘了它，而且也應該忘記。我自己，眞的，我已經把它丢棄，似若是發生在另一人身上的事，不像是我自己。時間使一切都在變，使人在變，使樹在變，而你——也該變。亞當，你懂得逝去的日子無法再挽回，那麽逝去的情感又怎麽會再生？原諒我，我只是今夜來看看你，你——會明白我的心境的。」

「安妮貝，我了解妳，八年前了解，現在也依然了解。我不會對妳要求什麽，也不敢對妳要求什麽，我不會煩擾妳的。八年之中，妳有了另一個「他」了吧？」

「不！」

「有了，是嗎？」

我搖搖頭。

「甚至漫長的八年之中？」

我側過身，摘下一朶黃色玫瑰，玫瑰的刺刺傷了我的手指，好痛！

「你以爲你有權利這樣問我嗎？我必須要給你一個回答嗎？」

他審視着我，看着我手中的玫瑰花，又移上目光看我的面龐。「對的——」他說：「人都變了，一切都變了，妳的確變得很多！」

「眞是嗎？」

「是的——」他的嘴角顫慄着：「時間太殘酷了，安妮貝，告訴我，妳這次回來，是否打算在白巖山莊長住？」

「我——還沒有決定，我說過，我想回來看看祖父，以後，我還沒有決定。祖父對我的回來，十分高興，他對我依舊很好，我願意留在這兒，祖父在一天，我會停留一天。」

「以後呢？」

「以後再說吧，世界很大，不會沒有我容身的地方。」

「妳爲什麽要這麽說？白巖山莊——」

「全是康的。」

我低頭專心看手中的玫瑰，搖着，捻着。姆指滲透出被刺破的血滴，隱隱做痛，痛在心上；幾乎使我有一種想哭的感覺，我究竟爲什麽悲哀？我不知道他已經慢慢向前移動了，直到他的影子，在草地上和我的影子交叉，我才驟然抬頭。他馬上問說：

「妳要把白巖山莊留給康?」

我勉强笑一下，「可能是。」

「不要逃避囘答，妳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這份產業是妳的，妳還會停留下來嗎?」

「不!」

「這決定是否跟我有關係?」

「你明白，它有的。」

突然間，他的聲音轉强了，激烈地說：「安妮貝，妳囘來，因爲妳以爲我走了；當妳發現我猶在這兒，妳就決定再度離去。是嗎?我說得對不對?」

「我想是這樣吧。」

「但是!安妮貝，但是妳爲什麽要這樣?難道妳不知道，我對自己所做過的，所說過的，有多麽懊悔嗎?臨別的那一天晚上，我失去了理智，無須妳以一走來懲罰我，我自己已經悔恨交加，無地自容了。安妮貝，妳年華似錦，我呢，我是什麽?我怎麽會有資格向妳請求任何事?我和克麗的生活方式難道可以做爲我的藉口嗎?懂事的是我，如果我利用妳的年青無知，而做傷害妳的事情，那代表我卑鄙，我是一個禽獸不如的人!」

「不要，請你──不要再──」

「安妮貝，我談及這個，並非是想原諒自己，那一夜的行爲，我永遠不會被旁人原諒，更不會被自己原諒。尤其在那個之後，我竟還要求妳，甚至威逼妳，跟我逃走，從白巖山莊，從林家

大厦，撇下所有人，一塊從這世界上逃亡出去；妳──拒絕了。」

「我怎麽能不拒絕?亞當，我們不必再談往事了，何必用那些永遠無法挽囘的，已經死去許多年的往事來折磨自己。最好忘記它，忘了吧，我們現在應該認識清楚了，世界雖大，但却絕對容不下一對脫離家庭的──男女。」

「這也就是妳那一夜曾經告訴過我的，妳說得多深入，今天想來，妳的見解和判斷，在妳十九歲的時候，實在使我慚愧!妳甚至答應我，照當時的方法，我們會面，我們……可是我說，如果妳不答應我的請求，我永不要再見妳!安妮貝，我當時多傻，我粗魯，笨拙，自私，我是一個該受咀咒的卑鄙的情人!」

「亞當，不要再說了!」

「第二天妳走了，妳失踪了，留下我，留下我讓妻子束縛於那間空曠冷寂的大樓之中。如果這是妳給我的報復，安妮貝，是不是太重了一點?讓我連請求寬恕的機會也沒有；難道做一件錯事，便要被痛苦啃嚙八年?而且是一種偸偸隱藏，絕不敢表露出來的內心中的悔恨。」

「我──也是無可奈何的，亞當。」

「安妮貝，我沒有半點譴責妳的意思，我沒有資格。現在妳又囘來了，我不敢那麽奢侈地夢見妳囘來，正如八年前，在我們……第二天清晨，我也不敢相信妳會離去一樣。安妮貝，整個過程囘想起來，每一次想到最後，我都發覺自己不過是一隻禽獸，妳的離去使妳保持了道德上的純潔，而我──是一個老於世故的醜惡男人，我欺妳的無知，我騙妳的純潔，使妳的生命史留下了

抹不去的污點。我常常想，要是安妮貝還在，如果她沒有死，經過了八年歲月，她怎麼想我？我和克麗以那種黯淡的方式生活，我的苦悶，我的壓抑的熱情，然後碰上安妮貝燃燒起來了。安妮貝，她會了解我嗎？還——恨我嗎？」

「亞當，別老是想着怨恨，我——縱然恨過你，時間之流，也早已把它沖淡。不管我們說過什麼，做過什麼，一切都過去了。有誰會認眞的爲昨夜的夢境而煩惱？但往事和夢又有什麼分別呢？現在，讓我們假裝大家都失去了記憶，像故事書中所寫的，憂愁的婦人喝了長鬚白髮的老藥師調製的一杯藥酒，一下子痛苦的記憶都從腦海中消失，留下的只是歡樂。亞當，從現在起，我們不要再談那些了，我們僅是個鄰居，我是絕對不會再談一個字，或回答一個字，關於往事的。再見——」

我匆匆結束了談話，想轉身離去。幾乎在我尙未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前，他已經衝到我的身邊，抓住了我的胳臂，拉我進他的懷抱之中。

「等等，我不能讓妳就這樣離去！」他的眼睛中充滿了紅絲，身體顫抖着。「妳不能就這樣一走！不回答我的問題，不理會我的傾訴——」

「請——」我屏住了呼吸，只想着怎樣脫離。

「安妮貝，難道妳依舊恨我嗎？我可以發誓，我只是要向妳懺悔我的過失。如果妳不是這麼心亂，這樣慌張，我可以讓妳走，安妮貝，我可以把心掏出來給妳！」

「不！」

突然地，他緊緊抱住我，似想把我扼死，面龐因痛苦而扭曲地說：「安妮貝，我該怎麼做？妳要讓我跪下來，匍匐在妳脚下，向妳請求嗎？」

「亞當，不，不要這樣。」

「我的上帝，我究竟做了什麼，使妳這樣恨我？」

「我不恨，我說過，我不恨你。」眼淚流下了我的面頰。

「那麼，再停一分鐘，安妮貝，不要哭，我請妳，妳的眼淚更使我心亂，請允許我把話說完。妳已經表示出，妳不再愛我，我原沒有資格接愛妳的感情；妳又說應把往事完全忘記，也好，我完全答應妳。妳要怎樣，我便怎樣，這是我贖罪的時候，我還敢期望什麼。我這次回來，只是安靜地在西莊過過日子，我實在也是迫不得已才如此的，我答應妳，絕不再干擾妳，好嗎？」

「你是說——」我惆悵了一下：「你什麼事不干擾我？」

「再請求見妳，懂了吧？我的前愆，使妳離開了八年，如果我這次回來，又使妳不安，而使妳不得不離開的話，那我寧願去——死了，也不願再痛悔八年，或者八十年。」

「亞當，也——沒有這麼嚴重，我是說——」

「安妮貝，只要妳能了解我，我就可以感到最大的快慰。妳剛才說，這些年之中妳——還沒有另一個「他」，是眞的嗎？過去的事我們全都忘去也好，但是，還有未來，對嗎？現在妳回來了，不能讓我袖手旁觀，站着不動——」他突然笑了，聲音平靜也有了溫暖。「我在欠妳的一切感情債務中，還有一項正式的求婚，對不對？我們有的，不過是私下的羅曼史，不過是在長春樹

洞中塞一張字條，不過是偷偷地在涼亭中的月光下會面，和石南花的枯葉一塊浸泡於潮濕之中，蝙蝠飛進妳的頭髮……安妮貝，我——實在太委屈妳了。以後，我會正當地追求妳，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我可以請求妳的祖父——」

「不！不要！」我叫着說。

這一次，他必也感覺到我眞實的驚慌，在他溫柔的擁抱中掙扎着。他現在是怎樣的人，我一點也不清楚，今夜的會晤，甚至在見面開始時，我依舊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奇怪地是康竟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他一點也沒有提起過安妮貝和林亞當的愛情糾葛。八年歲月是個很長的時間，它不會一剎那間，在我身上爆發出積鬱着的熱情。我所有能够做的，是告訴林亞當那個簡單的事實，無情的歲月早已沖褪了我的情感，埋葬了我的記憶，一切一切都似煙似霧般地消散了。

我以爲這次重逢的一幕，會平安地過去，長久疏遠的愛人，禮貌地再見，維持一種矜持的友誼。永不再，雙方也不會再提起那種偷偷摸摸地會面。可是誰料到却出現了危機？

我整理自己的思想，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康知道這件事。無論怎樣，我要阻止林亞當宣揚出去。

「請你——」我衰弱，也一定很可憐地請求他：「你千萬別到白巖山莊來，答應我，你不來白巖山莊，好嗎？」

「爲什麼？——」他已放開了我，凝視着我笑了，「好吧，如果這是妳的希望，我一定遵從。妳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不過，妳知道，我沒法使自己保持超然，我是說妳又回來，妳依

舊單身，而我——又已自由了，我們全是自由的，現在可隨我們的意思，做任何事，對嗎？」

「自由？——」我腦海中出現了康，麗莎，祖父和朱莉，我無限辛酸地說：「自由！這世界上的人，有誰又是眞正自由的呢？」

「我可憐的安妮貝！——」

他沉默下來，似乎心情寧靜了。而我則相反，我的心湖仍激蕩着，我想告訴他——你的意思，現在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忘記安妮貝八年；而當她回來了，你剛好缺一位主婦，於是你需要她了，好如意的算盤！是不是？你回家寄食，太太死了，你——安妮貝會答應你的請求？應該答應你的請求嗎？……

我揚頭面對着他的眼睛，帶幾份示威地說：「好了，讓我走吧，我不會答應你的，我已經表示得非常明白，請你讓我單獨離去——」

原已出現的寧靜表情，又在他臉上消失，我又有點害怕了，我隨時提醒自己，不可陷於絕境。但目前情況，却一步一步地逼我後退。

「如果這一切是眞的——」他的思想經過一番整理以後說：「那麼簡直使我迷惑了，妳好像被魔術師送進了他那一口大箱子，八年之後妳走出來了，却完全換了一個新人，妳變得太多！我幾乎想說，妳根本不是安妮貝！」

我深深地呼吸一下，否則我會窒息，然後大聲地說：「這是蠢話，我不是安妮貝，還能是誰？」

「是啊，這就是我感到奇怪的。」

我原想這次會面也可像前幾次一樣，平安過去。如今看來，黑暗中的諸神，他們會在月光下幫助那一對戀人私會的，此刻要背叛了；此刻他們大約帶着諷刺和譏笑，看分別八年的戀人，想喚起舊日的情夢，有多麼困難。我沒有再說話，我只是看着林亞當，看他在懷疑，看他在思考，看他下一步怎麽辦。

「我大概也瘋狂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它實在不可能，實在不可能！」他一隻手搬過我的身子，很溫和地把我的臉對向月光。我避開了他的眼睛，低下頭去，緊閉着嘴去使顫慄停止，這樣隔了很久。

接着，他放下了我，突然轉身，大跨着步子離開我的身邊，我想：謝謝天，他要走了。正奇怪他如何突然有了這種勇氣。但沒有幾步，他又停止下來，背對着我，不動了幾秒鐘，低頭看地。

下了決心一般，他轉過身子，轉得太快，脚後跟在草地上，踉蹌地絆了一下。他一步一步走到我的面前，面容非常冷酷。

「那麽，這是眞的？」

我痛苦地猶豫着，一秒鐘長得像一年。我明白，我的踟躕似乎等於我的回答，我點點頭，沒有說話。

「妳不是溫家的安妮貝，是不是？」

我清清喉嚨，盡量維持平靜，承認吧，承認了是一種安慰。

「不，我不是安妮貝。」

「妳不是安妮貝？」他又重覆地說了一次，他的問話，由强烈而變成模糊混亂。

這時，我還能說什麽？我半是逃避，半是安慰，一種解放了輕鬆感覺，反顯得心安理得。燦爛的月光，照射在大廈廢墟和樹林頂上。日晷尖銳的影子，和我們兩人的身影混在一起；林亞當和安妮貝的影子，混入時間的影子之中，加上空氣中的香味，一切似若虛幻。

我和他雙雙來自太虛幻境，我們永不在日光之下生活起居，僅在月明之夜，我們共同出現在用溫柔的月光搭建的舞臺之上，啜飲熱情之酒延續生命。世俗是醜惡的，我們遠隔塵寰，談論着愛情、死亡和碎心的夢，用微妙淨化的詩之語言。然後，月亮逐漸西沉，燕子飛過窗扉，嘴中啣着一根金髮，這是一個信號，告訴我們說，月落了，愛人們呀，你們該起程了。我們勇敢地端起魔杯，共飲那苦酒，這是命中注訂的一段黑色的航程，無需擁抱，更無須吻別，那是人間才有的俗事。我們輕飄過夜之花園，睡衣的帶子散開來像翅翼，飄去，飄去，等待着下一個月明之夜……沒有眼淚和爭吵的愛情。既然有愛情，就應該是美的，如果連愛情都醜惡，那麽世界上還有什麽事清淨？骯髒的俗事多可怕！火車站月臺上的等待，沒有回答的電話，遺失的信件，多年延宕的孤獨……

時間在流失，永不停息，即是此刻，它通過日晷，默默無聲。

回到現實吧，我依舊在現實中，未能乘着月光離去。他重至我的身邊，徹底檢查我的面龐，喃喃地說：

「妳看來像她，妳的行動像她，但妳不是她。妳的聲調不像，妳的笑容不像，但妳實在是很像。安妮貝叫我怎麼說？」

我溫和地回答他：「你可以說，我像她，但不是她。」

「那麼，妳是誰？」

「你是指什麼問的？」

「不指什麼，但是妳爲什麼出現在這兒？爲什麼要這樣做？妳到底是誰呢？」

「剛才，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我的名字嗎？」

「不，不要推諉，妳得老實地說出來，我有權利知道。」

「你有？」

「是的，妳一定知道我的許多事情，否則，妳不敢今夜跑來見我，誰告訴妳的，是安妮貝？」

「不。」

「除了安妮貝還會有旁人嗎？哦，對了，請妳告訴我，妳在什麼地方遇見她的？她發生了什麼事？她還好嗎？請妳不必再隱瞞了，一切都告訴我！」

「請別這麼激動，我沒有見過她，所有這一切全是朱莉說的。」

「朱莉？她怎麼會——」

「別生氣，她也並不知道得太清楚，她曾經見過你和安妮貝在林中會晤，她也知道長春樹下的郵箱，她看見安妮貝丟一封信進去，又拿一封信出來——她把它當成羅曼諦克的愛情故事，從未告訴過旁人。」

「但她告訴了妳？」

「是的，僅僅如此而已，她以爲我這次回來，是爲了要見你，所以把她知道的，告訴了我。」

「但妳僅僅憑着她的幾句話，就敢於出來表演，妳似乎太大膽了一點吧？是不是康也提供了妳線索？」

「不，他似乎一點也不知道。你應該看得出來，我是一個好演員，而且這齣戲也是一個誘人的有趣的角色。」

「老實說，我恨妳！」

「何必呢，我——」

「妳以幾乎有點卑鄙的表演，騙取我的——」

「如果你回顧一下，你可以知道我沒有主動地要探聽什麼，我可以說僅僅提供了一個背景，代替安妮貝的一件道具，所有一切是你自己主動的。」

「妳一定很聰明，我也配服妳的勇氣。不過，妳忽略了一對分別八年的愛人，在他們重又相逢時的那種震驚。當然，妳也算不錯了。妳剛才說，妳是來參加表演一齣戲劇，這齣戲到底是什

麼？」

「林先生，我告訴你了實話，我這樣做僅是爲了自己的麵包，希望你能保持超然，讓我繼續下去。我絕不傷害任何人，也不牽涉到你。」

「不牽涉我嗎？妳以安妮貝的姿態在白巖山莊出現，還說不牽涉到我，怎麼可能？」

「除了朱莉，沒有人知道你和安妮貝的事，而我也告訴了她，不要傳揚開去。」

「這不是重點，妳叫什麼？」

「我說過了，瑪莉格蕾。」

「妳很像她，格蕾，眞地很像。不過，妳總不能憑着這一點，就冒充安妮貝，莫名其妙地同到白巖山莊來混碗飯吃罷？」

「是這樣。」

「是這樣？怎麼會？爲了吃一碗飯而埋名隱姓地去當另一個人？妳簡直太滑稽了！」

「我看——一點也不滑稽，試想一個人到了混不下去的時候，走投無路的時候，你的半日工作又恰好被人辭退；那麼，你說不定會怨恨自己，爲什麼不生成另一個人。如果這時候，恰巧有人請妳去扮演，或者索性請妳去當另外一個人，你會拒絕嗎？」

「那麼，妳是被另一個人僱回來的。」

「可以這麼說吧。」

「誰？對了，是朱莉，她找妳來破壞康諾爾的機會，妳一定知道溫老頭的產業情況了吧？」

我笑笑：「剛好相反，是康和他的姐姐麗莎僱我來的。」

「康和麗莎？騙鬼也不相信。」

「這是眞的。」

「康把安妮貝找回來，切掉自己的希望，別把我當傻瓜，溫家的事情，我熟習得很。」

「我不是要切掉康。」

「那麼是朱莉？」

「也不是朱莉，是安妮貝自己。」

「安妮貝早就死了。」

「爲什麼？眞的嗎？」

他幾乎因自己的話而發怒了。「不爲什麼，大家都這麼想，所有的人都這麼想。」

「是的，也許所有的人都想安妮貝死了，但是有一個人不是那麼想，他就是祖父。祖父相信安妮貝還活着，他拒絕立定遺囑，他要等着安妮貝回來，把一切留給她。朱莉對產業毫無興趣，有興趣的是康，也許祖父原也打算給康的。可是他這樣一天一天拖下來，如他眞正地病了，我是說他突然離去，那麼時間豈不太晚了。到時候，法律手續一大堆，最後山莊判給誰，也是未知之數。我目前很清楚其中的情況，朱莉不想要，而康又太想要，我留在這兒替他們湊一個數，讓祖父早一點立定他的遺囑。」

「我懂了——」

「我知道你會懂的。」

「這就是妳所以出現的原因？」

「對演戲的經驗來說，我喜歡這個奇妙的角色。對金錢上來說，是一筆大收入。」

「大收入？妳演的是個招搖撞騙的小可憐蟲，收入的也不見得能像妳期望得那麼多。」

我忍不住笑了，剛才，我們是兩個熱情的幽靈，現在是兩個實實在在的凡人，談話中充滿了銅臭氣。「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你呢，林先生，你看重情感，還是看重金錢？依我看，金錢到底比愛情重要得多吧。」

「我——很遲鈍，而且愚蠢，不像妳這樣精明。」

「這又是答非所問了。」

「我問妳——」他把話題引入原來的軌道。「康不怕妳結果會把安妮貝的金錢通通帶走嗎？」

「妳以爲我會？根據合約，我把主要收入留給他，他給我相當數目的一筆現款，我們是君子協定，或者應該說魔鬼的合約。」

「這麼說來，在魔鬼中間，你們也有自己的風度了。」

「林先生，請你注意，在這個世界上愈是魔鬼，愈有風度。相反的，許多被稱爲君子的人，倒眞要多多提防着點呢。」

「憤世的爛言，妳在那兒遇見康的？」

「我在新堡工作，有一個假日來這兒郊遊，他看見了我，以爲是他的表妹囘來了，我們因此相識。」我沒有告訴他我們以後如何商議計劃；也不想告訴他，我自己已經開始不按照康的計劃，而自由行事了。

「就這樣，你們商定了陰謀——」他聲言中的輕蔑很難掩飾。「好了，我猜想已經完全成功了，恭賀妳，看情形那一筆收入妳是拿穩了，麵包有得吃了，是嗎？」

「不。」

「怎麼？」

「現在——我看要失敗了。」

「的確如此。」他的語調帶着計謀，幾乎憎恨地看着我，是的，他有權利恨我，爲了剛才出醜於我面前。「妳怎麼被白巖山莊的人接受的，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像出來，當朱莉告訴妳，安妮貝往昔的愛人已經囘來以後，妳一定緊張過一陣子。」

「是的，我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妳辦得很好，聰明的格蕾小姐，妳冒險先來和我見一次面，因爲妳不敢在大庭廣衆間和我會晤。妳怎麼不去涼亭？」

「涼亭？你是說沿着河邊小徑，長滿了石南花的那間亭子？我並不知道那是你們會面的地方，直到你自己告訴了我以後才知道。」

「我們，很少在這兒。」他囘身一瞥大厦的空架。

「我也想到，你們不可能在這兒，不過，你這次回來，總會到這到這兒憑吊一番吧。」

「是的，事實上我是來了，妳每一點猜測全對。格蕾小姐，妳如今爽快而坦白地把一切都告訴了我，難道妳不怕我把整個事情宣揚開來？」

「你當然會，明天一早你很可能去告訴祖父，把今晚的經過覆述一遍。告訴他安妮貝死了，這些年來，康一直眼盯盯地望着他的財產，圖謀白巖山莊；現在正等着他的死亡。而且，你還可以再加上一點，說朱莉想着結婚，恨不能馬上跟白巖山莊脫離關係才干心。」

「妳的意思是——」

「很簡單，你可以照我們的方法，參與進來。人總歸是人，不是神。而且，你現在有一個比我們都更優勢的地位，我們的把柄握在你的手裏。你可以因此要挾唐，要挾麗莎，要挾我，誰敢於不聽你的？」

「格蕾小姐，我不喜歡妳這種說話的態度。」

「眞的，我說的是實話，這對你也是一個機會。只要你說出，你要去——他們怎麽說的？」告密」，對了，只要你聲稱，你要去告密了，那麽，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

「告訴妳，我不會去！」

「你不去？何必呢？」

「妳好像是在鼓勵我去，是不是？」

「那裏，權力在你自己手中。」

「告訴妳，我對於一件事的是非判斷，是根據它們是否傷害了旁人而決定的。我知道温老頭對妳的回來，必然十分高興，妳是一個好演員，說不定妳比眞的安妮貝更討他歡心，形將就木的人，讓他有一個美滿的夢，我又何必去擊碎它呢。」

「那麽，你是要保守秘密了？」

「我在旁邊監視着妳們，如果妳們的犯罪集團，有傷害任何人的企圖時，就是告密也罷，我會出面的。」

「總之，你暫時是不會宣揚的了。」

「不要騙取我的諾言。」

「其實，我知道你也不會。」

「爲什麽？」

「因爲你不能，祖父不會相信你，康和麗莎會說你受刺激過深，精神有點反常，朱莉會笑你，說你因得不到安妮貝的愛情，甚至白地太太會對天發誓，說她絕無謊言地證明我就是安妮貝。」

「妳想得太簡單，妳說話像美國人？」

「正確地說，應該是加拿大，這是我的本錢之一，有這個本錢，使我的表演更容易。安妮貝去了美國，而根據我自己的故事，我又由美國去了加拿大。」

「不錯，格蕾小姐，一個人由加拿大回英國來，得需要一張護照，妳不會不知道吧？」

「護照？——」

我啞然了，他却格格地笑出聲來，不過，那似乎是善意的微笑。

「格蕾小姐，這是不是一個把柄？」

我的天！我心中嚇了一跳，迄今未止，還沒有一個人想起來看看我的護照，康和麗莎沒有，祖父也沒有。

「是的——」他彷彿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們不會有人問妳要護照看的，甚至我懷疑像康那類的人，懂不懂護照這回事。但是，在證明身份的時候，它非常有用，十分有用，而且簡單的很。」

我緊緊地握着拳頭，輕聲地問：「林先生——」

「嗯？」

「你怎麽辦？」

「妳說呢？」

「我不知道，你明白祖父——」

「好了，格蕾小姐，我明白妳和康的交易期限是定在温老頭的年齡上。我極不喜歡看見人們以這種謊言而收獲正果，不過，我暫時答應妳一段日子，妳好自爲之吧，温老頭死了以後，我們再研究。」

「謝謝你。」

「不用謝了，我實在也不想接受妳的謝意。不過，我納悶，如果你們的計謀成功，妳打算在白巖山莊繼續地生活下去嗎？」

「時間到了，我會考慮。」

「妳想康會和妳結婚嗎？妳是否正朝向這一個目標努力着？想辦法弄一張常期的飯票？」

「請你注意，我和康只是工作上的合夥，除此以外，什麽都沒有。」

「那麽，我向妳倒歉，妳知道，我——沒有侮辱妳的意思，照妳的方式來說，這也算是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也並非是罪惡，林先生，我告訴你的全是實話，你不應該對我再存什麽偏見。我爲自己找了一個輕鬆的工作，不用費勁，無需困難。它的出發點被一個貪慾所推動，我承認，欠缺審慎，我也承認；但我不能算是壞人，若有人提議做壞事，我不會答應。他們很富裕，分出一點給我，對我來說，是個極大的收入，但他們中任何人都不會再意的，你認爲對嗎？」

「如果我相信了妳，妳以後又怎麽表演呢？」

「用不着擔心了，而且，你也實在幫不上什麽忙。」

他大聲地嘆一口氣，「妳是一位少見的女孩子。」

「謝謝你的誇奬，我想這是一句誇奬吧。」

「我可以允許妳，如果有一天我要揭露秘密了，我會預先警告妳。」

「爲什麽，你忽然對我——好了？」

「我不知道，妳實在很像她。」

「以後，你會叫我安妮貝吧，是不是？」

「啊？——」彷彿他沒有想到這一點似的。

「當然叫我安妮貝，怎麽能叫我格蕾呢？」

「那我不成了妳們的同謀者了嗎？」

「不能算同謀，譬如你在看戲，一旦當你走近舞臺，或者舞臺上的角色出了劇院，你依舊可以叫他一聲哈姆蕾特，或者朱麗葉。」

「妳的態度完全是一種遊戲人生。」

「應該說是戲劇人生。好了，林先生，我們應該說再見了，最後，請接受我的歉意。」

「爲什麽？」

「關於安妮貝，我又引起了你的舊痛，不過，我自己也很悲哀，你或者也看出來了。」

「不談這些了。」

「再見——」我猶豫了一下，終於叫出了他的名字。「亞當，再見。」

黑暗中，我離開了花園。

月亮已經西沉了。

十

日子過去了，炎熱而無雲，但天空不再藍了，被强烈的陽光熔化，變淺，變白。這年的麥子收割完畢，割過的麥田發散出一股伊甸園的氣息；伊甸園中想來該有蘋果花的輕香，但是，似乎每一個人都覺得割過的麥田氣味，就是伊甸園的氣味。麥田赤裸地延伸出去，一望無垠，一大塊金黃。野玫瑰攀在柵欄上，又開花了。湯姆——那隻肥胖的黑白花貓驚愕了每一個人，一窩竟生下了七隻小猫。

林亞當沒有做任何行動。

我從銀行把護照取回，小心地不讓任何人看見，收在衣箱中，並且加了鎖。那夜的月光下重逢之後，我沒有去過林家或西莊，兩三天中，他也沒有過來。我想，爲了祖父的緣故，他大約答應我的請求，保守秘密了。朱莉有幾次提議到後面河邊散步，我無可奈何地去了，並且照朱莉的假定，我對馬駒裝扮出强烈的興趣，這一表演倒是十分自然而輕鬆。

我沒有再嘗試向朱莉探聽什麽消息，她也沒有再告訴我。但我對她和唐納德之間的關係，竟驚奇地發現，並不像朱莉所自認爲的那麽接近，甚至可以說，唐納德對朱莉有點疏遠。朱莉年青、易變、有點嬌縱，她的熱情有時候像刺，有時候像火。而唐納德呢，正如朱莉所說，沒有一點

羅曼諦克的趣味；但是，她們又如何過在一起？

也許，愛情就是這麼神秘，或者說這麼無聊。朱莉喝望着熱情的回報，她寧願自己的愛人也在長春樹洞中給她留一張紙條，但她不知道所謂「愛情」，如果到了這一地步，必已是痛苦萬分的了。一個女孩子，在十九歲時，是她一生中最糊塗，也最可愛的時期。

差不多每天黃昏，唐納德在工作安排停當以後，出現在白巖山莊。朱莉也去過西伍德堡看看他們工作的進行，甚至她還想在這一工作上做深入一層的了解。

朱莉並沒有成功，她之出現使唐納德很不高興。黃昏他們一塊回家吃飯，朱莉在餐桌上大大地議論了一番。

「他們住在一個洞裏——」朱莉對大家說：「我的意思是生活在一個地窖底下，全是泥漿和爛石塊，有一堆茶匙樣的東西，老實說，除了泥漿什麼都沒有。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麼失望過，要是你們說那些茶匙中裝的是韃靼王的鑽石，我或許還相信你們的辛苦是值得的，否則，簡直是開玩笑。」

「沒有金幣？沒有雕像？」我笑着問。

「安妮貝，我看見了一段長長的像樹根樣的東西，怎麼樣，唐納德，那恐怕是羅馬人的鞋帶吧？你有沒有把它珍藏起來送博物館去？」

唐納德的眼睛閃動了一下，「這是工作，全部時間內，妳都別想期待什麼刺激。」

朱莉張開嘴還想說什麼，我很快地打斷了她。

我說：「無論如何，你們有了一個初步的研判了吧。」

「嗯，可能是一處遺跡。」

「是羅馬的遺跡？」祖父從食盤上抬頭。

唐納德以自信但又帶一點謙恭的語調回答說：「是的，老先生，正如朱莉所說，我們得在地下繼續發掘試探才成。我們已經發現了一處痕跡，非常接近前面的石牆和城堡，這樣一層一層地下去，由土質的檢定，岩層的斷裂情況，如果再加上陶瓷碎片的參考，我們就可以考據出前代的地貌圖型，甚至建築格式，至於目前——」他對朱莉笑笑，「朱莉說的也很對，除了泥漿和爛石片，什麼都沒有，而必然是看來無聊的。」

「就是無聊，對你似乎也有可怕的吸引力！」朱莉的這一句話似若嘔氣的小孩頂嘴，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說出來，究竟有什麼意義。

唐納德沒有注意朱莉，對着我說：「的確是這樣，我料想全部工作過程中，全是泥土和無聊，不過到了某一程度，當我們所預期的遺跡終於出現時，可能十分刺激的。」

「好——」我湊趣地說：「如果什麼時候，你們覺得眞正可能有所發現了，我們也來看看。」

「我希望——」朱莉急不及待地說：「你們挖出一座羅馬的石頭棺材，裏面裝滿了鑽石珠寶，一封訣別的情書，女人的秀髮……」

「我怕會使妳失望了。」唐納德冷冷地回答，又轉面對我說：「照預定的進度，我們在星期

四那天，就要挖掘到目標了。」

「星期四？你們怎樣預定的？」

「是一種利用聲波的探測儀器，因爲那兒的反應不同，表示是一個空隙，最少和其他地區不同，我們現在就照着這一目標去發掘。」

「離地面很深嗎？」

麗莎抬頭，十分有興趣地聽着，康不在，每天黃昏以後，他依舊工作，也許是一種姿態，也許是眞忙。

「不能算太深，當然地形是複雜的，我怕自己也無法向妳解釋清楚。」

「對不起，也許我問得太多了。」

「安妮貝，我們要在星期三去新堡王冠戲院——」朱莉說。

「看電影嗎？妳和唐納德？」

「是的。」

祖父從食盤上又抬起頭，沒有說什麼。但我突然想到，趕快提醒朱莉說：

「星期三是爺爺的生日，妳忘了？我們大家等在這兒，要爲爺爺祝壽的。」

「我知道，可是，星期三要過生日，星期四要有寶貝出土，我這個假期不是就這樣躭誤光了嗎？瓊克勞馥的新片子我從來不願意放棄的。」

「可是祖父的生日——」

「沒關係，我們看日場，星期三中午就去，是不是？唐納德。爺爺，無論如何，我們會在晚餐時候趕回來。爺爺，唐納德是不是也參加我們的晚餐？」

「朱莉——」唐納德叫着朱莉，眼睛看着我，但我知道他一面說話却一面注意着祖父的表情。「妳約我參加這樣的宴會，我的確感到很榮耀。不過，這是妳們家庭的團圓宴會，所以，我想我最好是——」

「別這麼說，」祖父說：「你能有此一想法，我們應該感謝你的細心體貼。不過，你的光臨却是我們所眞誠盼望的。當然，你也知道有些家庭集合起來以後，他們常常是非常殘酷地自私，特別是我們溫家。所以，難免使你覺得我們恍若一羣深山野窪的原始居民一般，這一點，你若能屈駕光臨，說不定還可以使大家各自檢點一些呢。」

「那裏——」唐納德笑笑說：「老先生說話非常幽默，我原以爲你們會有什麼——我是說家庭事務的商討之類，我自然不便參加。」

「沒有什麼，任何我要告訴大家的事，臨睡以前的三分鐘就可以交代明白了，何必需要那麼鄭重呢？」

「如此說來，我只好叨擾這一餐了。」

「安妮貝——」朱莉拉拉我的衣服，「爺爺就喜歡有個人跟他這樣咬文嚼字地談話。」

「咬文嚼字總比信口開河好得多了——」祖父對朱莉說：「任何事情要多費腦筋，說話尤應如此。這就是所謂「教育」的功用之一。好了，我怕我的胃要容納不下了，得先告退了。」

麗莎告訴祖父咖啡已經在客廳準備好了。祖父點頭，推開椅子沒說什麽話，向客廳走去。

天氣愈來愈熱，遠方有了雷聲，隆隆地彷彿使原已沉悶的空氣更加沉悶了。

這天上午伊沙加先生來了，和祖父在書房中密談了一個上午，祖父沒有透露他們到底談了些什麽，只是告訴大家，星期三——也就是祖父生日那天，伊沙加先生還要來。

自從律師拜訪過以後，甚至祖父本人，都有了改變。老人的行動變爲不捉摸，動輒發怒。財產就代表權力，放棄財產的控制權就猶如同放棄了權力。驟然間，他的身材似乎都比以往矮了一截。他對康的指示，抱怨多於建議，嘮叨而性急，幾乎使人無法忍受；這是以前所未曾有過的。

老人對康的態度之轉變，究竟代表什麽意義？康大約曾無數次地詢問自己。他的情緒緊張得無以復加，他比往日安靜了，面容上不再顯露那種賣弄的光彩和笑容。燥急而乖戾地關着門，通過庭院，甚至見了我，都忘了招呼。由早到晚，他停在麥田中，兇猛地駕駛着拖拉機，發洩着他的精力。

麗莎依舊安靜，無聲地在廚房中工作。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完全寄託在康的身上。在祖父眼中，她是管家的一位窮親戚，財產無論怎樣分，都不會到她的身上去。每天傍晚，她離開客廳回到廚房，開始爲康準備晚餐的時候，才是她一天中眞正的安慰。康一回來便坐下吃飯，麗莎坐在他對面，兩人輕聲地談話，這半小時，就是麗莎生命的意義，也就是生活的目的了。這些日子中，我開始對麗莎有了同情；正如祖父所說：「愚蠢的麗莎」。

唐納德在吃飯時不再談話了，尤其很少談及他的工作，大約他知道沒有人肯認眞去聽。朱莉這幾天已經重新給唐納德的工作起了綽號，叫做「爛泥窪」。

吃飯的時候，因爲連祖父也失去了談話的興緻，所以每當朱莉問：

「你那個爛泥窪怎麽樣了？」

唐納德只是抬頭看看，不作回答。如果朱莉再一次地談到「爛泥窪」時，唐納德就開始皺眉頭了。皺眉頭自然要引起朱莉的牢騷。

「你那個爛泥窪——」朱莉以不屑的語氣說：「還不如康，康每天雖然也是滿身泥巴，可是人家種出了麵包，你呢？你種了什麽出來？最少，他比你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吧，對不對？」

「十分可能。」唐納德頭也不抬地回答着。

唐納德和朱莉間的關係，很明顯地對立起來。朱莉在某一方面也有她的計謀，我所說某一方面，乃是專指羅曼蒂克的愛情而言。她想引起唐納德的妒忌，使出了她的兩件法寶——第一件是范家的孩子范畢爾，前次曾打電話來過的。范畢爾不知怎樣在白巖山莊出現了，朱莉並且帶他去參觀了那個爛泥窪，希望引起唐納德的注意。結果，可能並沒有什麽效果，范畢爾當唐納德是大學者，唐納德看范畢爾是小農夫，反更顯得倫敦來的那位教授氣宇宣昂，和范家孩子的畏縮愚昧。

第二件法寶是康，朱莉連着兩天在田中駕駛拖拉機，希望康能有所感觸，而採取一些使唐納德感覺得到的行動。可惜康這幾日中，似乎忘了以前談過的三分法，有兩份也够了，沒有興趣再去攫獲那第三份的慾望。

星期三終於來了，仍然是隆隆的雷聲。天空中看不見一朵雲，雲都積聚在遠處的山腰上，從早至晚地停在那兒，隆隆着，隆隆着。

伊沙加先生中午以前就抵達了，祖父帶他進了書房，我陪他們坐了十分鐘，然後去飯廳中取舍利酒，祖父在我身後關上了門。

當我穿過大廳，朱莉正從樓上下來，一面戴着手套。

「朱莉，眞漂亮！」我說：「爲什麼這麼早？我想唐納德在午飯以前不會離開吧？」

她戴上第二隻手套，把沉重的金手鐲推上去。然後激怒地說：「唐納德？別提了，他根本就沒空。」

「什麼？」

「一小時以前他來說，他不能去。」

「哦——朱莉，爲什麼呢？」

「誰知道爲什麼？因爲——他說，他不想做被人指責的事，如此而已。」

我瞥一眼書房的門，對朱莉說：「來，到飯廳去，我正要替祖父和伊莎加先生拿舍利酒——」到了飯廳，我問她說：「朱莉，他怎麼說，到底什麼事使他不能去？」

「有人從倫敦來，是什麼考古委員會的，唐納德說得等着見他。他說——他怎麼說的，我根本沒有聽，反正就是那麼回事，他不能去新堡看電影了。」

「朱莉，既然他說不能去，也許眞有什麼重要的事——」

「我知道，每件事都如此——」朱莉叫着：「他的話永遠清楚有理，無懈可擊。」

「朱莉，其實妳並不瞭解唐納德，如果妳換一個觀點來看，妳會覺得，一個男人能够專心於工作，是件好事。工作對於男人，猶若下一粒種子，他必得兢兢業業地去看待這粒種子，才能發芽茁長……」

「好了，够了。最少，他應該知道我的失望，不必表現出他根本不在乎和我一塊出去。」

「他不會有這個意思，妳知道，他不是那類願供女性操縱的男子；當然他也有歉意，只是沒有用一堆廢話來當做禮物還給妳而已。」

「好了，反正他總是對的，我是無知的。安妮貝，謝謝妳勸我，我也不會因此就不理他。」

「那麼今天晚上，他還來嗎？」

「他說他會想辦法來，我說不必勉强。」

「朱莉！」

「放心，我沒有眞地說出來，只是想那樣說罷了。」她向我一笑。「車子來了，我得走了。」

「車子？」

「我說過我不願失去這個片子，范畢爾帶我去。」

「哦，我明白了。」

「妳明白什麼？」

「朱莉，這部影片將來一定會在倫敦上映，妳可以等回到倫敦再和唐納德一塊去。」

「到了倫敦又有其他的好片子了，好片子源源而來，他的工作是處處繁忙。」

「唐納德說了不能去，妳就打電話叫范畢爾來帶妳去，是嗎？」

「是的！」她以一種挑戰的姿態回答我。

「他放下了一切事情，馬上來了？」

「是的，有什麽不對？」

「沒什麽，希望你們玩得愉快，早點回來。」

「我會的。」

「還有，晚上回來見了唐納德，不必顯露出對他很不滿的樣子。當然，妳和唐納德之間究竟怎樣，是你們自己的事，我所以這樣建議，是爲了另一個考慮。現在不是時間，妳回來以後，我有些話告訴妳。」

「好吧——再見。」

朱莉已經急不及待地衝了出去，前門在她身後關閉。

我找出舍利酒杯和一隻淺托盤，準備安排好給祖父送進去。但祖父出來了——

他是向通廚房的門去的，但聽見了茶杯叮噹聲，停下身來看我。似乎猶豫了一下，突然決定走進來，並在身後關上了門。

「爺爺，我正想送酒進去的，是來催我嗎？」

「妳也够慢的了，不過，我是去廚房，找白地太太和那個打雜的女孩來簽個字，她們就算是見證人了。」他此刻的說話十分乾澀，或者說是嚴酷。

「哦——」我等待着，看着他白色眉毛下面的眼睛。

「安妮貝——」他似乎不知應該告訴我些什麽。

「爺爺。」

「我沒有讓妳吃虧。」

「我說過，我完全照着你的意思，我並不——」

「好了，關於朱莉——妳知道她和這個唐納德到底程度進展到怎樣了？」

「他住在倫敦，每年有一千八百磅的收入，我想不久可以升到兩千。」

「他和朱莉，還有范家的孩子，比較起來，朱莉和他們兩個那一個更好一點？我想眞正地明白一下。」

「就是朱莉自己，恐怕也未必眞正的明白。」

「這個唐納德的情況，自然，他是一位紳士，是毫無疑義的。不過他的衣着和車子，我總覺得有點怪形怪狀，彷彿境況很不好。」

「爺爺——」我幾乎要笑起來。「人家是到這兒來發掘古物的，難道還要穿燕尾服嗎？不過，據朱莉說，唐納德的收入是全部送回家了，他的家庭環境倒的確是不大好。」

「嗯，」祖父點點頭。「我已猜到了這一點，總之，都不會讓妳們吃虧。說實話，要是妳父

親或者朱莉的父親還活着，就無需我費這番腦筋了！」

「是的，爺爺。」

「我考慮這件事，要想到康，想到妳，想到朱莉，還要想到產業本身。而且，女人一結了婚，天生成的她們就站在丈夫那一邊了；於是，我還得替她們可能出現的丈夫想一想。」

「爺爺，我希望你暫時別告訴我它的內容。」

「內容？安妮貝，那其實是一大堆廢話，律師的專長，他們把極簡單的事，用一套他們自己的『行話』敍述出來。總之，內容現在還不能告訴妳，我相信隔不了多久，妳也會知道的。反正，妳沒有吃虧，我給了妳酬謝。」

「酬謝？我做了什麼事？是離家出走嗎？」

「安妮貝！」莫明其妙地，老人生起氣來，嚴峻而兇惡地說：「妳這次回來，我總覺得，妳似乎希望我把每一辨士都留給康，這是什麼原因，我完全搞不清楚！」

溫麥斯頭也不回地，出了房子。

康知道伊沙加先生上午要來白巖山莊這回事，但他克制了自己的好奇，中午沒有回來吃飯。律師不久之後，就走了，祖父也回樓上休息。我原允許麗莎去貝林翰買點東西，她忙於準備晚餐無法分身。廚房中的事務，她不願意我插手，「因爲——」她說：「我很自私，我享受這機會，準備一頓盛宴的機會是不多的。」

購物沒有化費太多的時間，我搭巴士從貝林翰回來，在我第一天來白巖山莊時下車的地方下了巴士。前面不遠就是我存放兩隻箱子的地方。我總有一個感覺，也許是懼怕，怕我有什麼零碎東西留在那兒，被旁人，尤其是康或麗莎檢去。所以我特別向樹叢後面探望一下，穿過樹叢，我竟看見那輛黃色的老爺車，唐納德的車子，怎麼會停在這兒？

我再向前面走一步，到了採石場的出入口。唐在這兒，嘴裏叨着煙斗，雙手深深地插入衣袋，似乎早已料到我的出現，謎着眼睛微笑。

「哈囉——」他取出煙斗招呼了我一聲。

「是你！」我的樣子當然有些尷尬，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東西，而且我幾乎已經說出了口，問他不是要等倫敦來的什麼委員嗎？爲什麼有空到這兒來？但我沒有說出，又呑嚥回去了，保留一點的好；我跟唐納德的關係，還不足以代表朱莉譴責他。

「我看見了你的車子，對我產生了極大的誘惑——」我出示一下手中的東西。「你是要去白巖山莊嗎？」

「如果我本來不想去，現在也得去了。」

「但是——我似乎覺得你這人，從來不做不必要的事，所以，我幾乎不敢想，你會專門送一躺我。」

「那裏，這是我的榮幸。」

今天，唐納德穿了一套整齊，但依舊有點拼拼湊湊的衣服，大概是爲參加今夜的盛宴而特意

穿著的。

「朱莉說，你還沒有決定是否有空參加今天晚上祖父的生日晚餐，但我們都希望你能去，據說還有烤乳鴨呢！」

「我相信一定會十分豐富，麗莎小姐的烹飪技術，實在令人欽佩。不過，我很怕一個外人的參加，會使妳們感到不便。」

「不會的，朱莉非常希望你來，她現在出去了，去新堡看電影——」我抬頭看崖頂上的樹林，野薔薇爬在樹梢上開花。但我眞正想看的，是唐納德臉上的反應。

「是嗎？那太好了，她沒有失去那張好片子。」聲音很平淡，看不出任何表情。

「是范畢爾帶她去的。」我又補充了一句。

「范畢爾，是的，我見過那個孩子，非常可愛的——來，把妳的包裹放上來。」

「多謝你——」

他一件一件地把東西接過去，放入車內後座上。

「那麼——」我說：「現在可以證明你是要去參加晚餐了。」

「不，我不直接去，我還要去看看林亞當先生，所以，我先送妳去白巖山莊，然後去看看林先生。」他咧嘴笑笑說：「有個人一塊兒，可以幫我打開柵欄門，那是非常安逸的事。」

「你其實無需走正門，有一段柵欄壞了，你可以從那兒進去。」

「眞的嗎？安妮貝——」

「什麼？——」因他的聲音中斷，我懷疑地問他。

「妳是叫安妮貝嗎？我總怕自己叫錯了，又怕——妳還有什麼其他的名字。」

「你的話好奇怪！這表示你是學者，不留心於俗事，還是表示你多幻想，在常理之外，想些出奇的名堂？」

「都不是，只是一種感覺。妳知道，這種「感覺」，有時候人們稱它爲第六感覺，是有一種很神秘的效用的。」

我向前走了兩步，離開他的車子和他的視線，去審視一棵生長在罅隙中的指頂花，紫色花朵像指甲那麼小，但若細加研究，會覺得它的結構竟復雜得離奇。看起來，唐納德這人不簡單，他是否有什麼題外的意思呢？爲什麼我一直只把他當成朱莉的男朋友，而沒有多加防備？

我轉回身，馬上問他說：「你在這兒做什麼？」

「採石場，妳不覺得這採石場很有研究的價值嗎？」

「我想——這該是地質學家，而非考古學家的事。」

「不，所謂考古的「考」，是什麼都考的，什麼事都追根究底的詢問，發掘出事實的眞象。而且——妳看下面的沙石，這種白色石頭供應了附近所有建築，包括羅馬石牆的建築材料；我已經知道它是在一九一〇年停止採石的。安妮貝，妳是在這兒出生的，一定比我更詳盡地熟習這採石場的情形，能不能告訴我一點？」

「我想——」

「朱莉說，她的安妮貝姐姐，什麽全知道，越是大家不注意的事，她越淸楚。」

「眞的嗎？我可以告訴你，白巖山莊就是因爲採石場而建立的，它的「白巖」兩字就是因這兒的沙石而取的名字。白巖山莊有四百年的歷史，那麽採石場一定比白巖山莊更悠久。如果，你說羅馬石牆也是由這兒採取石頭，那麽似乎又可以推想它至紀元開始的時期了。」

「妳——」他欣賞地笑起來：「眞是名不虛傳。」

「如果這也値得你如此地讚美，那麽，我應該自誇地說，我還有許多値得你驚奇讚美的特長呢。」

「我完全相信。」

「你相信什麽？」我笑一下，彌補語句的過於生硬。

「相信妳有許多特長，因爲我原想着，妳對白巖山莊不會有興趣的。我是說，人家告訴我，妳曾經離開了八年，所以，毫無疑義，妳跟白巖山莊的距離一定很遠。」

「剛好相反，我這次囘來以後，發覺我跟它非常接近，此處的一草一木，我對它們都懷有無限的感情。甚至我覺得白巖山莊是個極俱誘惑力，而吸引人的地方。你大槪也這樣覺得吧？」

「我？當然，當然，以一個考古學家的立場。」

「可惜——朱莉却對這兒毫無興趣。」

「是啊。」

「你們婚後會住在倫敦嗎？」

「什麽？妳說——」他取出口中的煙斗，是早已熄滅了的。

我笑笑：「我是說你跟朱莉結婚以後，是住在白巖山莊，還是住在倫敦？」

「我的天！妳怎麽會想到我會跟她結婚呢？」

「你們難道——」我充分地表示出驚愕之狀。

「我們才認識了八個星期，她談到要囘來的事，而我也正請到了一筆研究專款，要來北方考察古蹟，我們就這樣一塊來了。她給我的印象，似乎是她已經與白巖山莊結合在一起了，這其實——」

「是的，她極可能變成將來白巖山莊的主人。」

「妳這樣想嗎？」他低頭笑笑，在煙斗中裝煙絲，慢騰騰地。「我看却不見得，妳的希望比她大，除非妳是——自願地棄權。」

「好了，我一點也沒想到和你談及這個，我想我該囘去了，麗莎還等着這些東西呢。」

「那麽——」他打開了車門，「請上車吧。」

我退後一步，自己打開後座的門。「謝謝你，我很對不起，要坐在後面了；有些東西怕震，我得自己扶着它們，你不會生氣吧。」

我坐在後面，看着他的背影，這位奇異的考古學家。他的腦海中除了考古，究竟還裝了些什麽？是的，他一定還裝了些東西，只是，此刻我尚無法瞭解罷了。

他在車窗上面的照後鏡中，也在打量着我。

十一

我們回到白巖山莊，唐納德幫我提着東西進入廚房。麗莎正在大發雷霆，事態非常嚴重。原來，這是一樁可以稱爲「湯姆與奶油」的風波。

「牠如果再接近牛奶桶，我會扭斷她的脖子！」

花貓已經逃逸而去，剩下的是麗莎的氣憤和白地太太的笑容，甚至還帶點幸災樂禍的得意。

「我說——」白地太太說：「妳要是眞有這個決心，湯姆的脖子早被妳扭斷一百次了。」

「好了，麗莎——」我放下手中的東西：「妳該原諒牠，牠有七隻小貓，所以牠等於是爲八隻貓吃的。」

「就是八十隻貓也不成，我準備今天晚上用的牛奶皮，又被牠吃光了。」

「那麽——」唐納德湊趣地說：「我今天晚上的口福，要打一個折扣了。」

「唐先生，你這麽早就來了嗎？」麗莎轉爲溫和地說。

「不，我還要去西莊找林先生，談談關於羅馬古跡的事，我現在就得走了。」

「我看——」白地太太提了一個長柄籃子出來，對麗莎說：「你不是打了電話到林家的小菜園採草莓嗎？爲什麽不讓唐先生順便載安妮貝去呢？」

「對了，安妮貝——」麗莎接過了籃子，「羅德斯已經答應給我們保存一些，妳得快一點回來。」

等麗莎和我的眼光相遇，把籃子遞給我時，很明顯地，我看見她突然記起了什麽，縮回了手。「安妮貝，妳一定很疲倦了，等一下讓康去一躺算了。」

「我說一句老實話——」白地太太搶過籃子塞到我的手中。「大家都很忙，我看不出什麽原因，安妮貝不能去。」

自然，麗莎想到了我還沒有去過林家的小菜園，她也未曾給我做過詳細地說明，和唐納德一塊兒去，這無異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安妮貝，那小菜園子妳還記得吧？」

「我——」說實在的，我一點也不知道什麽小菜園子。

「就是以前的花園，現在他們改種蔬菜了。羅德斯可能等在那兒的。」麗莎一面說，一面看着我的眼睛，觀察我對她的指示瞭解的程度。「妳這次回來以後，還沒有見過他吧？他的頭髮變灰了。我想，這時候，恐怕只有他一個人在那兒工作，兩個男孩子一過五點鐘就回去了。不過，也許林先生也在那兒，當然，林先生的身材比羅德斯高一點——」

我瞥見唐納德臉上一個急速地笑容。我打斷麗莎的話，很快地說：

「林先生我已經見過面了。」

「見過了？妳——們談過話嗎？」

「談了幾句。我想，他改變了很多，好，那麽，唐納德，我們走吧。」

我不想再給麗莎說話的機會，急急催促唐納德，一塊離開。現在，我發覺出麗莎並不是一個好演員，她無法控制任何突然發生的事情。唐納德一直冷靜地站在旁邊看麗莎的反應和談話。以前，我未想到他對我的威脅，現在我明白了；正如朱莉所說：「什麽事情都瞞不過他。」

林家的小菜園子是以圍牆圈起一片地，沿着馬厩前面，離西莊約半哩。林亞當住在西莊，但他們的生計，就是以這一片地上的收入維持。

這兒還保留着往時繁盛日子中的浮華遺跡。原來是用爲馬厩，和馬厩前面的小型花園。進口處是一座結實的石製大拱門，以盾飾和紋章，雕刻在拱門中間，誇示他們未必眞有的家族地位。拱門正對面，一條石砌的走道，通向一百碼遠處的鐘塔，塔頂上裝着鍍金的天氣風向標。

唐納德的車子停在拱門門外，他轉頭問我說：

「是這兒嗎？」

「是的。」我拿起籃子打開車門。

「妳確實知道不會錯嗎？」

我轉頭凝視他的眼睛，勇敢地看他。「我相信不會錯，爲什麽我會錯？」

「我只是——」他的眼睛避開了，向車前看去。「怕麗莎對妳提示得還不够清楚。」

「告訴你，八年雖然是個長時間，可以忘去許多事情，但有些事却不會忘記的。」

「如其眞正如此，當然很好了。要我回來接妳嗎？」

「謝謝你，你儘量跟林先生去談話好了，不必考慮我，我可以自己走回去，並不太遠。」

他還想說什麽，但踩一下油門，車子向前面衝去，他要去西莊。

我推開了雕花的鐵格門。

通道兩側是高大的水松，很直很高，有白楊樹一般挺直的樹幹，但樹頂上却是密密的金字塔型的針形葉子。從兩側的樹幹向外張望，先是寬大的草坪，綠草如茵，修剪得很平。再後面才是花床，現在業已廢棄，改種碗豆、菜豆、蘿蔔和洋芋，和各種自成單位的菓木樹。

再向前進，看到一處已經沒有噴水的石製噴泉。噴泉中央，站着一對靑銅蒼鷺，牠們各用一隻脚併肩站着，以前的泉水大約由牠們的扁嘴中噴出來。噴泉四週，保留了一塊三十碼見方的土地，閃耀着五顏六色的六月花朶，吸引了我走過去。其中有羽扇豆、法皇花、芍藥、罌粟花、鳶尾草、風鈴草，每一種類的花佔一小圃，以薰衣草和貓薄荷分開它們。另有一處較大的花圃，栽植着各種藥草，像迷迭香、鼠尾草、百里香等等，有些花圃前面還揷着木牌，標示着栽種的年月日和花草的名字。

再向前去，在一片草莓叢中立着一間鴿舍，圓柱頂端是一間具體而微的鄉村房舍，甚至門窗煙囱俱全，紅色的屋頂，和白色的門窗相映成趣。

這所花園，現在被人家稱爲「小菜園子」了，人們的稱呼似乎比懶貓對天氣的冷暖還要敏感。不管叫它花園，或稱馬厩，抑或現在的小菜園子；我覺得這是一處非常可愛的地方，由它的井

然有序，幾乎看不出一根雜草，可以猜想出林亞當和羅德斯，必曾化費了許多精力維持它，那工作必然是累死人的。

這花園，或稱菜園的景象太迷人，我忘了來此的目的，繼續前進。左側是一幢養花的暖房，房子側面玫瑰棚架下有一個男人彎腰工作，那兒是一叢覆盆子的新枝。他的背對着我，穿着褪色的棕色燈蕊絨褲子，舊的棕色加克掛在旁邊的木架上；他有黑色的頭髮，中間偶爾有幾處灰色露出來。

我踏上小徑，停下腳步，試探地叫了一聲：「羅德斯？」

他直起身子，轉頭，然後靜站在那兒。

「是你？」我驚訝地叫了一聲。

是的，他是林亞當。幾天前一個月光下的晚上，曾經和他見面，而此時，在耀眼的日光中，他和我記憶裏的影子完全不同了。我上次見他，恍如夢境，月光給一切鍍上一層奇幻的色彩；面龐是清秀的，皮膚是光潤的，眼睛很深，帶一層憂鬱，並且身材略高，言談舉動，帶一種自信。現在，就像看一部影片，只隔幾個鏡頭，演員經過化裝，和熟練的演技，使自己變老，使觀衆驚奇。他額角上的深色頭髮不再優雅，轉身的動作不再靈活。衣着顯得襤褸，對着陽光，額角上出現兩條很深的皺紋。老了，我想，他老的好快，幾天，幾個小時……

他慢慢現出了微笑，放下了工作招呼我，似若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侷促和尷尬之處。

「哈囉，妳是找羅德斯嗎？他已經走了。」

我依舊沉默地站着，沒有想起，我爲什麼來的。

「有什麼事嗎，妳？——」

「哦，一點小事，祖父今天生日，麗莎說她已經打了電話，我來拿草莓。」

「那羅德斯一定會留在——來，我們看看。」

他帶我穿過小徑，側身看我。小徑很窄，兩人倂行已經很不容易，但我知道他和我同樣地好奇，想看看我在陽光下的樣子。

「朱莉的男朋友一位叫唐納德的人要來看你。」

「爲什麼事？」

「他以爲你已經工作完畢回西莊去了。所以，他現在開車去西莊了。」

「妳知道什麼事嗎？」

「你猜呢？」

「他是——律師？還是林務局的人？」

我笑笑，明白了他個人的事務尚未處理清楚，我說：「放心吧，都不是。他是個考古學家，我原以爲他是來找你談考古學的，不過，現在——我想，他或許另有目的。」

「那麼，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已經過了暖花房，後面是一幢工作室，工作室的右側有一大片牧場，那就是馬廐所在地了

。他打開工作室的門，這地方是用爲鍋爐、裝罐、和冷藏各種用途的，以前可能是工人的宿舍。

他回身對我：「這幾天，怎麽樣？」

「一切安全。」

「也眞有這怪事，居然沒人疑心？」

「誰會？你看，你不是也做了我們的幫凶了嗎？」

「爲什麽？」

「你沒有來白巖山莊，也沒來追問我的護照，你可以很輕易地到祖父那兒去檢擧我，但是你沒有。你爲什麽沒有做？」

「我不知道，我的確不明白自己，爲什麽要看着你們這樣荒唐下去。」他在四周尋找着說：「妳說的那位要來看我的唐納德先生，是由朱莉陪着來看我的吧？」

「不是，朱莉到新堡看電影去了。我希望——你對這人有幾份保留，我想，我開始對他有點不信任了。」

他站立下來，奇怪地打量着我說：「妳這樣說，好像妳很信任我似的。」

「是的，你沒有張揚，也沒有檢擧。」

「一個騙徒的信任。我自從那晚回來以後，整夜在想着妳，妳已經告訴了我妳是誰，以及妳的身份，可是對我來說，妳依舊是一個謎。妳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力量，騙取了我的信任，我爲什麽要信任妳？我怎麽會信任妳？妳出現很久以前，我也想過白巖山莊將來安排的問題，老麥斯

死了以後，康和麗莎的地位，實在是一個令人非常好奇的問號。不過，在我的私心上，當然這多少有些偏見，是不願意讓康如願的；妳知道，他這人一旦得意，實在不是一個理想的鄰居。可是妳出現了，妳已經明白地告訴了我，妳是被康僱傭而來爭產業的。但是，我却依舊觀望，甚至如妳所說，成爲一名幫凶。妳說，這是什麽原因？」

「你是在問我嗎？等我回答？」

「是啊。」

「我想，應該由你自己回答，比較好吧。或許，因爲我像安妮貝的緣故。」

「有時候我想——」他猶豫了一下，考慮着要不要說出來。「告訴妳，離開這兒，以妳的——條件，找一個維持生活的方法，不會太難，何必要參加康的這個犯罪集團？至於將來，事情結束以後，妳的那筆所謂大收入，也是未定之局，能不能到手，誰都不敢保證。不過，我知道這些話妳聽不進去，說不定妳還會笑我的愚蠢。就是我自己，妳可以看得出來，也羨慕着一筆大收入的。」

「外國有句俗話，叫做騎虎難下，我現在已經跨上了老虎背，只有跟着牠跑下去。」

「完全不對，因爲妳跨上了老虎背，所以妳得趕快設法下來，妳要跟着牠跑到那兒去？跑到虎穴自取滅亡嗎？好了，我知道說這些話也是多餘的。我們看看羅德斯把草莓放在那兒了。」

室內很涼快，天花板下面掛着天竺葵和新採的萊豆，準備風乾了留存起來。擱架上存放着各種從花園中採摘下來的蔬菜菓品，排印着標簽，標註採摘日期和數量。明明是普通的農舍，但處

處使人覺得猶如置身在什麽農業學校的研究室中；採下的菓品不是爲了食用或販賣，而是爲了研究或記錄。

林亞當從一處擱架上取了兩隻扁籃下來，上面覆着一塊濕布，揭開濕布是紅色的草莓墊着綠葉，顆顆晶瑩可愛。他說：

「妳看這些够嗎？」

「我想够了吧。」

「要是不够，在鴿舍下面，還有許多成熟了的，妳等一會兒，我可以採給你。」

「不，不用費心了，她們叫我早點囘去，晚餐要在七點半鐘開出。我們拿囘去還得淸洗一番，我帶了一隻大籃子來了，你可以幫我倒進去，好嗎？」

「好，這樣可以算便宜點。」

「什麽？你說——」我驚奇地抬頭看他。

「我是說價錢問題，因爲不用籃子了，價錢可以算便宜一點。」他很嚴肅地說。

我目瞪口呆看了他好幾秒鐘，他竟會如此斤斤較量於價錢問題，大大地出我預料以外。麗莎沒有說過錢的問題，而我身上也沒有帶錢。我結結巴巴地說：

「我怕——我現在沒法付錢給你。」

「那麽，我記在帳上好了。」他說着，拿了一本記事本，小心翼翼地翻到了「溫家」那一頁，記了下來。他看見我在看他，咧開嘴笑了一下；突然地，因室內光線的黯淡，電影片似乎又退

囘去了，早期的男主角再度出現，月光下約會的愛人影子，又浮現在我的面前。他似乎是自我解嘲地說：

「白巖山莊的人開了一個戶頭，他們好像沒有時間去栽植任何蔬菜。」他合上了本子放囘原處。「自從安妮貝離開以後，我和白巖山莊之間，已經沒有情感上的連繫了。」

「我看——你比我還要小氣。」

「差不多吧——」他笑着抬起頭，忽然換了一種語調，疑問地說：「是唐先生？——」

我囘過身，唐納德已站在門口，他什麽時候進來的，我們一點沒有發現。

「唐納德，林先生還在這兒，沒有囘去。亞當，這位是唐納德先生。」

兩個人交換了敬意，唐納德說：「妳拿到了草莓嗎？」

「是的，你的晚餐可以安全了，我已經告訴了林先生，你要來看他的事。不過，眞正的要點，還得你自己來說明。」

「哦，林先生，我隸屬於皇家歷史考古學會，現在在西伍德堡工作。」

「是的，我也聽人家談起這附近在發掘古物，不知道唐先生希望發掘出一點什麽東西。」

「這次並不能算是正式的發掘工作，嚴格地說，只能算是一項試探。學會的意思，是藉這次的考察，能够繪出一幅比較詳盡可靠的地圖，就是關於這一帶遺留的羅馬遺跡。這項工作還正在開始，而我是派遣在這一地區的一個小隊，我——自然希望這一工作，能有較好的成績……」

我提着沉重的長柄籃子，應該走了。但我想看看唐納德到底說些什麽，躑躅地等着。

「安妮貝小姐，妳要回去了嗎？」唐納德問。

「不，不急，你的考古學很可趣，要是沒有妨礙地話，我倒想聽一下。」

「好，那麼，我們坐下來，坐下來談。」林亞當接過我的籃子，重新放回擱架上。

唐納德開始發言，滿嘴學者式的術語，但他一直在注意着我的表情。他大意是說，他在採石場研究了地形的層次，發現它的歷史相當悠久。甚至在羅馬時期就已開始了。「如果——」唐納德揮着手說，猶如站在講臺上對學生們講課。「在羅馬時代就開始了採石的工作，那麼毫無疑義，此處會有羅馬的遺物留存下來。」

「唐先生的意思是說遺留些那一類的東西呢？」

「石頭，當然是石頭，也許是大理石，那表示他們是從外地運來，在此處加工，做爲建築物的裝飾。但極可能是當地產的沙石，爲了取材便利，而羅馬人又有喜歡雕刻的嗜好。所以，我們相信古物必然會有，但是也許被埋沒，也許被忽視了。」

「我看——」亞當說：「我還沒有聽說過這附近有關此類的報告，也沒有讀過這一類的東西，雖然我非常有興趣於當地歷史的研究。」

「很對，如果能夠列之於報告或傳言，也就無需我們的追查了。我們是先做了學理上的必然判斷，再小心地以事實去求證其結果。我們準備詳盡地先在周遭探勘一遍。」

「也包括我們這兒嗎？」

「是的，所以我來請求你的允許。」

「非常歡迎。我怕林務局的土地不在我的權限之內，但牧場和大厦附近，我尙有權答應，你可以隨意察看。不過，我還是不明白，我想就是有什麽古物留存，也會在地面以下，你又怎麽能够發現呢？」

我在一旁笑出了聲音，兩個人同時看我。

「什麽事使妳高興了？」唐納德問。

「我怕——我們的考古學家，被人家駁倒了。」

唐納德似乎一點也沒有理會我的話，他很快地接着說：「這也就是我專門來拜訪林先生的主要原因，毫無疑義，林先生是這附近地區，在風土人情上最有修養的紳士。」

「你——太過譽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附近的特徵，譬如一條地道，人工的雕刻，以及諸如此類的事。」

「一時我倒想不起來……」

林亞當認眞地費着腦筋，唐納德瞬我一眼，帶幾分得意，並隱藏着一些暗笑。

「我們僅有的地窖是在大厦後面的酒窖，那兒不像會有什麽——等一下！」

林亞當爆發開來，他的眉毛因努力思索而皺在一起，一下子因想到了結果，又舒展開了，他說：

「就是那個老冰窖，一點都不錯！你們知道，我們大厦後面有一個酒窖，酒窖我們是常常進

去的；但是冰窖，從幼年時候起，對我們就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地方。」

「對了，我相信你回想一下，會有幫助的。你怎麼會想到了冰窖呢？冰窖的用途我想是——」

「那是一種早期的冰箱，十八世紀時，他們常在大建築物的四週，找一塊多樹的陰凉地區，挖一個大地坑。冬天，從湖中割下冰塊送進冰窖，掩蓋一層麥草，把冰塊封存起來，夏天的時候取出來用。」

「林先生，你是不是想起了什麼雕刻過的石頭？我的判斷不會錯；他們在十八世紀，建築這些冰窖時，一定很隨意地把手邊的石頭用了上去，沒有想到那塊石頭是一件古董，你再想一想看。」

我幾乎想走了，林亞當很認眞地拚命思索，唐納德並沒有因這一線希望而興奮多少。

「冰窖一直是鎖起來的，不准人家進去，也許是爲了安全的理由。但是，你知道，對於一個兒童來說，愈是不准進去的地方，誘惑力也愈大。我記起了曾經進去過一次，許多許多年了，以非法的手段偷了進去，有如探險一般。當然，好像不止我一個人，我們還點着火把，黑暗之中，什麼也沒有發現，一堆腐草而已。但是，我彷彿記憶着四周的石頭中，有些是雕刻過的。」

「怎麼說？雕些什麼？」這次唐納德眞正地有了興趣，他的學術地位極可能因此而提高。

「你不是說雕刻的石頭嗎？我記得上面有一些字母，我實在記不太清楚了，似乎還有一些獸類。」

「林先生，我說的是鑿鐫，並不是雕刻。嚴格地說，羅馬人的藝術是一種石頭的鑿鐫，他們還不懂得浮雕。當然，像一些字母之類的銘刻也是有的。」一面說，他伸手入衣袋中取出一厚疊印刷紙張，看了一下又急忙收回去。從另一口袋，掏出一個舊信封，也倉促地收回去……

「你是要找一張紙吧？」林亞當問。

「是的。」

林亞當把他的帳本和鉛筆拿來，翻到最後一頁，遞給了唐納德。唐納德用鉛筆在上面畫了一個圖型，似鷹頭，又像是山鷄的冠。對亞當說：

「大部份是這一種類，他們在建築物的紋飾上常用的。」

林亞當研究了很久，抬頭對我笑了一下說：「我不記得了，就是現在，我也不知道原來這就是所謂羅馬的圖飾，何況在十幾歲的時候。好了，我們何不去親自看看，要是眞如唐先生所說，我們這兒保藏着古代的銘刻；我想，林家也許會走運了吧？」

「毫無疑義。」

「值很多錢嗎？」林亞當的態度，與其說是貪婪，不如說是可憐。

「那要看古物本身的價值而定，最少我可以保證，你會在電視上出現，接受訪問等等。」

「那倒不需要了。」林亞當有點失望。

「進入冰窖的門和通道還完整嗎？」唐納德問。

「說實在的，連正確位置我幾乎都忘了，塵封太久，藤蔓和雜草完全掩蔽了它。」他隨手拿

起桌上的紙筆，以戴着手套的手勾畫冰窖和門房的關係位置，「我畫給你看——」他一面說着，一面畫了兩條線。由於一時的興奮，他脫下了手套。放在桌上，重新拿起了鉛筆……

我一直站在旁邊觀看，從我進來的時候，他就戴了一雙厚棉紗手套，那可能是爲了工作的關係，我想。現在，他脫了，露出那雙被烈火燒毀了的手，皮膚變白，透明得像塑膠，有些地方皺折出傷痕，成淺紫色；他的手像是一架骨骼標本，陳列給學生們觀看用的；告訴人家，這是火燒過的病態皮膚，破壞了的表皮組織，是無法恢復原狀的。

他爲這雙手，也有自慚形穢的感覺吧？否則，他爲什麼一直在隱藏着它們？

我一定因爲驚訝而出了聲音，雖然我盡量抑制自己的呼吸，但那喘氣聲依舊被他們聽到了。他們一塊看我，亞當停下了鉛筆。

我鎮靜自己，我想着大多數人，當他們看見了別人身體上的病態以後，多半以扭過頭假裝沒有看見，談些題外的話把事情差過去。但目前，我已經笨拙地陷自己於無法逃避開去的地位。我只有面對現實，問他說：

「亞當，你的手，你可憐的手！是怎麼搞的？」

「燒的。」

康的聲音在耳邊出現，林家的大火……（那時候，床已經起火了，林亞當拉起床單救她，他用床單圍起克麗，抱着克麗下樓。）

林亞當重新拿起了手套說：「對不起，我一時興奮忘記了，我還是再戴上手套吧，它是有點

怕人……」

「不，不要爲了我，我——我早該走了——」

我站起身子，我邁開了一步，我想去拿裝草莓的籃子，我一定得克制自己的感情；但，眼睛熱熱的，淚珠遮住了視線，伸出手，我找不到籃子的位置。

唐納德跟在我身邊，把草莓籃遞進我的手裏，似帶諷刺地說：「這裏。」他一定打量着我，「安妮貝，妳哭了？」

我沒有回答他，沒有回答他們，提着草莓籃像逃跑一般地離開了他們。

今天，我想自己是完全失敗了，我爲什麼不能像前幾日那樣，做一個好演員？

十二

草莓快端上餐桌時，朱莉還沒有回來。

晚宴上佳餚紛陳，但沒有一點歡樂的氣氛。每一個人全被幾天來的緊張疲勞所累，正如天空中的雷聲，鬱悶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康很早就回來，守在餐桌旁邊，不知是監視着喜歡偸食的花貓湯姆，還是等待着什麽其他節目。從他的鼻下兩端，露出了兩條明顯的八字紋。祖父倒是生氣勃勃地，下午大概休息得很充足，眼睛閃出明亮光輝；瞥視餐桌時，帶着惡意的刻薄向大家打個招呼。他很明顯地感到，今天是他的節日，除了生日之外，他還有權力。想起他說過的話——幾個貪心漢圍着我這把老骨頭——我抬頭四周巡視一番，包括我在內，一共僅有四個人，康、麗莎、唐納德和我自己。

祖父在一坐上餐桌的當兒，似若就打定主意，叫貪心漢們別想舒服地吃這一頓分贓飯。朱莉的缺席給了他充足的藉口，食物已經端上來，看樣子朱莉是不會回來了。唐納德如坐針氈，朱莉不在，而他端坐此處，情形顯得十分滑稽。祖父於是開口批評，談到健忘和忘恩負義的年青人，也許，他想以一種老年人的寂寞傷感語調，述說自己的感慨。但實際表達出來的，除了壞皮氣的罵人以外，什麽都沒有。

唐納德在靜默中吃着，他知道老人的皮氣，和此時的心情；保持安靜，不引起他的注意是最好的方式。康垂着頭，眉毛以下的部份，簡直就看不到。

我當然可以說話，喋喋不休以吸引老人的注意，甚至康也偶爾用眼色通知了我。不過，今天我已經做過了一次失敗的演出，心情很雜亂。唐納德又在餐桌上，我毫無心情去繼續表演了。把我這次來白巖山莊譬喻爲作戰，則我幾乎已經征服了每一位敵人，除了對面的唐納德以外；問題是，我現在依舊無法判定，他是怎樣的敵人，以及使用什麽做武器。

祖父謝謝唐納德的光臨，說「唐納德挽救了這次瀕臨失敗的晚宴。」麗莎離開了一下，親自端上豪華的法國式烤乳鴨，草莓和奶油是上桌以後才迅速地澆了上去，香味撲鼻；只是大家都煩悶地沉默着，沒有人開口說話。

晚餐結束了，或者應該說是草草結束。大家回到客廳中喝咖啡。康開始坐立不寧，對祖父說：

「我去打個電話問問范家。」

「爲什麽？」祖父幾乎是發怒地說：「如果她有意忘記這件事，讓她去吧。」

「她不像是會忘了的，也許發生了什麽意外。」

「那你打電話到范家去有什麽用？如果范家眞地知道什麽事，難道不會打電話來嗎？一句話，她忘記了，你用不着浪費時間。」

「我去打一個，反正不費事。」康說着出去了。祖父帶着冷笑和譏諷看他出去。

麗莎低垂着眼皮，默默無聲地給每一個人面前注了咖啡。我看了一下牆上的鐘，對說父祖：

「她不會忘記，只是——也不可能有什麽意外。」

「意外是常常有的，」唐納德說：「如像在馬路中間爆了車胎之類。」

「會那麽久嗎？現在幾點鐘了。」祖父說。

「哦——」唐納德端起了咖啡，沒有喝又放下來。

康從門外回到室內。

「沒事——」他簡潔地說：「范威克先生知道朱莉和范畢爾出去的事，也知道他們要在七點鐘回來晚餐，不過，現在他們還沒有回來。」

「我告訴你打電話沒有用！」祖父怒吼地說：「你最好是安安靜靜地等着，跟平常一樣就行了。」

康接過麗莎遞給他的咖啡，微笑地說：「這是一個機會，我想，早點找出原因來，省得您懸念。」

「我懸念？是你懸念還是我懸念？」祖父嘿嘿地笑着：「我看得出來，你很焦急，你希望快一點把這一家人集合起來，人不到全，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們……」

這些話，尤其在唐納德面前，對於康是過於難堪了。康的面龐登時蒼白了，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杯，他沒有注意把杯子放在何處，只是隨意地一擱；要不是麗莎趕快接過來，那杯子會放在空虛中，跌下地去。康和祖父兩人相對凝視了一會，像兩隻好鬬的公鷄，只是祖父帶着惡意地笑

容，而康蒼白的面龐，嘴角在抽搐着。

「既然如此，我還有事呢，失陪了。」康說着，轉身背對着老人，向唐納德招呼了一下，跨着大步走出房間。

很意外地，祖父竟然咯咯地笑了，「好小子！」他彷彿十分贊許康的這一行動，點着頭說。然後，他轉身對唐納德微笑地說：「你看，你不會笑我們吧，家庭糾紛，每一個家庭都免不了的。」

唐納德回答了一些斯文禮貌的客套。但，他實在坐不下去了，晚餐吃了，咖啡喝了，朱莉沒有回來，他還等些什麽？最後，他謙恭有禮地感謝了這頓盛宴，讚美了麗莎的烹飪技術，說他得告辭了，時間很晚，老先生該休息了，麗莎小姐也忙碌了一天……

其實，沒有人阻止他，麗莎似乎還感到輕鬆。祖父也沒有挽留他的意思，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裝出送客的樣子，唐納德無可奈何，向大家倒着謝意，走了出去。

隨即，我幫麗莎端了一部份咖啡碟到厨房去。

從厨房出來，唐納德在昏黯中等在那兒，他看我走出，對我說：

「安妮貝小姐，妳願意替我關一下大門嗎？」

「好的。」

我走下了石階，跟着他一塊到了停車的穀倉旁邊，他停下脚步說：

「我帶妳去看一件有趣的事，好嗎？」

「什麼？我怕我得回去。」

「只一會兒。」

他推開了穀倉旁邊一處空馬廐的門，打開電燈。這是一間沒有馬匹的馬廐，裏面一股乾草的甜味，正對面是一個大飼糟，裏面有切好的麥草飼料。

「看什麼？」

「這兒，妳看。」

在馬糟旁邊的麥草堆中，是老貓湯姆和牠的七隻小貓，全都睡着擠在一起，毛茸茸的成一團黑色和白色的圖案。我沒有想到唐納德會帶我來看這個，而這也確是我喜歡看的景象。

「你怎麼會發現的？」

唐納德瞇着眼睛微笑，不回答我的問話。他的笑容惹起了我的反感，我說：

「這也是你考古學的收穫嗎？」

「還不止如此呢？」

「還有什麼？」我的態度，已經不够友善了。

「妳知道這隻老貓叫什麼名字？」

「湯姆。」

「牠原來絕對不會叫湯姆，事實很明顯，湯姆應該是一隻公貓的名字，而牠却生了七隻小貓出來。」

「名字不會這麼重要吧？」

「很重要，我懷疑第一個可能，是那隻原來的湯姆死了，自然那是一隻不會偸嘴吃，很逗人喜歡的貓。後來，才得到了這隻牝貓，爲了懷念逝去的那一位，給牠取了湯姆的名字……」

我沒有等他說完，就暴躁地說：「你憑什麼做這樣地判斷？你的這一套廢話，只使我覺得無聊！」

「我的第二個看法是這隻牝貓的來源問題，是康在外面找回來的？是麗莎向鄰居要的？是白地太太家裏養的？當然，不會是朱莉，也不會是祖父。那麼，極可能是林家的貓，林亞當應該清楚這件事，但是看情形又不像。」

「好了，唐納德先生，我已經知道這隻貓的來源了。」

「怎麼樣？牠怎麼會出現於白巖山莊的？」

「是你帶來的。你忘了？你那輛黃色的豪華汽車，把牠由倫敦帶來的。」

「好吧，我知道妳不會告訴我。妳跟林亞當先生——自從他回來以後，還常常見面吧？」

我由輕鬆轉陰晤，臉色大約沉重下來，使他很開心，以爲抓住了我的弱點。又加添着說：「今天下午，妳哭了，看見他的受傷的手以後，流了眼淚，這一點很使我疑惑，妳可以告訴我，我說不定可以幫助妳達成目的，雖然，我還不太清楚妳的目標是什麼……」

我扭轉身，跑出了馬廐。我不願理他，也無需理他。他只顯出了他的卑鄙，對我，能有什麼威脅。但是，我恨朱莉，她的年青無知，實在使人又恨又氣。

我囘到廚房，幫麗莎洗滌了碗盤，用以平靜心情，並考慮我的地位。事實上，我無法做什麼，一切都太復雜。我又囘到客廳，祖父心不在焉地自己玩着紙牌，看我進來，驟然一驚，大概他以爲是朱莉囘來了。等看清了是我，不是朱莉時，鼻子哼了一聲，瞥一眼掛鐘，又專心在牌堆去。麗莎也囘來，默然地縫補着什麼，室內靜悄悄地，除了祖父翻牌的聲音以外，一切靜如死亡。

隔了不久，我們聽見車子開進庭院的聲音，車門開啓的聲音，模糊的說話聲音，車子再度開動，高跟鞋輕快地敲過庭院，又一陣遠離，又再度接近。我們知道朱莉囘來了，這兒燈大亮着，她必會進客廳來找我們。但是，高跟鞋聲音進入大廳，竟然踏上了樓梯……

祖父再也忍不住了，丟下手中的牌，高聲叫着：

「朱莉！」

脚步聲加快，似乎想裝聽不見地混上樓去。祖父聲音更大了，幾乎是怒吼地喊着：「朱莉！」

脚步聲終於停了，一步一步十分不情願地下了樓梯，穿過正廳，到了客廳門口，推門進來。進來的是朱莉，她在門口站了一下，以適應室中的强烈光線，然後迅速地掃過全室，走到祖父身邊。她的頭髮因坐敞蓬車而被風吹得很散亂，態度帶着反抗性的倔强。她似乎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但準備着反抗。

麗莎的頭更低了些，幾乎碰上了手中的袜子。

「朱莉！」祖父的聲音發抖地說：「妳那兒去了？我們整個晚上等妳囘來，天知道，我並不敢盼望着妳還記得妳祖父的生日，或者其他。但是，妳有沒有想過，我們會擔心妳的安全？妳說！」

「對不起，爺爺——我們一直記着要趕囘來，我一點也沒有忘。但是車子發生了意外——」

「意外？妳是說——說車禍？」老人的手原停在桌上的牌堆中的，這時我看見那雙手的抖動。

「是的。」

「有人受傷嗎？」

朱莉搖搖頭，「沒有，范畢爾車開得很快，我們從新堡囘來的時候，也沒有超速，是限定的速度。可是，有人從車庫裏倒車出來，撞上了我們。」

「范畢爾的車子撞壞了？」祖父問。

「是的，車門鑲板撞進去了，可是另外那部汽車整個撞得轉了個身，車頭卡進路旁邊的標示牌的柱子之間去。」

「沒有人受傷嗎？」

「沒有，但是來了警察，和一大堆看熱鬧的人，後來是吵嘍講理，又是皮尺，又是粉筆，警察登記了我們的名字，以及這一類的事。」

「好了，爺爺——」我說：「朱莉總算虛驚一場，沒有受傷，已經很幸運了。朱莉，妳吃了晚飯沒有？」

「妳應該立刻打個電話回來，使大家安心。」祖父餘怒未息，瘦長的手指亂拂着桌上的牌。

「我很抱歉——」朱莉說：「但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人很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評論着，我也專心於編造謊話去告訴警察。」

「爲什麽要說謊？妳可以告訴他們，是那一部車子撞上了妳們，不是妳們撞了他的。」

「在倫敦，我們發生車禍的時候，都是說謊的，警察不過是在兩種謊言之中，選擇一種可信的罷了。」

「好個倫敦作風！」朱莉的話，使祖父的心情舒暢了一點。

祖父既已消了氣，我輕拍着朱莉的肩膀說：「好了，我知道，妳不會錯過這一宴會的，除非有了什麽意外。妳上樓去休息一下吧，我等一會帶給妳一些吃的東西，還留下了很多。妳眞是失去了一頓美味的享受，法國式烤鴨，草莓澆汁……」

「他呢？」

「他——哦，唐納德來了，剛離開不久。」

「安妮貝，他說過要去那兒嗎？」

「妳是說唐納德離開這兒以後？」

「是的。」

「他沒有說，不過，朱莉，等一下我再告訴妳好嗎？」我回身看看麗莎，她依舊在低頭縫補。「他今天下午似乎並不太忙，空閒很多……」

「唐納德去新堡了！」朱莉突然地說。

「妳——怎麽知道？」

「我們回來的時候，看見了他的黃車子開過去。」

「我想——」祖父說：「他一定是去找妳們了。」

「可是，我看見了黃車子，就大聲叫他，如果是他，他會聽見我的聲音。」

門被推開，康一進入房間，大家就感覺到他面部表情的沉重，站在朱莉身後，不說話，也不再前行。

朱莉大概也猜出是誰進來了，她微聳一下肩膀，忍耐着不去轉身。爲什麽他們兩人要如此態度？彷彿剛剛吵過架一樣。

朱莉故意忽略了康的進來，繼續對我說：

「唐納德爲什麽這時候去新堡？」

「朱莉——」我恨不能讓她領悟我的意思，「等一下告訴妳不成嗎？我說過了，他的倫敦朋友沒有來，這不是很淸楚了嗎？等一下再談好了——」

祖父已經極不耐煩，現在，全家人已經集合在一起，他希望大家都屛息靜氣地聽他發言。可是，朱莉的興趣又貫注在唐納德身上了。

「妳們！」祖父怕着桌子，「妳們是怎麽回事？唐納德跟我們有什麽關係？他可以去新堡，也可以去倫敦，妳們兩個吞吞吐吐地談些什麽？」

我和朱莉同時安靜了，康向前邁了兩步，帶笑地對祖父說：

「范畢爾回去了。」

「哼！」朱莉不屑地哼了一聲：「他敢不回去。」

「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祖父的忍耐，大概已經到了極限。

「讓他說。」朱莉瞥一下康。

康不說什麼，站在那兒。

「你們吵架了？」祖父看着兩人的表情。「為什麼？說！我還沒有死！這家也依舊是我的，你們說！」

「爺爺——」朱莉向前一步，她知道自己的話，說出來必然份量很重，但她終於衝了出去。

「我知道這家是你的，可是康却一直把他當成這兒的主人！我不過是他的食客！我們剛纔回來的時候，范畢爾把車子停在那段壞了柵欄口上，我們大家都把那兒當做門。好了，康諾爾先生過來了，最先是大罵我，問我掉到那個地獄去了，死在什麼地方了。這還不够，他又開始大罵范畢爾，好像一切都是范畢爾的錯誤，包括那段壞了的柵欄在內。他，他憑什麼資格這麼咆哮發怒？指天罵地的讓人家怎麼受得了？讓我何以自容？他為什麼以為自己有這種罵人的資格？」

「好了，好了，康——」祖父很寬大地說：「你不應該這樣，朱莉已經解釋過了，不是范畢爾的錯……」

「這不是重點！」朱莉如決堤的河流，收斂不住地：「你沒有看見，即使是范畢爾的錯，或

者是我的錯，跟康諾爾先生也毫無關係，我甚至可以整晚上不回家，也是我的事，誰能管我？」

「我可以。」祖父帶着幽默的笑容說。

「好啦，你可以管，但康却沒有資格管。這麼多年，他實在管得太多了，今天該是攤牌的時候了。我已經忍耐了很久，就我而論，今天是個導火線，我們必得把這件事弄個一清二楚！大概康諾爾先生也有這個意思，因為他說——」朱莉摹擬康說話的腔調。「他說：「我們大家今天晚上都應該在這兒，妳難道不知道嗎？老麥斯氣得快爆炸了！」對不對？——」朱莉轉身對着尷尬的康。「你是不是這麼說的？你有什麼資格這麼說？現在，你還不是白巖山莊的主人，而且就我而論，你永遠也不會！」

「朱莉！」我大聲地叫着：「够了！」

祖父的眼球突了出來，額邊暴露出一條條青筋，站起了身子，怒吼着：「妳究竟是什麼意思？說！」

「究竟——」朱莉回答：「這兒是我的家，是吧？康是否應該屬於這兒？如果是我的家，我不要不相干的人來欺負我，管我。如果是他的家，我馬上走！」

祖父唰地一聲，把手中的牌，向桌面上一丟。「還有我說話的餘地嗎？!——」他喘着氣，向四周巡視。麗莎早已經放下手中的針線，這時不敢再低頭，又不敢抬頭。康的臉色蒼白，甚至是慘白。朱莉的眼睛紅了，慢慢地流下了眼淚。祖父巡視了一周接着說：

「你們大概全以為我老了，快死了，每天禱告着我早點魂歸西天，對不對？」

「爺爺，我不是這個意思！」朱莉潑泣地說。

「不必說了！妳已經說得够多了！我原期望你們大家彬彬有禮和平相處的；可是怎麽樣，我還沒有死，你們就像同窩的箭猪，無法相容了。好吧，我還盼望什麽？我還有什麽生趣？你們要走的，都走罷，一切請便，誰要走誰就走！」

朱莉斷斷續續地說：「爺爺，我不對，我沒有想到使你生氣。安妮貝，我不要吃什麽了，我上樓去了。」

朱莉繞過康的身子，跑出房去。

康沒有移動，從進來時開始，就沒有移動過。祖父看他一眼，苦澀地說：「你還等什麽？」

康沒有說一個字，轉身離去。麗莎抬一下頭，又迅速地低了下去，那隻引線穿針的手，顫個不停。

我移到祖父椅邊。「爺爺，別生氣了，朱莉說得比想得多，康也是這幾天收割小麥太疲倦了。大家的心情不好，才會這樣爭吵起來。我相信明天早晨，就會一切太平了，他們會相互倒歉，也會一塊來向你倒歉。」

老人抬頭看我，眼光游疑渺茫，最後的一句話，似乎已經耗盡了他的全部精力。他看來很老，很疲乏，彷彿根本不知道我是誰。他口裏喃喃着：「全一樣，全一樣！當初，妳父親和朱莉的父親，兄弟兩個吵着鬧着，要動刀子。結果，朱莉的父親帶着太太走了！歷史完全重演；妳不是也走了八年嗎？」他黯淡的眼睛辨識着我。「好了，我去睡了，我要休息了。」

我彎腰幫他起身，但立刻他自己站直起來，幾乎發脾氣地擺開我的手。「我自己可以起來，妳也不用跟着我，我相信我還非常健康，還可以再活一千年。麗莎，妳也不用來了，我自己可以上床。」

他一步一步向門口走去，我想，祖父實在老了。他縱然高大，曾經閃爍着活力，一度自負永不衰老的鐵人；但現在，却實在是老了。「老」是非常公平又殘酷的，窮的富的，有權勢的，極低賤的，都無法逃避老邁這一關。

祖父出去了，麗莎和我全相互避開了目光。祖父的脚步踏上樓梯，聲音很響，上樓，進了他的房間，房門砰然一聲關上。麗莎低頭收拾起針線，並不看我，站起身子說了一聲：「我去睡了，晚安。」

無疑地，麗莎是上樓了，我可以聽出她輕悄悄地脚步。那麽，我該去看看康。

康在厨房，坐在搖椅中，惘然地坐在那兒，似乎什麽都沒有想。

「康——」

他抬頭瞥我一眼，又低了下去，不回答我。

「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因爲她和唐納德吵了架，她說的不過是些牢騷，不會眞有什麽意思。」

「其實，這是我的經驗，當人們心煩的時候，往往會說出眞心話來。她倒是有點令人驚訝的直爽，對不對？」

「好了，不要爲她那些氣話，就認眞起來，以爲她有傷害你的意思。」

「傷害我？——」他抬起了頭，藍眼睛中包着一種奇怪的表情，一種迷茫。然後，他笑了，恍若對一個無知的人。「安妮貝，我的小蜜糖，妳不知妳說話的樣子多滑稽！」

「算了，滑稽也好，可笑也好，我相信你會原諒朱莉的，她遭遇了車禍，范畢爾又撞壞了車子，這就是使他們情緒不好的原因。」

「妳——爲什麽來對我解釋這些？」他站起身來，走到門後掛加克的地方。「這些和我都沒有關係，我不屬於這兒，麗莎和我不過是僱來的幫工。」

「你到那兒去？」

「工作間。」

「康，太晚了，你已經忙够了，休息一下去吧。」

「冷却器出了毛病，我去把它修好。我想，就是朱莉小姐，雖然這是她的田莊，暫時，也得讓我替她去做這些事吧？」

「康，算了。」

「我的小愛人，謝謝妳來安慰我。不過——我覺得妳好像慢慢地在遠離我。」

「爲什麽？」

「一種感覺，或者說是表現出來的事實。妳和老頭兒以及朱莉兩個人，愈來愈親熱，當然啦，他們是眞主子；在妳眼睛中看起來，他們比我又神氣一層了，對不對？可是，妳別忘了是誰把

妳抬上來的？從咖啡店的女侍，把妳變了白巖山莊的大小姐。現在，妳巴結上去了，越過了我，好吧！妳是不是想中飽私囊？弄假成眞地，就這麽混上去了？告訴妳，有我在這兒一天，妳辦不到！」

「康！你何必這樣侮辱我？」我啞着聲音叫着。

「我的小美人，我只是在警告妳，不是侮辱妳。我們，我和妳，早已經是被侮辱與被傷害的人了。」

「我可以斷定，今天要不是朱莉這一鬧，老人已經要說出來了，把白巖山莊給你。」

「這——我也許相信，因爲一開始的時候，他斥責了我，老頭兒有什麽好處給人的時候，他就以爲自己有權力呵責人；尤其當他快說出來的那一刻。可是經過朱莉這一鬧，以後會怎樣？他對我的感覺，對她的感覺……好了，不談這些了，有朱莉一天，我看老頭兒也不放心把產業留給我。」

「康，只有你才是最適合的人……」

「晚安，我得去做事了。」

他倉促地推門出去，不再理會我的談話。

十三

我從厨房囘到老屋。

進了大廳，慢慢上樓，在長廊上站了幾分鐘，想着是否應該去看看朱莉。

今天這一天的遭遇，已經使我失去了自信，甚至剛才想安撫一下康，也未能成功。如果，這時見到了朱莉，我該說些什麽？很久以前，我就想告訴她我的眞實處境，以及康所做的努力；這樣，可以使朱莉認識康，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她認識唐納德。

然而，我會不會又失敗？使她大吵大嚷，而迫我下不了臺。好了，我總得向她道聲晚安吧，

我踱到她的房門前面，輕輕敲門，沒有囘答，也沒有亮光從門縫中透出來。她這時候不會上床睡去的。我再敲敲，而且輕喚着：「朱莉，是我，安妮貝。」

沒有囘答，我站在那兒猶疑不決，走廊上傳來輕輕的脚步聲，麗莎平靜地說：

「她走了。」

「什麽？」我茫然地。

她笑笑，「歷史的重演」她說：「和妳一樣，她離家逃走了。」

「別這樣故弄玄虛！」我因爲意外，說話很激動。她不理會我的斥責，聳聳肩膀說：

「我發現她的房間空了，妳可以自己推開看看。」

我輕推開門，打開電燈，裏面沒有朱莉，她的漂亮的高跟鞋胡亂地丢在地板上。大概，朱莉根本沒有打算睡覺，窗帘沒有拉下。

「我進來的時候——」麗莎說：「她的高跟鞋就換脫在這兒了。」

「也許，她沒有出去。」

「我一上樓，就看見她的房門大開着，我想替她拉下窗帘，從窗戶裏，我看見她走過了步橋。」

「過了橋？」我很快至窗前，月光朦朧，步橋成一狹窄的影子，横在閃爍的河流上。「她過橋去做什麽？」我打開了衣櫃的門。「她的衣服還在這兒！」

「別擔心，她不會眞地出走的。」麗莎說。

我關上衣櫃的門，卡搭一聲。她會去那兒？在月光下散步？去牧場……

「用不着爲她擔心，一定是去她的男朋友那兒了，伏在男友肩上哭一場，反正是這麽囘事。

「但是——她去西伍德堡有好幾哩！」

「也許去了范家呢？」麗莎的棕色眼睛一閃一閃的。

「朱莉不應該這樣傻！」

「她發了脾氣，而妳又沒有上來勸她，她看見妳在厨房裏和康談話，她自然心裏不高興……」

「妳是說朱莉以爲我和康聯合起來對付她？」

「難道不是？」

麗莎的話，使我想不出適當的字回答她。外面，牧場的柵欄附近似若有人移動，隱約中經過樹叢。不知怎樣，一個思想進入我的腦海，那跟踪而去的會不會是康？

一種恐怖驟然而起，我抓了一件外套，匆忙回身下樓，不管麗莎用怎樣的眼光打量我，歷史不能讓它重演。橋那邊，有一條小徑通上懸崖，通向深池，即使是樹根一絆，也很容易使人誤踏邊緣跌下山崖去……

月光下的工作間，冷却器的馬達在旋轉着。燈光也亮着，我來不及去看看康，是否在裏面工作，而且，我彷彿覺得，他沒有在。我跑着穿過庭院，到河邊過橋。

小徑一步一步上去，像一個梯子，大部份以糾纏的樹根形成。地面很乾很硬，有一些突出的樹根因爲露水的緣故，踏上去滑膩膩地。上面的樹靜靜掛着，垂下枝條，沒有風，也不透亮光，驟然進去，只覺得漆黑一片。我踉踉蹌蹌，蹣跚前行，一再地被樹根絆跌。伸出手臂當做觸角，一棵樹，一棵樹地去找支撑身體重心的倚托。朱莉不會走得太遠，在這樣的崎嶇山路上……

我恍若聽見前面有樹葉聲，脚步聲。是的，我在找人，何必這樣屏住呼吸，保持安靜呢？我可以叫他們。於是，我試探地叫了一聲：

「朱莉——朱莉——康——」

沒有，沒有回答，但我自己的聲音，投入靜夜的林木之中，幾乎驚嚇了我自己。我再前進，再叫着，在我的兩聲叫喊間隔中，傳來了朱莉的聲音。似乎是她的聲音，不是嘶喊，僅一短促的，半窒息的低音，從咽喉內嘎出。這，是不是朱莉的聲音？還是我的幻想？

我再更大聲地呼喚她的名字，並使出全力向前跑去，白楊樹的樹幹，因爲我的通過而顫抖着樹葉，榛樹的一條軟枝勾住了我的頭髮。然後，我衝出了小樹叢，前面豁然開朗，斜坡下面就是映着殘月的池水。

朱莉躺在地下，正在池水旁邊，以一隻手臂支撑着身子，她的頭垂在峭岸邊上，頭髮散開來，在月光下變成蒼白。康屈身在朱莉身邊，一隻膝蓋跪在地上，彷彿在抱着朱莉。

我看見了她，我叫着：「朱莉，不要——」

一切都發生於一刹那間，另一個身影，還沒有待我認清他的面目，已經竄到了他們身邊，從朱莉身上拉開了康。康的掙扎和喃喃抗議未及發作，那人便擊出重重的一拳，把康打入灌木叢裏。

經過聚然間的癱瘓和震駭，我跑到了朱莉躺着的地方。她的眼睛閉着，但呼吸似乎正常。我朦朧中，想看看她是否受了傷害；什麽都沒有發現，用手指撥開她的銀髮，只是臉色十分蒼白。

我的身後，站着朱莉的另一位救援者，此時，我已經知道他是林亞當。他喘着氣，大約也是聽見了朱莉的低沉呼喊而跑來的。我說：

「她很好，亞當，只是有一點暈弱。」

「怎麽回事？這是朱莉吧？那男人是誰？」

「康。」

「是康？——」林亞當回身向灌木叢中張望，康被打得不輕，這時依舊坐在地上。

「林亞當——」康的聲言：「什麽鬼使你這麽緊張？」

「你們做了什麽，朱莉在求救地叫喊……」

「別說話，她要醒了。」我說。

「現在好了，朱莉，是我。」

朱莉蠕動了一下，眼睛閃閃地張開，發獃了一下，輕問着：「安妮貝？安妮貝——」

「朱莉！」林亞當問：「什麽事？我們都在這兒。」

她耳語地，像個孩子般喃喃着：「康要殺我！」

亞當急忙回身看康，康已經由地下站起來，聽了朱莉的話，辯駁地說：

「妳瘋了嗎？——」

「她說什麽，你聽見了沒有？」亞當問。

「我當然聽見了，你會相信她的傻話嗎？」康叫着說。

「康——」我回頭看看他：「我也聽見了朱莉的叫喊，你不用生氣，你可以解釋一下，究竟是什麽事？」

康從自己的臉上拿開了手，他的臉上竟有血痕。他激怒地說：「不要當傻瓜去聽信她的胡說

八道，又是從什麽故事書上看來的？妳瘋了？還是喝多了酒？」

亞當打量了一下康的樣子，「不談這些了，從開始說起，她怎麽會暈厥的？」

「我怎麽知道？她可能以爲我是一個幽靈，在她走出小徑的時候，我連半句話也沒說。」

「眞的嗎？」我問朱莉。

朱莉沒有回答，又閉上了眼睛，把頭枕在我的肩上。

康發怒地說：「說呵，爲什麽不告訴他們實話？朱莉，說呵！」他又轉頭對林亞當：「事情非常簡單，朱莉今天晚上和我吵了架，不知道爲什麽，她說了一大堆使人難堪的話。後來，我發現她在今天黃昏碰上了車禍，我想，怪不得她心情不好呢，我已經有了歉意。剛才，我看見她一個人離開房子，到牧場過橋，我想，我應該去看看她。安妮貝，妳說，我的話是不是眞的？」

「是的，你跟她吵架的事，我知道。」

「好了，我想出來在半路上找到她，告訴她我的歉意，我們是表兄妹，沒有什麽大不了的隔閡。可是，她一看是我，就發出一陣驚叫，說句難聽的話，好像被人侵襲的處女一樣，接着，她就暈了過去。我走近她的身邊，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再接着，就是你這粗暴的一拳了。算了，算我倒霉，你大概以爲她是在受着什麽人的侵害呢。我倒霉就算了——」他又低頭對朱莉：「希望妳別再製造這類怕人的控訴，如果我嚇了妳，那麽我抱歉，也許，妳原來也是這個意思。那麽，現在振做一下站起來，我和安妮貝扶妳回去——」

但當他接近我們，朱莉畏縮進我懷中，反對地說：

「離開我！別走近我！」

康停下來，雖然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必然窘了一下，經過一番考慮的躑躅，罵着：「見鬼！」然後，轉身離開了現場，不慌不忙地穿過樹叢，獨自囘去了。遠遠地，依舊可以聽見他的聲音：「眞是見鬼了！」

我們三人沉默了一下。

亞當開始想問朱莉問題，我搶先說：「亞當，等一下再說吧，我們先送她囘去。康說的也對，她今天晚上太激動了，驚悸過度，心情還沒有安靜下來。朱莉，妳能够站起來嗎？」

「我想可以，我很好。」

亞當和我扶朱莉站起身子，她仍有點昏迷，身子輕微顫慄。我用外套圍着她的肩膀說：「朱莉，我們帶妳囘去，來，用點力——」

她扶着我，步履蹣跚，慢慢移動。亞當對我說：

「我抱着她吧，她走不動。」

「我太重了！」朱莉模糊地喃喃着。

「那沒什麼——」

亞當輕易地抱起了她，朱莉無意中也用手臂圍着亞當的脖子。我走在前面，替他們撥開樹枝。我們過了橋，囘到柵欄門邊，門竟然栓上了，康在激怒中還沒有忘記開我們一個玩笑。

亞當只好放下朱莉，從柵欄上爬進去，打開了門，再重新抱朱莉，一直送到廚房。

廚房是黑的，好像沒有人，我打開電燈，康不在這兒，如此我感到輕鬆一些。

「我應該——」亞當詢問我：「直接送她到樓上去。」

朱莉抬起頭，因燈光而謎起眼睛：「不，我現在很好了，謝謝你，放我下來吧。」

亞當先輕放下她的脚，再扶她坐上椅子。

朱莉依舊有點蒼白，但不像在月光下那樣怕人。她對亞當微笑地說：

「多謝，我眞抱歉麻煩了你。安妮貝，我現在覺得好多了。」

「靜靜坐一會，我去拿點白蘭地來，亞當，你要喝點什麼嗎？」

「謝謝，如果方便，來杯威士忌吧。」

我把飲料帶囘廚房時，朱莉坐在搖椅中，似若精疲力盡。我把威士忌遞給了亞當。對朱莉說：

「這是白蘭地，來喝一點。」

「不，我討厭白蘭地。」

今天下午，她碰上了車禍，接着又和康吵架，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吃過東西，難怪她會暈倒。我答應了朱莉，替她把湯熱一熱吃，又如哄小孩一樣，讓她喝了白蘭地。當我端熱湯給她時，問她：

「妳現在覺得怎樣？」

「什麼感覺都沒有，只是——」她愐腆地說：「有點餓。」

「妳早該吃東西的，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

「我沒有意思折磨自己──」她自己刺戳了一下胳臂，對我笑着說：「我想，我還活着。」

亞當沒有附合朱莉的笑容，他依舊很嚴肅地問朱莉說：「那麼，妳現在告訴我們，康到底是否想謀殺妳？」

我把湯盤放在朱莉面前說：「我想，還是不談算了，我們都看見了事實，而且──」

「不管什麼事實，朱莉這樣說了，妳也聽見了的。」他的眼睛從朱莉頭上和我相遇，强硬而充滿了敵意。朱莉坐在中間，從我看到他，又從他看到我。

「妳似乎非常關切於阻止朱莉說出這件事。」

「我們大家都看見了所發生的──」我很堅定地說：「現在再來討論，有什麼用處？而且談的太久，說不定會吵醒了祖父，他今天晚上已經夠煩心的了。而且我知道康已經說出了事實，最後一點上，我想朱莉突然看見了康，嚇了一跳，暈過去了，這一定就是當時所發生的。」

「妳當然相信康說的話了！」

朱莉聽了亞當的腔調詫異地望着他。

「但是你呢？──」我說：「你似乎有意把今晚的事渲染成謀殺案。」

「安妮貝──」朱莉說着。

「好了，朱莉，妳不用說了，我知道妳要說什麼，他嚇得妳要死，對不對？」

「妳不能讓朱莉自己說嗎？」亞當的聲音十分暴燥。

我抬頭看了他許久，朱莉也驚疑地看他。「好吧，朱莉，妳自己說吧。」我說。

朱莉猶豫了一下，「是的，是這樣──」聲音迷惑着：「我知道我說過他要殺我，而我──我想，我當時也必然有這種想法，究竟為什麼這樣想，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正確地說，那事情的發生和康所說的話是吻合的，我沒有說謊，康也沒有。反正我當時暈過去了，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林先生，也許是我的敏感，今天晚上我說了許多傷害他的話，我想他──一定十分恨我。」

「那麼，要打電話向警察報案嗎？」我故意這樣問一句。

「警察？──」朱莉張大了眼睛：「為什麼？」

「把康要謀殺妳的事情弄明白。」

「不，安妮貝，不要，妳發瘋了，妳眞這麼想嗎？」

「不，不是我這麼想，這是林先生的想法，他當時就已經一拳把康打進灌木叢裏了。」

「眞的嗎？」朱莉格格地笑着：「謝謝你，林先生。康可慘了，下一次他說不定要眞地會謀殺我了。」

我不敢看林亞當的表情，趕快對朱莉說：「好了，那麼上樓去休息吧。亞當，我對你眞是抱歉地不得了。我的天，湯都冷了！」

「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妳這樣抱歉的。」亞當木然地說：「我得走了，朱莉，希望妳明天能恢

復健康。再見。」

門很輕地在他身後關閉。

「安妮貝——」朱麗小聲地說：「妳說他有惡意嗎？」

「也許吧。」

工作間很清潔，地板不久以前才沖洗過，這時候還沒有乾。冷凍機嗡嗡地聲音極枯燥地響着，更顯得屋內的空曠感……

我已經把朱莉安置好睡下，工作間的燈光還亮着，那麼康一定在這兒。我得來看看他，這一天所發生的事太多，我的心情無法平靜。

我先關了機器，驟然之間，耳根清淨了。何處的水龍頭沒有扭緊，滴滴答答，如敲擊在金屬上，十分悅耳。我輕聲叫着：「康——康？」並向裏面走去。

沒有回答，我到了毗鄰的牛舍，燈雖然開着，却依然沒人。當我回來，一抬頭，林亞當竟站在門口，我啞然停步，猶如犯罪一般，大概臉都白了。

他看了我半響，冷冷地說：「還想掩飾嗎？」

「什麼？」

「掩飾妳的同謀者，妳不懂我的話嗎？我知道妳會來的，你們要商量下一步。」

「亞當，我知道你的想法，但相信我，我說的是實話，請別再把這件事誇張下去了。」

「發生了這樣的事，難道還能不管？」

「但是，今天晚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呵！」

「當然，因爲我出現了，所以沒有成功。」

「亞當，我求你別瞎猜亂想，朱莉自己也說過了，她說得很明白。」

「是很明白，很明白地妳打斷她的話阻止她，而她也很明白地說康要殺她。」

「她只是嚇了一跳，我不懂你爲什麼要一再追究這件事，你的緊張超過了朱莉和我兩個人的總和。」

「她相信妳，因爲她根本不清楚妳的底細，如果她知道了事實的眞象，她是落入了怎麼樣的一個集團之中，她恐怕早就要逃命了。」

「亞當，沒這麼嚴重。」

「當然，朱莉相信妳，我覺得她太傻。可是，我自己也相信妳了這麼久，我覺得，我簡直沒有資格怪她。好了，從現在起，妳不能再從我的愚蠢上佔什麼便宜。」

「亞當，我從開始起，就沒有騙你，我說的是實話。」

「好了，妳再回答我三個問題，用妳所謂的「實話」來回答我。第一，康爲什麼那時候也過河去？」

「康自己說了，他是去——」

「是的，我忘了，他是去倒歉，是不是？」他諷刺地說：「好吧，我們跳過這一點，算他是

早也不倒，晚也不倒，這歉意必等在那個危險的角落去倒。第二個問題，他爲什麼要開着機器？亮着燈光？這似乎是個有計劃的行爲，說呵，回答我？」

「他出去的倉促，來不及關燈——」

「爲什麼要那麼倉促？倒歉並不是救火。」

「亞當，如果是你，在這深夜，看見和你剛剛爭吵過的女孩子，衝出牧場，單獨過河去，你會怎麼做，你還會慢騰騰地關機器關燈，再去阻攔她嗎？當然得快，得倉促。」

「妳——」他無可奈何地說：「善於狡辯。第三點，妳出去追他們，在樹林裏叫他們的聲音，爲什麼那樣急迫而恐佈？」

「我聽見朱莉的呼喊，我當然害怕。」

「謊話！妳的叫聲在她呼喊之前。」

「眞地嗎？」我軟弱了，「也許，我想讓朱莉停下來等我。」

「那麼，妳爲什麼叫着朱莉，康，朱莉，康，叫着兩個人的名字？」

我默然了。

「那麼，妳是知道康也跟着去了？」

「我想，他可能——」

「妳讓他去了，妳又反悔了，害怕了，是不是？」

「亞當，別再這樣逼着我問，如果我回答你，我知道康的性格很激烈，我怕他們——反正，

你聽起來，也不會相信我的話。」

「我曾經相信過妳的話，不過，現在事實證明，我無法再相信妳了。今天是剛好我在那兒，所以沒有發生慘案，要是我不在，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原來，我就不應該信任妳，現在，我是完全不信任妳。」

「好吧——」我說：「我也不阻止你，你現在要怎麼辦？電話報警？控告康？你有什麼證明？人證？物證？謀殺的現場？凶器？你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你自己的憤慨咆哮，甚至是流言毀謗。祖父因病在床，而你在這兒一再地要把沒事渲染成小事，小事說成大事，你是什麼居心？」

「最少，我可以叫警察來逮捕妳。」

「我？爲什麼？」

「妳當然明白爲什麼。妳做的事，已經有充足的有理由讓警察把妳抓起來。現在我再警告妳一次，我給妳二十四小時的時間，趕快解除妳和康的合作，離開這兒。不要再解釋，我也不要聽妳的解釋。要是有一天老麥斯死了，在他的遺囑中有一份給「安妮貝」的錢，妳可以回來拿錢；當然我是說妳如果有辦法混得到的話，我絕不干涉。可是現在，妳得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妳的行爲要是由法律判決地話，得坐十年監牢，妳這愚蠢的女孩子，妳知道不知道這種事情的嚴重？唐納德的法律知識也不比考古學差。妳聽明白了沒有？再見。」

「亞當！」

他在門口停下來，回頭看。

「亞當——」我傻瓜一般地僵硬了，茫然地看着他，「請等一下，聽我說完。」

「我已經聽得够多了！」他的臉色像岩石一樣冷酷，看我的目光帶着輕蔑和厭倦。「我怕我已經沒有心情再欣賞妳的表演了，人生和戲劇倒底不同；有時候，固然可以遊戲人生，逢場作戲，但是臨到了正經事，我們必然要面對現實。格蕾小姐，再見！」

他走了。

室內靜下來，水龍頭滴水聲音又重覆響起，幾乎使人發瘋。似若一個巨人，掌管命運的，原來在彈弄古琴，但聽了林亞當的話，忘記彈琴，帶幾份幸災樂禍的好奇，看我癡癡站立，看我茫然；手指依然無意地撥弄着，一聲，一聲，一聲，看這女孩子怎麽辦。

我背倚着鐵製的冷却機，凉颼颼地，感到混身發冷，但又有點出汗。彷彿剛剛嘔吐過，腦海受了創傷。上床休息去吧，除了去睡，我什麽都不願想。

明天——再說吧。

但突然間，如幻夢的回音一般，在我身後有一個聲音輕輕地說：「人生和戲劇倒底不同，格蕾小姐！」我猛然回頭，使我魂魄俱失；從冷却器後面走出來的竟是唐納德，他帶着得意的笑容，並有幾分狂傲。

「啊！你？——」

「格蕾小姐，妳的表演術呢？何必這麽驚愕害怕？」

「你來幹什麽？你不是去了新堡嗎？」

「我去給倫敦的一位朋友打電報，請他查詢上月份由加拿大來的旅客姓名。這很容易辦到，因爲朱莉告訴了我，妳是在利物浦上岸的。」

「你卑鄙！」

「現在——自然用不着了，安妮貝小姐，或者我該叫妳格蕾小姐。」

「你聽了多少？」

「全部。當然，我是來看朱莉的，我非常關切她的安全，我把車子停在外面的路口上，三更半夜我何必闖進來。我走進來，只有這兒的燈亮着，我看見妳進了這間房子，並且看見妳和林先生的談話。我不能打擾妳們，所以，我從牛舍那邊進來以後，一直就躲在這兒。」

「你要怎麽辦？你究竟要什麽？」

「我要——妳的合作。」

我懶於回答他，直接向門口走去。他伸出了手攔阻我，問我說：

「格蕾小姐，難道，妳沒有看出妳情況的危機？」

「讓我走！」

「聽我說完——」他一面認眞地攔阻我，一面急忙說着，唯恐錯過了機會：「我喜歡冒險家，我也有冒險的天性。格蕾小姐，妳是難得的女性。讓我們合作，妳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始，我們合作會征服一切，征服——」

「讓我走！告訴你，你比任何人都卑鄙！我羞於認識你，羞於朱莉認識你——」

「妳？——」他放下了手臂：「好像有持無恐，妳不怕？」

「我怕什麼？」

「林亞當的威脅？」

「讓我走，我睏得要死！一個人難道爲了一點點錢，什麼都願意抛棄嗎？你們這些可憐又可恨的人！」

我一面說，一面衝出了房間，進入外面的黑暗之中。我多想離開這兒，離開白巖山莊，離開一切。

但是，我怎麼能够呢？現在，這兒已是我的家了。

…………

十四

那夜，我無法入睡，躺在床上十分清醒，但腦海中想不出任何事。透過拉開窗帘的窗格，我看着天空月影的移動。彷彿，我來白巖山莊參加了一個瘋狂的化裝舞會，圍繞着一羣荒唐的人物。其中，最可憐的是朱莉，有人想消滅她，把她看成眼中釘，有人又把她當成入場卷。她自己呢，她想的是愛情。

我大約也朦朧了一會，因爲我不記憶月亮何時下去。黑暗褪去的時候，有一隻畫眉鳥的笛聲，悠揚地突破寒意的黎明，單獨鳴唱；牠僅僅鳴唱了短短的幾個音符，便落入灌木叢內。正當我惋惜着，牠的歌聲爲什麼如此短促時，便突然地，似乎全世界的鳥類都叫起來了，牠們有的啁啾，有的喋喋，有的吹哨，用牠們自己的語言，組成了拂曉大合唱。在床上，我忍不住地笑了，世界依舊很美，值得頌揚。

我這種瞬間的愉快，使我想起古代海員的清晨祈禱，那不僅是一種航海中的儀式，而是他們當時眞正情感的流露，慶幸自己度過了驚濤駭浪的一夜，也準備去接受將來臨的一日考驗。

我再注意窗外，已是滿眼陽光，飄搖的樹葉向着陽光的一面，閃閃像水波。我無法再睡，披衣起床，踱到窗前。時間還很早，露華濃得像霜，這也就是爲什麼樹葉會閃閃發光的原因。空氣

似乎稀了，丁香花樹的嫩枝低垂下來，無法負擔自己花朵的重量了。躲在栗樹後面的，是林家的那匹馬駒羅温。

我想，我們人類的衝動並非是來自過去，而是由於未來。「過去」當然使我們懷念，但「未來」才是促使我們做任何事情的主要動力。我從床上下來，並沒有整理出什麼理念，我猶如沒有睡醒，還在夢中；但我知道自己却比醒了更清醒，比夢更朦朧。我穿上那件灰色的緊身長褲和一件淺黃色的襯衫；出了房間，像影子一般，沉默地跳下樓梯。老屋中的人全都睡着，我跕着脚尖經過厨房，從馬廐中取了一付馬籠頭，直接到牧場上去找羅温。

我遠離木柵走着，這樣，縱然白巖山莊的什麼人醒了，也不會發現我。我靜悄悄地在樹叢下向馬駒移去，我一出現，牠立刻抬起漂亮的頭，有點緊張地看着我，耳朵向前豎着。我在一叢蔓越橘下停住脚步，那裏的柵欄有一個空隙，我高高地坐在上層横木上，脚踏着下一層横木。蔓越橘的圓錐形花朵，被我碰歪了，杯中的露水滴在我的肩上，冷冷的，流進緊身襯衫裏邊去。把馬籠頭搭在身邊的横木上，靜坐着不動。

羅温試探地向前走了兩步，步態緩慢，帶着嚴肅的優美風格；像從詩集中撕下的一頁插圖，所畫的創世紀時代常常在四月清晨間散步的神駒。牠的耳朵向前伸得很遠，幾乎兩隻耳朵的尖端要碰在一起了。眼睛又黑又大，温和而好奇。鼻尖發着亮光，柔軟的邊緣還有一些顫動，彷彿在試探着我對牠的態度。長草在牠的蹄下揮舞，發出颼颼地響聲，驅散了露珠，亮晶晶地一顆顆飛濺落地。金盞花的花瓣落下來，和着露水在牠的足蹄和蹄上的叢毛中沾了一層金色的斑點；彷彿

，穿上了時髦的長靴。

這時，牠在離我一碼以外停下來，以一種天真的好奇，瞪着兩隻大黑眼睛打量着我；頭略微偏向左，然後，頭又略微偏向右。我沒有動，靜靜地坐着，低低叫了一聲：

「嘿——羅温！」

牠伸伸脖子，噴了幾下氣，好像下了決心，向我走近。我仍然沒有動，靜靜坐着。牠的耳朵向後抽動，又再度伸前，靈敏得像蝸牛的觸角，也像雷達的天線。牠的鼻孔張得很大，呼出的氣息噴在我的腿上，我的腰上，我的頸上；我沒有動，那氣熱熱的，帶着濕。然後，牠以嘴唇觸着我的衣袖，用牙齒輕輕地一拖一拉，沒有眞正地用力，僅只使我感覺到了而已。

我先放一隻手在牠的頸項上，感覺到肌肉的活動和戰慄，和牠温暖的皮膚。然後慢慢移動到了牠的耳朵，牠彎下了頭，吹着我的脚。我的手又滑上牠長長的額毛，那柔軟的額毛編結成辮子，垂在額頭兩旁。我抓住了這兩綹髮辮，慢慢地滑下了柵欄横木，牠沒有想走開的意思，但低下了頭在我的身上摩擦，把我緊緊地壓在圍欄横木上。他的緊壓，使我有想笑的感覺，我笑了出來說：

「你這小淘氣！羅温，好了，好了，現在站好，靜靜站着不許動！」

我輕拉牠轉身，牠順從地跟着我移動，直到牠的位置是背着欄干，前蹄可以自由活動了。我一隻手依舊抓住牠的前額鬃毛，另一隻手趁和牠說話的當兒，給牠載上了馬銜口。

「現在過來——」我對牠說：「小淘氣，你看，你多帥！完全像個成熟的駿駒，你好漂亮！

好英俊呀！」

銜口在牠的兩唇之間，牙齒前面，一開始，牠咬着它，似乎想把它吐出來；我想，牠也許會掉頭離去，但牠沒有。牠試了一下，張開牙齒，接受了那溫暖的鐵銜。馬銜溫柔地滑進去，到了牠的嘴犄角，籠頭越過耳朵，繮繩圍繞在我的手臂上。我很快地檢查了經過牠眼睛中間擦着耳朵的皮帶，那皮帶一直延伸到牠有彈性的頸彎。

我先站在圍欄橫木上，牠柔馴地過來，似若牠每天做這些事，一切都很習慣。我跨上了馬背，牠就溫和地離開了，僅當我勒牠朝向牧場的範圍以外，牠才跳躍了兩次，背部的肌肉集攏變硬，抗議我的佔有。

最先是一段慢跑，接着就是奔馳了，不一會就到了牧場邊的角門，牠放慢脚步，十分規矩地出了門，門外是一片青葱的草原，有一條石灰洒出的界限，大約是林亞當馴馬用的。我驅牠出界，牠又跳了，於是我感到太陽在跳，河在跳，草原也在跳。但再向前去，猶如孩子遠離了父母，牠享受了自由奔馳的樂趣，穩定的快跑，步距平均，驟然間，我們都沉醉在瘋狂奔馳之中。

牠背部的肌肉在我的兩腿之間顫動，我興奮地對牠叫着：「羅溫，跑吧，照你自己的方式，飛揚，飛揚！讓我們飛上青天！」

沿着平坦的河邊草原，牠飛奔着，動作十分平穩。那波動，波動！飛揚，飛揚！如飲美酒，美酒不會如此醉人；如臨幻境，幻境怎會這樣忘憂？我的左手勒着繮繩，右手深插入牠的鬃毛之中，喃喃地，沉吟地，對牠耳語着：「我的愛！羅溫！你好英俊！你跳，你跑，你飛揚！羅溫，

你飛揚……」

牠的耳朵向後伸展，聽我的輕語，邁出了前蹄。我們跑了一哩多遠，已經快近西莊，西莊的煙囪在樹梢上露出來。我鬆弛一下繮繩，截斷了牠的跨步，改成慢跑，再拉牠回頭。牠溫馴地轉過來，耳朵對着我搖晃，我說：「羅溫，我的腿痠了，我們得回去了，你這小淘氣，而且，我不要你出汗，懂嗎？我們要回去了！」

事實上，牠的頸項濕了，汗水已流下牠的鬃毛。我讓牠平穩鎮定地慢跑，輕撫着牠，和牠談話。牠飄然漫步，步履柔滑，姿態動人。耳朵聳動着聽我的低語，有時牠抬頭向前，一本正經而神采奕奕，有意使自己成爲一匹圖畫上的駿驥；我笑着，讚美着牠。

我們回到了角門，牠停下來，挪動着位置，使我的手可以推開門。牠的挪動，像一位舞蹈家，輕巧而優雅，無疑地，這是羅溫的謝幕式。

進門後，我滑下了馬背，從牠的頸下關上了角門。我輕拍着牠汗濕的頸項，說：「好了，羅溫，今天我們玩够了，是不是？……」牠鼓鼻噴氣，把頭部扭來扭去地，拖着我手中的繮繩。我說：「小淘氣，安靜點，我們已經回家了，你要幹什麼？」

我一面說，一面抬頭，令我一驚的，林亞當就站在一碼以外的角門旁邊，等待着，看着我。

因爲他隱在濃密的山楂樹籬之後，我沒有發現他，但他自然是聽見了羅溫的蹄聲，看見我們由外面回來。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得意消失了，呆癡地站在門邊，如一個兒童做了愚蠢的遊戲以後，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善後。

亞當上前了一步，接過了韁繩。我發現他也帶了一付籠頭來，掛在柵欄的一根支柱上，同時有一座馬鞍騎跨地豎在圍欄的橫檔上面。

他似乎等了許久才開始說話，我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我已經無意去觀察他是迷惑忿懣，或者是羞愧激怒了。

他說話的聲音極爲低微，像自語，又像夢囈。

「妳還能騎無鞍的馬嗎？」

我沒有回答，他也沒有期望我回答什麼。他最後終於痛苦地問：

「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現在，已經無需再規避和僞裝了。在任何情形下，亞當和我時常能够知道彼此的思想。我平靜地說：

「亞當，如果我知道你仍在英國，且仍住在你們的林家老宅，我不會回來。當我發現自己要面對你，我像被獵人捕獲的小兎子一樣的害怕——你原來要求的事，你竟不再答應了，讓我去挺而走險；我爲什麼還要見你？但是，我們還是見了，在那個月夜下面，你後來說我是一個冒名的騙子，當時，我很難受，你竟然不認識我了！但我讓你這麼想，這樣對我希望你保持平靜上，是一個幫助。」

在我們中間，羅温擲上了牠的頭，煩燥地嚼着口銜。亞當凝視我，似若我是一本字跡模糊的原稿需得仔細辨認。我接着說：

「我告訴你的話，大部份是眞實的，我想回來跟祖父把事情弄清楚。我早想回來，想了許久，想了許多次，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接受我。我離家出走的理由，可以說是一種用錯了地方的驕傲。我知道在金錢上，他是常常玩弄權術的——他的資產意識非常强烈而可怕，像温家所有人一樣——而我，不願意被人譏諷說是回來要分遺產，或者，回來要求母親的那一份錢。」我微笑一下，「但事實上，它是我回來以後，祖父最先談到的事。我拖了這麼久，才回來，部份原因是我怕見你，部份原因是——我沒有回來的路費；當然，也有部份的驕傲。」

我停了一下，又繼續說：

「但經過了一次打擊之後，我對事情的看法改變了，我覺得跟自己的家庭，親人，祖父之間，還要談什麼驕傲？我想回家，想得非常厲害。當然，我沒有寫信，我想——如果你要去拜訪一個家庭，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歡迎，那麼，你寫一封信去，反足以警告人家有時間對你懷一份戒心；不如直接踏上門檻，在驚愕之下，接受他們的歡迎。你可能沒有想過這一類的事，因爲你是一個男人。但對於我，離家八年之中，我早已學會了注意人家對我的反應，不敢冒冒然地去做魯莽的事情了。所以，照我原來的計劃，可能不來看你，即使來，也僅讓你知道，我是回來小住，馬上就要再度離開。」

羅温搖他的頭，使頸上的小鈴發出叮噹聲。亞當茫然地看我，我又接下去說：

「我存了點錢，當格蕾太太——我最後的僱主死了，她給我留了點錢，大約三百塊，還有一點手飾紀念品。」我勇敢地笑了一下，想起我的金打火機和駕駛執照。「格蕾太太是一位跛脚的

殘廢，我跟她相處很久，做一位相當於管家和司機的職務。我很喜歡她，她待我也很好，以這三個塊錢加上我的儲蓄，我想旅費够了。把一切摒當清楚，我回到英國來，從利物浦上岸到新堡，給自己租了一間房子，找一個臨時工作。隔了幾天，我鼓起勇氣回來看看，看看離別八年的故鄉，我以爲祖父大概死了……」

漫不經心地，我屈身扯一綹青草，餵給羅温吃。亞當木然站立，我也不敢看他的眼睛。往事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它原屬於你，可是無疑地它此刻已經逝去，猶如死了；然而它依然會傷害你，如傳說中，一條腿割下之後，還會動一樣。

「我在新堡，並沒有露出自己的身份，也沒有到處打聽白巖山莊的情形，我怕會傳到康的耳朵裏去；甚至我以格蕾的名字租了房子。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考慮去請一位律師出面，要回母親的那一份錢。你知道，我不敢讓康曉得我的回來，我等了兩天，正在猶豫着怎麽辦——」

「請等一下——」亞當終於表示出他在聽了，因爲他提出了問題。「妳爲什麽不「敢」讓康知道妳回來？」

我用手拂過羅温的頸項，索性說出來吧。「有一天晚上，在河邊上他要殺我，就是我們發現朱莉的地方。」

「他怎麽樣？」

「他要我跟他結婚，同時祖父也這樣想，你是知道的。康想着，除了跟我結婚以外，他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產業，所以，他不惜用强迫的方式。那天晚上我的情緒也不好，我不够機警，我過於明顯地表示出他沒有希望——接着，他失去了理智，他想除去我，他以手臂——」我抬起眼睛，從羅温的咀嚼中去看亞當的臉。「這就是我猜想，他去找朱莉，可能發生的事，所以我跟踪他們。」

「妳爲什麽不告訴我他要殺妳？」

他的腔調是專横的，大地主一般的，像八年前一樣，當時，他還有這個權力和威風。

「沒有機會，這件事發生於我在白巖山莊的最後一夜。你還記得嗎？那天很晚了，你知道我習慣於踩着河上的踏脚石過河，回來經過小路過橋；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去了林家，但是那天晚上正像我最怕的，在河邊上遇見了康——」

「他！」

「那是——」我離家出走的另一理由，好幾個月以來，祖父很生我的氣，他不滿意於我對康的淡漠態度，而他又發現我在外面停留得太晚。有一兩次我騙過了他，但多半是他不相信我；他怒罵我，並且說，如果我再給他添麻煩，我就滾出去！」我微笑一下，「他說的也許僅是氣話，說說而已，不會眞有這個意思。祖父也很不容易，他看守着一位青春期的女孩子，更可怕的是，祖孫兩人完全不能了解。那天晚上我回到了家，從康那兒脫身，已經使我的神經崩潰。我告訴祖父說康對我的無禮，我說康要殺我。祖父聽了先是哈哈大笑，接着痛罵了我一頓，責問我究竟和什麽人約會去了；那天也實在太晚，是祖父叫康去找我的。他一定認爲康不過是想吻我一下，而我竟控告康謀殺，豈不太荒唐了。我並不怪祖父，他當然不了解，那是一個——十分醜惡而下流的

一幕，我無法對他敍述詳細的經過。和祖父爭吵之後，祖父聲言要查明我每天晚上的行徑，和康又已無法相處，而且如果他們發現了我們的事，克麗——你的太太知道了，後果我簡直不敢想像。以上各種因素湊合起來，使我決定了不能不走……」我略微移動了一下，用手倚着羅溫。「現在，你應該明白我爲什麼怕囘來，就是八年以後，要是康單獨經營白巖山莊，我依舊不敢囘來。但當我發現祖父仍在，且仍在玩弄着他的權術，害得康如熱鍋上的螞蟻時，我才敢於囘來。而且——你知道，朱莉今天的處境，一如當年的我，甚至比我還危險。」

「這些，我早已猜到。」

「你猜得很對。」我堅定地說：「康和麗莎對於白巖山莊已經垂涎得近於瘋狂，這兒是他們歷年心血寄付之處，他們終生希望的一個目標，簡直可以說是他們的命根子。我並不想從他們手中搶過來，我早經決定祖父一死，我就馬上離開。」

「那麼，妳怎樣會使康墜入了圈套？」

「我冒了一點我原不打算冒的危險，跑來看看白巖山莊。是一個星期天，我搭巴士來，想看看羅馬長石牆，想在那兒散散步，去看看——」

他的臉上沒有露出什麼特別表情，那長長的石牆，對於我們是一個太有紀念性的地方。不止一次地，我們在那兒會面，那些動人心弦的約會！要盼望多久，計算多久，塞多少封信在長春樹下，才能相互約定的呀！

我接着說：「康看見了，他跟踪了我許久，等待着機會。他認出了我，我也想他會，但我沒

想到會碰上了他。他上來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嚇了一跳，怕急了。但接着，我發現了他也有點懷疑，八年之後，誰又會有把握呢？於是我就告訴他，我的名字是瑪莉格蕾，也就是我在公寓中登記的名字，如此我才脫身。」接着，我說出了在石牆上和康的談話，和他以後對我的提議。「後來，由他們的介紹之中，我明白了祖父和康及麗莎的關係，以及朱莉的情況，我考慮了一下，覺得這不失爲一個囘家的好方法，雖然特別了一點。我以這種方式囘來，康不會攔阻我，而且反會護衞着我，所以我同意了。事情一直發展得很好，直到你囘來，而唐納德又隨着朱莉出現。」

「妳什麼時候發現我仍在此處？」

「祖父很偶然地提到了你，之前，從康和麗莎嘴中，我已經探聽出你的大概情形。但你知道，康除了自己的事情，對旁人一向不加關切的，而我也不敢追問他太多。後來，知道了你要囘來，我一時感到非常恐慌，因爲一切人我都可以瞞得過去，唯獨對你，我知道自己無法瞞，又無法不瞞，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我對康說，我要走了，他恫嚇我；其實也不能說是恫嚇，他說我們已經「表演」了這麼久，祖父也信以爲實，如果我又再度突然離去，祖父必然驚駭傷心。但是，我如把一切實話都告訴了祖父呢，康就完了，祖父必然知道了康是怎樣的一頭猪。這一次，他想出這種絕招請我囘來，我只可憐他，並不恨他，我何必要害了他呢？但是，無論如何，我不願見你，我怕見你！在你囘來的前一天夜晚，我去了大廈。」

「去憑吊古蹟？「

「也許吧，但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你就囘來了，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

「妳常常做些……」他說了一半，沒有接下去。他也沒有看我，低頭看着手中的繮繩，猶豫了一下，放了羅温出去。羅温衝入日光下，不知如何享受牠的自由，游蕩了幾步，也不過是低頭囓草而已。「等妳見到了我——」他接着說：「發現又很容易地讓我相信了妳——安妮貝死了。」

「難道她還沒有死？」我說。

他又轉過身，我們第一次相互認眞地看了一眼。他面對着我說：「安妮貝，妳爲什麼要這樣說？自從妳走了之後，留下來的人也許更——妳會了解我的，妳會知道我的心意——」他的聲音拖曳下去，低頭看自己的脚。

驟然間，似有一支利箭，刺透了那層以冷漠淡然組成的鋼甲；八年的傷痕隱藏在這層外殼裏面。此刻，猶如萬頃波濤，在巨風掀動下，澎湃嘯騰了。我得控制自己的情感，已經一錯，不能再錯。我極生硬地說：

「亞當，八年之前，我們爭吵，因爲我們不快樂。而未來也不會有，你看得出來，除了我們彼此傷害以外，能做什麼？我告訴過你了，我不想恢復以前的——請你記住，請你努力克制自己去實行……」

「够了！」他幾乎粗魯地說：「我知道妳的感覺，和妳的意思，我也未敢向妳要求什麼。只是——當妳突然離去，一去八年，你可曾想過被妳遺棄在此處的人？可曾想過他們的心情？甚至妳低估了祖父和康兩人對妳的懸念，也許妳還有理由自辯。可是我呢？妳連一個信息都不給我，

就是恨我，怨我，妳也該來封信！安妮貝，咒我也罷，駡我也罷，妳連一個字都沒有給我，妳太——殘酷了吧？」

這時，我們都安靜了，沉靜了很久。陽光慢慢變强，從東面的圍欄上斜照過來，給青草鍍上一層金色。羅温滾動着眼睛，對我們看着，牠已經離我們更遠了。

「是我殘酷嗎？」我不知是問他，還是自問。

「無論如何，妳應該給我一句話！」

「亞當，我給了你信——」我不想說，我恨自己說它出來。「但是——」

「信？什麼信？」

「我經過倫敦的時候，寫給你的。」

「我沒有收到呀！」他驚訝地伸出了舌頭，喘着氣問：「它說些什麼？」

雖然許多年了，我永不會忘記信上的詞句，我痛苦地說：「亞當，還問這些做什麼？——」

「不！」他幾乎是蠻橫地强迫着：「告訴我！」

「亞當，原諒我，我不——想說出來了。」

「安妮貝！」他雙手搖着我的肩膀，彷彿我不說出來，他會殺了我。「妳眞地給我寫了信？是眞的嗎？爲什麼我沒有收到？告訴我！妳到底寫些什麼？」

「我信裏寫，如果能够使你快樂，我願意答應你，做你的情婦，隨你飄零天涯海角，我在倫敦等你。」

「天！——」亞當雙手放下了我的肩膀，閉上了眼睛，眼瞼緊緊地閉着，但眼淚擠出來，無聲地流下他的面頰。他背過身子去，疲倦已極地扶着圍欄，支持身體。「天！我的命爲什麽這麽苦？——」

「現在——」我看着他微傴的背部，輕微聳動着。「我知道你沒有收到那信，但是當時！你不會瞭解我多恨你！」

「天！妳該恨，妳自然該恨！」

「我沒有想到信會遺失，我隻身流落在倫敦，我只有十九歲！我每天盼望着，我算計你那一天收到，那一天起程，我們那一天會面。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希望越來越渺茫。我爲什麽去倫敦？還不是爲了等你，你說過，我們一塊去天涯海角，你只要有我，你願意拋棄一切。靠不住的誓言啊，僅僅幾天，幾個星期，就隨風而散了！我怎麽辦？我到那兒去？——亞當，不要！不要這樣自責，現在，一切都沒有用，一切都過去了。我那時已經無家可歸，我還沒有死心，我不相信昨夜的山盟海誓，今朝驟成路人，難道你忍心看我流落街頭？我把身上寶貴的一點錢，用來打了一個長途電話……」

「誰？是誰接的？」

「克麗。我假裝打錯了號碼，掛斷了電話。第二天，我又去試了一次，想着是你應該在家的時候。結果是羅德斯太太接的電話，她不知道我是誰，她含糊地說林先生和太太去了外國。好了，希望斷了，我經過倫敦橋，幾乎要決定從那兒跳下去！我又不敢離開居處太久，怕你的回信遲

遲到來，怕你自己——等我用光了最後一個先令，我對自己說，要是他這時再來，我會打一個重重的耳光，在他的臉上。後來，居停太太介紹我到一個家庭去當褓姆，隨着那個家庭，我去了美國。其餘的事不必說了。我在船上看逐漸退去的英國；我想，我再也不回來了，再也不見——你！我要恨你一生！咒你一生！」

眼睛好酸，喉嚨好乾，我無法再說下去。一隻紫色的小鳥，擦着地面飛過來，在我們頭頂啁啾啼叫，又迅速飛去。

「亞當，是克麗拿了那封信吧？」我嘎着聲音問。

「她？——不像是。她沒有說過，也從沒有提起過妳的名字，如果她知道了這件事，她有了把柄和藉口，是不會放過我的，她一定會利用這個武器來折磨我。」

「那麽那信那兒去了？」

「寄到歐洲大陸，也許當做死信，躺在什麽鄉村的郵政局裏。克麗不知道這件事，自從妳出走以後，她的神經更敏感，幾乎可以叫做眞正的精神病。她提出所有能够想得出來的藉口，跟我爭吵，但是沒有提起過妳。直到她——」

「克麗是——自殺的？」

「妳怎麽知道？」

「我彷彿聽人家這麽說過。」

「她死了以後，在她留下的文件之中，也沒有看到這封信。安妮貝，這只能算做——命運了

。現在，我知道妳比我還要痛苦，妳還在恨我？」

「一切都過去了，時間會醫療創痕。」

「安妮貝，我會補償妳，贖我的罪愆。」

「不！——」我後退了一步。「好了，在康發現我騎馬以前，我得回去了。」

「安妮貝！」

「亞當，不要逼我說出，我原想保留的話，我們的一切都結束了。」

「但妳也別逼着我說，那絕不可以！無論妳叫我做什麼，我全答應妳。」

「讓我走，祖父很虛弱，他——不會久於人世。等我跟康把事情弄清楚了，我立刻就離開。那時候，甚至可以告訴他，我就是他所最怕的那個人，但因爲我要離去，對他沒有威脅，他也就不會恨我了。而我們——無需再見面了。」

「好吧！」

「亞當，我也沒有辦法，我不能勉强自己。時間在變，生命在變，連你也在變。你無法找回失落了八年的你，你又怎麼能期望找回失落了八年的安妮貝？現在回來的，只是瑪莉格蕾，你曾經說過，「安妮貝死了！」一點不錯，她死了。世界上再也不會找到那位純潔善良，充滿癡情的十九歲小姑娘。再見吧，亞當，我得回去了，把今天的談話，當成另一個夢，你夢見安妮貝來了，夢見她騎馬奔馳，夢見她又傾訴一次八年前的情意。然而，夢有醒的時候，我們就當做現在是醒了，你把格蕾在夢中幻化成安妮貝，醒了她依舊是格蕾。再見吧，亞當，我得回去了……」

我得回去了，回去在康的面前，繼續扮演格蕾，但又僞裝着是安妮貝。

十五

「時間在變」，我曾這樣告訴亞當。眞地，它一刻也不停息。當我從牧場回來，人們已經醒了，又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迎接新的命運。我偸偸溜進馬廐，掛上了馬籠頭，沒有被任何人發現，然後去到厨房。

白地太太站着等待水壺沸騰，她驚愕地看我一眼說：

「怎麼啦，安妮貝小姐，妳起得這麼早幹什麼？又出去騎馬了？」

「不，沒有。我睡不着。」

她的明亮的黑眼睛打量着我的面龐：「妳看來可憐兮兮地，怎麼回事？」

「我很好，就是——昨天晚上沒睡好，我想要一杯茶，好嗎？」

「哦——」她和善的小眼睛似要刺穿了我：「安妮貝，別聽人家的閒言亂語，那些全是胡說八道。當心妳自己的身體，享受享受，享受一些以前妳失去的。妳知道，我說的可是——」

「貝茜，沒有什麼事，眞的什麼都沒有。」

「妳這次回來，眞是太好了，妳早該回家的……」水壺開了，她提下來把開水沖入茶罐。「若妳不告訴我，妳就是安妮貝小姐，我絕對不會認出妳的。那天晚上，我跟白地說，我說得可完

全是實話，沒有半句謊言。我說，安妮貝小姐在亞美利加的日子，過得一定不會好。我說，其實我一點也不驚奇，我說，亞美利加那個鬼地方，只要看看電影，就知道它有多可怕了！」

「我是在加拿大。」

「好，什麼亞美利加，加拿大，反正全都一樣。」她把茶罐端在桌子上，掀開蓋子，以一隻大茶匙，精力旺盛地攪動着茶葉。「這幾天妳不但看起來好多了，而且也胖多了，恢復了一點往日的好模樣。不是我一個人注意到了這一點，白地也看到了。有一天，白地跟我說，安妮貝小姐微笑的時候，幾乎又變成從前那麼漂亮了。我說，你等着吧，要不了多久的。他說，如果她能給自己找一個丈夫安頓下來——我說，是啊。他說，妳給她留點心啊！我說，現在她剛剛回家，再等些日子吧——」

聽了她的話，我想笑一下回答她，但是我相信那種笑容並不如我期望那樣的動人。「貝茜，謝謝妳，以後再說吧，也許，我並不需要一個丈夫。」

「別這樣說，誰不需要丈夫？安妮貝小姐，我年青的時候可是和妳一樣；我說，我才不需要丈夫呢，誰敢來給我提親，我一棒子把他打出去。可是，妳知道，女人結了婚才能快樂，不結婚永遠不會快樂，看見誰都想打他一棒子，並不僅僅是提親的人。我說的可完全是實話，絕無半句謊言。給妳茶——」

她端給我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我接了下來說：

「謝謝妳。」

「妳應該放點糖，不要學外國人那樣，黑漆汚糟的，那完全可惜了茶，又長不了肉。我還要告訴妳，妳知道昨天晚上妳爲什麼沒有睡好嗎？那全是因爲喝了濃湯，又是咖啡，喝了咖啡，又是威士忌，對不對？我沒有說錯吧？今天早晨我收拾厨房就看見了酒杯。反正我這人是從來不願意過問旁人的閒事的，不過這威士忌酒還是少喝的好，長不了肉——噢，康先生來了。」

康愁眉苦臉地站在那兒，帶一股粗獷勁兒，兩頰現出青色的鬍根，襯衫胡亂地塞進工作服中。他驚愕地看了我一眼，從白地太太手中接過了茶杯。「安妮貝，妳在這兒做什麼？」

「她說是去散步——」白地太太說着，給康的杯子裏加上一茶匙的糖。「不過，我想她一定騎馬去了，當然是我說的，她可沒有這麼說。」

康打量了一下我的緊身褲和黃襯衫。「是嗎？我早該想到林家的那匹馬駒子，一定誘惑妳很久了。」

我啜着茶沒有回答，牧場的一幕已經淡入，消失。這杯熱茶是一個驅魔的符咒，從舊夢中甦醒。然後，接着演原定的戲曲。

「妳這身裝束很配合妳——」康的眼睛中充滿了毫不掩飾的讚賞。白地太太不以爲然地瞪他一眼，哼了一聲，把一隻裝滿了奶油捲子的盤子伸到康的眼前說：

「嚐一個，香噴噴地！吃這個才能長肉。」

康拿了一個，仍然盯着我，「妳今天要去給我們幫忙嗎？」

「她不去！」白地太太迅速地回答。

我和康兩人同時地笑了，但我忍下來，希望白地太太沒有看見。康說：

「妳好像在爲什麼事煩心？」

「當然了——」白地太太接下來說：「她是在爲她的祖父煩心，我一點也不懷疑，她比你關心得多了。康先生，你可不要怪我多嘴，我是從來不管別人的閒事的。這麼熱的天，幹麼叫她去田裏幫忙？你那兒的人手還少嗎？這可完全是實話吧？安妮貝小姐，妳去嗎？」

「我——還沒有一定，也許去。」

「妳去？這麼熱的天！」

「我去幫他們操縱一下拖拉機，我喜歡開那種大機器。」

「好吧——」她極失望地說：「反正，我是不管別人閒事的，妳祖父快醒了，我得去看看他了。」

白地太太頭也不回地，提着開水壺出去了，把厨房門重重地關上。

我和康相對一笑，我們猶如知己，盼望着她的離開很久了，好開始我們的談話。

「他怎麼樣？——」康趕快拉入正題問我：「林亞當後來怎樣說？」

我沒有立刻回答他，用茶匙調調茶，又是一天了，我得好好整理思緒。

「你是不是有計劃的行動？」我問。

「什麼？」

「你亮着燈，開着引擎，表示你不在現場，但又跑到上游，通過河上的踏脚石上去攔截朱莉。」

「妳在審問我嗎？」

「不是我，是林亞當。」

「我做了沒有？」

「亞當是對的，你想在那兒殺了他。」

他安靜一下，眼光避了開去，推開茶杯說：「我什麼都沒做，對吧？妳說我做了什麼？」

「康，如果你以爲這些事也在我們的合約之中，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得了——」他又轉成嘻皮涎臉的樣子。「我的小美人，這些事，以後不會再有了。不過我的希望，看起來恐怕要完全破碎了。」

「沒有，這次的事情我已經跟亞當談過了，我幾乎是替你隱瞞了一切，正如我們是合作無間的共謀者一樣。」

「我們本來是嘛，我的——」他伸手到桌上握我的手。

我急速抽回了手說：「我們的利益是共同的，是不是？你得到了你所想的，我才能得到我所想的。除非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否則，你該讓我去努力，替你爭回白巖山莊。可是，我再警告你一次，如果再發生像昨夜那樣的事，我是絕不原諒你的。」

「妳會怎樣？會和我結婚，用以懲罰我吧？」

「好了——」我站起身子，「不要失望，關於白巖山莊，你有機會的。」

唐納德在八點半鐘打電話來找我。「我非常關切妳，」他說：「時間只剩下十幾個小時了，有需要我效勞的地方嗎？」

「謝謝你，唐納德，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你的關切應該獻給朱莉，而不是我。再見。」

我放下電話，立刻上樓去看朱莉，朱莉已經起床，坐在床沿上發呆。我敲門進去以後，她才站起來說：

「安妮貝，我正要去找妳呢。」

「妳已經起來了？剛才我來過一次——」

「安妮貝，我想回去，回倫敦去。」他的藍灰色眼睛映着晨間的陽光，清澄地閃爍着，金髮胡亂披散，有幾綹掛在額前，垂至眉毛。昨夜的打擊，在她面龐上已經尋不到一絲痕跡了。」

「好吧——」我考慮了片刻說。「早點回去吧，祖父方面由我去替妳說，他——我想，他不會怪妳的。」

「可是——妳爲什麼會答應我？我以爲妳絕對不會答應的。」

「朱莉，我不知怎樣對妳解釋，祖父再也受不了打擊，我該告訴妳的話，此刻尚不能說。」

「安妮貝，妳這次回來，實在變了，不再像我以前的安妮貝姐姐了。唐納德說，祖父叫我回來，一定是爲了要告訴我什麼話，我不相信他。不，不是不相信，只是我覺得那不重要；我寧願把一切給妳，就是妳們所謂的「遺產」。可是妳們——安妮貝，八年使妳改變了那麼多？每個人雖然不說出來，可是心裏想的好像全是這件事。」

朱莉一面在說，我一面猛自反省，我所表現出來的，果眞如此嗎？是的，我明白自己曾經經歷過身邊只留下兩個先令的日子，也經歷了求職的苦惱，失業的哀痛；但是，我自覺還沒有墮落於如此地步，眼睜睜地守着祖父的產業。然而，朱莉竟這樣感覺到了，她的感覺不會錯，錯的應該是我的自覺。

把我跟康的合約告訴她，可以嗎？她會怎麼樣反應？會去告訴祖父？最少，她會告訴唐納德……

「朱莉，好了，不管妳怎麼想，我是妳的姐姐，比妳懂事，妳答應我的要求，等若干時間以後，我再對妳解釋。去不去倫敦，可以照妳自己的意思，但是妳能答應我，不再理會唐納德嗎？——」

她驟然挺身，眼光幾乎換成敵意的疑惑。「爲什麼？」她說。

「他——妳們認識的時間太短，他，我覺得他不是一位紳士……」

「我明白了，他處處想到錢，是嗎？」

「妳——知道。」

「我當然知道，他時時刻刻這樣警告着我。如果我離開他，我會更孤獨，我等於繳出了一切武器向妳們投降！安妮貝，不管妳怎麼說，我從現在開始，要參加妳們的角鬪遊戲。它是錢也罷，是一個精神的錦標也罷，我算是報名參加了。我不再聽妳任何一句的所謂「忠告」，我們公平競爭，看看誰是最後勝利者？」

那天早晨稍後，唐納德來白巖山莊，朱莉以最熱誠的歡迎接待他，他們立刻開車出去。

「我報名參加了這個競賽！」朱莉說。好吧，如果可能的話，我宣佈棄權，可以嗎？我問自己。

我去穀倉的角落，找出了我的園藝工具，我經常放在那兒的。八年中，似乎沒有人動過它，花鋤的刈口銹了，鏟子的木柄上一層厚厚的灰塵。把它們一件件地放進一個手推車裏，我推着車子到我荒廢的花園中去。

可憐的花園，沒有一株花不是被青草掩沒着的，爲什麼草總是比花容易生長？隨時要剷除它，否則，不知不覺中，已是野草的天下了。我手把着花鋤，一面工作着，一面讓記憶重新映現給我當年的情景——

那個使人心弦動搖，醉人而又愁人的春天！三月，土壤濕了，雪已化盡。我們在羅馬石牆的山坡附近相遇，路很滑，他攙扶着我；談着話，談他的幻想——這中年人，有一位喜歡吵鬧的妻子，看起來已經負載不了他濃重的憂鬱和悲傖了——他說，三月是個希望，大地和植物的希望，清晨如果躺在地下，把耳朵貼着地面，可以聽出植物生長的聲音。春天對它們太重要，它們已經盼望了許久，整個的寒冬，才終於來臨的。眞的嗎？我問。囘家以後，我眞地伏下身子，耳朵貼着氷冷的泥土；但是，什麼都沒有聽見，我僅僅聽到了自己的心跳。四月，是愛人的月，但我們猶未能互稱愛人，僅只茁生了些嫩芽，像樹梢上，像庭院中，像我的花圃，同樣地茁生於我的心田。五月，丁香在樹梢怒放，黃昏後的微雨，裝滿了每一朶杯形的小花，浸透着花蕊醞釀了一夜

，它應該已變成芬芳的甜酒了吧？我怎樣去收集起來，貢獻給我愛酒的亞當？六月，歐鴿鳥由南方飛來，牠只會高高地飛翔而不會鳴唱。當牠落在山梅叢裏，蠟一般的花朶，圍繞在牠的身旁；牠高興地吆喝着，吆喝着，聲音尖銳，竟也是洋洋自得，孤芳自賞。我時時在算計着和他會面的日子，數着歐鴿鳥笨拙的吆喝，我對自己說，如果那隻鳥，再叫四聲，我們今天就可以會面，如果叫五聲，便不能會面。牠叫了四聲，不多不少地，我自己綻出笑容，我多想告訴什麼人！讓全世界的人爲我高興，因爲歐鴿鳥叫了四聲。但是，那一天他沒有來，他的太太又吵鬧了，林家大廈的玻璃窗又碎了四片。愛情好苦，正像那紫色的晚開丁香，雖然聞起來芬芳，但嚼在口中，却是苦進心裏去……

一鏟土是一段過去，一鏟土有一個囘憶——

八年之後的六月，竟會如此不同，泥土乾了，丁香謝了，山梅花早被野草掩沒，歐鴿鳥也不再在此駐步。當然，我也無需以牠的吆喝聲來卜占我們的約會，我們都已自由。然而——一切都成雲煙，散失得無影無踪。

我的草叉翻出了一團爛紙，我小心地用手拿起它們，是厚厚的皺牛皮紙包裹着一株球根。這是——對的，是秋天開的番紅花，亞當說，這花開時燃燒得紅如火焰。你喜歡它嗎？我問。是的，我願意變成它們，和它們一塊燃燒，在田野，在秋天；冬天立刻要來了，不燃燒又等待什麼？他說。最後一夜，我細心挑選，在朝晨的微雨下，包了一株番紅花的球根，用白絲帶紮起來。溜出去見他時我帶了這份禮物。那最後一夜，使人不敢再囘憶的，大家變成瘋狂；竟忘記了給他，

原封帶回白巖山莊。一夜無眠，次日第一線陽光出現時，我踮着脚尖從小徑離開，我把這株球根扔在花圃中，輕輕地說：「再見吧，番紅花，希望你在冬天來臨以前——能够燃燒！」……

我坐下來，終於無力地坐下來，手捧着那乾枯了的球莖，默默地哭了！淚珠流在臉上，墜落入泥土。爲什麽，爲什麽時間猶未能埋葬去我的痛苦回憶？

白地太太的叫聲驚醒了我的舊夢，她的聲調中充滿了激動，對我招手說：

「安妮貝小姐！安妮貝小姐！快來！快——」

她的緊張和痛苦表情，除了表示是那件可怕的事以外，還能是什麽。我丟下了手中的紙包，跑過去——

「貝茜，是祖父——」

「是啊，正是這個！」

她的手在圍裙下面顫抖着，臉色較平日蒼白，以至頰上的兩團紅色像畫上去的一樣。她快速地嘮叨着，彷彿所發生的事情是她的錯誤，她拚命替自己解釋着：

「……他是很好的，我侍候他吃早飯的時候，他還是安然無恙，這完全是實話，絕無半句謊言。他還說：「貝茜，我告訴妳了多少次，如果妳要把麵包屑倒進垃圾桶，爲什麽不餵給鳥兒吃？」他說：「來，妳先把麵包屑扔出去，再做旁的事情。」我不敢不聽他的，我帶着麵包屑下樓出去。安妮貝小姐，等我回來，我說的是實話——」

「貝茜，快說，他怎樣了？」

「安妮貝小姐，他直得像一段木頭——」

「他死了！」

「老天！不，但是像以前一樣地突然發作，他昏倒在壁爐前面的高背椅子裏……」

白地太太跟着我，走回老屋，我先去厨房沖了髒手，然後跑上樓去。在樓梯口遇見了麗莎，她沒有慌亂和激動，冷靜地說：

「妳在這兒，我已經扶他上床，並給他蓋了被子。他是在穿衣服的時候昏過去的，情況很嚴重，得打電話找醫生。安妮貝，妳願意去打個電話嗎？拍紙本下面有電話號碼。我得去叫白地太太準備兩個熱水袋，還得叫人把康喊回來，他在高臺子的田裏……」

我馬上由樓梯口下來，跑進了書房。

醫生的電話號碼很快地找到了，醫生在家。他說立刻就來，並勸我不必着急，他不會躭誤太久的……

當我回到大廳，麗莎已經從厨房回來了，手裏拿着兩個熱水袋。

「電話打通了嗎？」

「是的，醫生立刻就來。」

「好，沒有人去通知康。妳願意去一躺嗎？」

「我得先去看看祖父。」我已經準備上樓。

「這兒沒什麼妳能做的事了。」她雖然沒有阻擋我，但她的麻木的凝視，似乎有這種意思，覺得我上樓去，是多此一舉的事。

「他——還有知覺嗎？」

「沒有。」

我無視於她的驚愕，急忙奔上樓梯。她會從我的臉上看出什麼，我早就忽略了；這時候，還叫我扮演我們的關係，如何可能。

她在我的身後，隨我上樓，還在吩咐着我：「妳這時去看他，毫無必要，妳應該趕快叫康回來。」

「我知道——」

「叫他立刻回來，事情等着他處理……」

「是的，當然——」我說着，已經進了祖父的房間。

窗帘半垂着，遮住了陽光，室內很靜。老人躺在床上，大聲地呼吸着，發出唬唬的聲音。我過去站在床前，若不是它的困難的呼吸，我可能斷定他是死了。眼睛閉着，手垂着，除了呼吸，沒有一點動作。

麗莎跟着我進來，但我沒有理會她。我理出思緒，想着應該做一點什麼該做的事。首先，我想到的是康，康在高臺子的田裏，一早就出去了，白地太太侍候他吃的早飯，之後大概麗莎才上了樓……

轉過身，我和麗莎的目光相遇，如果我的臉上有什麼對這次發病的懷疑，那麼必已在我臉上顯露出來。不過，麗莎的態度似乎平靜，可以說帶一點潛伏着的興奮。她想着的也許是另外的問題，當我看她，她輕輕地說：

「還算徼幸，對不對？」

「徼幸？爲什麼？」我詫異地問。

「妳知道——」她依舊把我當成合約中的同謀者。「我的意思是徼幸沒有發生在昨天，伊沙加先生來之前。」

「哦——」我沒有回答，我覺得在失去知覺的祖父面前談這些話，是一件褻瀆的事。

「更徼幸的是沒有發生在明天。」

「又爲什麼？」我的詢問，幾乎帶着敵意。

她微微嘴角上撇，是個微笑，但更像諷刺。「昨天晚上的事，很可能動搖他的決定，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的決定是什麼，但我想——」

沒等她說完，我接着說：「麗莎，妳怎麼知道，他一定會——」

「對不起，我只是——」

麗莎爲什麼敢在我面前這樣評論呢？是的，我猜到了原因，麗莎和康的方式不同，麗莎只是期待，沒有想過犯罪。而康則不同，他可以不顧一切，採取任何手段，去達成目的。

「妳——願意去叫康回來嗎？」

好吧，我心中想，我要去看看康知道這消息時的第一個反應。麗莎不會做什麼事的，威爾森醫生來了以後，她也必會遵照醫生的方法，處理事情。我回答她說：

「我去找康來。」

高臺子的太陽很强，大部份的麥田已經收割完畢。剩下的是三葉苜蓿沿着田梗生長着，紫色的小花給金黃色的田地鑲了一個漂亮的邊。

康駕駛着一部拖拉機，在田中耕耘。

我從田梗上跑過去，工人們停下草耙看我。我的呼叫聲被機器聲掩蓋，直到他轉了一個方向，才看見了我的招手。拖拉機很快地開過來，他一面注意着前面的切刀，一面校正着移進的路徑。他似乎不太驚異於我的出現，而且不想放棄工作；所以拖拉機雖然對着我開過來，但猶利用這一條路徑，又增加了一段耕耘的土地。

等我們的距離够了，我大聲地叫着：「康！康——」

「什麼事？——」他的聲音蓋過機器聲，傳送過來。

「關上引擎！」

「什麼？——」他似乎一點不知道什麼事情。

「把引擎關了！關了！」

他終於聽淸楚了，停了拖拉機，震動的切刀發出怪響，我們中間突然靜了下來。

「什麼事？」

「祖父！」我叫了一聲，接着想到已經很安靜了，用不着太大的聲音。「祖父病了，你快回去吧。」

我注意他的臉上浮出了一些表情，但我猶未能肯定地分析出來時，他已經平靜。他並不立刻囘答我，顯然他是有意如此的。囘頭對車上的一個工人說：

「把切刀拆下來，我要囘老屋去。」他抬起頭對另外一個工人：「臺德——」

那個工人慢騰騰地過來，看看我，又看看康，沒有說話。

「臺德，温老先生病了，我現在要囘去一下，今天我可能不回來了，你負責一下吧。」

「來，安妮貝，妳也上來——」康對我點頭。

我上車以後，他又熟練地下了兩道命令，看起來，他做事情是井井有條，並沒有因爲消息的突然，而慌了手脚。其一，他命令一個孩子去打開柵門，等醫生的車子來。其二，他叫一個名爲吉姆的工人上車，好等我們囘去以後，再把拖拉機開囘田裏工作。

拖拉機開出田梗，到了大路，我忽然聽到一陣嘶嘶的聲音。最先，我以爲是拖拉機的排氣管，後來，我囘身看康，才發現是他在吹口哨。他專心地把握着方向盤，若無其事地吹着口哨，彷彿，要去市集上買東西。

看樣子，他不知道這件事，但我依舊恨他，比他逼我結婚，比他帶我回來扮演安妮貝時，都更恨他。

「我想——」他斜着眼睛看看車後的工人。「我們一塊相處的日子不多了。」

「你這樣認爲嗎？」

「毫無問題，不過，如妳有了另外的打算，我是說答應了留在這兒，做山莊的主婦，那自然又當別論了。」

「康，你難道一點也不急？」

「急什麽？」

「祖父的病。」

「急——」一個微笑閃現過去。「非常急，我急得眞是了不得呵！」

祖父仍無知覺，醫生已經來過了，停留了一會，並說，如果可能，他黃昏時候再來。他覺得：「情況——當然啦，可以說是很嚴重——是的，上了年紀的人——」

祖父仰面睡在床上，上半身用枕頭墊高，呼吸沉重，發出怪聲音。我拉一把椅子坐在床的一邊，康在另一邊。我們都沒有說話，他盯着兩隻眼睛，研究着老人的面容，看他怎樣被困難的窒息阻塞，猶如研究一座生物標本。不一會兒，他已經坐得不耐煩了，在房中踱來踱去，像一隻被關閉的貓。我無法再控制自己，我對他說：

「康，如果你不能靜坐下來，不如出去吧。」

他很快地看我，帶着驚愕，又踟躕地考慮了一下，沒說什麽，走了出去。大約半小時以後，

他又回來，這次不再研究老人，而是研究着我。雖然，我也想掩飾一下自己，但我實在無法再僞裝下去。對祖父的感情，使我哀傷，他是一個我自幼所倚賴，所共同生活的老人，我怎能再扮演虛僞。

「妳——」他奇異地看着我：「好像眞地很煩惱，是嗎？」

「當然是。」

「爲什麽？」

「多奇怪，你的問題。你難道不？康，我說過，我是一位善良的人，而且——我還是一位女人。」

「眞有趣！」他又開始踱步了。

「康，你願意去找找朱莉嗎？」

「誰知道她那兒去了。」

「和唐納德一塊兒，我想——極可能她們去了林家。」

「去林家幹什麽？」

「昨天我聽唐納德和林亞當談起來，要在他們的冰窖裏去尋找羅馬的古物，也許他們就在那兒。」

「如果，她自己不知道回來，我何必管。」

「最少，你得打幾個電話——」

「不！」他斬釘截鐵的說。

「好吧——不過，康，要是祖父等一會醒了；他極可能會醒了，問到了朱莉，你怎麽說？」

他沒有回答。

靜坐了一會，他無言地出去了。

一天的時間就這樣過去，朱莉依舊沒有囘來，想到她所聲言報名參加競賽的事，我覺得有點滑稽。不過，唐納德不會白白浪費時間的，他一定利用這一天，不知在做些什麽安排。白地太太常常上來，儘量在祖父床邊多停一會，告訴我她怎樣找朱莉的經過，「有人看見他們的黃車子去了林家，不過林家的人，就是那個羅德斯，彷彿連朱莉是什麽人都不知道，林先生也不在……」

麗莎送上晚飯，告訴我要下雨了。這才，我聽見重重的悶雷之聲。白地太太收拾餐具下樓之後不久，雨就來了。一大點一大點地打下來，接着便是傾盆大雨，眞正的大雷雨；天空猶如向地面潑水，閃電和雷聲滾動而來。

我過去關窗，雖然僅祗一會兒，在閃電照亮下的屋外溝渠，竟已裝滿了雨水。我拉上厚厚的花布窗帘，至一半時，一個强烈的閃光穿透窗帘，刺着我的眼睛，而雷聲和閃電同時發生；轟然一響，我被震動得跌倒在窗前，外面傳來嗶拉的傾倒劈裂之聲，房子都被震動。

「康！」我驚呼着，以爲自己被閃電擊中了。

「好可怕，」他至窗前扶我起來，「我相信一定有什麽被擊中了，一棵樹或什麽的，在林家

那個方向。」

「安妮貝——」床上傳來祖父的細弱呼聲。

「啊！祖父醒了！」

十六

祖父微微地動了一下，喉嚨中發出呼嚕一聲，然後張開了眼睛。他說話的聲音模糊，但還可以聽出他的意思。我和康一塊回至床邊。

「安妮貝？」

「是的，我在這兒，爺爺。」

「安妮貝——」他又叫了一聲。

我屈身下去，抓住他放在床單外面的手說：「爺爺，我在這兒，我是安妮貝。」

「哦——外面是什麼？」

「雨，雷雨。」

「很大嗎？」

「很大，爺爺。」

他的手瘦而無力地躺在我的手掌之中。外面雷聲依舊猖狂，大雨瀟瀟。他眉毛一皺，向窗外瞥了一眼說：

「高臺子的莊稼會被這雨打平，不好收割了。」

「祖父，沒有多少了。」康說。

「康？」

「是，您現在好點了吧？」康的聲音極爲恭謹。

「康——我病了嗎？」

「是的，您——」康回答。

「要死了嗎？」

「是的，您——」

我回頭看康，震驚於他的回答。但祖父輕微的笑聲吸引了我，那不能算是眞正的笑，嘴角上的肌肉鬆弛了一下，却是有聲音的。我明白了老人和康的關係，他們可以說是一對相知，有同樣的個性和氣質。

「不必說謊，孩子。」祖父似已已看穿了我的心思，安慰着我說。

「是的，爺爺，我沒有說謊。」

「朱莉呢？」

「她——一早和唐納德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你們沒有去找她？」祖父看着康問。

「我們打了好幾個電話，有人說是去了林先生那兒，不過，電話裏找不着她們……」

「再去找！」

「好的，我這就去。」

康站起身來出去，祖父看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語地說：「好小子，我們少不了他，是嗎？安妮貝。」

「是的，爺爺。」

他無力地拉拉我的手，「來，坐在椅子上，我得告訴妳了，昨天就應該告訴妳的。」

「什麽？——」

「我的遺囑。」

他的話斷斷續續，我有好幾次阻止他，但喘息一會，他又接了下去。他不是那類願意接受勸告的人，既然決定開始，他不會停止的。他遺囑的大概情形是把白巖山莊遺贈給康，做爲他專誠獻身於此處工作的一項酬謝。錢，包括證卷同公債，以及存款等的全部，分爲三份，兩份給我，一份給朱莉。我的一份是存入信託基金，可以維持我極舒服的生活。「但是——」祖父說：「當妳死後，這項基金當然是退回白巖山莊給康，或給他的承繼人。另一方面，如果康先死了，而沒有繼承人的話，白巖山莊就是妳的，錢當然也歸妳。安妮貝，妳懂我的意思嗎？」

「懂，我懂。」

「不，妳不懂。我的意思是讓錢和土地不要分開，有了土地而沒有錢，等於一個人而沒有血，他不會有勁的；有了錢而沒有土地，則沒有根，那錢保不了多長的時間。啊，安妮貝，要是妳能和康結婚——」

「爺爺，不會的。」

「我——想，你們是不會的了！」

祖父閉上眼睛休息。我想，他這項決定可以說是非常公平，但怎樣對康解釋却是辣手的問題。如果錢的部份，眞已存入基金的話，即使我只想拿了母親的錢離開，亦不可能；他沒法動那筆錢，我也沒法動那筆錢，除非我死了。

外面暴雨已停，祖父又安靜地睡去，呼吸比較均勻了。我輕輕離開房間，想問問麗莎，應給祖父吃點什麽東西，並且，我也想告訴康，讓他安心，因此而能善待祖父。但我剛剛到達樓梯口，大廳的門被豁然推開，燈是亮着的，因此可以看清楚，進來的是朱莉。

她從外面黑暗裏很快進來，喘息着，是祖父的病使她如此嗎？她看見驚疑地站在樓梯口下的我，嘴唇動了一下，但沒有出聲音。她摸索着牆壁支撐自己的身體，似若只有那樣才能防止她倒下去。

「朱莉！妳——」我過去扶她。

她的頭髮和她的外套都濕透了，並有泥跡；從頭到脚，可以說全是泥土，尤其臉上，泥污和白色的臉，加上她因奔跑而成的紅暈，巧好繪出一幅現代畫。

「安妮貝——」她用力握住我的手，想抑止住喘息說話，彷彿精神錯亂了似地痛苦。

「朱莉，慢慢說，是——有什麽事嗎？」

她的嘴唇開闔了好幾次，才說出了：「我不知道！」

似乎，她是指祖父說的，我圍着她顫抖的肩膀說：「朱莉，現在好了，爺爺病得很突然，我們找不到妳……」

「不是！」她反抗着。

康回來了，看見朱莉的情形，也十分驚愕。

「康——」我說：「朱莉有一點——康，你去告訴麗莎來幫忙看看祖父，帶一點白蘭地酒給朱莉喝，再打個電話給威爾森醫生……」

「電話壞了，」朱莉衝出了這麽一句。

「壞了，妳——怎麽知道的？」

「是壞了。」康說：「麗莎試過，我剛才想打電話找朱莉，我想，也許是外面的那棵長春樹倒了——」

「長春樹怎麽樣？」我問。

「它被雷劈成了兩半！」朱莉靠着牆壁說：「一半倒下來壓在門房上，把屋頂壓塌了，把一面牆壓倒了！」

「那兒沒有電話線經過的，」康打斷了朱莉的話，「應該跟我們的電話沒有關係。」

「康，讓她說，一定有什麽緊急的事。朱莉，快說吧，到底是什麽事？」

「康納德！他在樹下面，樹倒下來，劈成兩半的時候，他正在下面！」

「他死了？」

「不，沒有，他受了傷，流血，在樹下面，當時，我們在門房那兒，他下階梯，牆倒下來，他出不來！……」

我總算明白了這件事，是剛才的雷聲，那最大最近的一聲雷響，劈裂了長春樹。樹倒下來，壓塌了門房，而唐納德剛好在門房的樓梯那兒，被壓在下面，出不來了。

我的思想飛快地想到了唐納德，這位表面上似紳士，腦海中具野心的考古學家，自稱是個「喜歡冒險的人」；現在，是果眞冒了險了。由朱莉的情況看，她仍愛他，且愛得很深。不管怎樣，我們得用盡一切方法救他出來。

「康，祖父暫時不太需要我們了，我們去——你的車呢，車在那兒？」

「我帶你們去，安妮貝，得快——」朱莉說。

「不行，得開我的車，得帶一點工具去。妳的意思是唐納德壓在牆下面，還是樹下面？」

「我不知道，反正是在下面，他出不來。」

「妳先上車去——」康對朱莉說，他的明快辦事能力，又顯露出來了。「安妮貝，妳去帶一瓶白蘭地，我沒有時間拿這些了。麗莎——」麗莎正走進大廳。「妳去再試試電話。」

「我又試過了，眞地打不出去。」麗莎回答。

「那麽，妳去樓上招呼一下，我要去穀倉搬點木料和支柱來，我們會需要的。」康倉促地離去。

「麗莎，有什麽工人可以幫忙的嗎？」

「沒有，白地今天不在，其餘的在快下雨的時候，都離開回家去了。只有康——妳也同去嗎？」

「只好這樣了，他——」我指指樓上。「幾分鐘以前睡着了，妳看他應該吃一點什麼東西？」

「我會招呼的。」

她的棕色眼睛，由朱莉到我，彷彿比較着什麼，看了一會，然後，扶着樓梯邊的欄干上樓去了。我扶着朱莉出了大廳。

「朱莉，不要急，我們會救他出來的。」

大福特車在庭院中，我們兩人很困難地爬進前座。康走過來，像一個陰影，肩上槓了幾根粗直的木料，又提了一把斧頭和鏟子，他把這些東西放進車子後面。然後上車來，很快地啓動馬達，搖擺着，繞一個急彎出了院門，沿着斜坡上了公路前進。

路上泥漿很多，這的確是一場大雨，雖然時間不久，但雨水却多得離奇。車子開得很快，一塊石頭被車輪擠出去，跳得很遠，一直滾向路邊山楂樹的樹幹上，發出「碰」的一聲。

「朱莉——」康一面看着前面的路，校正方向盤，一面問朱莉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淸楚地說一遍，他在那兒，受傷程度怎樣，能不能救他出來？」

「是在冰窖——」朱莉說：「那兒是個門房的廢墟，再往裏去一點，有一個小土堆，上面有灌木和雜草，我們以前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用的。可是，他們搬開了一大塊石頭門，裏面很黑……」

「他們？還有誰？」我問。

「林先生，我不是說過了嗎？」

「妳根本沒說過，他怎麼樣？也在下面？」

我的聲音大約問得太急促，惹得康側過臉來看我。現在，我發覺了朱莉的小小的自私，然而我無法責備她，只是，我的手有些發抖，伸下去，緊抓住坐墊。

「是的，他們一塊兒的。唐納德想找林先生談談羅馬古物的事，唐納德叫我先回來，可是我說，我對考古學，現在也有興趣了。林先生提議去冰窖裏看一下，唐納德說，他寧願先談一談，什麼事情應該先統籌計劃，再接着採取行動，才不會莽撞行事，發生錯誤。唐納德是對的，林先生不聽，一定要堅持下去看看。雷雨快發生的時候，唐納德叫我回來，我想，如果他們要到冰窖去，我也想一塊兒去，那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妳也下去了？」

「沒有，唐納德不准我下去，他是對的，如果我也下去了，我們三個人都會被壓在裏面了。」

「那麼，林先生也在冰窖裏？」

「是的，長春樹倒下去的時候，壓斷了門房的殘牆和煙囪，又壓在那個小土堆上。我等在外面，是坐在車子裏面，只聽見轟隆一聲，好半天我的眼睛瞎了，簡直什麼都看不見，我想我一定

瞎了，永遠也看不見東西了……」

「林亞當受傷了沒有？」

「我不知道。在牆壁塌下來的時候，他們兩個全在下面。我等眼睛看得見了，摸索着走過去，我想把冰窖門口的廢料挪開，可是東西太多了，我搬不動。林先生在下面叫着我的名字，他說，唐納德受傷了，叫我去弄個火把，又叫我回來喊人，門封閉了……」

那麽——我想，林亞當一定沒有受傷，最少受傷不會太重。早晨，我們剛剛相互傾吐了秘密，並且，我說，情感已經隨着時間，像雲煙一般地消散了。但是現在，證明了似乎並不盡然；一對曾經彼此互訴心願的人，其中之一遇到了危機，關切的心情，是沒有辦法消除，且也沒有辦法偽裝淡然的。

車子出了白巖山莊，轉向林家的大路，不一會，一道木柵門便由黑暗中，突然躍現車前。

「我下車去開門——」我說。

「用不着了。」康說着，一踩油門，汽車撞上去，把門頂開了，前輪略跳，我們進去，但車子却停下來。康罵了一聲，我們一塊踏下車子，因為門房就在前面了，且處處是斷枝落葉，道路和灌木叢已經無法分清。

「朱莉，」康說：「我以為妳通過的時候，已經把門打開來了。」

「不，我是通過木柵的缺口進進出出，從沒有經過大門。」

「木柵？這兒也有缺口嗎？」

「是回來的時候，我開唐納德的車子，撞出了一個。不過，當然，唐納德的車子給我撞裂，兩隻燈都熄了。等他上來，不知怎麽發皮氣呢！」

「好，我們走進去吧，妳們看，前面不就是那棵長春樹嗎？」康去車後拿木料，對我們指着前面說。

閃電把長春樹從根部起分為兩半，其中一半劈裂開去，脫離了樹身，遠遠地傾倒在大路外面的小巷裏，壓斷了一大片小巷旁邊的山楂樹籬。另一半猛撞在門房的廢墟上，廢墟靠裏的一堵牆橫倒下去，又壓上了小土堆，土堆下面，就是冰窖，土堆本身的用處，大約是為了給地下的冰窖留一處出進的門。

地下處處是糾纏不清的長春藤枝葉，和長長短短的摔斷了的樹枝。有一窩什麽鳥，也跟着摔落了，麥草編成的圓形鳥巢中，猶有幾隻幼雛啼叫着。我和朱莉同時看見，同時發出驚訝，但還沒有等我們彎身去檢起來，康以他的大靴子，一脚踢出去，像一隻足球，那鳥巢飛高了二十碼，落入遠處的樹叢中。

康把車子上的兩隻前燈開着，照着這片零亂的現場。倒下來的樹上，葉子還在滴水。樹幹斷裂的地方呈白色，在一片黑綠色之中，那斷幹處的白色特別惹眼。其中有一段是黑色的，彷彿被煤煙薰過。門房向外的一面牆壁，竟奇蹟一般依舊矗立，門楣上雕刻的字跡被燈光照亮，上面寫着：「一七五八年立」。

康遞給了我一隻點着了火把，我舉着尋找一條可以走過去的路。朱莉已經奔過去了，並且叫

着：

「唐納德！唐納德——」

康的身子彎成弓形，一次把車上的木料斧頭等等，全部擯在肩上，帶跳帶跑地從瓦爍堆和阻路的樹枝上過去。突然間，我覺得康的辦事能力，實在令人欽佩。祖父說：「好小子！我們少不了他！」是的，白巖山莊給了他是最公平的事。

我們到了土堆的後面，門房的牆壁倒下來，但並沒有全部橫在地面。地下滿是樹葉，想看清楚當面的情況，絕無可能。

但是，我聽到了亞當的聲音，從亂葉層下。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捂着嘴說的，模糊不清。

「他還好——妳帶人來了沒有？」這是回答朱莉的。

「康和安妮貝來了，他們都在這兒！」

康從後面推開了朱莉，屈身下去。我把火把移近，他雙手齊動，推開一個大樹枝，並且清除了枝葉。在火把的照亮下，我看見斷裂的牆壁和地面間有一個空隙，可以通過一個人的一個黑洞，下面，是一片黑暗。

康接過了火把，伸向洞隙中察看。原來，這個下面還有一段樓梯，通到冰窖。

十二階陡峭下去的石階，還很完整，似乎沒有受到什影響。石階底下，可以看見石塊鋪成的地板，和一道通進冰窖的門。門不在了，只剩下門框，然而，火把的光亮照不進去，裏面的塌陷情形，究竟怎樣，無法知道。

「林先生——」康叫了一聲。

「是康嗎？我看見你們火把的亮光了。」

「下面情況怎樣？我們看不見。」

「哦，大概是門房垮了，還是什麽，我不太清楚。上面有重東西壓下來，冰窖上面的天花板是木架支撐着的，木頭腐朽得很厲害，所以冰窖的頂整個塌下來了。」

「那你們？——」

「這兒還有一段橫樑，斜着靠在冰窖的一面壁牆上，撑成一個三角形的空隙。唐納德在裏面，我在外面——」

這邊，我看見冰窖門口處，伸出了兩隻脚；原來，我們還以爲是樹幹或木料呢。那無疑地，是林亞當的脚，穿着棕色燈蕊絨的工作服，上面一層泥土和枝葉，要不是他略微動了一下，誰也看不出來。

「林先生，我看見你的脚了。」

「是嗎？」

「我想，你可以慢慢出來。」

「不成，我不敢動。」

「爲什麽？」

「我托着這個橫樑，我一動它就會垮下來，整個屋頂就會落在唐納德身上了。你們得快一點

，它現在還在落，我能聽見聲音。」

「林先生，唐納德好嗎？他爲什麽不說話？」朱莉叫着。

「唐納德在裏面，如果我睡平，就可以摸到他的手。但我不敢動，肩膀上好像有一塊木頭，很重，我身子一低，它就會落下來。」

「他受傷很重嗎？」

「他流血了，你們去叫醫生來了沒有？」

「沒有，電話斷了，打不出去。」

「不成，他一定得有醫生。」

康用火把，又向下面探測了一下，然後把火把交給我，取了一截粗木料，墊兩塊磚頭，試着啓動上面的門房斷壁。空隙略微擴大了一點，他小心翼翼地放下了木料。對下面說：

「林先生，我現在告訴你整個情況。看樣子，冰窖恐怕在繼續塌陷，如果唐納德受傷不太厲害，你最好輕輕爬出來，我們一塊清理現場。先得把外面的一大塊門房斷壁移開，我們就可以下去到你伸出脚來的地方。我們再用木料支撑進去，或者略微撬開一個縫隙讓唐納德出來。這是唯一的好辦法，這樣躭誤下去，我看是凶多吉少，你們兩個人全會完蛋的！」

「不！——」朱莉喘着氣，幾乎是呻吟地：「林先生，你不能出來，請你，再支持一下，我們有機會的，我們會想辦法。康，我們可以撬開這牆下去……」

「誰撬？——」康回身過來，幾乎對着朱莉的鼻子。「妳們能够幫我忙嗎？」他走開去，坐在一截樹幹上。

「亞當——」我叫着。

「安妮貝，是妳嗎？」

「是我，我是安妮貝。亞當，你——」

「安妮貝！」朱莉拉着我的衣袖，「叫他再支撑一會！再支撑會兒，救唐納德出來。」

「朱莉，能不能支持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會因爲我的勸告而把不可能的事變爲可能……」

「朱莉，安妮貝，妳們聽着——」亞當在下面叫着。「唐納德流了很多血，我呢，也不可能無限期地支撑下去。妳們得快點想辦法。一面去請醫生，一面去找人來幫忙，用支柱和木料，先把上面的斷牆撬開，再下來救唐納德。安妮貝——」

「是，什麽？」

「車子在嗎？」

「在。」

「開車出去，妳去找范家的兄弟來幫忙……」

「對，范畢爾！」朱莉叫着：「找范畢爾他們來！」

「我告訴妳們——」康又站起身來。「現在車子根本開不出去。長春樹的一大半橫在門口的通道上，車子開不出去，也繞不出去。」

「天！——」朱莉悲哀地叫着。

「亞當——」我問：「西莊的電話是不是和白巖山莊同線，我想去那兒試試。」

「不，它和白巖山莊同一條線路。」

「那麼——也不通了。」

「如果白巖山莊不通，它也不會通。」

康已經拿出了一支香煙，點着了吸起來。朱莉只是在急，雙手不停地撕扯着雜亂的樹枝，希望能有助於援救唐納德出來。我想了一下說：

「朱莉，妳跟康在這兒，我從這條路出去，也許能搭個過路的便車。」

「晚上，這時間那會有車通過？」朱莉說。

「開玩笑！最少六英哩，我看妳不如先去西莊。」康說。

「對了，我可以開車先去西莊，再由西莊過河去范家，就只剩下兩哩不到了。好，就這麼決定！」我很快轉身對下面叫着：「亞當！」

「安妮貝，怎麼樣？」

「你聽得見嗎？我現在想辦法去范家，一方面打電話，請威爾森醫生快來，一方面找范家的人來幫忙，即是電話不通，我也會請他們立刻設法把醫生請來的。」

「好吧——」亞當在下面回答着：「不過，去范家的路全是上坡，妳會累死的。」

「亞當，你再忍耐一會，我相信會很快回來，康在這兒招呼，有什麼緊急事，他會處理的。」

「好，妳去吧。哦，安妮貝，妳可以先回到白巖山莊去，把那匹牝馬牽出來騎，說不定牠可以通過淺灘送妳到范家去，而且妳回來的時候，也可以快一點。」

「對！這倒是個好主意。」康在我身後，用手肘碰我。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回頭看他。他對我擠擠眼睛，接着說：「可是那匹牝馬還沒有釘蹄鐵呢。」

朱莉叫着：「那有什麼關係？一匹馬能算什麼，當然救人要緊呀。」

「好了，朱莉，馬沒有釘蹄鐵是沒有辦法騎的，牠走不了半哩路就會瘸了，我還是立刻走吧。」

「安妮貝——」亞當在下面又叫了：「妳去西莊騎羅温好了，牠會讓妳騎的……」

「我看妳不必浪費時間了——」康說：「快點去吧。」

「爲什麼不騎馬？騎馬可以快多了！」朱莉的聲音。

亞當的聲音又由下面傳出，聽起來他的力量已經快到極限了。「安妮貝，羅温在西莊的馬厩裏，我今天帶進去的，當然妳得先開車到西莊。從那兒過河，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到范家……」

火把在我和康的中間亮着，他又點上了第二支煙。極短的時間以內，我想了極多的事。亞當的話繼續傳來，告訴我籠頭的位置，羅温的食槽……等等。我立刻要走開去，康負責着救助兩人的重任。我很快地說：「康，祖父說過了，他的遺囑已經定了，白巖山莊給你。」

康沒有回答，只是眼睛亮着；大概，他也覺出我此刻提出這一問題的過於突然。我接着說：

「如果唐納德能救出來，他和朱莉可能結婚住在倫敦，否則，朱莉將來的命運，以及她的安

排，都要和白巖山莊永遠連在一起……」

我的話沒有說完，業已引起康和朱莉兩人的抗議。康狠狠地丟出了剛剛點着的香煙，問我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朱莉則怪我爲什麼還躭誤時間。

我匆匆地向停車的地方跑去，不理會他們兩人的責問和懟怨。朱莉在身後叫着：

「安妮貝，妳會騎馬去的？是不是？」

我沒有回答她。

十七

遺留於我身後的景象，眞是不堪想像。車子開走了，車前燈的兩道强烈光線沒有了，留下的是洞口邊的一支火把。朱莉坐立難安，經過昨夜河邊上的一幕，她此刻和康單獨相處，不知會談些什麼。

我臨離開時告訴康的話，雖然太急突，但我相信會有效用的；朱莉對他已經不是威脅，且如唐納德能救出來，他們一塊遠離白巖山莊，不再打擾康的王國。康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如他願意做，他會像海盜船上的奴隸一樣的堅苦工作；但若他不想做，天知道會有什麼奇迹出現，一條橫樑支持着兩個人的生命，那生命猶如被一根細繩拴着，誰也預料不出，細繩何時斷落。

唐納德在倫敦認識朱莉時，大約還以爲她是白巖山莊未來的繼承人呢。按正常情況，當然也非常可能，只是沒有料到安妮貝突然回來，而康又如此得老人的愛寵。到了這兒以後，才發覺情形完全是兩回事，朱莉更是不肯跟他合作。三分之一的金錢，是不是足以誘惑唐納德呢？站在我的立場上來說，這樣的人不值得朱莉去愛，我希望事情完畢以後有機會告訴她。

亞當半倚在瓦礫堆的冰窖裂牆下面，肩上負着逐漸增加的重量……

我拋開這些雜亂的思想，啓動了車子。

車子倒出了柱子之間的門框，經過滿是苔蘚和泥濘的窄路，地下鋪着斷落的樹枝，腐朽木料的斷片，和門房牆壁散落下來的石頭。我設法使自己鎮靜地操縱車子，但是它依舊跳着，滑着，手臂隨着方向盤搖蕩，幾乎無法控這部車子了。朱莉跑過來替我開門，剛好車輪輾過一處泥窪，濺了她滿身的水，我叫着：

「朱莉，當心醫生的汽車，說不定他想着來看祖父——」

她點點頭，無視於滿身泥漿，蒼白得像化了粧的幽靈，低沉地擠出了一個字：

「快！」

我盡量地踏下油門，轉向通往西莊的公路，回憶這條路的情形。

有八年沒有經過了，這是一條上坡路。先是兩塊田地，不是種麥子的，而是一種牧草，春天開黃花，夏天變成墨綠色。過了這兩片田地，路的兩旁密密栽種着冷杉木；當初，是林家的工人種的，因爲這條公路業已形同私產了。現在已經有一呎粗細，車子開上去猶如在兩堵黑牆中間。這些樹據說每年生長一呎以上，那麼再等若干年，不知會有多高。

車子由樹的狹谷中爬上去，非常平穩，公路修築保養，都很良好。路兩旁的水溝，用魚鱗松的木料墊着，一層一層上去，雨後的流水淙淙有聲。

接着通過一個大門，門扉沒有了，只剩下門框，和沿着門框兩端展伸出去的圍欄。此處附近，因爲樹多地大，所以柵欄的設備處處均有，有時是圍牧場，有時是圍莊園，有時是圍一塊特別看重的用地。

過了那個大門，向左微彎，我停在西莊的門前了。喘口氣下車，幾乎是一種安慰。

多可怕，這門竟是關着，扣着，有一條鐵鍊把兩扇門連在一起，以一把沉重的大鎖鎖起來。推推它們，嘎吱嘎吱地響，僅能移動兩英吋，也就是鐵鍊的伸縮長度。

一個鎖着的門！

我急速地動着腦筋，是倒車回去，轉彎再去白巖山莊？或者放棄車子，跨過這門走路進去？這門離西莊的馬廐最少還有半哩路，跑起來……不，兩個方法都不能用！

現代人解釋人類的緊急能力來源說是腎上腺素的效用，但是人們習慣於說：「被魔鬼驅使時，一個人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任何事。」或者乾脆說：「狗急跳牆。」

我下定決心過去，一把拉出了鐵鍊，用力一扯，它竟在我的手下斷了。我站立了幾秒鐘，癡癡地看着我的手，手依舊完整，而鍊子斷了。我果眞有這麼大的力量嗎？我拉出來的鍊子上還帶着鎖；是的鐵鍊只是浮搭上去的，如果眞正鎖了，亞當也不會叫我從這條路上過來。我把鐵鍊扔出去，用力推開沉重的門，跳上車子，開進門去。

進去是一個下坡，車子開得很快，感覺上像飛機落地一樣。沒想到在下坡盡端是一個轉彎，路太滑，雖然緊急剎車，但車子依舊向左邊滑出去，前輪撞在路邊一棵孤立的樺樹幹上。前輪大概是掉了，或者沒有掉只是凹了進去，引擎自動關閉，燈熄了。

熄火後的安靜中，我聽見河中流水的聲音。

我麻木地坐在車上，不過幾秒鐘吧，但看起來似乎有一個世紀。我沒有受傷，但震動得很厲

害，整個車子跳起來，腹部被方向盤擠得很痛。我試試手臂，試試腿，一切都尚可以自由移動，推開車門，爬下了車子。馬廄就在五十碼以外，彷彿百米賽跑的衝刺，我跑了過去。

雖然忘記路徑，摔壞了車子，但馬廄中的情況我却記得很清楚，一進去我便習慣地按亮了電燈。到掛着馬籠頭的地方，彷彿在自己家中一樣，取下了一付。我拿着響着叮噹鈴聲的馬籠頭，靜站了一會，讓呼吸平靜下來，讓眼睛習慣於燈光，也使馬習慣於我。

短時間的靜止沒有什麼效用，因雙手的顫抖，籠頭上的鈴鐺一直在響，我不能讓羅温看出我的慌張，我還要它替我擔負一項艱巨的使命，馬對於慌張的人，從來是不信任的。

我背靠着墻壁，看着羅温。

牠放飼在正對着門口的馬房裏，從我進來開始，牠的頭就朝向我，豎着耳朵，略微有些驚異地疑問着。

我先和牠說話，盡量以穩定的聲音，輕輕說着，一直到牠的耳朵不再那麼聳豎了，我才打開放飼馬房的門走進去。

牠沒有移動，只是把頭略微抬高一點，身子斜了一下，以牠的又大又黑的眼睛倒着看我，眼角露出一大片眼白。我一隻手温柔地滑過牠的頸項，撫摩到牠的耳朵旁邊，牠低一下頭，以鼻孔噴一下呼吸，在我的襯衫上。

我說：「羅温，現在你得幫助我了，懂嗎？我有急事，你得幫助我，救我……」

一面說，我把馬銜索弄成凹形放在牠的嘴邊，他毫未猶豫地就伸過嘴去，像個饑餓的魚吞吃一條小飛蟲一樣地戴上了。很快地我給牠套上籠頭，牽牠出來，到了外面的黑暗中，讓牠站一會，適應黑暗。我從水槽邊緣上了馬，牠靜立着，乖得像一頭小毛驢。

然後，我就勒牠朝河邊走去，這條路通向牠的牧場，牠自動地漫步而行，恍如走向餐廳。太黑了，由燈光下進入黑暗，人的眼睛不如馬那樣容易適應。所以，我沒有導引或催促牠，只是對牠說話，與其說是安慰馬，不如說是為了安慰自己。我們到了在昏暗中閃爍着光輝的河流邊上，再往前去，才是牠的牧場，我勒止住了牠。

現在，我不知道是應該踏過步橋，還是蹚河過去；因為雷雨以後河水漲了，流得很快，沖激過河中的石塊，發出很大的嘩嘩聲音，就是白天過去，也很困難，晚上則又要加倍了。過橋呢？橋面如果再寬一倍，下面沒有流水，我也不敢冒險，這種險事，只有在馬戲團裏表演，才會讓馬匹通過一呎寬的步橋。

不過，現在我的眼睛已經看得見東西了。

步橋附近的沙岸都浸濕了，河面變寬，河水中央依舊有幾處石頭伸出水面，流水沖激石縫裂罅，輝耀出浪花。水流湍湍，我對自己說：「雖然水急，但因河面寬了，也許並不太深吧？」

羅温已經有點不奈煩，踩着河邊的水薄荷，揚頭長嘶一聲，準備向牧場方向邁步了。我勒牠回頭面對河流，操縱繮繩催促牠，牠猶豫着，然後邁出了前蹄踏下水去。隨即，牠又停止了，耳朵向後伸過來。

騎沒有鞍的馬，在這兒顯出了最大的不利，我的身子向前面滑動。但不要馬鞍的好處却很多，其一，是馬本身的肌肉活動和騎馬者溶化在一起，騎馬的人很快地便能感覺到馬的動向和企圖，盡快反應在繮繩和脚後跟上，加以控制。

我覺到了羅温的猶豫和懷疑，或者是害怕，甚至這一想頭在腦海中植根以前，我已經在繮繩上反應出來。並且說：「羅温，不要怕，你會過去的，我們一定會過去，很容易……」

牠噴一下鼻息，向前一躍，已經滑入水中。

當牠過河時，我繼續不斷地對牠說了許多好聽的話，那些，我以爲自己已經忘記了的。牠的蹄在石塊上踩過有點滑，流水在牠的腿邊形成漩渦。當水逐漸加深時，牠曾踉蹌一絆，但隨即穩定住了，水已經侵透至我的大腿部份。小石塊在牠的蹄下發出嘎吱響聲，我們一塊過去，到了對岸。牠一爬一跳的上岸動作，幾乎把我摔下來，然後，牠搖搖頭，把濺在鬃毛上的水珠搖落，長嘶一聲——

「乖！羅温，你好能幹！好聰明！好美麗！」

我適時地贊美了牠，牠並不躭誤時間，立刻慢步到了大路。

再過去是一段陡峭的上坡，月亮已經從雷雨後迅速散去的雲朵中出現，照亮了路兩旁的菖蒲。我把左手在羅温的鬃毛上搓着，使牠低下了頭。

牠上去得很快，半跳半跑地，較正常的上坡速度穩定而且快。等我們上了斜坡，登上平地，牠開始奔馳，澎湃洶湧，一個夢般地飛行之夜，忘了緊急的使命，忘了速度，忘了顛簸，牠平滑

地，載我飛過菖蒲飄蕩的石子路，耳邊風聲嘯嘯，月光若霧，蒙一層輕紗給大地，給馬，給我自己。

蹄聲得得，得得，逐漸加快了，我分不出是風聲，還是馬蹄聲。我伏下身子，述說着對羅温的讚美，其實，全是我自己的感覺，若夢，若飄，若飛揚……

驟然間，彷彿眞地飛了，羅温的四隻蹄子一塊離開地面；等我看淸楚，才知道牠已經跳過了一道木柵。我目瞪口呆了好一會，並且也回到了現實。

再一回顧，已無法意會出，牠是怎樣地像燕子般圓滑地，跳過了兩碼多高的圍欄。

前面，范家的燈光由樹林中透過來。

以後，我知道范家莊園附近雨很大，並且莊稼還微受損害。范老先生和他的兩個兒子出來察看。當我出現時，他們早已經聽見馬蹄聲由遠而近，向他們這兒奔馳過來，所以全都停在大門內張望。

從大路到范家門口，還要轉彎，經過五十碼的小路，我勒住了羅温，然後一下子便衝到了他們門口。

他們可能以爲是馬脫繮了，站在門裏沒有開門，從木柵門內看着我們。羅温過來，很漂亮地來了一個滑溜停步，鼻息剛好噴着木門。接着，牠看見了門內站着的人，敏感的長嘶一聲，跳了開去，我讓牠在門前空地上繞了兩個圈子，平靜一下。

有人打開了門，三個男人走出來站在門邊，羅溫不再過去，盡量反抗着遠離開他們。范家的一個人走過來，準備拉籠頭，我怕羅溫會因爲反抗而豎立起來，我氣喘喘地大聲叫着說：

「讓牠去，你們躲在馬後面，不要到前面來！」

「這是林家的馬——」有人說。

「那好像是温家的女孩子——」

他們三言兩語地私下討論着。接着，范老先生大聲地問：

「什麽事啊？有什麽困難嗎？」

我氣喘得太厲害，牙齒如寒冷一般地顫慄。我怕自己要休克過去了，身體搖晃着，腿上的肌肉在濕淋淋的褲子之中痲木而鬆弛。要不是我伸一隻手抓住羅溫的鬃毛，我一定會倒在牠的身上。

我努力地說着我來的目的，不知道他們是否懂得了我的意思，因爲我的話是斷斷續續地。我說：

「林家大厦前面的門房發生了意外，一棵大樹倒了，有人受傷，林先生自己也在裏面，有兩個人陷在冰窖底下。如果不立刻救他們上來，整個冰窖會垮下來壓住他們。白巖山莊的電話壞了，醫生也沒辦法通知……」

范老先生沒有聽完我的話，就敏捷地採取了行動，回頭對旁邊的一位男孩說：

「森代，去看看我們的電話通不通，是——威爾森醫生嗎？」

「是的，是的，請告訴他緊急情況，要快一點。」我說。

「會的，妳——那兒有多少人？」

「沒有，只有康和朱莉……」

「畢爾——」范老先生又下達了命令：「把車子開出來，叫羅伯準備火把，撬棍，附帶地告訴你媽，讓她也來。」

森代跑進門去，畢爾立刻把大門打開，不一會已經聽見汽車排氣管的聲音。

「支柱——」我勒着馬說：「你們有什麽可以撬開石頭的東西嗎？」

「要多長的？」

「上面是一堵磚牆，蓋在冰窖的洞口，下面冰窖的頂棚垮下來了，但有一根横樑斜搭着，他們兩個就在那個斜縫下面……」

「上帝！妳們怎麽辦了？」

「我們——康帶了點支柱，但他一個人用不上，問題是先得撬開上面的斷牆，我看——斷牆又壓着冰窖的頂棚，不太容易……」

「我們車棚裏有一堆長木料——」他抬高聲音叫着：「畢爾，快點把車開出來！」

汽車的燈光亮了，使羅温跳了一下。車子開出大門，畢爾跳下車來，車子後邊裝貨的車廂側面，有一道撞裂的痕跡，那是昨夜朱莉和畢爾一塊出去時的紀念。這是一部畢佛牌的客貨兩用中型卡車。

畢爾一跳下車子，他父親就說：

「你們把車棚裏的木料全搬上來。」

「要不要拿拖拉機庫房裏的繩子？」

「當然，還有鏟子！」

范太太出來了，提着一隻小箱子，對我說：

「溫小姐，眞是的，怎會發生了這種意外？」

「是樹……」

「沒時間討論了，電話打了沒有？」范老先生問。

「森代去打了。妳怎麽不下來一會兒？」

「我？——」這才想起，依舊騎在馬上。我努力了一下，滑下了馬背，要不是范老先生一把扶住了我，我幾乎要睡在地下了。

「別着急——」范太太說：「醫生的電話一定會打通的，如果電話線也壞了，森代會騎馬去，十分鐘就可以來回了。妳願意我也去嗎？某一方面，我也能幫幫忙。」

「妳當然得去。」范老先生堅決地說。

這纔，我彷彿記憶，聽什麽人說過，多半是祖父，說范太太以前是做護士的，范先生摔斷了腿在維多利亞醫院住了一個月，病愈出院的時候，帶着范太太一塊回來……

「范太太——」我說：「如妳能去，那太好了，朱莉的男朋友受了傷……」

「是，我知道，妳看，我已經準備了一個小藥箱。孩子，別急，妳進來坐一會吧。」

「不，謝謝妳。」

她沒有浪費時間去勸導我休息，因她知道我是休息不下來的，看着他們在大門和院子之中來回奔跑，我已經感激不盡了。她轉身回去，大聲喊着：

「貝蒂，在大水瓶裏裝一瓶熱茶，快一點！還有帶一瓶白蘭地。森代，上樓取兩床毯子下來，不，取半打下來，快一點……」

不一會，汽車的後車廂已經裝得滿滿的了，畢爾拉開車門上去。汽車發動以後，羅伯才又提着馬燈和繩子，匆匆爬上後面去。畢爾對我叫着：

「我們走了，妳是經過西莊來的嗎？」

「是的，長春樹倒了，隔斷了大路，我開車到西莊，又騎馬來的。」

「河水深嗎？」

「有些地方深，流得很快——」

「好了——」范老先生吩咐說：「繞個圈子吧，也就誤不了多少時間，而且，我們人多，就是停在林家大門口外面也可以。」

所有的人都上了車，貝蒂跑來送了熱茶和白蘭地，范太太由畢爾招呼着坐在前座。

范老先生考慮了一下說：「且慢，且慢，我看這孩子，妳也上來吧，把馬駒送到我們馬房去，我們會好好招呼牠的。」

我猶豫了一下說：「不，我要騎牠回去，到白巖山莊告訴麗莎，我們得準備一下，如有必要，好讓你們留住在那兒。」

「好，這孩子做事很有計劃，開車吧！」

汽車的吼聲緊接着響起來，轉上大路，不一會就消失了。尾部的兩盞小紅燈，隨着逐漸遠去，聲音變小，變弱；它帶去了希望。

倉促中，我竟忘了告訴他們祖父病危的事，而現在却記了起來。

送熱茶和白蘭地酒的小女孩依舊站在我的旁邊，她有一點害羞地說：

「溫姐姐，妳要進來嗎？坐一會，喝一杯茶。」

「不，謝謝妳，我得回去了。妳——是叫貝蒂嗎？」

「是的，我是貝蒂。」

「畢爾是你們的大哥？」

「是的。」

「好了，謝謝妳，妳關上門吧，再見。」

「再見——」她的聲音清亮明晰。

現在，再騎上羅溫實在很不容易，我的混身肌肉不但虛弱鬆弛，而且酸痛。但羅溫非常合作，牠溫柔地步過草地，在牠剛剛跳過的木柵門邊，停下脚步，轉身使我的手能够去打開門閂。牠這樣體貼地直到河邊。

通往白巖山莊的步橋够寬，我讓牠從步橋上過去，到牧場，回到庭院。

麗莎從老屋中慌忙奔出，問我情形怎樣。我簡單的把事情經過對她敍述了一遍，並且告訴她準備床舖，可能有幫忙的人需要留住。

「那麽——妳是騎馬去的？」

「我以前——常常騎的，當然——好了，我先把馬安置好了，我們再談。」

「騎馬！——」她在我身後迷惑地自言自語着。

不管她吧，我得把這匹馬駒安排好，如果亞當遭遇不幸死去——現在我似乎覺得他已經如此了——我所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是替他養育這匹馬駒羅溫。他自己除了這匹馬駒，大概已經沒有值得牽掛的事。今天早晨，我說感情死了，我多傻！一個人在八年前已錯過一次，八年之後竟會有第二次錯誤。感情也會死嗎？會死的，會消散的，那不是感情！

今夜，是一個試金石，試我，試我的那因長久怨恨而被遮蔽了光輝的情感。

我拉着羅溫到了穀倉盡頭，到了那間空馬廐裏。彷彿，最近幾天剛剛來過一次；後來，才想起是唐納德帶我來看小貓，湯姆和八隻小貓就在這兒。

我開亮電燈，帶羅溫進來。牠並沒有因爲走進一個陌生的馬廐而神經質。甚至當湯姆抬起牠的頭，從馬槽中的麥草堆中，傳出一夥喵喵叫聲，也沒有引起牠的特別注意。

羅溫僅僅鼓着鼻息，低下頭去聞着飼料和乾草。我在牠後面閂上了馬欄的橫木，解開牠的籠頭掛在牆上。在牠前面倒了一升小豆子，牠再度低下頭去大嚼起來。我拿了一把毛刷，從牠的蹄

上的距毛開始梳理，雖然我很疲倦，但我不能讓牠的汗濕的鬃毛黏在一起，不能讓牠的蹄上帶着草梗，不能讓牠原很光潔的背部，處處留下斑點汗污……

我的手抬上來，梳理牠的頸項，和矍鑠的背部。這時，突然地，我感到手下的肌肉，驟然緊張，羅温的身子挺直了，抬起頭停止了嚼食飼料，尾巴探索地搖着，十分慢地擺來擺去。牠——為什麼緊張了？

我也停了手上的梳理動作，從眼角處，我瞥見一個陰影逐漸移近，沒有一點聲音，只是那影子愈來愈大，把羅温和我同時罩進陰影之中。

湯姆和小貓不再輕聲嗚嗚，牠們假裝睡覺，閉上了眼睛。

我從自己肩上慢慢回頭。

門口，站在燈前的，是康，他一個人。他靜悄悄地進了馬廐，靜悄悄地關了身後的門。

他沒有說話……

十八

康在門口那兒站住了，有一盞燈在門框上面，正照着整個馬廐，他阻住了光亮。他的手向後面伸去，想閂上馬廐的門。

我來不及注意其他的事，唯一進入我腦海中的思想是亞當的安全問題，我丟下刷子問他：

「怎麼樣？康，快告訴我！」

「他們——」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門上，他想面對着我，但又想閂上門，而門閂很久沒用，已經生銹粘住。隔了半天，他大約認為滿意了，才看着羅温說：

「看樣子，妳是騎馬去范家的，是嗎？恭喜妳！妳學的眞快！」

「康，你不能先告訴我門房那邊的情形嗎？他們救出來沒有？」

他離開了門口，但並不再前進，靜靜站着。羅温挨近我的身體，我感到牠全身的肌肉變硬，沒有吃，沒有動，只有神經質地掃着尾巴。我一隻手仍在牠的頸項上，牠的頸項那兒又出汗了。

康靜了一會，開始說話，聲音非常平靜。「我告訴妳吧，他們把唐納德救出來了，有一處靜脈被切斷了，流了很多血。范太太的止血帶發生了效用，後來醫生也來了，醫生說，他也許可以復原——」

從他說話的態度，似乎看出他在極力抑制着自己，讓腔調平靜，但是，很明顯地，他似乎沒有認眞知道，他到底說些什麽。

我突然疑惑起來，爲什麽他這樣吞吞吐吐？不管是不是把人救了出來，都應該是一項由他自己就主動想說出來的消息；但是，他却一直不說話。我的手直覺地在羅溫頸上撫摩，牠的方位略微移動，耳朵拉平。

我啞着聲音問說：「康，你——在其餘的人之前回來，你是不是想告訴我什麽事？」

他的眼光移了開去，這纔我發現，自從他進入馬廐開始，一直避免和我的眼光相遇。他——從來說任何謊話時，都可以帶着笑容看人，爲什麽今天——

他沒有回答。馬廐的門框上掛了一塊馬蹄鐵，是爲了幸運，每一所馬廐都掛有一塊的。他似乎對這塊蹄鐵發生了興趣，閑散地用手指摸它，接着拿了下來，在手上翻來覆去地，偏着頭研究它；彷彿，它是難得見到的珍寶。隔了半天，才輕輕地說：

「我很抱歉——橫樑垮下來了！」

我驟然一驚，後退靠在馬駒身上，因爲我感到我的背脊骨一陣冰涼；然後，由羅溫的身子，透過我的薄襯衫，又送過一陣溫暖。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麽話，也許說了一句「橫樑！」，但是我不認識自己的聲音了，那不像是我的聲音。大約很久了吧？我尖銳地叫出來：

「亞當呢？——你說謊！那是不可能的！你說謊！」

他低頭看手中的蹄鐵，「是他自己不願意出來，橫樑已經開始移動了。他說，他不能拋開唐納德不管，他要做英雄，有什麽辦法？我和朱莉都儘量地做了，在范家的人來到以前垮的。後來，他們幫忙撬起斷牆，急救他們出來，唐納德只是流了點血，可是林亞當的傷口在——頭上！」

那是什麽時候？是羅溫跳越欄干時？還是在月光下飛揚……

我的手從馬頸上抽回來，抖得好厲害，眼前一片黑，好像冒出了火，燃燒壞了我的眼球。我咬牙的聲音使自己的耳鼓被都震動了，兩頰酸痛異常。我說話的聲音是直的，幾乎使康也害怕了。我說：

「好！你終於這麽做了，是你做的，對不對？趁別人來到之前，你讓它發生！唐諾爾，你希望他死！」

「妳瘋了，爲什麽我要那樣做？」

「天知道爲什麽！你做任何事情，難道還需要理由嗎？是的，我臨離開時告訴你的話，告訴你，你得了白巖山莊，我是怕你對唐納德使壞心眼。可是，我沒有想到你會對亞當！」我停止了一下，因爲他的面容突然變了，彷彿我說中了他心中的什麽秘密。

「笑話——」

「才不笑話！用不着隱瞞，你希望亞當死，亞當死了，我就不會再留在這兒了，這是你的如意算盤！」

最少有二十妙鐘，大家都沒有說話，他似乎不想爲自己辯護。羅溫的蹄子在混凝土地上踢了一下。

康靜立着，連手中的蹄鐵也沒有移動。他的喉嚨咯咯了兩聲，張開了眼睛，眼睛很大很藍，似乎是對自己問着說：

「那麼——唐納德剛才說的話是眞的了？」

「唐納德？他——說什麼？」

「我們救他上來，他一發現我，就告訴我說，她眞是安妮貝！她是眞的，你這傻瓜！我簡直楞了，他怎麼會知道我們的事？好，不管他吧，其實，我要是够聰明，早在老頭兒的病床旁邊，就應早已看出了。現在，妳又騎了馬，一切都澄清了——」他笑出來：「安妮貝，我的小美人，妳算是把我給耍慘了！是不是？」

我沒有回答，我能回答什麼？

康的聲音猶如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猶如鄰舍的收音機忘記關了，雖然有聲音，但對我則完全沒有意義，我沒有聽，不願意聽。

康向前進了一步，羅温的頭又抬高了一點。他繼繼地說着：

「這麼說，那個人就是林亞當了，我的上帝！誰會想得到，妳竟會和林亞當——勾搭上了。我們都太傻了，我們簡直是傻透了！妳這小美人兒，妳的手段好毒辣！妳把我們玩兒的團團轉，妳大概也笑够了吧？笑我和麗莎這一對可憐蟲！」

他的臉孔對我逼近，那臉不再英俊，痙攣着，肌肉收縮着，醜惡得使我不敢看它。

「妳聽說他的太太死了，妳趕回來找他，妳這小潑辣！妳回來找妳的機會，我的上帝！我們

居然還跟妳訂立了合同！叫妳假裝安妮貝！我的耶和華！我的上帝！我被什麼鬼迷住了心竅？」

他向前一步，我後退一步，緊緊地擠着羅温。

「這樣說來，妳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裏，八年前如此，八年之後依然如此。我一直在懷疑，妳當時一定有個什麼人，老頭兒還一直以爲那個人是我呢。現在知道，我簡直是做夢！我算什麼？我只配給妳們做牛做馬！只配做妳們的奴隸，給妳們工作！我那兒配接受妳大小姐的愛情？我算個什麼東西！」

那也許是忌妒吧？那使他的面龐扭曲拉長，眼睛中滿是紅絲，有時瞇起來，成一條線，而彷彿有血滴滲出來。嘴唇在說話時相互錯開地扭動，如馬匹嚼草時一樣。

「妳這次回來——是要和他結婚嗎？當然啦，他以前爲錢結婚，這一次——妳現在更有價值了，毫無疑問，他會娶妳。可是——安妮貝，妳！妳說，妳是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妳把我們當成了什麼？我和麗莎，給妳們温家做牛做馬了大半輩子，妳到底把我們當成了什麼？說！妳說話！」

他已經接近了放飼馬欄的欄干，羅温沒有移動，堅定地站着，略低着頭，尾巴不再搖動。但她的耳朵卻時前時後，聳動搖曳，聽着我們的聲音。我緊靠着她的肩部，可以覺出她皮膚下面肌肉的微弱震顫。我試着解釋自己說：

「康，你完全錯了，我這次回來，不是爲了要跟亞當結婚——」

「妳是爲了白巖山莊。」

「不——康，請相信我，我只想拿到母親留給我的那一份錢……」

「見妳的鬼！妳恐怕是要說，拿了母親的那一份錢，然後離開白巖山莊。對不對？」

「這是眞的！」

「我的小美人，妳說過的眞話太多了！妳說妳叫瑪莉格蕾，妳說妳來自加拿大，妳說妳從沒有到過英國，剛才，妳還說老頭兒把白巖山莊給了我。是不是全是眞的？」

「祖父的遺囑告訴我了，白巖山莊是給你。」

「好吧，我相信妳，相信妳大老遠地回英國來，僅爲了我們合約中所說的那一點母親的錢，相信妳——」他喃喃地說着，但是身子却更向圍欄靠近，一隻手放在欄干上，一隻手緊握着蹄鐵。然後，突然地加强了聲音喊着：「但是，妳把我們的事，告訴了朱莉，當然，妳也告訴了老頭兒。妳一方面，在我們面前演戲，一方面把劇本偸着告訴人家，怪不得老頭兒恨我，他怎麽能不恨？妳這一切，無非是要搶回妳的財產！我的上帝，可憐我們做了兩個大傻瓜！我不會再做傻瓜了！妳明白？我們不會再做傻瓜了！」

他逼近我，但非常奇怪，當我知道了他的意圖，我反而平靜了，我抬頭看他。冷靜地問他說：

「康，你要幹什麽？」

「妳說，我該幹什麽？」

「你不怕犯罪？」

「我想不會吧，麗莎會給我一切不在現場的證據，范家的人會證明妳的確騎了疲倦的馬駒。

馬——可僅是一隻畜生，她可不認識妳是誰，以及妳有多聰明。現在，妳該明白了吧？」

他說着，已經擧起了馬圈的橫木。我從羅温的肩上閃開，向後退了兩步，後面的鐵製馬槽，靠上去冷冰冰的。馬槽的麥草堆裏是湯姆和她的八隻小貓，我突然有一個怪異的念頭，我得保護她們，絕對不能讓康發現。

他進了馬圈，我不再動了，如我要動，也跑不出去。我正對着燈光，光線晃着眼睛；而他却在陰影中。他慢慢向我移動，手中拿着他的武器。我想，心中很冷靜，我不怕他，我不相信他會這樣冷酷地殺我……

他對着我伸出了左手，似乎想抓住我的手腕。這時，我還是非常理智，我心跳着，但是我警告自己說，不要動，不要叫喊，不要跑，不要反抗——他跟我從小長大，他是我的表哥，他會這麽冷酷地殺我嗎？但是，如果我有任何一點能够激發他憤怒的行爲，就會逼他下手。

我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室內很靜，康也靜，羅温也靜。慢慢地，我閉上了眼睛，從這天清晨，我就有過一個想法——死。死並不恐怖，只是安息，大約當我閉上了眼睛，就已經準備接受，他賜給我的死亡。我喃喃地重覆着一句話：「死是安息！死是安息，死是安息……」

隔了許久許久，沒有動靜，我微張開眼睛看出去。康正瞇着他的藍眼睛打量着我，待我一睜開眼睛，他一把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腕，狠狠地說：

「妳以爲妳死得心安嗎？妳這傻瓜！妳也做了一次傻瓜！他沒有死！」

「什麽？」我的眼睛睜大了。

「我用那個來試妳，看妳怎麽反應，看妳這小潑辣，到底愛他到什麽程度！」

「天！——」我混身的力量不知由何而來，一種求生的慾望使我恐怖，我不能，我要活下去。我叫着說：

「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

他左手握着我的手腕，握得更緊，右手舉起了馬蹄鐵，蹄鐵在燈光中閃爍，它對着我的頭砸下來。彷彿突然墜入一個惡夢，我用盡全身所有的力量喊叫了一聲，摔開了他的手。眼前一片金星，身子軟癱了下去，滑倒進羅溫的身子下面。恍惚間，若夢若眞，我聽到羅溫也摹擬我的聲音，長嘶一聲，是一聲驚天動地的嘯吼。然後，我看見了鮮紅的血，是血，眞的血！我想，我一定死了，我輕輕叫了一聲：「亞當——」失去了知覺。

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在高臺子的田地中坐着汽車，都聽見了羅溫的叫喊。

亞當沒有和他們在一塊，他和康一樣，先回來了。馬駒鳴叫的時候，他剛剛進了庭院，急忙衝向馬廐，看見康躺在他自己的血泊裏。三碼以外，那個鬆弛的蹄鐵在燈光下閃爍。馬圈中羅溫靜靜站着，混身流出汗水，我暈厥在牠的脚下，牠的鼻子伸下來，輕輕擦着我的頭髮。

羅溫允許亞當進來，讓他抱我出去。

最先是一個惡夢，夢慢慢醒了，但四周猶是雲霧朦朧。雲霧後面是亞當的臉，距我不足一呎，待我張開眼睛，那面龐又退去，退至無限遠；終於，又近了，近在我的面前。我叫了一聲：

「亞當——」

他抱我出了馬圈，進入毗連的小屋，放我在麥草堆中。他跪下一膝，讓我靠着他的肩膀，在我耳邊說：

「現在別說話，安妮貝，一切過去了，每一件事都過去了——」

「亞當，你沒有死？」

「是的，安妮貝，我們都很好，妳也很好，靜靜地睡一會吧，安妮貝——」

「我也沒有死，是嗎？」

「沒有，妳看，妳在呼吸。」

「康死了？」

「是的。」

「亞當，他要殺我。」

「我知道，要不是羅溫，他已經成功了。」

「亞當，你怎麽知道的？」

「羅溫的前蹄上沾着血——安妮貝，我該更早一點回來的。」

「你怎麽想起我會——有這樣的危機？」

「我也不明白，也許是第六感覺吧？范家的人到了，他們立刻撬起了冰窖上面的斷壁，一起下來給冰窖頂棚加支柱，接着我就由下面出來。他們扶我到一邊休息，去救唐納德，唐納德流血

很多，康也在他旁邊招呼。安妮貝，我想，必定是我的錯，我跟他談過妳；一開始是我主動談妳，能夠談談妳，是我的驕傲和樂趣。但後來，他變成主動了，他似乎有探聽妳底細的意思。當冰窖垮下來的當兒，我終於告訴他，我今天才知道，妳就是安妮貝。他聽了一驚，然後，轟然一聲，我們一塊被壓在冰窖下面。他被救出來，已經半失知覺，不清楚他跟康說了些什麼。不一會，朱莉陪醫生給唐納德急救時，我發覺康不在了，大家都很忙亂，誰來誰去，沒有人注意。可是，我突然意會出，康爲什麼先走？是不是對妳有危險？而且，雖然我相信不會，但也難料萬一，唐納德是不是告訴了康關於妳的眞實身份？我越想越怕，越想越無法再忍耐，我站起身，跑回了白巖山莊。」

「亞當，你的肩膀——還痛嗎？」

「不。安妮貝，我聽見妳的叫喊聲，馬的嘯吼聲，我想，我一定來遲了。」

「亞當，你沒有受傷？一點也沒有？」

「是的。安妮貝，我好急！我想，完了，我眞笨！爲什麼沒有想到早一點？」

「亞當！」

「妳看，我的汗，冷汗。一進馬廐，是一片血，妳無聲地睡在地下。我當時——恨不能一拳把自己打死！」

「亞當，不！」

我揚起頭，和他的嘴唇吻在一起。四周是汚穢的馬廐，麥草堆發散出潮濕和馬汗氣味。隔一

道門框，康的身體在刺眼的電燈光下，硬挺挺地躺着。一個人會因此而急切地逃開，可是我們倆人却緊緊地擁抱着。我們都曾經以爲失去了對方，我們已經瀕臨相互失落的邊緣，是僥倖又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給我們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

范家的車子駛進了庭院，一大羣人包括醫生，兩個隨醫生而來幫忙的陌生人，和范家全家，驚醒了我們的夢——小小伊甸園中，悲劇氣氛的快樂之夢。

亞當跪着沒動，直到這一夥人走進來，發現了恐怖的景象而驚訝大叫，亞當才站起身出去。醫生很明確地察看了傷口，說出致命的原因。亞當解釋說，康回來告訴麗莎和安妮貝好消息，不當心在走進放飼馬房時，失足顚躓了一下，驚動了馬駒，這馬駒的父親就會以凶惡著名。牠踢出了前蹄，不幸，正中了要害。至於安妮貝——亞當說：

「看了這景象駭得暈了過去。」

「這兒有一隻蹄鐵？」范老先生從地下拾了起來說：「還是新的，沒有用過的。是——」他回頭看馬廐的門框，「好像是門框上的掛着的一隻。」

要是亞當不是那麼激動地抱我離開，他可能早想到把那隻蹄鐵移開了。他向那隻蹄鐵瞥了一眼說：

「怪不得呢！康一定是踩在這隻蹄鐵上滑了一交，才把羅温驚了。」

「哦，眞——是不幸！」范老先生看了一下，把那隻蹄鐵又掛在門框上去。

次日下午，我和朱莉一塊步行經過門房附近。

因昨日的大雨，空氣像被洗滌過一般清新。尤其是路邊的青草，每一片葉子均若新苗生的嫩芽，昨天，還滿是塵土，今天完全綠了。當它們顯出綠色，才看出零零落落，草叢中還有些藍色的野花，花朵很小，似天上的星星，晶瑩可愛。

前面就是門房廢墟的殘骸和倒在地下的長春樹。

大樹倒了，一片黑雲，又如黑煙，聳圍在地面上。葉子還沒有凋萎，大概——仍在吸吮着樹幹中殘存的汁水，生長，或舒適地睡眠。長春藤的蔓枝也依舊糾纏雜繞，多麽不協調地，還有一枝桃紅色的玫瑰，拔翠於頹敗傾塌之上，臨風垂首，搖曳弄姿。

附近，汽車輪胎輾過泥濘，形成許多條痕跡，堆着些木料木柱。在倒在白巖山莊通外面公路的巷中那一半長春樹右面，范家的孩子們砍倒了一大片灌木，做了臨時的汽車通道。

朱莉和我站着，憑吊這曾使人斷魂的景象。

「可憐的麗莎！」隔了一會兒，我說。

「她要怎麽辦？」朱莉問。

「我請她留下，但她說，她一定要回家去。我想，這也好吧，叫她去。該怎麽做就怎麽做。」

「是的，只能如此了。康——他爲什麽要這樣做？我到現在依舊不明白。」

「誰會明白？一個人要採用謀殺的手段去解決問題，大概都自以爲是到了絕境；其實，人是

不會有絕境的。當他發現了我就是安妮貝本人，一定驚駭之極，他對我說過的話，甚至他告訴了我他自己赤裸裸的思想。他絕不會相信我竟能在祖父面前替他守秘，讓祖父把白巖山莊給他。他想着，我既然回來，不會沒有目的，難道我特爲回來，幫助他搶白巖山莊嗎？天下會有這麽滑稽的事？」

「妳？——」

「朱莉，事實上却正是如此。老人喜歡他，老人要把他的棒交給一個跑得够快的人，如果我想和他競爭，不一定就能得到勝利；即使我說出了那個三人合約，也是妄然。祖父的性格，按說康應該明白，祖父欣賞喜歡競爭的，活力强的，甚至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我告訴老人，說我只想要求母親留給我的那一份錢時，祖父聽了哈哈大笑，覺得，我的謊言，說得過於幼稚。」

「安妮貝——」朱莉說：「康爲什麽昨天晚上不讓橫樑落下來，他可以那麽做，而且很容易，他一個人到處忙碌，只要一點點震動就可以了。」

「那時，他還沒有肯定，我是不是安妮貝，一直到范家的人來了，救出了唐納德，唐納德告訴了他，經過一下印證，他才下了決心。」

「不！」朱莉敏感地抬頭，「不要提那個名字，我恨唐納德三個字。」

「朱莉，不要這樣，一切都過去了，我們應該忘了他，忘了一切。」

「但是，妳不明白我知道了他的行徑，他的野心，和他對我的虛情假意之後，有多失望！」

「朱莉，等妳長得更大一點，妳就會明白，妳不能一下子付出得太多。我想告訴妳許多次了

，那天晚上河邊上的事——」

「是康要殺我的事？」

「是的，我斷定他有那種可能，但我不願張揚開來。」

「爲什麽？我因那個，還疑心了妳呢。」

「如果張揚，唐納德便要揷進手來。他很積極了，但他找不到一處可以用力的柄。他跳來跳去，猶如餓狗圍着一隻滿裝骨頭的籠子，他找不着門，也伸不進嘴。朱莉，我這麽說，妳——會生氣嗎？」

「妳說呢？」她笑了笑。

「好了，這一切悲劇的發生，全是我一個人的罪過，我的後半生，要愼加檢點自己……」

「爲什麽？安妮貝，妳怎麽這樣說？」

「昨天如果不是過於疲倦，或者我有足够的機智去應變，或者可以取銷他的勇氣和決心。再遠一點說，一開始，我同白巖山莊扮演那個遊戲時，我有點過於賣弄聰明，自以爲表演得出色，而沉醉在這喜劇裏。其實，我應該早一點說出來……」

「別說了——」朱莉搖着我的手臂，「一切罪惡和不幸，都來自康，他是罪惡最原始的發起人。到馬廄裏去，是他蓄意要殺妳的，妳以爲一兩句話就能打銷他的意圖嗎？關於以瑪莉格蕾來欺騙他，也只是因爲八年前，他把妳嚇壞了，使妳不敢在他面前自認爲是安妮貝。」

「好的，我但願能够相信妳的話，用以減輕我內心中自譴自責的負擔。」

「安妮貝，妳以前時常勸我，現在，該我勸妳了。」

「妳眞地長大了，是嗎？」

「也許吧，我渡過了危險的十九歲。」

「朱莉，是唐納德催妳長大的，他失了許多血，但却使妳長大成人。使妳明白了我們終生無法離開，又時時想離開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麽樣子。」

「妳是說男人都是這樣？林——也如此嗎？」

「是的！」我幾乎是沉痛地囘答她。「他會醉心於養種馬，經營他的花園，但我將學着去忍耐他——好了，朱莉，我突然想到了一個奇妙的主意。」我重新振作起精神。

「什麽？」

「將來，等他們清理了現場，我們要把這棵長春樹幹留下來。我們先用它給白巖山莊換一個新門楣，再給妳做一個桌子之類的傢俱——」

「妳呢？」朱莉問。

「我要一個擱架，專門擺設亞當飼養種馬的獎品，和我騎馬參加競賽所得的銀杯。當然，更重要的，我們得做一件有紀念性的傢俱，送給范家，或者再做兩個煙灰缸送給范畢爾，應該由妳親自送去——」

「安妮貝，妳想得多妙！」

我們一塊走到大樹的殘椿旁邊。

「可憐的老樹！」我說：「這是一個象徵，其中充滿了神秘和謊言，還有妳眼睛中的羅曼史。朱莉，現在都已死了！都已經過去了，一切重新開始。」

「安妮貝，祖父如果知道了，林亞當會來經營白巖山莊，他會高興嗎？」

「妳說呢？」我問。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朱莉，我們還該用長春樹的木料，給祖父的墳墓圍上白色木欄……」

我們都靜下來，想着老人嚴肅的面龐，挺直的脊背，當他訶責偷懶的工人時，手杖揮舞着……

……

接着，朱莉輕輕叫了一聲，邁步到我前面，彷彿發現了什麽東西。

我說：「什麽？」

她沒有回答，攀上斷裂的石墻，向下面看去。下面是那個長春樹洞，樹洞因樹幹的劈裂而擴大了。以前，裏面是黑暗神秘，深不可測。這時，彷彿一幢古屋，嚴禁一切人進去，籠罩着神秘氣氛；而突然大門敞開了，任人自由出入，然而，却什麽怪異都沒有。樹洞裏，不過是枯葉殘枝。朱莉還在低頭凝視，她在找什麽？樹的幽靈？

她跳下石墻，從枯葉之中拿出了一片紙。

她站在那兒，翻來覆去地低頭看着，汚穢，霉斑，邊緣有點腐爛。那？──那是什麽？

我的心驟然急跳起來。

「是什麽？朱莉。」

「一封──信。」

「不可能！不可能！」我的聲調一定十分緊張，而使朱莉驚愕。

她走過來，把那封信遞給了我。

是它！一點不錯，就是它！我的眼睛模糊了。是我自己親手投入郵筒的，怕它掉在郵筒外面，我試了好幾次，確實知道，它是墜在綠色郵筒的下面才離開的。那天倫敦下着微雨，怕給濕了，我藏它在衣服中，怕弄皺了，我在半途的屋簷下停住脚步，又取出它來看。寫它時，我的手發着顫抖，我撕了好幾個信封，才留下了一個。上面的字跡依舊可以辯認──

──諾斯堡郡，貝林翰城，林家花園，林家大廈。林亞當先生收──

這幾個字我曾經看了又看，怕其中一個字母寫錯，信寄到別的地方去。信封角上，我還加添了一行小字：

「私人信件，請勿拆看。」

可憐的女孩，她當時寄出了一個多大的希望，怎麽會想到它躺在這兒？躺了八年！

朱莉叫我第三聲時，才把我驚醒，我輕輕問：

「它怎麽會在這兒？不可能呀！絕不可能！」

「安妮貝，我想起了一件事——」

「什麽？是這信？」

「是的，大槪是八年以前吧——」

朱莉的每一句話，都使我一驚。她努力囘憶着說：

「是八年以前，我從外面囘來，我那時十一歲，妳是知道的了。我在半路上遇見了那位給我們送信的女郵差，妳記得老恩妮吧？她已經退休很久了。進來的路很長，她又太老，每一次她都期望我替她帶囘寄到白巖山莊的信。那一天，她交給我一封林宅的信，是寄給林亞當的。我想，我常常看見妳們在長春樹洞裏互相通信，把信放在洞裏，讓他來取，是多有趣的事！」

「天！」我叫着。

她歉意地看我一眼，「所以，我就也丟進去了……」

「我明白了，但是妳沒想到，亞當知道我已經離開了白巖山莊，他怎麽還會來長春樹下取信呢？」

「當然，安妮貝。可是，我那時候却沒有想到這一點上面去。」

我深深地嘆一口氣，低頭看手中的這封曾經使我魂牽夢縈的信。

「安妮貝——」朱莉睜着兩隻大眼睛問：「這封信很重要嗎？」

我怎麽囘答她？

寄這信時，亞當的妻子病着，荒唐的十九歲女孩，大膽地提出一個令人驚愕的建議。如果這

信寄到亞當的手裏，事情會怎麽發展？人的命運多奇妙！一個小女孩，梳着長髮辮，跳着，唱着，兩眼看着天空，手中拿着女郵差遞給她的一封信。她感覺不到那封信有多重，重得——可能使兩個人，一輩子抬不起頭來。她跳着，唱着，兩眼看着天空，天空中的藍色映入她的眸子裏，使眸子更美，更藍。她跳到長春樹旁邊，幻想自己也有了愛人，和愛人在長春樹洞中通信。多羅曼諦克的愛情啊——那封信就這樣地被丟了進去，一睡八年！

長春樹也似若有情，它知道八年雖久，但那不是安妮貝和亞當自己的時間。它隱瞞着我們，現在，我們自由了，我們可以不必再躲躲藏藏了，它才把信送到——當時雖曾歷盡酸苦，如今也不過若夢若煙……

黃昏了——

四周的景色像一幅十七世紀的油畫，我被嵌在油畫框裏，我好孤獨！

天空是藍色的，懸着一大堆一大堆的雲朶，顏色深灰，在它們的邊緣處，由於晚霞的映照，鑲有一圈金紅色幾乎透明的邊。彷彿，它們在向南移動，但驟然一看，它們又靜止了。

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霧靄中的綠色牧場，散落的柵欄，時隱時現地從山谷下，從遠樹後面，顯露出來。更遠處的山麓已經在傍晚的煙霧中黯淡了，不知夕陽還有多久的停留？

我背靠石牆坐在這兒，石牆暖暖的，使人昏昏欲睡。下面山谷中，白楊樹下的兩隻黑色的小綿羊，依舊睡着，毛茸茸的身體相互擠在一起，把頭伸入綠草叢內。牠們不再移動，也不再看我

。天黑了，牠們還不回家？

時間在變，我也在變，可是，小綿羊沒有變……

我依舊坐着，閉着眼睛，回憶着。沒有微風吹弄青草，蜜蜂也不再嗡嗡，牠們一定是回家了。好像整個世界從新締造，一切好安靜，好清新！我是世界上第一個女人，我坐着夢想，夢想着亞當……

「安妮貝——」

有人在我身後叫着，我聽不太清楚他的聲音。他一定是從石牆南面的草原靜靜上來的。他立在我的身後，不再說話。

下面的兩隻小綿羊被驚醒了，吁吁地叫着，朝我眨了眨黑色的眼睛，逃走了。

我沒有轉身，不知他到底是不是亞當。但我抬起手來，把他擱在我肩上的手緊緊握住，然後拉它們過來，靠近我的右頰，那手好溫暖。

天空黯淡下去，夕陽落了，傍晚即將來臨……

本社總供應新書：

春水江南		陳定山著	15元
春水江南　續集		陳定山著	15元
春申舊聞		陳定山著	20元
隋唐閒話		陳定山著	20元
大唐中興閒話		陳定山著	20元
留臺新語		陳定山著	20元
黃金世界		陳定山著	20元
龍爭虎鬪		陳定山著	20元
一代人豪		陳定山著	25元
愛莎岡的女孩		黃娟著	14元
奇妙的雲	莎岡著	李牧華譯	8元
微笑	莎岡著	李牧華譯	8元
沒有影子的	莎岡著	李牧華譯	8元
豪華客	歐亨利著	李牧華譯	15元
不是終站		匡若霞著	15元
一個里程		隱地著	16元
最快樂的哭		楊濤著	15元
賭國艷后傳	蓋特著	徐蘋譯	14元
黑色鬱金香	大仲馬著	李牧華譯	6元
美容手册	凱絲登著	林淑琴修訂	20元
我底記憶		林海音著	14元
曉雲		林海音著	20元
孟珠的旅程		林海音著	14元
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		蘇雪林著	14元
海那邊		吉錚著	14元
砂丘之女		鍾肇政譯	14元
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		丁樹南譯	14元
綠色小屋		羅蘭著	14元
勃朗甯夫人的情詩		劉咸思譯	14元
改變歷史的書		彭歌譯	24元
阿貝桑傑士		王安博譯	14元

英漢對照

黑色鬱金香	大仲馬著	李牧華譯	15元
大希望	狄更斯著	李牧華譯	15元
林肯傳	勞蘭特著	李牧華譯	15元

總經銷：世界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一號二樓
臺北市郵政第六五一號信箱
郵政撥滙第三五五五五號
電話：21291

畫室裡　李牧華著

畫室裡充滿了幽默的喜悅，歡笑的眼淚。一個窮畫家發誓不討有錢的女人作太太，却和一個百萬富翁的女繼承人結婚了。為了什麽？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你會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你的答案却和李牧華先生的不一樣；因為這是一部曲折而充滿戲劇性的大喜劇長篇創作小說。

本書不久出版，敬請稍待。